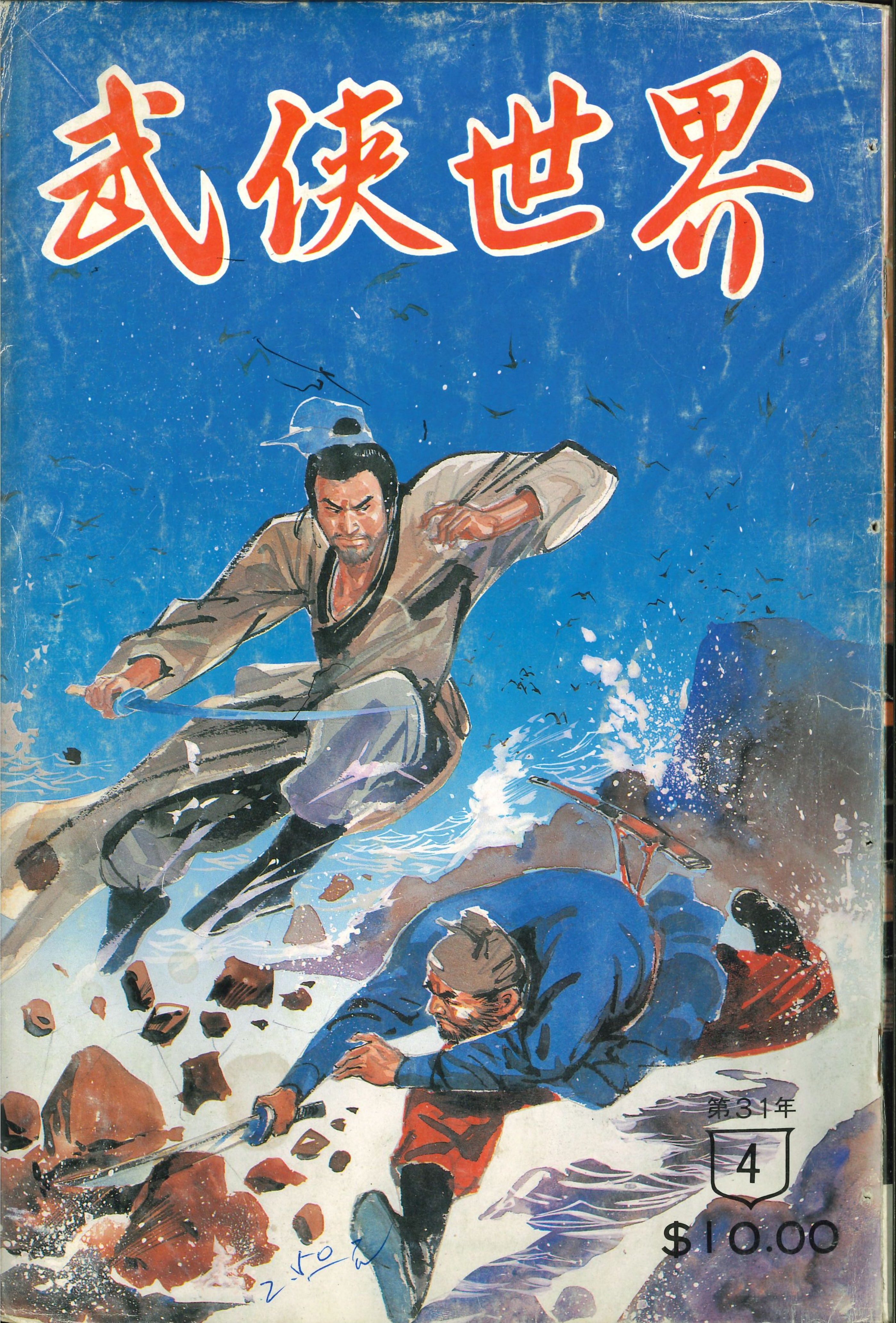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龍虎恩仇」在今期和大家見面，虎勇堂堂主杜擎天與龍威堂堂主穆彥陶同是鹽梟，亦是結拜兄弟，杜擎天因在陜北完成一宗大買賣而聲名大噪，却因此飛來橫禍，與穆彥陶雙雙被捕快以販賣私鹽爲由拘捕，旋即收進牢中，兩人在獄中苦思亦想不出是被誰陷害的，不久穆彥陶被帶走，從此音訊全無，杜擎天在獄中備受折磨，幸因機緣結識了一獄友，從而學成「龜冥功」，十年後逃出牢獄，誓要找出陷害他的人，不料當年的目擊証人，竟因他的追查而先後遇害……故事情節曲折緊張，峯廻路轉，道出了江湖上的危機重重，你虞我詐，更刻劃出世人的險惡，詭計多端的醜陋面貌，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吳道子先生所著的「巫峽風雲」，吳道子先生向以文字精妙，想像豐富稱著，喜讀吳先生著作的朋友，請拭目以待。

辛棄疾先生新作「天才小刀」也將於下期連載。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期

（總號15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

龍虎恩仇

南宮宇·文
可飛·圖



無故被捕 淪落黑獄

三月十四，月圓的晚上。

初更已敲過，兩廣提督衙門，官兵巡邏不絕。

一乘快馬，劃破初更的寂靜。

馬停在提督衙門之前。

守兵喝道：「誰？」

「姓莫的！」

「請進。」

那人下了馬，牽着馬兒進入衙門。

有小兵上來牽馬，姓莫的道：「不用了！」

白馬的身上馱着兩個大包袱，看來極爲沉重。

那人竟然把馬一直牽着，踏過花園，穿過小橋流水，直到提督大人的聽雨樓。

聽雨樓是兩廣提督柳大人的寢居。

那人把馬拴在門前左邊那隻石獅子旁。

一個僮僕上前：「莫先生，請！」

那人並不答話，只隨那僮僕上了一到石階，直入聽雨樓。

樓內燈火並不太亮。

當中坐着一個精壯的漢子，這人便是兩廣提督柳廉孝柳大人，他是出名的廉潔清官。

「柳大人！」

「請坐！」

「看來柳大人仍然是心事縈繞！」

「我看……」

「那你便看看。」

姓莫的左掌稍揚，居室的門便開了。

望下去便是一列石階，石階下面，左邊的石獅子正拴着白馬兒。

那人再把左掌揚起。

馬兒似被一種勁力所驚，兀然躍起，作了一個老虎跳，馬嘶鳴空。

背上兩個包袱，因馬兒人立而跌了下來。

着地的聲音實在沉重。

「柳大人，請！」

柳大人隨着這姓莫的人下了石階。

那姓莫的人走到包袱處，從中拉開少許。

月正圓，一園月色。

月色照着包袱內的——刺眼耀目。

「柳大人！」

「我不能……」

那人用脚踢開包袱。

剎那之間，所有金黃色的元寶散開。半片台階，都佈滿了金黃色的元寶，月色之下，只見黃澄澄的一片，不知是月色還是元寶。

「還有另外一個包袱！」那姓莫的人，又想用脚踢開另一包袱。

「不用了！」

「那麼？」

「那麼！」

姓莫的人微笑着，他沒有再說話，牽着馬兒，踏着黃金，逕自離開了兩廣提督的衙門。

柳廉孝呆了一刻。

看着幾乎可以滿鋪台階的黃澄澄的元寶，他根本無話可說，這是多少年的俸祿？

十年、廿年，或者甚至一輩子。

可是一切都在目前。

還有甚麼話好說？

* * *

三月十五，月更圓。

從清早開始，穆家上下人等，早已爲今夜的宴會而勞碌奔波。

龍威堂的穆彥陶老爺，要招待剛從陝北回來的虎勇堂杜擎天老爺。

這次的宴會，包含了兩個意思。

第一，虎勇堂杜擎天押運了大批私鹽去陝北，也押了差不多同樣重量的黃金回來，穆彥陶當然要爲杜擎天洗塵兼慶功。

第二，穆彥陶與杜擎天根本是拜把兄弟，兩人分別了差不多三個月，定要好好的聚首一堂。

穆彥陶一直精神奕奕的巡視各處。

剛過晌午，便有僕人來報：「虎勇堂杜擎天老爺到！」

穆彥陶立即肅衣，領着手下，一同來到大門。

虎勇堂杜擎天的氣派也實在不小。

一乘白馬，後面是三個副手，然後是他的兄弟手足，也足有五十多人。

每個人臉上都有風塵之色，不過他們仍是精神抖擻，神采飛揚。

龍威堂穆彥陶一字排開相迎。

杜擎天一見穆彥陶便躍下了馬，跑上前抱拳道：「怎勞大哥迎接！」

穆彥陶雙臂張開，道：「杜賢弟！」

兩人相擁，並向兩堂兄弟揮手致意。

衆兄弟歡聲雷動。

這一個場面實在感人。

穆彥陶迎了杜擎天入內。

大廳之內已佈置得金碧輝煌，兒臂粗的紅燭，正在香案上燃着。

兩人先拜過當天，感謝上天一路保祐平安。

私鹽雖是好賺的買賣，不過所賺的每一錠黃金，都是有血有淚。

在兩廣福建一帶，面臨大海，海鹽被視爲極賤的東西，而且製造容易，只需把海水引入鹽田，由日光晒之，轉眼便有白鹽萬頃。

可是在陝北或其他內陸地方，鹽却被視爲比黃金猶爲貴重的東西。

鹽，既可使肉類或其他食物更爲鮮美，而且可以用來醃製食物，保存以作冬天之用。

因此，鹽便成爲奇貨可居，而且造成了廣東、福建兩地有無數鹽梟與

起。

龍威堂的穆彥陶與虎勇堂的杜擎天是廣東兩個鹽梟的表表者。

他們的父親是世交，兩人克紹箕裘，把先人遺下的基業，攪得更爲有聲有色。

兩人早已結拜成兄弟。

本來這次陝北之行，兩人打算一齊前往，不巧的是臨行之際，穆彥陶卻患了病，杜擎天便單身前去。

杜擎之並不視此次行旅爲苦，因爲既可作爲一次歷練，也可作爲自己名聲、武功的一次試金石。

他成功了。

在陝北至廣東的道上，現今稍有頭臉的人都認識杜擎天——虎勇堂的杜擎天。

拜過當天之後，僕人已將香案移開。

兩人站在衆弟兄手足面前。

穆彥陶道：「各位道上辛苦，今日吃喝玩樂，盡情享受！」

杜擎天道：「咱們先爲龍威堂、虎勇堂乾一杯！」

一時之間，酒香充滿了整個大廳。

衆兄弟手足都轟然叫好！

穆彥陶笑道：「咱們兄弟也好好乾一杯！」

杜擎天道：「先乾爲敬！」

兩人步入一個偏廳，坐了下來，細細談論此次北上，杜擎天的心情既是興奮，又是愉快。

穆彥陶道：「以後咱們生意更廣！」

杜擎天道：「這個當然！」

忽然，有人輕輕敲門。

穆彥陶道：「誰？」

沒有人應對。

穆彥陶站了起來去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丫環。

「甚麼事？」

「大廳之上，歌舞已備！」

杜擎天接口道：「甚麼歌舞？」

「幾乎忘記了，我今日特別爲你預備了一個節目，咱們出大廳欣賞！」

杜擎天隨着穆彥陶來到大廳。

本是喧嘩的大廳，立時靜了下來。

兩位老大的雍容氣度，果然是震懾羣雄。

兩人分別坐下。

絲竹之聲已起，這羣豪氣干雲的伙伴也立時靜了下來，屏息着。

他們屏息着，並不是因爲絲竹聲繞樑，也不是爲兩老大的威嚴，而是爲——

爲兩個美人。

兩個彷彿從絲竹之音化身而來的美人。

她們服飾不同，舞姿不同，但美艷却是一樣動人。

她們似乎是兩隻蝴蝶，在花叢中起伏。

杜擎天呆住。

穆彥陶輕聲道：「如何？」

杜擎天並不懂得回答。

穆彥陶道：「她們像甚麼？」

「像兩隻蝴蝶！」

「她們根本便是蝴蝶！」

杜擎天更不明所以。

「大的叫夢蝶，小的叫化蝶！」

「夢蝶、化蝶，好美麗的名字！」

絲竹之聲更响。

兩隻蝴蝶更在花叢中飛舞，享受人間。

舞者在沉醉。

賞舞者也在沉醉。

一曲既罷，廳中人竟不自覺，半晌後，不知誰低哼一句，整個廳堂才轟然震動叫好。

「再來一個！」不知是那個兄弟的提議。

夢蝶與化蝶望着穆彥陶。

他點首，絲竹之音又起。

這次却是較爲憂傷的弦管之音，雙蝶不再是在花間中狂歡作樂，而是在秋風之中細數往日歡樂的情懷。

調子令人傷感。

舞姿却令人緬懷。

本來這淒涼的況味，與今天慶功的歡暢並不諧和，但舞者的步伐却扣着每個人的心弦。

絲竹絲索之聲終於靜了下來。

兩隻蝴蝶伏在地毯之上。

穆彥陶慢慢走下台階，扶起了夢蝶。

杜擎天也不知爲了甚麼，也緩步而下，扶起那萬分嬌柔的化蝶。

廳中又是一陣轟然叫好。

霎時之間，那種情不自禁的悲愁情懷亦一掃而空，羣豪喝酒猜枚，賭錢的呼盧喝雉。

穆彥陶道：「賢弟，咱們到偏廳去！」

杜擎天道：「好。」

本來有些手足弟兄要拉着杜擎天賭錢的，但見兩位姑娘柔情似水，兩位英雄英姿颯颯，也不敢再有所叨擾，多言一句。

他們到了偏廳。

穆彥陶與杜擎天分別坐下。

夢蝶與化碟却站在一旁。

杜擎天道：「兩位姑娘何不……」

他本是個能言善辯的人，但在兩位姑娘之前，却顯得有點木訥。

穆彥陶笑道：「夢蝶，你便坐在我身畔，而化蝶你自己找個好位子！」

穆彥陶笑着。

杜擎天臉泛紅霞。

化蝶就像一隻粉蝶，坐在杜擎天的身旁，輕聲道：「杜爺！」

杜擎天有點吃驚。

穆彥陶道：「賢弟北上之時……」

化蝶插口道：「穆爺日夕提及杜爺，我自然知道杜爺的大名！」

杜擎天笑道：「原來如此！」

於是四人便在偏廳之內談笑。

杜擎天心下狐疑，究竟這兩個天仙般的女子來自何方，但礙於兩人就在目前，故不敢詢問。

直至兩人前往更衣。

杜擎天才心急地問：「賢兄，這兩位是……」

穆彥陶道：「合賢弟心意嗎？」

杜擎天臉上一陣發熱。

「賢弟何必這麼拘謹？」

杜擎天一向是過慣了刀頭舐血的日子，那曾有過這般溫馨脂粉的生活？

「賢弟，以前日子難過，而今却不同了，財咱們已發過，當然應好好享受人世間。」

「這個……這個……」

「難道你不喜歡化蝶？」

「不……」

「那便好了，我想她們一雙孿生姐妹，最適合我們一雙拜把兄弟！」

「她們是孿生的？」

「是的，你認爲有甚麼不對？」

「通常孿生的都是臉孔相同！」

「是的，但她們却例外，不過她們臉孔雖不同，你得承認……」

「同是一般美艷可人！」

兩人相視大笑。

「穆爺、杜爺兩位笑些甚麼？」

穆彥陶道：「笑你們兩個美人兒！」

夢蝶輕啐道：「兩位大爺又拿咱們姐妹開玩笑！」

杜擎天道：「咱們說的是實話！」

四人又笑了起來，一時之間，室內更添一番春光明媚，笑語宜人。

穆彥陶忽然對夢蝶道：「夢蝶，咱們到園裡賞花？」

夢蝶已隨着穆彥陶出去。

偏廳之內，只剩下杜擎天與化蝶。

他們似乎尷尬了半晌。

終於是化蝶開言：「杜爺南北奔波，實在辛苦！」

「也沒有甚麼。對了，你們的舞跳得那麼出色，你們是……」

「穆爺沒說過咱們身世？」

杜擎天搖搖頭。

「咱們是孿生姐妹！」

「這點我看不出，但我却知道。」

「杜爺還看到甚麼？」

「姑娘出自名門！」

「名門？」化蝶似乎有點自嘲。

「姑娘來自……」

「咱們姐妹出自貧家，雙親死後，無以爲殮，幸得穆爺慈善爲懷……」

「原來是這樣！」

化蝶却冷然道：「原來並不是這樣！」

杜擎天詫異的望着化蝶。

化蝶續道：「上面那一番話是穆爺教咱們姐妹說的，不過我見了杜爺之後，却不想如此欺騙杜爺！」

「那麼你們是……」

「咱們是來自杭州名……」她頓了一頓。

杜擎天以爲是甚麼名門。

「杭州名院。」

名院？杜擎天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夢蝶來自陽春院，小的來自白雪樓！」

陽春院、白雪樓，杜擎天雖然並沒有去過這些地方，但是他當然明白。

化蝶續道：「咱們姐妹並不知甚麼時候被人賣下青樓，不過自小受到各種青樓技藝的訓練！」

「難怪你們的舞跳得那麼好！」

「杜爺過獎！」

「其實穆爺並不想你如此剖白？」

「是的。」

「那麼你爲甚麼忤逆穆爺的意思？」

「因爲我見到杜爺你器宇軒昂，不想你耽在脂粉之中……」

「啊，你有這般的自信，我會耽於逸樂？」

化蝶不言。

杜擎天望着這一位女嬌嬈，其實自己也沒有甚麼信心，自己會如何。

刀頭舐血的日子，那及溫柔之鄉？

「其實賢兄也只是爲了在下！」

化蝶忽然冷峻道：「杜爺，你知道我眞正的身世，你不會嫌棄我？」

「嫌棄？何來此言？」

「我以爲你會！」

杜擎天道：「我相信每個人投胎轉世都一樣，但生下來的命運却並不一樣！」

化蝶凝望着杜擎天。

「我生下來要過刀劍生涯，你生下來要……命運安排，誰是罪過？」

化蝶默然無語。

杜擎天本想再說，無奈外面已傳來夢蝶的笑聲。

夢蝶踏入偏廳，道：「妹子，你可對杜爺說……」

杜擎天笑道：「令妹冰雪聰明，善解人意！」

穆彥陶道：「那麼爲兄也沒有枉作小人了！」

一時之間，杜擎天並不明白，但在化蝶的低吟淺笑之中，他已可領略他爲媒的弦外之音。

杜擎天道：「多謝賢兄關心！」

穆彥陶道：「咦，爲甚麼咱們兩兄弟也客氣起來？」

夢蝶輕聲道：「你們客氣，咱們眞的要去更衣！」

穆彥陶道：「對，時間不早了，咱們也要好好的與兄弟喝一杯！」

夢蝶與化蝶二人翩然離去。

穆彥陶道：「賢弟，化蝶她可有……」

杜擎天道：「她的身世，我已明白一二！」

「假如賢弟有意……」

「來日方長，爲弟首先謝過賢兄雅意！」

兩人輕鬆一揖，學着舞台的軍爺步伐，相視而笑。

＊　＊　＊

大廳之內，擺滿足有八席之多。

穆彥陶與杜擎天兩人，與衆弟兄轟飲了一回，宴會便開始。

夢蝶與化蝶分坐在穆彥陶與杜擎天二人之側。

她們都換過了舞衣，淡掃娥眉，自有另一番風韻，兩人在溫馨笑語之間，如沐春風。

正在杯酒言歡之際，有位傭僕驚叫闖入：「老……」

他那「爺」字還未說出口，却已被人一推而入，滾在地上。

羣豪見此，都爲之愕然。

推那傭僕入內之人，却是一個捕頭。

捕頭身後足有十個捕快。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全靜下來。

穆彥陶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挺身道：「這位公爺，相請不如偶遇……」

捕頭道：「你可是穆彥陶？」

穆彥陶驚詫於此人竟如此無禮。

捕頭又道：「你……」

他所指的竟是杜擎天。

杜擎天步前，道：「在下杜擎天！」

「你便是杜擎天？聽着，你倆公然販賣私鹽，瞞官騙稅，投機取巧，屯積居奇……」

他還說了一大堆罪名。

穆彥陶與杜擎天的耳朵實不能容。

「鎖！」

這字從那捕頭口中說出，羣雄也同時喝起。

十個捕快各自散開，而外面已湧入了差不多近百的官兵！

這大廳本來已不小，但擠滿了近二百人，已再無轉身餘地，一聲吆喝，對打極爲激烈。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刀光劍影，殺氣迫人。

幾個龍威堂的副手，暴退護着穆彥陶。

而虎勇堂的副手，也護着杜擎天。

十個捕快分作兩組，各攻一人。

因爲大廳內人太多，經過一番拚鬥，已有多人倒地。

龍威堂與虎勇堂的兄弟人數有限，而官兵似有備而來，不斷湧入。

這些官兵，似乎都是經過挑選的精英份子，兩堂兄弟已漸不敵。

大廳之內，只留下十個捕快圍攻穆彥陶與杜擎天。

那些捕快更是武功不凡。

衙門竟有此高手？

杜擎天與五個副手敵着五人，忽然他想到一件事，就是那帶頭進來的捕頭好生面善！

他豈不便是在陝北途中遇過的「惡鬼」伊魔？

當時他見的「惡鬼」伊魔，並不如此。

那時他一身惡鬼般打扮，手執「招魂幡」！但是而今却是威風凜凜，身穿官服。

這人借官威來報私仇？

杜擎天叫道：「伊魔，你劫不了咱們私鹽，竟報官府，你可有江湖道義？」

伊魔狂笑道：「杜擎天，你終於認得我了！我不理過去咱們的恩怨，今日我奉兩廣提督之命，來討伐你們兩個無惡不作的鹽梟！」

杜擎天道：「我眞恨錯，當時沒有一刀把你命喪！」

伊魔狂笑：「今日把你命喪的正是我！」

他一躍而起，聲到刀到。

杜擎天使的也是刀，兩刀相拚，一陣火花拚起。

穆彥陶也同時一劍刺出，迫使伊魔不能再多一招。

杜擎天道：「此人便是兩月之前，在甘肅道上要劫咱們的人！」

穆彥陶道：「既是如此，自投羅網！」

伊魔却立時暴退，道：「看誰是自投羅網！」

十個捕快又圍攻上來。

兩堂的副手已倒了四個。

伊魔叫道：「分攻！」

十個捕快又分成兩組。

五個各迫一人，而伊魔則不斷在旁指揮。

一時之間，穆彥陶與杜擎天無法聯手。

假若他們能聯手而戰，威力肯定大得多，他們自小同練的「龍蟠劍」與「虎酹刀」，雖是本有不同的武功家數，但經多年配合，已另有一番境況。

伊魔似乎洞悉他們的秘密。

穆彥陶已被迫跳出窗外。

杜擎天仍留在廳內，與三個副手對付四個捕快，人數沒有差異，但實力似已懸殊。

三個副手並不敵四個捕快。

而伊魔一直沒有離開。

每當三個副手有危險，杜擎天以劍相救之際，伊魔的刀又再從天而降。

伊魔不只要報一刀之仇，而且似要把杜擎天手到擒來，才了却他的心願。

兩個副手又倒下。

三個捕快仍然奮力圍攻杜擎天。

伊魔也不再多言，加入了戰圍，他不再用刀，而用回他的看家本領——招魂幡。

應付三個捕快並不吃力，但加上伊魔的招魂幡，杜擎天已有點左支右絀。

幸好伊魔似乎未想一幡打死杜擎天，只希望傷他，一招生擒。

伊魔的招魂幡越使越是辛辣，一時之間，四周只有白色的幡影。

忽然，杜擎天手部有點酸軟。

招魂幡一揮，「魂兮歸來」，「噹」的一聲，杜擎天手中的刀竟然脫手而出。

伊魔的招魂幡厲害，杜擎天並不覺得詫異，詫異的是爲甚麼自己的內力似乎突失？

酒力發作？

如果是酒力不勝，一早應該倒地！

伊魔見杜擎天失刀，一連使出五招招魂幡法，迫使杜擎天暴退五步。

杜擎天實在再無招架之力。

他不但手腕、手臂、雙眉有一陣酸軟，而且雙腿也開始無力。

杜擎天身貼桓牆。

伊魔那支招魂幡，指着杜擎天的前額、眉心處。

只消他一用勁，杜擎天的眉心便要綻開。

伊魔並沒有。

他只喝道：「鎖起他！」

杜擎天想再奮起，但已是有心無力。

而窗外也傳來：「伊捕頭，事已辦妥！」

杜擎天望出窗外，穆彥陶亦已被三個捕快擒下。

而今他只是想念着——夢蝶、化蝶，你們在那裏？

＊　＊　＊

兩人被押回兩廣提督衙門。

穆彥陶與杜擎天同扣在一特別牢籠之內，却在不同的監房，他們可以互相看見對方。

他們都是被極重的手銬脚鐐鎖着。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對方如此樣子，也沒有想過。

但而今一切却是事實。

兩廣總督也沒有把他們提堂。

最令人氣餒的是，夢蝶、化蝶也完全沒有來過。

食物總算還可以入口。

那天，他們便抓着其中一個送食物來的獄卒。

杜擎天道：「爲甚麼沒有其他獄卒？」

「我不知道，我只負責送飯！」

「其他的人呢？」

「我不知道！」

杜擎天一氣，把他推過了穆彥陶那處。

穆彥陶也一手抓着他，惡聲道：「快告訴那些捕頭捕快，假若再不提堂，咱們便衝出去！」

話只是如此說。

假若他們有本領，早便衝了出去。

那獄卒只是唯唯諾諾。

杜擎天被關了幾天，似乎快要發瘋了。

穆彥陶道：「賢弟，這又何必？」

杜擎天嘆了口氣，道：「你認爲如何？」

其實這句話，從他們入來那一刻開始，直至如今，他不知問了多少次。

穆彥陶道：「擎天，在陝北道上，除了與『惡鬼』伊魔碰頭之外，還有甚麼惡人？」

杜擎天想了一遍。

其實他並非只想了一遍，這多天以來，他想過了千萬遍，除了伊魔，還有甚麼人？

沒有，根本沒有。

就以伊魔來算，其實也並非甚麼大寃大仇。

拿貨上路，有人垂涎打劫，要收買路錢，在他們的生活來說，簡直與日常生活無異。

打劫不到，在綠林來說，也並非甚麼奇耻大辱。

也許伊魔器量小。

但伊魔在江湖上，總算是一個能獨當一面的人，他爲了報此無謂寃仇，而作個官府走狗？

他根本犯不着。

可是目前二人被捕扣押，却是擺在目前的事實。

杜擎天反問道：「自我出門以後，可有過甚麼人來敲竹槓，踢館子？」

穆彥陶斬釘截鐵地搖頭。

「咱們沒有好好慰勞這兩廣提督？」

「他是新上任的！」

「沒有聯絡過？」

「有，但他目前不肯。」

「斤兩不夠？」

「有時上任新官，自然有他們一套，我想日子久些，他自然會明白！」

「那麼還有甚麼因素，會使咱們下此不明不白的寃獄？」

穆彥陶搖搖頭。

之後的幾天，他們仍然在討論着，希望可以找到一點頭緒。

沒有，一個完全沒有頭緒的繭，矇掩着他們。

三日之後，那是他們下獄十日。

有人來了，是一個捕快。

可是並不是那惡鬼伊魔。

那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捕快，他們一行人沒有一句話，先來開了穆彥陶的監房門。

「甚麼？終於要來審我？」

杜擎天也覺得終於來了，他竟然有點興奮。

那捕快一干人等，押走了穆彥陶之後，並沒有理會杜擎天，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穆彥陶被押走之後，監房顯得更爲寂寞。

不過，他應該不會等得太久，寂寞應是短暫的。

可惜，杜擎天又猜錯了。

他的寂寞不但不短暫，而且久得使人發瘋！

因爲再過十天，也沒有人來起解杜擎天，他追問獄卒，當然是不得要領。

他開始感到心寒。

他似乎是墮入了一個大陷阱，他本來還可以和穆彥陶一起去對抗這個陷阱，而今穆彥陶也被隔開了，他們要分別孤軍作戰。

穆彥陶去了那裏？

受審？扣押在別處？因嚴刑而承認罪行？因承認而被判斬？

每一個問題都令杜擎天心弦震動。

爲甚麼又不輪到自己？

他一直等。

一直等到他漸不似人形。

他長髮長鬚互相糾纏，衣衫不能蔽體。

門鎖開了。

杜擎天動也不動，連眼也幾乎不想張開。

「死了嗎？」那人狠狠的踢了他一脚。

他感到痛楚，却並沒有想到還手。

原來孤獨的日子眞可以折磨一個人，而且可以折磨至他裡外也不成人形。

有人把他拉起來，又大力放下。

他覺得自己的骨頭似乎要碎開。

「還死不了呢！」

他只聽到這句話，便暈了過去。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只感到全身似在碎裂。

那地方並不是公堂，應該仍然是監牢。

那些木柵，那些鎖鍊，那些手鐐脚銬。

不過，他身上却涼快了很多，因爲長髮長鬚已沒有了，衣服也換過新的。

他的身體仍然衰弱。

一碗稀粥放在他的臉前。熱騰騰的蒸氣似帶來一些幻象。

他看到幾個人。

「吃罷，這地方沒有硬漢！」

他坐了起來。

有人把粥拿了起來。

他眞的不想吃，因爲吃了下去，對他也沒有甚麼用處，他爲甚麼要延續這無意義的生命？

「先吃過粥，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

十八年！十八年後是甚麼光景？十天以後也不知是甚麼光景！

「我眞不明白——」

他聽不到以下的說話。

不過，他腦中靈光一現：「眞不明白，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

杜擎天縱非甚麼英雄好漢，但怎能讓自己在這不明不白之間死去。

他腦中的靈光化成一點火光。

他喝了一口粥。

旁邊似乎有人在嘆。

他不能就此不明不白的死去——也就是這個意念，令他那點生命火光繼續燃燒，並且壯大。

他終於喝完那碗粥。

他感到體內的血液，開始再次流動。

三天之後，他已可以感覺自己身體的眞正存在，他醒了過來，眞正的清醒。

他可以看見這大監牢。

禾桿草堆上睡了差不多十個人，自己是睡在另一堆禾草之上。

他環視四周，十分黑暗，可能這是午夜時份，因爲間中有一陣鼻鼾之聲。

他斜倚起來，靠着牆。

「醒了，眞正的醒了？」

杜擎天回首往聲音來處。

那是一個乾癟的老人。

「年輕人，甚麼事令你半生不死？」

杜擎天並沒有回答他，他的腦海仍然是空白一片，他好像沒有了記憶。

再過三天，記憶開始回來。

而他也更認識自己身在何處。

這是一個大監房，住了八人，除了自己與那老者之外，還有六個。

那六個都是貌非善類，但沉默寡言，他們不喜歡說話，也不喜歡聽人說話。

杜擎天問了他們幾句，沒有人答話。

那老者比較仁慈親切一點。

「我在那裏？」

「在死牢！」

「死牢？我犯了甚麼死罪？」

那老者笑了，但臉孔比哭還要痛苦。

「坐死牢的並非一定是犯了甚麼死罪，而坐死牢的却一定要死！」老者道。

「我們都要被處決？斬首？」

老者點點頭。

「我不信！」

老者搖搖頭，沒有甚麼表示。

之後的十天，杜擎天已完全恢復過來，那種恢復，並非是以前那個杜擎天，鹽梟杜擎天，而是一個普通的杜擎天。

獄卒送飯來的時候，他一手抓着他，拉他往木栅處，道：「快叫你們的頭子來！」

那獄卒驚叫，並支吾以對。

第二天，仍然沒有甚麼頭子來，連送飯的獄卒也更換了，不過杜擎天仍然要抓着他，仍然是那一句：「快叫你們的頭子來！」

在這兩次行動之後，老者總是嘆息。

傍晚——其實監牢內並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不過，獄卒第二次送飯來的時候，應該是傍晚。

獄卒身旁多了一個人。

頭子？

杜擎天未及詢問，已被那人揪了出去。

他的手脚仍有手鐐脚銬，不過却有一條長長的鎖鍊，可以讓他多幾分自由活動的空間。

那人是個捕快，他並不是伊魔，他眞想死在伊魔手下，那至低限度也是一個明白。

可惜那人並非伊魔。

那個捕快連施幾下辣手，杜擎天並沒有還架之力，因爲他既被手銬脚鐐鎖着，也因爲他並不再是以前的杜擎天，他舉手投足也慢，毋論招架！

他又再感到血脈翻騰。

一種想嘔吐又嘔不出的感覺。

捕快再把他一脚挑起，然後趁他尚未着地的當兒，連蹴幾脚。

不只是血脈翻騰，內腑也快要倒出來。

他明白老者搖頭的意思。

這表示不容投訴或抗議，這裏的人只能默默活着，活着是唯一的權利。

其他的完全沒有，連說話也幾乎沒有。

這次的教訓，又使杜擎天病了多天，差不多要一個月才得如常起來。

他學乖了，默默的活着。唯一可以傾談者，只有那老者。

「多謝老伯，老伯高姓？」沒有回答。

半晌，老者才道：「我沒有名字。」

杜擎天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

「我來這裏的時候，我還依稀記得是甲辰。」

「甲辰……辰屬龍，龍年！」

老者點點頭，續道：「如今是……」

「今年屬蛇！」

「蛇？那麼我頭尾來了十四年了！」那老者自言自語，彷彿有點觸目驚心似的。

「十四年，好長的日子！」

「你年輕，你的日子也許更長！」

杜擎天聽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更長的日子，這代表甚麼？

代表孤寂、落寞，甚至死亡。

杜擎天心想：「我寧願選擇死亡！」

老者似乎洞悉他的心意，道：「天下事很多時候根本沒有寧願，也沒有選擇，有時，生存死亡是咫尺天涯，有時又却觸手可及！」

這幾個月來的黑獄生涯，杜擎天是深深領會到老者的說話，他這番話的感受，是十四年來從不見天日的生活中提取出來。

「老伯，你既無姓名，却是龍年來，那麼我便尊稱你一句龍老！」

老者微笑，似乎高興重新得到名字。

「龍老，所謂大恩不言謝，在下姓杜，草字擎天！」

「擎天，擎天，好個霸氣的名字！」

「霸氣？甚麼霸氣，只是霉氣！」

龍老笑道：「這裏誰不是霉氣十足！」

「你爲甚麼會進來？」

龍老不响，杜擎天明白，在這地方問及別人進來的原因，似乎是一個禁忌。

上次他曾問過另一個與他年紀相若的人，他不但沒有理睬他，反而飽以老拳。

龍老沉吟半晌，才道：「你又如何進來！」

「我是無端……」

龍老道：「這裏每一個人，那個是有端？」

杜擎天明白，這裡是一個黑獄，一個大寃獄，裏面每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無端的故事。

當每一個人都過着平凡淡靜的生活，一個無端的故事，便會引起震憾，可是，當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無端的故事，那便沒有人想再提起。

龍老道：「杜擎天，你既認爲你的名字滿是霉氣，那麼以後便不宜再用，你因我是龍年入來，叫我龍老；我也因你是蛇年來，叫你小蛇子！」

杜擎天苦笑，他點點頭，擎天，擎天，一柱擎天，是何等威武，何等氣焰，可是，而今却被人叫蛇，而且是一條小蛇子！

但那又有甚麼分別？

「小蛇子，你是個好人？」

「也不見得，我販賣私鹽！」

「看不出，竟是個鹽梟！你可發財啊！」

杜擎天笑道：「在這地方，跟你、跟其他人又有甚麼分別！」

龍老道：「你懂得如此想也好，否則，我看你活不下去！」

「我也幾乎活不下去！」

「我明白。」

「那天，我被那獄卒在半空中蹴了幾脚，便已差不多活不了，不過我不能不活！」

「爲甚麼？」

「因爲我一定要找出，我爲甚麼會在這裏？」

「當然是罪有應得！」龍老笑道。

杜擎天心頭湧起一股憤怒：「我販賣私鹽，殺人越貨，甚麼也好，給我一個罪名，倒也死得甘心！」

「你還年輕，仍然有可能出去的一天！」

「你呢？」

「我還出去作甚麼？」

「你肯接受這無端入獄的一生？」

龍老道：「我不肯又如何？十四年

，十四年了，假若放我出去，我連外面的日光也受不住！」

「我不甘心，我不只要出去，而且要找出陷害我入這黑獄的人，無論他是官是民，或者甚至是……」

「甚至是你父親、母親、至愛的人？」

「當然，我一定要他嘗嘗我這種滋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日以來，他總算與龍老說個痛快，心中鬱結似乎已減，身體也好起來。

以後的幾日，他更站起來，在這個狹小的地方伸伸筋骨，舒展一下拳脚。

龍老見他如此，便道：「小蛇子，你千萬不要在這裏走動，否則……」

杜擎天停了下來。

「你看，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卧着不動！」

「他們太老，或者太懶！」

「不，他們……」

龍老還沒有說完，牢門便打開。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那人直迫杜擎天。

杜擎天暴退，一直被他迫到牆邊。

那人一手抽起他，然後是一輪老拳。

杜擎天拚命的招架，可恨手上脚上的鍊銬，還有那長長的鎖鍊，根本不能讓他施展。

他只有捱打。

他越是招架，那人發拳越是凌厲沉重。

他決定捱打。

那人似有些滿意。

當杜擎天半癱瘓的躺在地下，他才眞正的滿意，環視四周，才大踏步的離去。

杜擎天口唇微動，他眞想問一問，他爲甚麼要被打？不過他並沒有出聲，因爲龍老已按着他的咀唇。

門關了。

牢內並沒有一人激動。

連杜擎天也沒有，因爲他已沒有這個能力。

這次的創傷，又要杜擎天費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復原，不過，他不敢再露出半點復原的痕跡。

他大半個月以來，連吃飯也是半卧的。

他終於明白，這裏的人，全是卧着不動，並非太懶或太老，而是這監牢的要求。

可是，完全不動却又不可以，因爲外面的人可能誤會那人已死，又會再用拳脚來證實一番。

因此，他們可以半躺半卧的蠕動。

就像一條蚯蚓在汚泥中蠕動似的生活。

杜擎天這才明白，甚麼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己以前說的、想的，只是一種構想，一種想當然，而今才眞眞正正明白，眞眞正正體會這種生活。

他活着，就像一棵植物，無聲無息的活着。

本來他沒有復原得那麼快，幸好是龍老在旁指點，不着痕跡的指點。

那日，杜擎天吐了一口血。

龍老見了，輕聲道：「你把身體躺平！」

杜擎天依言。

「你慢慢的呼氣，然後吸氣，呼氣，吸氣！」

杜擎天依着他每一句話去做，那是簡單的吐納之術，根本是習武入門的功夫，杜擎天早已學過，不過在龍老的指點下，他不但覺得內息平靜，脈博均勻，竟能慢慢的把一些內傷減輕。

簡單的吐納術，並不簡單。

杜擎天知道遇到了高人，龍老是個高人。

相命先生一早說過，無論他在甚麼環境之下，都會遇到貴人相助。

當年十八歲，遇到拜把兄弟穆彥陶，把他從茫無所知的生活中扶起，教他販鹽，教他辦事，他才可以一躍成爲一堂之主，這是生命中的貴人。

可是這位貴人、拜把兄長，而今又在何方？

他不敢想。

自己既然與他同時被捕下獄，他當然比我好得不會太多，天下黑獄又豈只一間？

而今又是另外一個貴人。

龍老的簡單吐納功夫已是與人不同，那麼其他的武功呢？當然是不同凡响。

不過，他學乖了，他不會問。

在這地方，說話根本是愚蠢的行徑，提出問題更是蠢上加蠢！假若龍老要告訴自己，他一定會自己開口。

他不想說的，問也是毫無結果。

這門吐納功夫，杜擎天一直用心的學習。

一學便是大半年。

他已可以學到完全的控制自如，呼吸可以使他血脈流暢，也可以使他心脈作胡亂的率動。

他甚至可以停止呼吸一段時間。

杜擎天完全明白，那是一種名叫「龜息」的功夫，呼吸是人生存之法，可以控制呼吸，自然是可以控制自己生存之道。

「龜息」的功夫，配合自己學過的武功，又是令人驚異，杜擎天沒有再試過弄拳弄脚，不過他却利用自己的思想，試把自己的武功，融滙於「龜息」的吸納功夫之內，似乎是有一種進境。

龍老也教他思想。

原來思想也是一種運動。

思想可以把自己提引到另外一個境界。

怪不得十多年來，龍老可以半躺半卧之中，仍然保持一定的體態。

他外表與其他的人差不多，像一棵植物的活着，但事實上，他是與別不同，他仍活着，如有機會，他仍然可以像常人般活着。

監牢之內的人並不知道。

但杜擎天却深深體會，因爲他自己也正在活着，將來一有機會，他也可以如常人活着一般。

漸漸他領會到，龍老教他思想之法，竟又是另外一種功夫。

杜擎天以前也聽人說過，有一種天竺傳來的「冥想」功夫，但這些不是實際的動手動脚功夫，人們只是訛傳着，從來沒有正式的提及。

他也沒有想過去學。

其實這種「龜息」、「冥想」功夫，一般人又怎會學到？唯有在這種黑獄中，他才有機會。

「龜息」、「冥想」其實是武功的另一境界。

一個並非一般武人所能想像的境界。

龍老在這黑獄中，十四年才領悟到，他能好好的活到現今，也是因爲這種領悟。

沒有這種領悟，他早已瘋狂而死。

其實，這黑獄之中，每隔一段時期，便有一人因瘋狂而死。

普通人忍受一陣黑暗寂寞已是難耐，何況是無了期的忍耐？任何人都會瘋狂。

龍老不會，是因爲他用呼吸吐納之術均勻身體；他又用冥想之法，把自己抽離至另外一個境地。

杜擎天很幸運，遇到這一位高人。

＊　＊　＊

那日，忽然有人瘋狂的叫喊。

獄中的人均見怪不怪。

那人瘋狂地拖着鐵鍊，在獄中走了一會，結果是撞牆而死，沒有人理會。

相信外面的獄卒早已知道，不過過了一夜，仍然沒有人收屍。

屍體開始發出氣味。

龍老心中一動，向杜擎天道：「快把你的鐵牌，與他交換！」

「什麼鐵牌？」

「你胸前所懸的那一塊！」

杜擎天一摸胸前，果然繫有一塊鐵牌，他把鐵牌脫下，換回那死者的鐵牌。

龍老又道：「弄花他的臉！」

杜擎天把鐵鍊砸向那死者，他覺得有點於心不忍，不過，那屍體根本上已是血肉模糊。

「快躺下！」

杜擎天終於明白龍老這一番好意。

原來這黑獄看來並沒有人理會，其實却有非常嚴密的監視，尤其是獄中人的名單。

既是黑獄，監內每一個犯人，幾乎都有仇家，仇家都希望把仇人折磨至死。

只有人死了，心頭之恨才消，或者是人死了，他們才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陷害杜擎天的人，當然也注意着杜擎天的存亡。

而今那死屍被抬出，驗明那鐵牌，杜擎天的名字將會被除去，他的仇人不再以爲他的存在。

顯然，龍老認爲杜擎天仍有逃出生天的機會，並且有報仇雪恨的一天。

這一點，連杜擎天本人也不敢想像。

不過，「龜息」與「冥想」這兩種另一境界的武功，的確能使他的希望火花繼續燃點。

屍體被抬了出去，日子也就再度無聲無息的逝去。

有一天，龍老竟然坐了起來。

蓮花坐，他的腰板仍見挺直。

「怎麼了，龍老？」

龍老道：「你也試坐起來——蓮花坐，盤膝、圈手、舌頂顎……」

杜擎天依言，他覺得有點困難，不過勉強還可以，長期的躺卧，幾乎使他忘記了自己是有脊骨的。

杜擎天終於也能和龍老一般，腰板挺直。

獄中其他的人，仍然躺卧着，並沒有理會他們。

杜擎天道：「你不怕……」

「我們要好好的把握這三天！」

「三天？這三天是什麼日子？」

「這三天是過年！」

「過年？」

似乎是很久也沒有聽過的東西。

「是的，今天是年卅晚，合家吃團年飯的日子！」

那似乎是更遙遠的事。

「你有沒有注意到，昨日的餸菜比往日要好？」

杜擎天點點頭。

龍老續道：「監視着咱們的人都會回去，明天、後天，一連三天，再沒有人監視咱們！」

杜擎天有點興奮：「咱們……走？」

龍老哼了一聲：「你有這個本領？」

杜擎天一伸全身的筋骨，他只感到骨節與骨節間泛起一陣痛楚，他只能搖頭。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那麼，我們有機會嗎？」

「那要看你得了我多少眞傳！」

「眞傳？」

龍老突然右手指天，左手篤地，嚴肅地道：「龜冥功第二代傳人小蛇子！」

杜擎天道：「師傅！」

龍老道：「你果然是個機靈的人，總算咱們一場緣份，把我多年來在這裏領悟的武功授與你。」

「多謝。」他感到有點興奮，不過，這興奮維持不了多久。

龍老顯然看出他的洩氣：「怎麼了？」

「我作了師傅的傳人又如何，根本沒有機會把武功發揚光大，宏傳於世！」

「你錯了，世事難料！」

杜擊天顯然對前途已死了心。

龍老道：「我練這『龜冥功』之時，何嘗想到有傳人？上天安排，自有巧妙之處！你想到的，又怎算是上天的好意？」

「是的，世事難料！」

龍老道：「不要想得太多，而今你應該集中思想於『龜冥功』之上，其實，過去一段日子，我早已授你龜冥之功，咱們生活早已如龜，冥想之法，可曾記得？」

杜擊天道：「對，我早已是你的傳人！」

於是，龍老便利用了這三天，把一切本來只用思維的武功，化成一連串的眞正動作。

這些動作，實在是一些各門各派都有的普通招式，不過在龍老周密的思想內，已成爲一種嶄新的武功。

冥想能使人飛馳世外，把冥想中的招式，化作眞而實際的動作，雖不致能飛馳世外，但比一般武功，實在是超乎比較之外。

就以一招簡單的佛家「拈花微笑」，本是一種蓄勢以待、後發而先至的招式，在「龜冥功」中，拈花手更能以無形的引力，牽制敵人於先，蓄勢的一發，更是使「拈花微笑」發揮得淋漓盡緻！

龍老道：「你再試一次這拈花微笑！」

杜擊天道：「口訣是：指尖透勁，力從無中生有；花香盈空，法度是有中至無！」

「拈花微笑」看不見杜擊天的笑意，却可以領會到他似有一番內心喜悅；看不見杜擊天手中的鮮花，却可以意會到那種從力勁而變成一種廣泛盈實的力法！

「好極了！」龍老讚道：「不過咱們龜息冥想之功，在乎息與冥，不能宣之於口，口訣是咱們私相授受時的法度，假若要進一步，當然是要脫離口訣！」

杜擊天的思維再度集中，他沒有再唸口訣，他外表沒有改變，仍然是一式「拈花微笑」，不過他的法度，已近乎當年佛祖在菩提樹下頓悟的一刹。

在這三天之內，師徒兩人互相指引而練習了一些平常冥想的招式，並沒有什麼系統。

到了第四天，龍老又拉着杜擊天躺下，輕聲道：「我們又用一年時間，去實踐龜冥之功！」

以後的一段日子，他們只能躺着，直到來年之盡，他們又可以活筋舒絡三天。

他們師徒便是這樣過了八次「三天」。

八年，日子比飛還要快。

龍老所創的「龜冥功」已到了收發自如的境地，杜擊天在這八年之內，外表越來越邋遢不堪，但內在却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手銬腳鐐仍是套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的手腳已可以伸縮自如，手銬腳鐐已是無用於他，不過他爲了掩人耳目，仍然是死屍一般的躺着。

第九年，又快是一年將盡的日子。

龍老忽然感到體力不繼，他一連沒有出聲達一個月之久，本來師傅沒有出聲並不是怪事，不過從來沒有長達一個月。

杜擊天忍不住推了師傅一下。

他竟然沒有什麼反應。

杜擊天再按他心脈，竟然發覺龍老心脈不勻，病——以龍老的本領，也不能逃過。

因此過年的三天，他們並沒有雙雙起來，以舒一年之筋骨，只有杜擊天有一天，演繹了八年來所學，又用了差不多兩天的時間，把自己龜冥功的眞氣，貫入了龍老的體內，龍老才恢復過來。

三天已過。

龍老道：「小蛇子，我看我的日子已到！」

「什麼日子？」

「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日子！」

「不，你的龜冥功還沒有完！」

「那便要靠你延續下去！」

「你的仇恨呢？」

「我的仇恨……沒有了，一切都隨日子而去了！」龍老的語氣是平淡的。

「我仍是滿腔仇恨！」

龍老道：「我明白，而且你還年輕！」

「師傅，我們還是不要說這些。」他頓了一頓，又道：「師傅，我跟你也九年多了！」

龍老點點頭。

「你我也有絕對把握出去！」

龍老語意有點悽然，道：「時不予我！」

「你不願意離開這地獄？」

「不，我的日子將盡，」他的語氣再度嚴肅道：「小蛇子，我不知我還有多少日子，但以我自己的感覺，我最多還有一年，或者正確一點，我還有兩個九九！」

「兩個九九？」

「是的，是兩個八十一天！」

「共是一百六十二天？」

「是的，我們要好好的利用這兩個九九，第一個九九，我們師徒合力將

『龜息』之功從頭至末運行一次；第二個九九，便是再三研究『冥想』之功！」

「之後呢？」

「之後我就離開這塵世！」龍老語氣並沒有激動。

激動的是杜擊天：「我呢？」

「你好好利用我的屍身！」

「我怎能利用師傅的遺體？」

「假若你不好好利用我的遺體，對你對我也沒有好處！你聽着……」龍老聲音嚴厲。

杜擊天也留神傾聽。

「我死後，身體會因我練了龜息之功而縮小，可能縮小如孩童一般，你就把我埋在這裏。」

他指的是牢內一個角落。

「你挖下去也不是難事，不過你要先換上我的衣服與胸前鐵牌，然後，你就躺在我屍身之處。」

「三兩天後，自當有人來收屍，收的當然不是我的屍體，而是你的身體。」

「他們是精明的獄卒！」

「你的龜息之功呢？」

杜擊天的龜息之功已練到能不動不吃二十四個時辰。

「他們收了屍體之後，並不會立刻埋葬，我也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處理屍體，也許是會焚化，抛下亂葬崗或者用其他古怪方式，因此你一離開這裏，你便要自己想辦法，不過不用現在想，要隨機應變！」

杜擊天點了點頭。

龍老又再强調道：「我剛才所說的一切，你一定要做到，否則我在泉下，也不安寧！」

「師傅安心！」

之後的那一年，龍老果然是斷斷續續的病着，不過，當他精神稍爲好一點，他便實踐着他說過的計劃，與杜擊天把「龜息功」再從頭至末研究一次。

到了第二個九九，龍老的身體似乎更弱，不過，有精神的日子，他也是提點杜擊天冥想大法。

龍老的計算並沒有錯誤。

第二個九九完了那天，他便悄然的逝世。

杜擊天十分哀慟。

十年，在這十年內，假如沒有龍老，他不知自己會變成怎樣，也許他早已不在，早已挫骨揚灰。

含着淚水，杜擊天將自己的胸牌與衣服換過了給師傅，然後把屍身抱往那指定的一角。

這一切，都是在深夜悄然進行。

多年來的牢獄生涯，早已練就了一種特別的感覺能力，他能預知外面有沒有人監視。

十年來，這黑獄中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因此監視也較爲鬆懈。

他在那一角，用手銬腳鐐的鐵器掘了一個洞。

龍老的屍體果然是縮得像一個孩童般大小，他掘了一個小洞，剛好能埋藏龍老。

當他再掘下一點，他却發現了一些東西。

一個油紙布包。

他拿了出來，打開一看，發現竟是一本小書似的東西，他把小書納入懷中，然後埋葬了師傅。

原來龍老早已有預謀，怪不得要杜擊天葬他在那一角，當一切辦妥之後，他假扮作龍老的屍體。

收屍的獄卒當天下午便來，兩個人揪着他，把他放進一個痲包袋，然後上了馬車。

杜擊天在痲包袋之內，看到外面一切。

這兩個獄卒不但要辦很多手續，還要過很多關卡，才能出那大牢的地域。

每一次的手續與關卡，都有人驗屍。

幸好杜擊天的「龜息功」已到了化境，否則一定會在其中一個關卡露出馬腳。

怪不得龍老生前也不敢硬闖。

硬闖一定逃不了。

也唯有這個方法，唯有這種功夫的人，才可以逃出，相信杜擊天也是能逃出的第一人。

那兩個獄卒似乎要趕着去辦其他的事，本來預算要把杜擊天拿去火化也不去了，他們路經一個亂葬崗，便把他扔了下來。

這倒可以使杜擊天省回不少氣力。

當獄卒的馬車蹄聲遠去，杜擊天才從痲包袋內微睜雙眼。

他看到另外的一雙眼睛。

一雙噴火的眼睛。

他整個躍了起來，一陣野狗的驚惶吠聲。

原來那是一隻野狗，一隻慣吃屍體的野狗。

那野狗也許突然受不住屍變的恐懼，因而夾着尾巴慌惶的逃去了。

杜擊天坐在地上，仰頭望天。

天上月正圓。

他記得入獄那天的晚上，月也圓。

他嘆了一口氣，循着遠處有燈火之處而去。

改名換姓　紀念恩人

燈火看來並不遠，但一直走到天亮，仍未到燈火之處，反而來到一道清澈的溪水。

杜擊天從水中反映看到自己的模樣，也實在嚇了自己一跳。

自己根本不像個人。

頭髮上下左右互相纏繞，而且極爲厚密，覆蓋在頭上，就像一頂帽子。

他沒有臉孔，只有一雙眸子。

他不想再看下去，「噗通」的跳了下水。

水寒徹骨，不過他仍然感到十分舒暢。

從水中出來，他感到自己全身也輕了許多，而那清溪已變成一個黑澤似的。

更可怕的是，幾尾本是快樂的游魚，竟然受不住那種污穢而反肚浮在水上。

他終於來到有燈火之處，是一個獨身的農家，一早便上了田上。

杜擎天老實不客氣的吃了剩下來的一些稀粥，並且找來一套粗衣。

他找到了一柄剃刀，胡亂爲自己剃去一些頭髮鬍鬚，再倒清水一看，才看到了一個面目。

一個幾乎連自己也記不得的面目。

他的臉仍然清秀，可是不再是從前的樣子，從前的杜擎天已死。

而今，他是一個嶄新的人。

他叫自己做圭龍銘。

「圭銘」是龜冥二字的諧音，龍是紀念自己的恩師。

想起師傅龍老，他從懷中拿出那本小書。

其實那並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張大紙摺疊起來而成，匆忙之中，便覺得是一本書。

圭龍銘把大紙張開，這紙張因收藏在地下日久，變得極爲堅硬，不對，假若是紙張，只會因日久而變軟變脆，豈會變硬？

他用力張開。

一陣耀眼的光芒。

那根本並不是一張紙，而是一張金箔。

黃金的延展性極强，五兩黃金足以打成一張大大的紙張了，摺疊起來，眞像本書。

這黃金箔上面刻了一些東西。

是一副人像，下面寫着「恩公陶璃」。

陶璃臉孔慈祥，五綹長鬚，像一個老儒學究，並不是江湖中人。

這人與龍老有什麼淵源？

人像的下面有幾行蠅頭楷書：

「恩公對余，恩同再造，四方君子，替余報恩，厚酬奇珍，自當奉贈，先找陶璃，或其後人，看其所需，滿足其心，接合銀箔，自得餘蔭。」

這些四字句語，寫得十分淺顯明白，只要任何人找到陶璃，或者他的後人，看當時的情形，施予重大所需，使他得到身心滿足，便會得到重大的酬報。

可是最後兩句：「接合銀箔，自得餘蔭。」也明顯的指示出，要得到報酬，定要找到另外一張銀箔。

銀箔？是否仍在洞中？沒有，他完全沒有見過，否則他一定會拿在懷內。

圭龍銘再小心看下去。

下面却是幾個圖形，開始之時，並不明白那是什麼，但再看一會，便發現是一連串的摺紙圖形。

他依照圖形，把這張金箔摺疊起來。

摺好之後，竟像一個小小的番塔。

番塔脚處，註有：「接合」二字。

看來是與銀箔接合的地方，可惜現在沒有銀箔，否則，定然可以找出龍老遺言中的餘蔭。

圭龍銘知道，那可能是一個寶藏，不過，一切都是言之過早，只能先找着那銀箔，才可以知道眞相。

圭龍銘心想：「龍老也是自己的恩人，他的恩人便是我的恩人，我一定要爲龍老完成此遺志。」

他把番塔揣入懷中，離開了農家，一直沿着農田，進入了官道，每到一小鄉或小鎮，都盤桓一兩天，習慣一下一般平民的生活。

他漸漸回復了往日的容顏。

那日沿路欣賞風景，不知不覺中慢了步伐，而錯過了宿頭。

他也不介意，找到一個小小山谷，谷旁有小瀑布流下，流水涓淙，風景十分怡人。

他索性在這小谷住下。

那夜，明月當頭，清風徐來，躺在草坪之上，有說不出的快意。

圭龍銘早已習慣了獨自冥想，因此並不感到寂寞，他閉着眼睛，神馳飛外。

他想到很多東西。

十多年前的一幕一幕事故，又重現眼前。

穆彥陶——夢蝶、化蝶——鹽梟的血腥生涯——無端下獄——龍老的一舉手一投足。

一刻之間，自有滿懷悲痛之感。

而今，最重要的還是找到穆彥陶。

拜把兄長穆彥陶可仍在人間？他與自己同時下獄，十多天之後分開，一直是音訊全無，他是否在異地，與自己有同一番遭遇？

也許他沒有自己的好運，早已離開人世。

假若他不在，龍威堂與虎勇堂的弟兄又如何？豈又是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一切假設都極有可能。

想下去又有什麼用？

於是他想到所學的武功。

這時，圭龍銘的「冥想」功夫已到達一個如何的境地，他自己也不知。

他想着，想着自己的虎勇堂。

虎，威猛抖擻的虎——跳、躍、閃、騰、跨、蹴、踢——一連串的動作在腦海翻滾。

不再只是想，而可以立即翻身，把腦中所想到的動作，一一演繹出來。

回想在苦獄之中，只能想一年，到了年盡的三天，才可以把腦中的動作試演，那種苦痛的滋味，猶有餘悸。

而今一想到便可以躍起，依自己把虎的想像立時發揮，實在是身心都感到暢快淋漓。

一時之間，他果眞成了猛虎。

山谷之中，被他一騰一掀，弄至虎虎生風，谷有迴响，上下交鳴。

他怒吼一聲，谷中蕩漾着回聲。

忽然，他想自己化爲禿鷹。

思想與動作立時配合起來，他縱身而起，有若鷹擊長空；他挫身而下，是鷹落夕陽坪。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武功，竟然可以做到收發自如的境地。

「冥想」功基本上是以「想」爲主，想到什麼，自己便是什麼。

這種異常的武功，其實早藏於我國大儒的思想中，可曾聽過莊子夢蝶、莊子化魚？

不過，一般世俗之人，終日營營役役，並沒有什麼時間去想，就是强迫自己去想，也不能太長，因此前人留下的指引奇功，並不能長傳於世。

但圭龍銘因陷黑獄，他在獄中不能移動，反而是日夕潛想，正合這「冥想」功之精義所在。

人生得失，豈不是前生註定？

假若沒有這黑獄，自己何來一身收放自如的武功？可是，有了這武功又如何？

經過幾日在山谷盤桓，圭龍銘已想清楚一切。

這是他把寃屈解開的時候。

他回到了自己出生創業的地方。

*　*　*

十年之後，鹽仍是那麼重要。

私鹽的堂口比起以前來說，增加更多。

圭龍銘在大街小巷，向人旁敲側擊，却無法探聽到「龍威堂」與「虎勇堂」。

有幾個老年人，還似乎有些記憶。

較爲年輕的，根本並沒有聽過什麼「龍威堂」、「虎勇堂」。

圭龍銘極爲失望，有道是十年人事幾番新，尤其是這些堂口，向以實力取勝，頭子稍爲一變，人事變動更大。

龍威堂與虎勇堂的頭子都下了獄，樹倒猢猻散，那也並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據說而今的鹽梟中，最威猛的有兩個堂口。

一個叫「玉骨扇」，另一個是「金枇杷」。

但這兩個堂口却是水火不容，常言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怎能及得以前，龍威堂與虎勇堂以兄弟堂口相稱，一切以義氣爲重。

思想間，圭龍銘被一陣酒香吸引着。

前面是一間大酒樓，酒旗正在飄揚。

圭龍銘走上前去。

一個小二滿臉笑意的上前，哈着腰來迎接。

圭龍銘正覺得奇怪，自己打扮並非達官貴人，爲何小二會如此熱情迎接？

來到他跟前之際，小二輕輕把圭龍銘推開，並道：「客官，借個光！」

小二繼續前行，笑意更盛，哈腰更低。

圭龍銘回頭一看，小二迎接的並不是自己，而是老遠對面街頭的一輛馬車。

馬車旁早已站了幾個武夫打扮的侍從。

那輛馬車實在豪華之極。

整個車廂，凡用金屬的地方，都是金光閃閃。

最令人觸目的，還是車廂頂處有一個標誌——一束樹枝之下連着五顆水果似的。

圓圓的並不太大顆，圭龍銘實在不能認出，那是什麼水果。

這是一個甚麼標誌？

圭龍銘突然想起——金枇杷？

是的，這是五顆金枇杷！

「金枇杷」的氣派，果然是不凡。

車廂下來了一個大漢，這大漢滿臉張飛一般的鬍子，身體粗壯，給人一點粗野的感覺，似乎與這氣派非凡的馬車，有點不大相配。

但小二已迎上前去。

那人對小二並不假以詞色。

五個武夫護着那粗豪漢子來了。

圭龍銘雖然肚子餓了，但也不急在一時，他站在店旁，看看這「金枇杷」的漢子。

這便是他們堂口的頂爺？

當那漢子入了酒家一會，圭龍銘才推門而進。

酒家分作兩層。

地下大堂正有一家人擺着喜宴，十分熱鬧，幾乎佔用了大半個禮堂。

另外近門的地方，只有五六桌，看來是留給散客，可是五桌已滿，另外一桌已給人訂下。

圭龍銘見無處可容身，又沒有小二上前招呼，於是便開步上二樓。

行了不及五步，上面已有幾個武夫打扮的人出現。

本是坐着收錢的掌櫃，也奔上前叫道：「客官，上面已給人包了。」

圭龍銘止住了脚步，回頭道：「既是如此，我便在樓下吧！」

這多年經獄中修練，圭龍銘已再無剛烈脾性。

剛巧近門處一桌客人離開，那掌櫃便立刻招呼圭龍銘入座，並道：「今夜小店較爲人多，客官原諒！」

圭龍銘道：「上面包廳的，是甚麼貴戶人家？」

掌櫃道：「你難道看不見那漢子進

來？」

「那滿臉鬍子的漢子？」

掌櫃連忙打着手勢，道：「那位是金枇杷的大爺。」

「金枇杷？」

「啊，你是路過的？」

圭龍銘點了點頭。

「那怪不得你沒有聽過金枇杷！金枇杷是本市兩個最著名的鹽……」

忽然，門開了。

有一個人閃身而進，道：「老闆，你說金枇杷是甚麼鹽——」

掌櫃接口道：「是鹽業館子！」隨即陪笑，臉上極爲尷尬。

圭龍銘當然明白，掌櫃是想說鹽梟的。

那人對這個答案似乎十分滿意，幾聲乾笑，道：「掌櫃倒懂得說話！」

圭龍銘看清楚這人，一身却是文士打扮。

不過，這人耳目之靈、身手之快，當然不會是一位文士，接着，又有幾位武夫打扮的人進來。

他們進來之後，便站在樓梯兩旁。

那位文士打扮的人，臉孔英俊，一看幾個武夫，臉色便變，喝道：「你們幾個渾蛋……」

他本想大罵下去，但樓梯上已有人出現。

那文士的臉孔又變，變成一張可愛而親切的笑臉，道：「請稟告貴堂，咱們『玉骨扇』溫姑娘快來了！」

樓上那人並沒有答話。

那文士回頭，臉孔又變，向着身旁幾個漢子，厲聲挑剔一番。

圭龍銘看在眼內，實在看不起這文士打扮之人。

只是在這一瞬間，這文士已變了幾次臉孔，對着自己手下是盛氣凌人，對於上面那人，却是一臉溫馨誠實的笑意。

多麼奸險狡詐的人。

爲甚麼這「玉骨扇」堂中，竟會養一個如此小人？

圭龍銘喝了一口酒。

酒家的門又開了，夾雜着一陣香風。

眼前是一陣的綠色。

綠色的短打衣裳，綠色的扇子，還有一雙綠色的短筒薄靴。

好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姑娘。

那文士立即趨前，小心道：「姑娘！」

那位姑娘心急道：「金枇杷等得久了？」

「小姐不用心急，就讓他們等一下！」他滿臉笑意。

「上去？」

「小姐隨着小人……小心！」

那文士的一舉一動，與剛才對付自己的手下，實在有天淵之別。

圭龍銘本來沒有動火，但這一會子兩次的大對比，實在使他有點性起。

這人實在需要好好教訓一下。

圭龍銘看看自己的桌上，只有一些燜花生。

他輕輕一拍枱邊。

那燜花生便像一支箭似的飛起，向那文士的腰間射去，那人立時「呀」的一聲。

接着他便倒下。

那位姑娘似乎十分警覺，回首望向圭龍銘。

圭龍銘低頭喝酒。

那文士狼狽的坐在樓梯間，他摸着腰間，只覺衣上附有一攤濕濡濡的東西。

原來那燜花生在圭龍銘勁力之下，已成一攤醬料似的東西，附在那文士腰間的衣衫。

那文士並不覺得十分痛，只覺腰間「京門」穴被戳，便不由自主的坐下，他口中嘀咕：「這樓梯弄的是甚麼鬼？」頓了一頓，他站了起來，道：「小姐，這樓梯……」

姑娘接口道：「你遇到高人還不知道？」

「高人？姑娘便是高人！」

「你一定是得罪了人！」

那文士道：「是的，姑娘！」

「你還不去賠罪？」

「向誰賠罪？」

那位姑娘望着圭龍銘。

文士倒也機靈，知道她所指的「高人」，便是在梯邊獨酌的圭龍銘。

圭龍銘外貌並不驚人，不要說是驚人，其實應說是一個有點潦倒的過路人。

不過，那文士並不敢在姑娘面前放肆，上前道：「這位高人，在下尚青雲，在此向閣下賠罪！」

圭龍銘並沒有回答，看了他一眼，並且向自己身後望去，這表示以爲尚青雲向自己後面的人說話。

當然圭龍銘的後面，並沒有人。

這一舉動，實在是挖苦尚青雲。

尚青雲心下本是已有怒意，但主人在前，不能發作，又見圭龍銘似答非答的臉色，心下極怒。

他趁着一揖之時，雙手合成一個「佛手印」。

一股勁力從「佛手印」迸出。

那姑娘雖然離他很遠，但已知他在弄玄虛，急道：「尚青雲，你是自尋死路！」

話未說完，尚青雲整個身體已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拋起，便且在半空中翻滾兩下，跌在姑娘跟前。

看來尚青雲的「佛手印」也不是等閒的功夫，可惜他只練成六成的功力，迸向圭龍銘。

也是幸好他練成六成功力，因爲圭龍銘以他「龜冥功」回擊，也只是六成功力而已，假若他練成十成的話，他便會被十成功力回擊，那時，他不死才怪！

那姑娘身手也快，左手一提，尚青雲已站起，並厲聲道：「快賠個禮！」

尚青雲知道姑娘所言非差，這次是誠心誠意的一揖，圭龍銘仍是似應不應。

姑娘也接着一揖，道：「打擾了！」

圭龍銘見他的主人也代他道歉，只好微微一笑，雙手也抱拳一揖。

姑娘道：「異日有緣，自當面謝！」

這位姑娘極爲有禮，也極有風度，使圭龍銘有點不大自在，但並沒有回答。

「玉骨扇」出了這一個人才，倒不可以小覷。

「快上去，壞了耿爺的約會，那便……」

樓上已傳來一陣笑聲。

「令尊不來，可是見嫌咱們『金枇杷』？」

「耿世伯何出此言……」姑娘一邊說，一邊已上了樓梯，轉入樓上大堂。

這樓上大堂可寬敞！

可是，只擺了一圍酒席。

那滿臉張飛鬍子的，便是姑娘口中的耿世伯。

這人便是金枇杷的堂主耿獨夫，他有一個外號，名爲「霹靂金杷」。

這外號的來源，是因爲他既是「金枇杷」的堂主，而且他右手常常玩弄着五顆金枇杷。

一般江湖人，或練武之人，都喜歡玩兩個合桃，或者是一雙鐵膽，但耿獨夫玩的是五顆金枇杷。

那五顆金枇杷並非圓形，而是用金銅打成五顆枇杷模樣，因此玩起來並不是易事。

但那五顆金枇杷在耿獨夫手中，却是瑯噹有聲，十分悅耳。

耿獨夫轉着五顆金枇杷，道：「令尊可是……」

「家父的確是有病，才不能親身前來，因爲一連爽約兩次，小女子代表家父，致歉致歉！」

耿獨夫聽了，似乎疑慮盡釋。

原來這姑娘便是另一著名鹽梟、「玉骨扇」堂口堂主溫桓茂的女兒溫涼珏。

溫桓茂近日體弱多病，不能出來見客。

這兩個堂口一向有一個協議，便是每隔一季，兩個堂主便會在這「別鶴樓」相聚一次。

他們並且規定樓下必要有婚筵，這樣兩堂聚首，更爲熱鬧，其實目的在雙方因地方人口衆多，不會因而動武，引起不快。

他們的設想可謂週到。

這半年以來，玉骨扇堂的堂主溫桓茂一直沒有出席這個聚會，市面留傳之說，是玉骨扇堂口內鬨，堂主險敗被罷，但也有人說，堂主溫桓茂患了重病。

耿獨夫一直希望證實這個消息。

他當然希望玉骨扇堂內鬨，這樣他便可以實現統一羣梟的夢想。

而今證實了他患有重病，其實也是個好消息。

耿獨夫笑道：「請代問候令尊！」

說罷便招呼各人坐下。

溫涼珏也大方地示意隨她而來的人坐下。

一桌十二人，各佔一半。

「金枇杷」那邊，是「霹靂金杷」耿獨夫，率領他得力助手「金弦五絕」。

所謂「金弦五絕」，其實是指他手下五個能人，他們的成名武器都是與弦線有關。

第一個是「彈子神弓」魯逸愉，他是利用一張小弓，能射出一連串的彈子，他的彈子全用金屬所做，當他發彈之時，據說從未虛發。他本身武功極佳，因此很少用弓射彈，假若要出動他老人家的小弓，那將是一場極嚴重的惡鬥。

第二個是「烏金戰弩」荊滿途，他有一個用烏金打成的「弩」，所謂「弩」，其實是一種安有機括的弓箭，「弩」便是那張弓，因爲利用機括關係，所以射出的力度比人力勝上十倍，那「弩」平常看來是一個長形盒子，是一種罕見的兵器。

第三個是「袖裏乾坤」成西就，他的「水袖」功夫早已譽滿江湖，每當他舞起雙袖，虎虎生風，極爲厲害，最厲害的還是他雙袖揚起之際，可能會發出六六三十六支袖箭，使人防不勝防。

第四個是「織手飛花」裴錦段，他一手飛鏢絕藝，令人讚嘆，據說他拿甚麼在手，也可以變成飛鏢，就算拿起一片葉、一朵花，也可以變成飛鏢，百步之內，不發一言，便可以置人死地。

第五個是「金衣無縫」雲中雁，他的內力修爲極佳，竟然可以發出金針傷人，他發金針，既可以一針飛出，了無聲息，亦可百針齊擲，使人避無可避。

這五個人在「金枇杷」堂之中，可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堂口之中，各有司職，通常很少陪着堂主齊來，看來今日五人齊出席這盛會，當然是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盛會。

至於「玉骨扇」堂這邊，本是以堂主溫桓茂爲首的，但而今他身患重病，便由他的女兒溫涼珏率領。

溫涼珏自小習武，不過她並不是粗手粗脚的人，她有一個外號，名曰「清風徐來」，原因是她使扇子作爲武器，而她的使扇架式是極其優雅柔美，因此她招式一出，有如赤日炎夏之際，清風徐來。

還有她扇出來的風，曾使不少漢子望風而逃。

她今天帶來的手下，也是五人。

第一個便是令圭龍銘也感到看不過眼的尙青雲，此人名如其人，日夕盼望踏上青雲之路，因此他做事不但不擇手段，而且是個卑鄙小人，對上阿諛諂媚，對下却極爲挑剔惡絕。

尙青雲極不得人緣，不過他對待「玉骨扇」堂堂主溫桓茂却有一套，因此他在堂中的地位，一直兀立不倒。

溫涼珏並不喜歡他，也知他是個小人嘴臉，不過他是父親一直相信的人，因此這次重要的聚會，當然是少不了他。

其餘四人，都是「玉骨扇堂」忠心耿耿的四個家將，他們四人曾得到堂主溫桓茂的恩惠，因此他們爲玉骨扇堂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

第一人是外號「絕妙手」的諸葛聰，他是行走江湖賣藝人出身，他擅於使掩眼之法，很多看來做不到的事情，一到他手上，自然有迎刄而解之法。

第二個外號「亂披風」的當無愧，他能用披風作爲武器，一人應付十來廿人，並無懼色，因爲他既能使一張軟綿綿的披風，在他內力貫注後，堅如鐵石；也能用披網，撒出似魚網，任你是大魚小魚，無一倖免！

最後兩個，却是一雙孖生兄弟。

大的叫「無影」顧朝陽，小的叫「無踪」顧旭日，兩人合稱「無影無踪」！

兩人自小一同練武，擅長輕功，而且出手極快，無論是奮力迎敵，還是聯手出擊，都快得使人眼花撩亂，他倆又是心意相通，不用眼神手勢，也可配合得天衣無縫，實在使人嘆服！

酒過三巡，耿獨夫笑道：「溫姑娘，此次代表令尊而來，不知……」

溫涼珏突然手中多了一柄摺扇子。

那扇子較一般摺扇較爲大一些，扇身是用薄如蟬翼的上等杭州絲緞所做，而扇骨却是用翠玉做成。

這便是「玉骨扇堂」最高無尙的標誌。

拿着這柄玉骨扇的人，便是「玉骨扇堂」的堂主。

耿獨夫一見那玉骨扇子，臉上顏色驟變，但隨即又滿臉喜色地道：「溫姑娘，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溫涼珏道：「耿堂主就如對家嚴一般，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世侄女出言好爽快！」

「堂主有何賜教？」

「你手中拿着玉骨扇，那你便是堂主？」

溫涼珏並沒有答話。

「那麼，我想恭喜世侄女，却又……」

「却又如何？」

「却又似乎對不起令尊。」

「爲何？」

「因爲令尊既託以重任，那麼，他的身體……」

「啊，耿堂主！」溫涼珏笑道：「原來你一直不能暢所欲言，還是顧忌着家嚴！好，我坦白告訴你，家嚴身體尙好，不過他老人家，不想再爲營役之事而煩惱。」

「他退出江湖？」

「可以這麼說！」

「而你呢？」

「有所謂克紹箕裘！」

「子承父業？」耿獨夫似乎看輕她是女兒身。

溫涼珏却也沉得住氣，道：「女承父業又如何？」

「那好極了！咱們爲幾百年來，第一個鹽帮女堂主而乾一杯！」

衆人舉杯，不過帶有輕蔑之色。

「亂披風」當無愧似有點激動，道：「咱們溫堂主機智過人，男女又有何分別？」

耿獨夫一聽，連一向忠心耿耿於溫桓茂的「亂披風」當無愧，也稱這女子爲堂主，看來溫涼珏在「玉骨扇堂」中，地位已定。

這是一個大好時機。

一個挫一挫她的威風的好時機。

假若能夠一挫她上場的銳氣，他日自然較爲容易實現統一鹽帮的梟雄夢想。

耿獨夫道：「我何嘗說過男女有別？當爺便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漢，也要俯首低眉於一個女紅粧！」

當無愧「颯」的一聲站了起來。

耿獨夫更火上加油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這句話明明是譏諷當無愧。

當無愧當然不會介意爲溫涼珏的手下，他自小忠心於堂主溫桓茂，而今忠於的是溫堂主的女兒，那根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過，耿獨夫在找碴子！

溫涼珏以眼色示意當無愧，道：「咱們不必爲一些言語小節而有所誤會，耿堂主，咱們應進入話題！」

「甚麼話題？」

「咱們兩廣福建的鹽帮……」

「彈子神弓」魯逸愉忽地也站了起來。

他並不是自動的站起來，而是耿獨夫的示意。

溫涼珏是看在眼裏。

魯逸愉道：「當爺，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咱們鹽帮的堂口，也有咱們一套法則！」

當無愧道：「咱們有甚麼得罪貴幫？」

「無端站起，就是對幫主無禮。」

溫涼珏接口道：「對，咱們過的雖是刀頭舐血的日子，但在此平和聚會，又豈可無禮？我就代表當無愧，敬堂主一杯！」

溫涼珏舉杯。

魯逸愉舉手，道：「慢着！」

溫涼珏道：「難道耿堂主……」

「咱們耿堂主自然是大人有大量！不過我平生最看不過的是目無法紀，以下犯上的人！」

當無愧怒道：「我目無法紀？我以下犯上？」

魯逸愉輕蔑一笑。

耿獨夫也是乾笑冷笑連聲。

當無愧實在看不過二人無端找碴子的神態，不過，他仍然尊重溫涼珏，忍着氣道：「耿堂主，在下便……」

魯逸愉插口道：「你先無禮對人，却又不理別人接受不接受，便要告罪，這點……」

當無愧無端被責爲以下犯上，已是滿肚怒火，而今自己已是低聲下氣賠罪，却又不得，這叫他如何？

「這又如何？」

「這點……聽說你的披風是天下無敵？」

「豈敢？魯爺的『彈子神弓』……」

「是你先要挑我彈子神弓出來看看！」

當無愧聽了，實在氣上心頭！自己只是一提他的彈子神弓，他便寃屈他挑撥，打鬥看來是無法避免。

假如自己再退，對方沒有收兵之意，反而是再緊迫一步。

溫涼珏當然明白。

當無愧瞥了溫涼珏一眼，見她並無阻止之意，便道：「魯爺的彈子神弓名聞天下，在下也想見識一下！」

「你配？」

當無愧聽了，反而並無氣惱，因爲他明白，對方是使激將之法。

不過，魯逸愉果然把懷着的一柄金弓拿了出來。

溫涼珏道：「耿堂主，咱們何必……」

耿獨夫道：「溫堂主，咱們兩堂有如手足兄弟，讓他們切磋一下，反添這聚會氣氛！」

當無愧也站了出來，披風一揚。

魯逸愉右手持弓，一派毫不在乎的神情，道：「當爺的披風毫不起眼，我一柄金弓……」

當無愧已一撒披風。

披風並不是攻向魯逸愉，而是向上一撒，一張本是軟綿綿的披風，却似一片旋轉的木片，聲勢不凡。

魯逸愉一弓刺向那披風。

當無愧看着來勢，披風一扯，已變成一條三角毯，這三角毯在他手中，似成一柄利斧！

利斧向魯逸愉橫身掃去。

魯逸愉也知厲害，矮身以弓拄地，利用弓身的彈力，借力飛身而上。

他身如大鵬，返身撲下。

當無愧立時把披風拉下，一抖披風，却又成了一支直戟似的。

魯逸愉又再一弓刺出，當無愧橫戟以抵，「鐙」的一聲，竟然撥動了魯逸愉的弓弦，再而一刺。

魯逸愉急退。

突然，五發彈子已出。

衆人根本看不清楚，那是用甚麼手法把彈子射出。

當無愧也看不見，但他一見白光五閃，便連忙把披風護身，迎着來勢，披風成了一個袋形，迴身御力，一抄手，披風便網羅了五顆彈子！

這美妙的姿勢，實在使人叫好！

魯逸愉怒極，又想再發五彈。

可惜他的手法較慢，而當無愧已把披風抖開，五顆彈子猛然回擊魯逸愉。

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魯逸愉以弓撥開五彈，顯得有點狼狽。

忽然，當無愧又感到一陣勁風。

勁風來自另一邊。

他又再一抖披風，迎着前來的勁風，却是一連十箭，十支弩箭！

發弩箭的當然是「烏金戰弩」荆滿途。

九支弩箭插在披風之上，只有一支穿越而過。

「絕妙手」諸葛聰也站了起來，道：「兩位連珠發弩，實在使人佩服！」

當然，諸葛聰並不是眞正的佩服，而是揶揄他們二人以二敵一。

「烏金戰弩」荆滿途也明白他語中之意，道：「那我來領教你的『絕妙手』！」

「不敢！」

他們口中說話，但已一連交手十招。

十招之內，並無勝負。

諸葛聰使的是一雙扇子。

當然沒有帮主使的玉骨扇那麼講究，不過，他的一雙扇子却又有神奇。

看他雙手把扇子揮洒，一時看去，是一柄大扇子，一時却又變成一雙扇子，手法之快，眞令人眼花撩亂！

「絕妙手」的外號並不是僥倖得來。

他們在大廳之上不斷迴走。

荆滿途用那個烏金盒子一刺一送，並不比刀劍遜色，兩種不常見的兵器戰鬥，在座中人也覺得是難得一見！

荆滿途忽然竄身要逃。

諸葛聰明知他要使計，但他也不稍退，奮身向前，那知荆滿途已開動了戰弩，一連十多支戰弩勁射而出。

諸葛聰急忙竄起避過。

他雙袖左支右絀似的，暴退十步。

荆滿途哈哈大笑，眼看他逃過九支，也逃不過最後一支。

諸葛聰站定，雙袖放下，十支弩箭竟然在他手上，他慢慢的一支一支擲下。

荆滿途既佩服，也憤怒！

「袖裡乾坤」成西就眼看「絕妙手」諸葛聰竟然也是個使雙袖的好手，不禁也技癢起來。

成西就一竄上前，拱手道：「諸葛兄，讓在下來接你幾招！」

只見他雙袖鼓起，有如滿脹的風帆。

諸葛聽一見，知是行家，他一旋身，雙袖竟然是獵獵的緊箍着他雙臂，一時之間，他的雙袖却又變成另一個模樣——兩張板斧似的。

成西就雙袖一揚。

諸葛聽身形微矮，却又突向前一竄，身形頓轉，有如一個大風車，斜斜向上削去。

這陣的攻勢確是厲害。

成西就看清楚來勢，知道若硬碰，自己脹滿的雙袖反而會被他削破，於是便退後，一連五個無頭觔斗，避開風車的攻勢。

這時，他雙袖亦已塌下，變成一雙斧袖。

兩人揮着兩隻袖子，變成四把利斧，便在場中遊走相鬥，時有碰撞，發出鏗鏘之聲。

在旁的人，都在心底發出敬佩之聲。

兩個使袖子的好手竟然互鬥，這種場合，實在是難得一見。

袖子本是軟的，但二人運起內力，力透衣袖，而且支持這麼長的時間，足見二人功力深厚。

只見諸葛聽雙袖一盤，使出一招「醍醐灌頂」，眼看便要把成西就的頭削去。

成西就左騰右閃，在諸葛聽雙袖之間，有如彗星橫空，間不容髮的一刻，使出一招「沙擊晨鐘」，竟然在電光火石的一刹，避過攻勢。

避開了攻勢本已值得喝采，最難得的是，他雙袖忽然變軟，兩袖翻飛，有如波濤起伏。

這是袖子功的奇妙之處。

硬時有如利斧，有如千刀萬刃。

軟時却如弱水，有若波光萬頃。

成西就雙袖已湧起波瀾，波瀾壯闊的攻勢，諸葛聽竟然無法勝出一步。

成西就以柔制剛。

諸葛聽越是剛强，成西就的制肘能力似乎也越大。

一時之間，兩人在當中作膠着的狀態。

諸葛聽年紀較大，招式仍然是一招一招使出。

但比對之下，成西就却有些心浮氣燥，他似有急於求勝的表現。

設若兩人武功相若，只要其中一個表現急進，只盼時間一久，急躁的一方自然呈現敗象。

薑畢竟是老的辣。

諸葛聽忽然雙袖似大鵬展翅，這招「春滿乾坤」是他穩坐「玉骨扇」堂大阿哥地位的一招。

成西就身體雖大，但躲不過雙袖的覆蓋。

眼看他避無可避，要敗下陣來。

但是，「春滿乾坤」招式未到，只聽到一連串裂帛之聲——

諸葛聽整個人躍起。

雙袖同時向上揚，只見他的雙袖，已是插滿了一支支的袖箭。

六六三十六支袖箭。

這是成西就的絕技之一，他雙袖一揚，可以發出三十六支袖箭。

不過，他向來很少這樣做，因為這是生死關頭，最後的一招若不成，自己便是黔驢技窮。

諸葛聽本來也敬佩成西就，第一，是大家同是學袖子功的，雖不同宗，但殊途同歸；第二，見他上來與自己對敵，只不過是技癢，但萬萬也想不到，他竟會發出袖箭。

兩人相鬥，雖說兵不厭詐，但這種暗裏出暗器，肯定並不光明磊落。

他本是下撲之勢，雙袖接了袖箭，返身而回，一個空翻之後，身子仍未站穩，雙袖再揚。

三十六支袖箭被揚起，落在「金枇杷」堂的那邊。

只有一支是向着成西就。

那支袖箭插向他頭巾之上。

成西就臉如土色，一時之間，呆在當場。

「霹靂金杷」耿獨夫當然明白成西就敗下陣來，而且敗得很慘。

他立時站了起來，笑道：「絕妙手果然是絕妙手！」

成西就已趁機退了回去，臉上猶有餘悸。

那一箭其實是致命的一箭，諸葛聽畢竟是老江湖，假若他不顧一切射死成西就，那麼，這一次新任堂主所惹下的麻煩，實在難以估計。

他知道自己是有扶助這位嬌娃堂主的責任。

「清風徐來」溫涼珏笑道：「諸葛先生，看來今日回去，我要賠你一件衣服。」

諸葛聽拱手笑道：「多謝堂主關心。」

耿獨夫道：「咱們今天這麼熱鬧，先乾一杯！」

溫涼珏也有大將之風，舉杯道：「先乾為敬！」

於是，兩堂人口舉杯三巡。

耿獨夫臉上是和顏悅色，春風得意，其實他是五內如焚。

今日讓這位世侄女贏得一個彩數，並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以後如何與「玉骨扇」堂頡抗。

他一定要討回丟去的面子。

耿獨夫徐徐舉杯，道：「溫堂主，咱們兩堂，好久也沒有如此機會相聚一起切磋了，雖然互有勝敗，但仍是友情勝過一切……」

溫涼珏自然明白他在轉彎抹角，道：「耿堂主的意思是……」

耿獨夫道：「我的手下之中還有兩位，他們看到各位兄長切磋，自然是……」

圭龍銘伸手把樓上飛落的酒埕接住。

「自然是一試身手。」

耿獨夫並沒有回答，只是轉向他的兩個手下，一個是「纖手飛花」裴錦段，另一個是「金衣無縫」雲中雁。

兩人聽到堂主如此說，立即上前，其實他們早已希望一躍而出，只不過是苦無藉口。

兩人立時爽朗的應了一聲。

溫涼珏看看自己的手下，如今沒有動過手的只有「無影無踪」一雙孖生兄弟。

她看了二人一眼。

兩人也是滿臉躍躍欲試的表情。

這雙兄弟輕功了得，溫涼珏並不擔心，要是敗下陣來，他們脚底抹油的功夫也肯定不會吃虧。

問題是如何收拾局面，如何把今日的要會弄得妥妥當當，既不能示弱，也不能太令對方難堪。

溫涼珏心中並無主意，只好見機行事，假若未鬥先已示弱，定必被這個老奸巨猾的耿獨夫瞧不上眼。

於是，她柔聲道：「我們這兩位孖生兄弟，素來也是同生共……對嗎？」

她沒有說個「死」字，因為上陣交兵，自然不希望有些不好的兆頭。

「無踪」顧朝陽已接口道：「對，咱們同生共死。」

「無影」顧旭日也道：「對，咱們同生共死！」

耿獨夫笑道：「好一句同生共死，豪氣干雲！」

「無影無踪」二人已站在席前。

「纖手飛花」裴錦段緩緩站起，而「金衣無縫」雲中雁却仍坐在席中。

裴錦段明白，他希望自己先上。

可是顧朝陽與顧旭日却看着雲中雁。

溫涼珏明白，他們並不希望以二敵一，便道：「堂主，咱們兄弟並不想以人多欺人少。」

耿獨夫微慍，道：「那就以二對二！」

「金衣無縫」雲中雁只好站起來。

「無影無踪」兩位孖生兄弟已擺出了架式，並且各自躍向南北兩角。

裴錦段與雲中雁拱手。

「無影無踪」兩人回禮之後，脚下便快起來，圍着二人不斷的走着。

一時向左，一時向右。

兩人身形極快，使局外之人有點眼花撩亂。

裴錦段與雲中雁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下手，而「無影無踪」二人，却是越奔越快。

耿獨夫在皺眉。

溫涼珏却在微笑。

忽然，裴錦段已出手。

他的一招「纖纖出素手」看似無力，但內含波濤起伏的功力，暗勁向四方八面而出。

雲中雁也不甘後人，他使出兩招，一招「慈母手中線」，另一招「遊子身上衣」，這兩招本是唐詩句子，但在雲

中雁手中，卻成了厲害招數。

而且配合了裴錦段的暗勁。

「無影無踪」二人本是奔走極速，突然受此暗力，也不禁腳力浮動。

兩人立時定了下來，保持身體平衡。

他們既然定了下來，也給予裴錦段與雲中雁出手的機會。

裴錦段猛攻顧朝陽，他使的是看似輕巧的功夫，其實內中蘊含極深厚的內力，而且他的招式極爲辛辣。

他的一招「推窗望月」，抓向顧朝陽的雙目。

顧朝陽暴退，雙手格開，一時之間，兩人拳來脚往，不能分勝負。

而雲中雁也敵住了顧旭日。

雲中雁運指如戟，指向顧旭日。

顧旭日左騰右閃。

雲中雁突然一招「夸父追日」，猛然擊向顧旭日的前額，這種剛勁的功夫，假若不是自恃有取勝之道，並不會貿然使出。

顧旭日也明白，因此身形微矮，拗腰避過，他只感到拳風撲面，似有火燒的感覺。

他不甘示弱，連使「白蛇渡河」與「烏龍掛壁」兩招，攻向雲中雁的腰與脅，迫使他退後，兩人一時之間，也來了一個均衡之勢。

溫涼珏知道，其實二人已有弱勢。

因爲「無影無踪」兩兄弟，向來是心意相通，但一下陣來，便被對方分開，這證明他們的聯手力量已被擊破，對方既能擊破他們聯手，自然是實力超乎他們之上。

「無影無踪」兩兄弟如何不知，但一時之間，兩人已被分隔，無可奈何。

裴錦段與雲中雁正是昭然若揭，他們只要把兩兄弟分隔開，已是勝了一半。

耿獨夫心中十分高興。

剛才自己手下，看似並沒有甚麼失手，但大家都是武術行家，早已知道自己這一方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如今勝利在望，如何不樂！

不過，他的高興實在太快。

「無影無踪」這雙孖生兄弟雖然是分隔而鬥，互相看不見對方，但他們與生俱來的心意相通本領仍在。

顧朝陽吆喝一聲，身體騰高。

而顧旭日也同時吆喝一聲，也是身如疾矢離弓。

二人在半空中滙合，猛然墮下。

裴錦段與雲中雁無法不分開。

二人落下，站在中央。

而裴錦段與雲中雁各站一方，換句話說，二人反被這雙孖生兄弟分隔。

這電光石火的一刹改變，眞使人喝采。

顧朝陽與顧旭日背靠背，肩並肩，立即有如魚得水，招式立時活躍起來。

他們使出他們成名的功夫「如影相隨」，兩人各自對敵，卻是合作得有如一人，實在使人佩服。

他們輕功本已了得，加上脚下極快，一時之間，裴錦段與雲中雁只有招架的局面。

「無影無踪」兩兄弟越攻越有勁，而對方卻只有招架之力。

裴錦段與雲中雁知道這一戰是敗不得的。

可是這雙兄弟實在厲害，而今卻又再無分隔他們的能力，如何敗中求勝？

暗器，當然是暗器！

「金弦五絕」向以暗器出名，使暗器是他們的看家本領。

裴錦段突然猛喝一聲。

兩蓬毒鏢飛出。

好一招「秋雁南飛」，兩行毒鏢有如「人」字，分別射向顧朝陽與顧旭日。

兩人突感寒風撲面，只好躍開。

雲中雁也回應了一聲巨喝。

一蓬蓬的金針已使出，好一招「大江東去」，金針似是河水湧下，流之不盡。

「無影無踪」兩兄弟分別躍起，而且一躍便上了屋頂，一時之間，卻不見了人。

裴錦段與雲中雁本來以爲一出暗器，他們便會倒下，那知他們是遇到了勁敵。

原來「無影無踪」兩兄弟，早已知二人暗器了得，一聽吆喝，便飛身向上。

本來裴錦段與雲中雁不發一言，也可以使出暗器，那麼他們二人便避無可避。

不過裴錦段與雲中雁互喝一聲，亦有其心意。

第一，兩人並非心意相通，而是分隔而鬥，一時之間，並無辦法暗示對方出暗器。

第二，兩人始終是江湖人，自負比這孖生兄弟年紀大，而且成名比他們早，何必無緣無故的發出暗器，如今吆喝一聲，就是傷了他們，旁人也無話可說。

「無影無踪」也就因爲他們一聲吆喝，而可以盡平生輕功之力，一躍而上了屋頂。

兩人正愕然之際，上面的瓦片有如雨聲擲下。

「纖手飛花」裴錦段並不慌忙，接着飛來的瓦片，一片一片的飛回屋頂上。

而「金衣無縫」雲中雁，卻一一的避過飛來的瓦片。

顧朝陽與顧旭日這一招，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過比對之下，他們用瓦片作暗器，卻是比他們用鏢用針，更爲大方得體。

這一局表面不勝不敗，但骨子裏

，耿獨夫並不好受，一時之間，他使出一掌，那些瓦片立時碎開。

溫涼珏道：「不要胡鬧！」

這時，由上而下的瓦片才停了下來。

這一會砰砰彭彭之聲，也驚動了樓下。

圭龍銘當然也聽到，他倒希望可以上來，看看這些後起之秀的鹽幫。

可是他並沒有動，他不想別人對他起猜疑。

再說樓上。

溫涼珏道：「兩位下來！耿堂主，你們兩位手足與咱們一雙孖生兄弟，鬥得可熱鬧！」

這一句話無疑是一支針，刺得耿獨夫心內發痛。

但溫涼珏說得極其得體。

耿獨夫心下雖怒，但臉上並沒有不悅之色，他舉杯道：「好，溫堂主，咱們再乾一杯！」

溫涼珏也舉杯。

她臉如春花，喝了幾杯之後，面泛紅霞，更爲嬌俏可人，當然耿獨夫看不到她的嬌美。

他只想一挫這女嬌娃的銳氣。

這時，恰巧有小二送上美酒。

耿獨夫道：「小二，這麼一壺一壺的送上，似乎有礙你功夫！」

「不妨事！」

「不，你們別鶴院酒窖可有大埕？」

「有，當然有！」

「那你送來一埕，免得走來走去，妨礙咱們的痛飲豪情！」

小二應命而去。

一會兒，兩個老僕抬着一大埕酒上來。

好大埕的酒。

這大埕足有一人之高，埕身有兩人合抱之粗，怪不得要二人合力才能抬上來。

二人輕輕放下。

溫涼珏看着大酒埕，心下暗想：「這老東西又不知要搞些甚麼花樣！」

待兩個老僕離去，耿獨夫笑道：「好酒，溫堂主，我再敬你新任堂主……」

但敬的不是酒杯，而是酒埕。

這個足有一人之高、二人合抱的酒埕，竟被他一手抬起，直向溫涼珏而來。

好大的氣力。

溫涼珏也萬萬料不到，耿獨夫竟然有此內勁。

不過酒埕已至，沒有再猶豫的機會。

她手中只有一柄扇子。

那柄「玉骨扇子」！

她把扇子合攏，以「一柱擎天」姿勢，接住了耿獨夫推來的酒埕。

溫涼珏一時之間，只感到那巨大的酒埕有如一個鐵塔，壓向自己。

幸好自己內力仍不算差，而且那玉骨扇子極其堅韌，不過，她定然不能再堅持。

假若不再堅持，酒埕便壓向自己，就算躍開，酒埕破裂，自己也會被沾濕。

這麼狼狽的情形，如何可以在兩堂衆人之前顯示出來？

這是萬萬不能。

可是，氣力有限，而且那酒埕實在太大太重了。

不過，她突然感到一股暗勁，由她背後傳來。

她微微瞥視，只見「亂披風」當無愧一手搭着她的肘部，傳來暗勁。

而諸葛聰也竄身而上，一雙扇子也頂着酒埕的另一邊，笑道：「堂主辛苦，咱們受不了這大禮！」

他用勁把兩扇再推。

那酒埕已向耿獨夫飛去。

耿獨夫不料有此一着。

他急忙的跳開。

他的旁邊便是五個副手「金弦五絕」，這五個人已一起聯手，再把酒埕往前一推。

他們只求酒埕不在自己的一方碎裂，便已心滿意足，因此他們只是盡力一推。

這一推，並不是推向溫涼珏，也不是推向「玉骨扇堂」的人，竟然是推向了樓梯。

那個酒埕實在很大，而且被人推來推去，已撞向樓梯的扶手。

那酒埕雖用瓦缸做成，不過因爲儲酒極多，因此十分堅固，撞塌了樓梯扶手也沒有破爛。

酒埕向樓下跌去。

而圭龍銘正在樓梯下的座位。

他早已聽到樓上的風聲雷動，忽然感到上面有巨物墜下，而且墜向自己。

他不待猶豫，一手托着。

那酒埕已安穩的落在他掌上。

在場的人見了，一時之間口呆目瞪，過了一會才轟然叫好。

圭龍銘一手托住那酒埕，仰頭望去。

耿獨夫自知誤事，已走出來，溫涼珏亦在樓頭之上，看看這酒埕闖了些甚麼禍。

萬萬也料不到，一個中年人，竟能一手托着這個少說也有三百來斤的酒埕！

圭龍銘看着樓頭衆人，仰首問道：「這美酒是你們的？」

樓上的人不知如何作答。

圭龍銘道：「請我喝這麼多酒，我自然不能一人獨飲，來，咱們一起喝！」

樓上的人更不知如何作答。

圭龍銘一手托着酒埕，慢慢站了起來，然後一步一步的上樓梯去。

看他身不搖，脚不顫，就像平常一般步伐。

這一份能耐，就是不是行家，也

知道厲害，何況他們都是舞拳弄脚的人？

圭龍銘一步一步上樓。

樓板「吱吱」發响。

不是圭龍銘步履不穩，而是酒埕重。

耿獨夫看他臉不紅，氣不喘，知道今日遇到了一個大行家，他是吃江湖飯的，自然知道應對之法。

他拱手道：「老兄……」

「我並不比你老，我姓圭。」

衆人聽了都想笑起來，因爲「圭」與「龜」音相同，不過，看着他一手便可托着酒埕，那有人敢笑！

「圭爺！」

「好說。」他已步上了樓頭，衆人散開。

圭龍銘道：「請各位入席，恕在下冒昧，讓我一個座位如何？」

當然沒有人異議。

一直沒有出聲，也沒有動手的尚青雲倒也乖巧，立時爲他擺下了一個座位。

圭龍銘坐下，自言自語地道：「好不方便！」他的意思是指手提酒埕，使他並不方便。

耿獨夫道：「請放下。」

溫涼珏也道：「得罪前輩！」

圭龍銘笑了一笑，並沒有把酒埕放下，反而把酒埕一托，放在頭上，然後又自言自語道：「這樣好些。」

衆人見了，更是吃驚。

這人手力已是驚人，如今把酒埕放在頭上，那頭力實在更是驚人。

練武之人都知道，練手力脚力何其容易，但要練頭力，並不是易事。

圭龍銘道：「各位，你們預備酒杯，我要爲你們斟酒。」

各人看看酒杯，各自乾了。

圭龍銘伸手一拍，離埕口下半尺，便出現了一個洞口，洞口湧出美酒。

那酒正恰恰射在耿獨夫的酒杯。杯滿了，他又爲溫涼珏斟酒。

這期間一斟一移，並沒有濺出半滴酒。

圭龍銘一直爲十二人斟好了酒，自己的一杯也最後斟滿了，他才慢慢放下酒埕在身旁。

因爲缺口只離埕口半尺，所以美酒不再溢出。

圭龍銘一切的動作都是毫不費力地完成，衆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着他。

他却不以爲意，一切都好像很自然的事。

耿獨夫心慌了。

溫涼珏初出江湖不久，不知恐懼，但她已深深地感到，天下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圭龍銘擧杯，道：「乾了！」

衆人似被他操縱，齊齊乾了杯子。

圭龍銘看看衆人，道：「好酒量！」

衆人仍沒有答話，圭龍銘又自言自語的道：「一不離二！」

這次，他又要爲衆人斟酒。

可是，他並不需提起酒埕。

他道：「耿堂主！」

只見他一手按着埕口，一條酒柱已從剛才那個缺口射出，竟不偏不倚地射在他酒杯內。

他一一爲衆人添酒，用的是同一姿態。

這份能耐，這份勁力，却又比剛才的那一套，似又高了一層。

他一直爲各人斟完酒後，才斟自己的。

圭龍銘道：「再乾！」

耿獨夫第一個乾了，他知道此人露了幾手，必然是有作爲而來的。

溫涼珏也知道，這人有備而來。

最令人注目的並不是斟酒絕技，而是他稱呼耿獨夫爲耿堂主，爲甚麼他會知道那位堂主姓耿？

他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

「溫堂主。」圭龍銘道。

溫涼珏赫然驚覺。

圭龍銘似乎知道她心中疑團，道：「兩位堂主，你們剛才互相稱讚，我坐在下面偶然聽到。」

他越是輕描淡寫，越是顯得耐人尋味。

耿獨夫道：「圭爺的目的是……」

「我的目的是……」他頓了一頓，道：「想吃一餐好一些的。」

衆人幾乎笑了起來。

「眞的，我很久沒有好好地吃一頓了。」

耿獨夫道：「好，咱們便好好地吃一頓。」

溫涼珏也道：「對，咱們好好吃一頓。」

於是，耿獨夫叫了小二來，再重新上菜。

圭龍銘果然是要好好吃一頓，並且吃得津津有味。

最難受的還是兩個堂主——此人爲何而來？

終於，飯菜吃完。

圭龍銘揩了揩嘴，滿意地笑着。

耿獨夫實在忍耐不住，道：「圭爺，咱們是快人快語，何不……」

「好，在下也是快人快語，你們是鹽幫？」

耿獨夫沒有答話。

溫涼珏只是微笑。

「是，我自然是找對了人，我從外地而來，只想找一個人，據說他從前也是鹽幫的。」

「誰？」

「穆彥陶。」

耿獨夫臉上似有微微變色。

但溫涼珏却似乎摸不着頭腦。

「耿堂主，你似乎是聽過這名字。」

耿獨夫道：「沒有……這位穆彥陶

是鹽幫的……」

「你在鹽幫多久？」

「想也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你聽過龍威堂、虎勇堂嗎？」

「沒有，那應該是更久的事，我從鹽幫老兄弟之中，也曾聽過一二。」

「穆彥陶呢？」

「沒有，的確沒有。」

圭龍銘可以肯定，此人說得不盡不實。

「溫堂主，你呢？」

「家父從前不想我加入鹽幫，因此他一直沒有告訴我鹽幫之事。」

她的話似乎可信。

忽然，耿獨夫道：「圭爺，我忽然覺得有點不大舒服，我想……」

「既然主人家要我告辭，我自然知情識趣。」

溫涼珏却覺得這位眼前的圭爺，武功深不可測，而且來鹽幫調查，也是帶有深意。

於是，她道：「耿堂主，既然你不舒服，咱們這位圭爺，是鹽幫貴客，就讓我來招呼。」

耿獨夫已站了起來，道：「好極了，咱們鹽幫仍然是好兄弟。」

他說罷便向衆人拱手，而他的「金弦五絕」也隨他而去。

圭龍銘並沒有阻止。

耿獨夫如果認識穆彥陶，他定然逃不了，十年也等過了，自己也不急在一時。

也許耿獨夫並不明白自己的來意，自己只想找回一個當年的結拜兄弟而已。

圭龍銘道：「溫堂主，令尊可好？」

「他老人家身患重病，因此這堂主之位，才由我這不自量力的女兒暫時擔當。」

「啊，你並不需如此謙遜，你能有這魄力對付這鹽幫老將，實在不易。」

「多謝前輩謬讚。」

圭龍銘聽了，越發喜歡這女嬌娃，這種不卑不亢，實在是有大將之風。

「令尊患的是什麼病？」

「只是年老力弱而已。」

「可不可以帶我拜訪令尊大人？」

「當然可以，圭爺既要在鹽幫找人，想你亦與鹽幫有一段淵源。」

「溫姑娘果是冰雪聰明。」

溫涼珏吩咐她的手足結了酒席帳，並且賠償了一些銀両給酒家方面，以補償剛才打鬥時破壞的物件，酒家主人一直推辭不要，但溫涼珏却堅持，最後，酒家主人也只好收了。

圭龍銘觀人於微，知道溫涼珏雖是初生之犢，但教養良好，實在是鹽幫的大將良材。

溫涼珏領着圭龍銘回到家中。

「玉骨扇堂」堂主溫桓茂的住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豪華，雖然府中一草一木一檯一椅都十分講究，但驟眼看來，實在是華而不浮。

以當時情形而論，一個鹽幫的堂主，實在是極爲富有，也許這位溫堂主懂得收斂，並不以財富耀人耳目。

溫涼珏直把圭龍銘帶往見她父親。

她並不以他爲外人，她一直覺得他是一位長者，是鹽幫的長者。

溫桓茂卧病在床，臉容却沒枯瘦。

「爹。」

「珏兒，你回來了？今日與金枇杷那幫人……」他忽然止住了口。

因爲他看見了圭龍銘。

「總算有驚無險，幸得這位大爺……」

溫桓茂從床上坐了起來，望着圭龍銘。

圭龍銘拱手道：「溫老堂主。」

「你是……」

「在下圭龍銘。」

「圭龍銘？我似乎……」

「我向來沒有在江湖上出沒，因此堂主一定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我不是這個意思，圭爺，你好面善。」

溫涼珏也插口，道：「圭爺與咱們鹽幫是有一段淵源的。」

「你也是鹽幫的人？」

「說起來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鹽幫十分興盛，而我只不過在幫內做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圭爺，那時你是在龍威堂或是虎勇堂的？」

圭龍銘身體一震，這次定是找對了人。

「虎勇堂。」

溫桓茂突然叫道：「呀！虎勇堂？」

「是的，虎勇堂。」

溫桓茂突然站了起來，似乎忘記了自己患病，直迫圭龍銘，道：「你是……你是……」

「我是什麼？」

「你是……杜……杜堂主？」

圭龍銘吃了一驚，十多年了，竟然還有人認得他的廬山眞面目？

「是的，我是杜擎天。」

溫桓茂望着杜擎天，滿眼淚水。

「杜堂主，你下獄之後，我們以爲你……」

「以爲我死了？」

溫桓茂淚如雨下，但臉色却是興奮的。

「杜堂主，你沒有死？」

「死？我死不了，因爲我不能白白的死去。」

溫桓茂用袖子揩去了淚水，道：「那好極了，你沒有死去，鹽幫的紛爭有望了。」

「什麼？」

溫桓茂道：「這事說來話長，話說當年我只是虎勇堂下一個頭目，當你

與龍威堂堂主穆彥陶被人無誣下獄後，兩堂的人十分慌亂。」

圭龍銘並不想聽下去，他只希望知道有關穆彥陶的消息，他道：「穆堂主怎麼了？」

溫桓茂聽了似乎有點奇怪，道：「穆堂主與你一起下獄，他不是與你一起？」

「不，咱們一處囚禁十多天之後便再沒有消息。」

「我也沒有聽過他，也許……」

圭龍銘聽了，心裡黯然。

「那麼，後來鹽幫怎樣？」

「在一連串的仇殺爭位之後，鹽幫出現了一個新的盟主，那人姓陶。」

「陶？陶什麼？」

「我不知道，據說此人有過人本領，他說服了龍威堂與虎勇堂幾個最重要的人物，兩堂合併，而我本是龍套小角色，也獲派管一些兄弟。」

「之後又怎樣？」

「之後鹽幫又太平了一段長時期。」

「那位姓陶的倒是一位人材，他在鹽幫的地位應無疑問，為什麼你竟然不認識他？」

「說起來也奇怪，這位姓陶的一直沒有現身，他平定了鹽幫內鬨之後，便退出了鹽幫，這樣輾轉十多年，從結盟中又再分裂，我掌了玉骨扇堂。」

「這位姓陶的人，實在可算是鹽幫恩人，最難得的是他功成身退。」

「是的，咱們每一個鹽幫份子都感激他，於是每年都有一筆糧餉奉上。」

「而今總共大小鹽幫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大約有幾萬人吧。」

「堂口呢？」

「有幾百個，分佈在各地，不過在廣東來說，玉骨扇堂與金枇杷堂是最大的堂口。」

「看來玉骨扇堂與金枇杷堂並不和洽。」

「那也是這幾年間的事，因為我年老體弱，沒有以前那麼親力親為，而金枇杷堂却招兵買馬，日益強大。」

「他有吞併你們的野心？」

「我想是有的。」溫桓茂有點憂愁。

圭龍銘道：「你也不用憂愁，令千金雖然年輕，但極有大將風範，她一定可以主持玉骨扇堂。」

溫桓茂道：「她始終是個女兒家。」

圭龍銘道：「溫老堂主，關於當時我們下獄的情形，你知道多少？」

溫桓茂想了一會，才道：「我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人們一直流傳着，那是兩廣提督得了線報，要一舉殲滅鹽幫，因此便突然下手，拘了兩位堂主。」

「人們是這麼說？」

溫桓茂點了點頭。

「你認為如何？」

「我……我不大相信……那時龍威堂與虎勇堂的勢力，足以與兩廣官府抗衡，而且鹽幫對兩廣地方亦有益處，咱們鹽幫的，並不是殺人越貨的幫派。」

這時溫涼珏從外面進來，道：「圭爺，爹爹，咱們出去用些酒菜。」

溫桓茂道：「好極了，我與圭爺還有很多事情要好好一談。」他轉向圭龍銘道：「圭爺，你先入席，待我沐浴更衣後相陪。」

「溫老堂主太客氣了。」

溫涼珏陪着圭龍銘出了客廳。客廳之內已擺開了一桌盛筵。

溫涼珏介紹了玉骨扇堂下的四個重臣，是「絕妙手」諸葛聰、「亂披風」當無愧、「無影無踪」顧朝陽與顧旭日一雙孖生兄弟。

其實在別鶴樓內，圭龍銘早已見過眾人；眾人都寒喧幾句，並且極為佩服圭龍銘所露的身手。

眾人談了一會，溫涼珏便入內請她父親出來。

一會，她出來了，向眾人道：「堂主要沐浴更衣，咱們再等一會。」

眾人與圭龍銘談了一些關於鹽幫的事，不過他們都是鹽幫的新一代，對於以前的事，根本並不知道。

轉眼一炷香時間，溫老堂主仍未出來。

忽然，一個老僕走出來，叫道：「小姐，老爺……」

「老爺怎麼了？」

那老僕已上氣不接下氣。

溫涼珏一馬當先，圭龍銘隨着，其他人也一起緊步入了後院。

他們一直來到溫桓茂的卧室。

圭龍銘瞥眼看去，只覺有人在屋頂之上。

他立時縱上屋頂。

「無影無踪」兩兄弟也同時縱上。

圭龍銘沒有看錯，有人正在逃走。

「尚青雲，你別逃。」顧朝陽與顧旭日二人異口同聲的叫嚷着。

他們輕功極佳，轉瞬之間，已追及尚青雲。

圭龍銘道：「我先下去看老堂主。」

他未入門，便已聽到哭聲，是溫涼珏的哭聲。

「爹爹……」

圭龍銘剛入溫桓茂的卧室，便看見溫桓茂仆卧在床上，身上衣衫仍未穿好。

他立時走近，一按溫桓茂的脈博，只覺他已沒有了氣息。

死了，溫桓茂死了。

外面人聲鼎沸。

圭龍銘道：「無影無踪兄弟捉到了兇手。」

溫涼珏已竄身出去，眾人隨着。

無影無踪兩兄弟已把那人縛着。

溫涼珏一看，怒道：「竟然是你。」

那人低下頭來。

「尚青雲，你還有什麼好說？」

這尚青雲便是在酒樓中，既向上阿諛諂媚，又向下層諸多挑剔的小人，圭龍銘早已看過。

諸葛聰怒道：「堂主與你有何仇恨？」

尚青雲沒有說話。

溫涼珏十分激動，竄身上前。

圭龍銘知道，尚青雲來殺自己的老闆，定然是有人主使，便道：「誰主使你來？」

尚青雲仍沒有回答。

諸葛聰道：「我早知你會投靠金枇杷，你投靠金枇杷是你自己的事，為何竟然要倒戈相向？」

尚青雲抬起頭來，目露兇光，道：「新堂主上任，我還有站的地位？」

溫涼珏道：「你為人卑劣，自然沒有你站的地位，我父親是被你矇蔽！」

她說得十分激動，上前一掌拍下。

圭龍銘知她喪父，心情激動，連忙叫道：「千萬別殺他。」

溫涼珏聽到，硬生生的收回這掌。

可是尚青雲已低下頭來，胸中插了一柄匕首，却沒有血流出來。

但他已沒有了呼吸。

他竟然自盡。

尚青雲行刺目的已達，被捕後却自盡，只是顯示了一個事實——主使他殺人的人，勢力極大。

溫涼珏看着尚青雲的屍體，心情反而平靜了下來，她抽出了他胸中的匕首，血才慢慢滲出。

那是一柄極薄而鋒利的匕首。

溫涼珏道：「我爹也是被這匕首刺死。」

圭龍銘道：「他已投靠了金枇杷？」

諸葛聰道：「是的，這人向來陰險善變。」

圭龍銘道：「既是如此，派他來殺堂主的，當是金枇杷堂堂主耿獨夫。」

溫涼珏怒道：「那不擇手段的老匹夫！」

諸葛聰道：「他要吞併咱們玉骨扇堂，殺了老堂主也不是最好的辦法。」

圭龍銘道：「我看其中定有原因。」

他想起在別鶴樓中，一提及穆彥陶，那耿獨夫便有不安的神色，難道溫桓茂的死，與此有關？

溫涼珏道：「咱們便去……」

諸葛聰道：「堂主，我們這麼一去，兩堂便要火併起來，為老堂主復仇，咱們當然不惜一戰，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這正中敵人奸計，倒不如咱們來個計中之計，順水推舟。」

溫涼珏一向佩服諸葛聰的足智多謀。

諸葛聰續道：「老堂主死了，咱們自然要辦喪事，身為金枇杷堂的堂主，自然要來祭奠，那時咱們以逸待勞，把他們擒下。」

溫涼珏一想，這也是一個好辦法。

最慘的是尚青雲已死，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耿獨夫派人殺死老堂主。

圭龍銘心中也十分難過，自己一出現，便累了兩條人命，自己眞是一個不祥之人。

轉眼之間，大廳已變成了靈堂。

諸葛聰負責向金枇杷堂發報堂主逝世的消息。

眾人在靈堂之內，候着耿獨夫的來臨，耿獨夫當然不會一人而來，他的金弦五絕也會一齊來。

一場惡鬥是免不了。

諸葛聰終於回來，嘆了口氣，道：「耿獨夫也死了。」

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消息。

「他怎會死的？」

「沒有人知道，金枇杷堂的人還以為是我們幹的，當他們知道我們老堂主也去世，才息了這下念頭。」

眾人都覺得十分詫異。

只有圭龍銘心中有數，溫桓茂與耿獨夫二人死去，是因為他們都是鹽幫的上一輩人。

他們知道龍威堂與虎勇堂的事。

溫桓茂與自己說了一些並不重要的事，被人刺死，而耿獨夫並沒有與自己談過，不過在別鶴樓中，他似乎已表示出，他對早期鹽幫的事，也實在清楚。

凡是知道鹽幫早期的事，都要死去。

那證明了一件事——有人注意圭龍銘的行動。

那肯定是陷害兩堂主下獄的人。

圭龍銘要找的正是他。

可是，他是誰？

十多年來，鹽幫互相拚鬥，留下來而知道以前的事的人，不是老死了，便是在拚鬥中死掉。

溫桓茂與耿獨夫都是碩果僅存的，而今也死了，那麼陷害兩位堂主下獄的人，便會逍遙事外。

圭龍銘當然不會罷手。

而今應該找誰？

追查眞相　訪尋清官

圭龍銘把整件事情從頭到尾想清楚。

其實他在獄中，已不知想了多少次，可是事情比想像中更難明白。

新興的鹽幫幫眾，早已把這件冤獄忘記。

有一個人，他應該是忘不了。

他是兩廣總督。

他在獄中時也聽人說過，當時的兩廣總督，是個絕對清廉的官吏。

世上的事並沒有絕對的。

他記得十分清楚，當時的兩廣總督姓柳，不過過了這麼多年，這位柳大人已不知調遷到那裏，或者是升官發財，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

諸葛聰爲圭龍銘在刑部打通了關節，終於查到當時那位柳大人的消息。

那位柳大人並沒有升官發財，依照時間來計算，當圭龍銘下獄之後兩個月，他便離開了廣東，並且辭官歸故里，這一點消息，令圭龍銘興奮了一會。

本來，作爲兩廣提督，雖不能說是一個大大的肥缺，但最低限度，可以遠離京師，獨當一面，要在地方上得一些好處並不太難。

但諸葛聰得回來的消息，仍然是强調柳大人的廉潔，他辭官歸故里，據說是因爲不肯接受賄賂，因此受到同僚的排擠，於是他便返回故里。

千里爲官只爲財。

難道這位柳大人，眞的是一個仁人君子？

圭龍銘並不是不相信天下有仁人君子，不過當今之世，這種人實在太稀少。

柳大人廉潔，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

他可能是世家子弟，根本擁有龐大家財，他並不稀罕那些賄賂。

另一個可能是，他早已得到另一筆更巨大的賄賂，而這筆賄賂，足以令他下半輩子優哉悠哉，那麼他又何必再貪一些小便宜？

第一個猜測早已否定，因爲刑部資料中早已提及，他是一個苦學進士，出自蘇州一處窮鄉僻壤。

他並不是世家弟子。

因此，第二個猜測的可能性較大。

猜測並不能替自己沉冤昭雪，因此他決定先別了玉骨扇堂。

目的地是蘇州。

蘇州並不是一個繁華的地方，但風景優美，十分寧靜，因爲太多人注意杭州西湖，因此對蘇州有點冷落。

這是隱居的最理想地方。

既寧靜而可享受一些不太平凡的生活，只要有銀兩，什麼事物也可轉眼從杭州運到。

柳大人選擇這一個地方來隱居，實在是聰明之擧。

從廣東往蘇州，需要一段脚程，圭龍銘沿途並不心急，一邊趕路，一邊欣賞風景。

對於一個飽經牢獄之災的人來說，只要有山有水，有樹木有人烟，可以自由出入，那便是好地方。

沿路都是好地方。

來到蘇州已是黃昏。

圭龍銘投了大安客棧，便在客棧付設的小酒家晚膳，酒家的生意並不太忙，弄出來的江南風味小菜，倒也令人讚賞。

圭龍銘淺斟獨酌，其樂融融。

但令他最不耐煩的，便是掌櫃處來了一個婦道人家。

她拿着一柄大葵扇。

一看而知，這婦人是一個媒人。

她似乎用盡一切辦法，去游說那掌櫃娶親，掌櫃似乎也意動，只不過在禮金方面，正與媒人討價還價。

兩人的對話，有如菜市場中的討價還價，雖是令人煩厭，聽下去也令人發笑。

說了一會，兩人似是不歡而散。

忽然，圭龍銘靈機一觸——這個媒婆，豈不是地方上最佳的消息來源處？

當媒婆悻悻然的要離去，圭龍銘站了起來，道：「這位大嬸，何必爲多少銀兩而氣沖沖？」

那媒婆打量了圭龍銘一眼。

圭龍銘那時並不作江湖人打扮，看來只是一個普通的行旅商賈。

「公子，你……」

「我剛從外省經商回來，我答應過家母，要娶一個美貌賢淑的妻子回家，可是……」

「可是總合不上眼緣？」

「不，在外風塵僕僕，那有閒情找個正當的婦道人家爲媳婦？」

「喲，你可找對人了。」

向媒婆找媳婦，實在是找對了人。

那媒婆立時便口若懸河的說出陳家王家李家的待字閨中女兒，向圭龍銘推薦。

圭龍銘實在忍受不了她的說話，不過他仍然好整以暇地說：「我也不急在一時，對了，媒……」

「我叫牛嫂。」

「啊，牛嫂，你熟悉蘇州這地方？」

「當然熟悉，有什麼豪門富戶、有什麼閨閣美女，怎能逃得出我的手掌？」

「那麼你就替我做媒人吧。」圭龍銘從懷中掏出一錠白銀，續道：「這不是媒人利是，只是一個小小的見面禮。」

牛嫂本是一肚子氣，見了白銀，氣也消了。

圭龍銘立時叫小二斟上一杯香酒，牛嫂連喝兩杯，氣更順了。

圭龍銘道：「蘇州這地方有很多豪門富戶？」

牛嫂看了圭龍銘一眼，道：「看你也並不是什麼壞人家，讓我告訴你，蘇州比杭州，更多富戶人家！」

「那也未必，蘇州只是個小地方！」

「公子，你錯了，杭州無疑是個大地方，繁華鬧市、金粉之地，到處都是散錢的地方，那及咱們蘇州人傑地靈，是個積福積財的地方！」

「那麼，鎮上有什麼著名富戶？」

「本鎮中的四個富翁陳、李、張、

蘇，你沒有聽過？」

圭龍銘當然沒有聽過。

牛嫂道：「你剛從外面回來，當然不知道，對了，公子，你離鄉多少年了？」

「也差不多十年。」

「啊，十年風水輪流轉，」她又喝了幾口酒，道：「以前的豪門富戶已破落了，而今的陳、李、張、蘇，應該是本鎮最大的富戶！」

「你不認識他們？」

「我怎會不認識他們！上個月我才與蘇家做媒，可惜還未說攏，唉，而今生意越來越難做了！」

圭龍銘聽了，幾乎笑了出來。

「這四家富戶，可有做官的？」

「做官的？做官也不會在這鄉中做！」

「我的意思是以前做官的！」

她又喝了一口酒，半晌才道：「說到做官的，倒有一戶，據說以前在外省做官！」

「那一家？」

「並非陳、李、張、蘇這四家，說也奇怪，這人二十年來，從來沒有露一些頭角！」

「什麼頭角？」

「我是指他露出一些富人本色，直至去年，我替蘇家去提親，才知道……」

「才知道什麼？」

「才知道他才是眞正的富戶！」

「那人姓什麼？」

「姓楊的！」

「爲什麼你說他才是眞正的富翁？」

「因爲他住的地方並不起眼，外表只是一戶普通大戶，但到了裏面，才知道與皇宮差不多！」

「與皇宮差不多？」

「我沒有到過皇宮，但想像皇宮一定是十分美麗的，不要說得太遠，就是陳、李、張、蘇四家，也沒有一家及得上楊家那麼華麗！」

「你說他二十年來屹立不倒？」

「二十年來在這地方，我什麼事也見過，單是沒有看過楊家有什麼大事，楊家不用做賣買，也不用出來應酬交友，却是富甲一方！」

「你見過楊老爺嗎？」

「沒有，是楊夫人見我的！」

圭龍銘與這媒婆談論了一會，已知道她口中這位楊老爺，應該是柳大人的化身。

一個人二十年來不用作賣買，却又有家財，這表示什麼？那表示他帶了巨資來隱居。

最令人懷疑的是，一個普通人有了錢之後，自然是求名，爲什麼這姓楊的却不願公開露臉？

難道他的家財來歷不明？

牛嫂再多喝兩杯，留下了一個地址便離去了，當然離去之前，還千叮萬囑叫圭龍銘找媳婦之事，要等她的好消息。

圭龍銘回到房間。

他找了一個小二來，那小二接過他的一兩白銀後，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小二，你知道鎮中有一個姓楊的大富翁嗎？」

「沒有，任誰也知道，蘇州城中，四個大富翁是陳、李、張、蘇！」

「你認識這地方？」

「當然認識，我自小在這地方長大，而且幼時十分頑皮，這鎮內什麼地方也跑過！」

「有沒有去過一處，外表並不是十分華麗，但屋內却是佈置得極爲華貴的地方？」

小二沉思了一會。

忽然他叫道：「有一處地方是在西山脚……那次我與幾個友人去過，那時正在建築些亭台樓閣，據說是什麼園！」

「什麼園？」

「我不知道！」

「建築好之後，你有沒有去過？」

「有！那地方眞好，既有流水，又有假山，有亭台樓閣……」

「那地方在……」

小二拿出墨筆，繪了一個草圖。

圭龍銘看了一會，小二所說的地方，似乎與牛嫂所言的地方有些吻合。

其實蘇州並不是什麼大地方，多住一段時間，甚麼也可以明白瞭解。

不過，圭龍銘並不想浪費時間。

三更未到，他便換了夜行衣出外。

圭龍銘在獄中所學的「龜冥神功」，令他夜間也能清楚視物。

依着小二的繪圖，他不久便來到了西山。

那山其實並不是一個山，而是一處較爲高起的土丘，土丘之下，是一間院子。

院子並不起眼。

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打，似乎有破落的跡象。

可是一入了院子，氣象便是不同。

那邊是一個假山，觀其氣勢，並不是普通匠人所能砌出，可能是從太湖搬回來，整座太湖石搬回來，並不是簡單的事。

這需要人力、物力、財力。

最重要的還是主人的品味。

有錢而沒有品味學問的人，肯定不會花這一筆金錢，而院子後面，還有水榭、橫廓，實在是美侖美奐。

在幽暗的月色之下，已有這種發覺，假若在日間，這地方的建築，眞會令人歎爲觀止。

這小鎮地方，竟有此品味之人？

可惜這人姓楊！

不過，人的姓名隨時可改，自己何嘗不是？

揚、柳本是一家親。

難道這眞是當年的兩廣提督柳大人？

圭龍銘前行，經過兩道月牙門，便見到小樓。

小樓仍有燈光透出。

這麼夜，小樓主人仍未就寢。

小樓臨風處，有一個小小牌匾。

聽雨樓！

好雅緻的名字！在什麼地方見過？圭龍銘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

他一飛身，便已上了小樓的屋頂。

他移開了一塊瓦片，只見下面，有兩人正在對弈。

對弈並不是什麼奇事，奇怪的是兩個老人的打扮服飾，都是一樣。

兩人年紀相若，都是六十左右。

兩人衣飾一樣，都是青色錦袍。

更怪的是，兩人都是長髮披肩，而且是完全的白髮，白得極有光澤。

圭龍銘屏息着。

忽然，其中一個老人抬起頭來，似乎懷疑屋頂上有什麼東西似的。

圭龍銘並沒有動，他的「龜冥神功」肯定不會被人發覺，除非那人的武功眞是深不可測。

看來那老人並不是。

忽然，其中一個老人嘆了口氣，道：「咱們這麼弈棋，已有多少年了？」

「差不多二十年了！」

「你我棋路已熟，似乎……」

「老伊，你厭倦了？」

「也沒有什麼厭倦，這二十年的生活，倒也是風平浪靜，不過，我總是覺得……」

「覺得什麼？」

「覺得這樣活下去，是否有意思？」

「難道你還想過那些血腥的生活？」

姓伊的老人不言。

「這些年來，你並沒有停過練拳掌練功！」

「是的，我不能令我的筋骨老下來！」他頓了一頓，笑道：「我與你的外表一模一樣，但我却……」

「當然你比我强壯！」

忽然，圭龍銘聽到背後有一聲狗吠。

他轉過頭來，只見一隻黃狗在下面。

他這一轉動，下面那個姓伊的老人似乎已有所發覺，他一矮身，左手按着棋盤。

那些棋子便向上射去。

棋子破瓦而出，圭龍銘飛身往那月洞門頂。

他身未穩，一股極大的氣力已向他衝來，他看不清楚那是什麼，迴身騰起，向左面一個亭頂飛身而去。

那東西如影隨形，也飛身向亭頂而去。

圭龍銘心中不禁讚道：「好功夫！」

他已再縱身而上，飛身上了一叢柳樹。

柳樹是極爲柔軟之物，圭龍銘竟能站在柳樹叢上。

那是一個人。

一個長長白髮的青袍人，他站在一個六角亭上。

「好功夫！」那老人叫道。

圭龍銘並沒有回答。

那老人話一說完，已朝柳樹而來，他落下柳樹梢，身形略爲搖擺不定。

不過，這輕身功夫也實在是不凡。

「你……」

圭龍銘已看清楚這人的臉。

好熟悉的臉。

伊魔！

「惡鬼」伊魔！

當年他被捕下獄之前，便是與這「惡鬼」伊魔拚鬥，想不到竟在這兒見到這人！

伊魔已出手。

他的青色袖子提起，人隨影至，猛攻向在六角亭上的圭龍銘，本是平靜的夜，却突然陰風陣陣。

圭龍銘看着來勢，連消帶打，迫得伊魔一時之間，無法在六角亭立足。

伊魔年紀雖然老了，但身手仍是剛勁如昔。

圭龍銘並沒有殺死伊魔的打算，因爲假如他與自己下獄的事有關的話，他也只不過是那幕後人的一隻棋子，從這棋子的身上，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資料。

但伊魔却是不同，他招招緊迫，似乎非要置圭龍銘於死地不可，因此，他連出惡招，每一招都向着圭龍銘的要害而去。

可是，伊魔久攻仍然不下。

忽然，他也覺得圭龍銘有點面善，縱身一躍，叫道：「來者何人？」

圭龍銘道：「杜擎天！」

「虎勇堂的杜擎天？」

圭龍銘笑道：「原來十多廿年來，你也沒有把我忘記，我實在榮幸！」

「殺他！」一個斬釘截鐵的聲音。

那是另一個與伊魔外貌相同的人，他立在柳樹叢陰影之下。

伊魔聽到這個命令，殺招更如潮湧至。

圭龍銘知道操縱棋子的人已在目前，只要打敗了伊魔，這人定會說眞話。

圭龍銘不再手下留情。

他使出他的「冥想」功夫，一連兩個虛招，引得伊魔頻頻探身向前，以爲圭龍銘敗象已顯。

伊魔似乎窺準了這個機會，他一掌挺出。

這一掌名爲「陰冥斷魂」，他已使

出平生九成功力，一陣陰風撲面而來。

世間上可以接伊魔這招的人並不多。

就算能接，生存的機會也不大。

可是圭龍銘偏偏便要硬接，而且是硬生生的接。

他的「龜冥」眞氣已聚。

雙掌一接，只聽見一陣碎骨的聲音，這碎骨聲音實在震人心弦。

伊魔彈開。

他的手隨着袖子，在夜　之中飄揚。

他似乎再無力，就像一隻斷線的風箏，一直飄向那一邊的池塘，「噗通」一聲，已跌下池內，濺出一片水花。

圭龍銘仍站在那裏，他的手掌仍然無恙。

「龜冥神功」已臻至爐火純青的境地。

另一個在柳蔭樹下的青袍人轉身便走，圭龍銘當然不會放過。

那人直奔屋內。

他的輕身功夫並不好，兩步未完，已被圭龍銘追着，那人知道沒有機會脫身。

他反而迴身，望着圭龍銘，道：「閣下果眞是虎勇堂的杜擎天？」

圭龍銘並沒有答話。

「我日防夜防，防了差不多二十年，你終於來了！」

「我當然會來。」

「爲什麼你沒有死去？」

「我爲什麼要死去？」

那老人並沒有答話，這一個照面，這人似乎蒼老更甚，白髮顫動。

「我一直不相信你能逃過獄中的折磨！」

「我不想知道其他，我只想知道你誣諂我、令我下黑獄的目的何在？」

「那是說來話長！」

「放心，我只要那個人的名字！」

「那人姓莫……」

這貪官倒也爽快！

「莫什麼？」

「你得了名字也沒有用！」

「爲什麼？」

「十年人事幾番新，也許那人可以換一個名字，甚至換一個身份——就像我！」

「像你？你是兩廣提督，隱居廿年，又豈可逃過我的法眼！」

「在下實在佩服！」

「你不用再拖延！」

「我不是拖延……好，杜擎天，你是明白事理之人，陷害你的人並不是我，我只是個奉命行事的人，你要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你便跟我進小樓。」

圭龍銘當然不怕，而且他的話未嘗無理，他是應該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才可以找到眞正的幕後人。

柳廉孝轉身入了小樓。

圭龍銘隨着。

小樓內佈置得清淡而優雅。

柳廉孝道：「杜爺，這些年來，其實我是十分後悔的，我收了那姓莫的人一大筆金錢……」

「一大筆金錢？」

「是的，他給我一輩子也賺不到的俸祿，不，是十輩子也賺不到的俸祿！」

「那你便辜負你父母的期望了。」

柳廉孝似乎並不明白圭龍銘所指。

圭龍銘道：「那個廉字！」

柳廉孝道：「是的，我辜負了他們，然而我廿年來，並沒有安樂過一天，我有錢財，但並不能使我內心安穩，我甚至僱用伊魔，把他打扮成與我一模一樣，來防止你的來臨！」

「你相信我會逃離黑獄？」

「我並不相信，不過我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你一定會來！」

「而今我來了，而且伊魔也保護不了你！」

「是的，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穩，我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你，好讓你沉寃得雪，而你要怎樣對付我，我也不計較！」

圭龍銘心下黯然。

「杜爺，你坐下來，我去拿一封書信給你看，你便會明白一切！是那姓莫的人給我的書信！」

「好！」圭龍銘的目光射在柳廉孝的臉上，那是一種懾人的感覺。

在這小樓之內，他逃不了的。

柳廉孝從客廳步入臥房。

圭龍銘看着桌上的棋盤，等了一會。

臥房却完全沒有聲息。

他不再猶豫，一竄身便入了臥房。

房內收拾得非常整潔，只有那床却是一片凌亂，床板也被揭開了！

好個狡猾的柳廉孝！

他竟然早有預謀，這睡床之下，便是他的脫身之道。

圭龍銘不禁失聲叫道：「爲什麼我竟一再相信這無恥的小人？」

他揭開牀板。

下面是一個大洞，這洞會逃往那裏？

圭龍銘恃着自己藝高人胆大，便向洞內躍下。

這一躍足以使他大大的後悔！

這洞竟像是個無底的深淵——四周的牆壁全是滑不留手，下墮之時，根本沒有機會攀着。

他的心立時沉了下來。

他好像又再一次下了黑獄！

爲什麼自己竟會這麼大意？柳廉孝既然防了自己十多廿年，怎會只安排了伊魔一人作保鏢便算？他一定還有更多的方法。

這個深淵是另一個陷阱。

他終於墮在一塊大石之上，石頭

十分濕滑，依照自己的估計，這地方離地面至少有三十丈！

他小心搜索了一會，四周的牆壁都是光滑異常，他試圖用龜冥神功爬上去。

他開始了兩步。上面便有泥沙墮下。

好陰險的柳廉孝，竟然想把圭龍銘生葬！

泥沙就像傾盤大雨的灑下，而且全無停下來的跡象。

轉眼之間，泥沙已到腰間，再一轉眼，沙泥已上了頸部！圭龍銘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斃。

不過他還沒有想出任何辦法，泥沙已蓋着他的頭髮，他立時運起了「龜冥神功」。

這「龜冥神功」可以使他不眠不吃不動，甚至不用呼吸，也可以支持多天。

雖是如此，被活埋在泥土中並不好過。

而且上面的壓力越來越大，換句話說，是泥土越來越多，柳廉孝這個佈置，似乎是萬無一失！

萬無一失的置圭龍銘於死地！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在生葬之下生存！

可惜他遇到的却是圭龍銘！而他却是練過曠絕古今的「龜冥神功」，他可以在任何環境之下龜息。

他並不急於上去。

他一直等待上面壓力穩定下來才動身。

他雙手慢慢的挺起，運起了「龜冥神功」，在泥沙與泥沙之間慢慢的昇起。

剛才墮下之時，四邊都無着手之處，可是而今全是泥土，反而到處可攀。

他的「龜冥神功」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下，越是生色，他的人在泥沙之中，却彷如魚在水中。

他緩緩地升起。

十丈、二十丈。

沙石在他身旁緩緩瀉下。

上面的壓迫力越來越大，不過呼吸却是較爲暢快，原因上層全是大石。

好惡毒的柳廉孝，還恐用泥沙壓不了圭龍銘，更在上層放以巨石，要圭龍銘永不超生！

圭龍銘仍然運起「龜冥神功」，一步一步的上來，那些大石紛紛的碎裂。

圭龍銘終於感覺到有光線。

這次他不敢再大意，他頓了半晌，才再運起「龜冥神功」，人就像一支箭似的，從石塊中射了出來！

出口的地方並不是柳廉孝的臥室，而是一個地窖似的地方。

圭龍銘小心的看了一遍，並無異樣，才走出地窖，他一直沒有聽見人聲。

出了地窖，是一列低矮的房屋，看來是傭僕居住的地方，但沒有一個人。

他看看屋內，只見處處都是翻箱倒櫃，人們似乎在忽忙中逃走。

他走近小樓。

樓內也是一片凌亂。

柳廉孝實在小心，他害怕自己可能會逃脫生葬的命運，連這二十年來的經營也立心放棄。

屋內屋外，整個院子也是渺無人跡。

伊魔呢？

他被圭龍銘震下池塘，他應該還有生存的希望。

圭龍銘來到池塘。

他看見伊魔的屍體浮在池塘之上，他的青緞袍子像是大塊的荷葉。

還有另外一件青袍。

是柳廉孝，他也是浸在水裏！

圭龍銘立時拉了他上來，只見他屍身已發脹，面目全非，他頓時感到一陣心寒。

那位姓「莫」的人已動手。

圭龍銘看看四周，他似乎已感覺到那人已在附近，並且監視着自己的行動。

他在柳廉孝的住宅內搜了一會，當然搜不到他所說姓莫那人的書信，相反金銀却有不少。

他臨走之前放了一把火，把這地方燒掉。

當他回到大安客棧，却又聽到一個令人心寒的消息——那媒婆牛嫂也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但圭龍銘心中却是明白，凡是與自己接觸過的人，似乎全無倖免。

他不想再累人。

可是，他怎能找到那姓莫的人？

他改投了另一間更小的客棧，並且扮成一個農人似的，他不想身份暴露。

伊魔死了，兩廣提督柳廉孝也死了，一切線索都完全斷去。

還有誰可以知道這事的來龍去脈？

當然，那個姓莫的人定然會知道，他根本便是陷害自己的人！

怎樣引他出來？

以自己的性命呢？這是一個好辦法，但他不能再冒險，假若他殺死了自己，這一番沉寃，便永無昭雪之日。

他不能讓這姓「莫」的人逍遙法外。

忽然，他想到兩個人。

他臨下獄之前，兩個難以忘懷的人。

夢蝶、化蝶。

尤其是化蝶，她那雙機靈而深邃的眼睛，他仍然可以清晰地記得。

可是夢蝶、化蝶會在那裏？

找到她們似乎也沒有用，她們只

是兩個歌姬，兩個被請回來助慶的女人！

她們會知道什麼？

如果知道，她們又會被自己害死也說不定。

圭龍銘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徬徨。

* * *

五日之後，他已來到了杭州。

這次，圭龍銘完全沒有張揚，他明白監視着他的人實在神通廣大。

杭州是個繁華勝地，日間遊湖人衆，夜間却另有一番天地。

燈紅酒綠的天地。

圭龍銘先到一間澡堂。

那裏有灼熱的湯池讓他洗個痛快，而且，他吩咐了一個小斷，爲他買備了一套相當體面的衣服。

那館子裏除了有按摩師傅之外，還有很多服侍人的玩意。

首先是頭髮與鬍子。

圭龍銘從獄中出來，早已把頭髮剪過，鬍子也剃過了，不過全是參差不齊。

那剃頭師傅倒是個有耐心的人，他先把圭龍銘的頭髮剪好，然後再剃淨鬍子。

圭龍銘從鏡中看到自己，幾乎連自己也認不出。

他穿上那套體面的衣服。

他怔了一怔，自己竟然也有另一番丰采。

剃頭師傅笑道：「公子爺如肯再花一些錢，我保證連你娘親也不再認得你！」

圭龍銘笑了，忽然他心下一動，道：「好，你要我花多少錢？」

剃頭師傅道：「好，我就替你裝扮成一個貴介公子，可好？」

圭龍銘點頭。

剃頭師傅果然落力。

一個時辰之後，圭龍銘果然變得年輕而瀟洒。

他的臉容再沒有憔悴。

他看着鏡子，連自己也充滿了信心，他打賞那剃頭師傅。

剃頭師傅道：「你回到家裏，家人不肯讓你入門，你不可怪在下！」

他出了澡堂。

他當然希望沒有人認得他，包括那姓「莫」的人，假如他有跟踪前來監視的話！

他把自己如此打扮，當然並不是爲了美觀。

只是爲了配合身份——一個貴介公子的身份。

因爲只有貴介公子，那些腰纏萬貫的公子，才可以來到那些燈紅酒綠、脂粉之地。

杭州的院子極多。

不過他記得化碟說過，她是來自白雪樓，而她的孿生姊姊却是來自陽春院。

陽春白雪，好漂亮別緻的名字！

可是他找了兩個晚上，也找不到這兩間院子。

他問過人，却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知道那些龜奴一定會知道，不過晚燈初上的時份，那是他們最忙碌的時份，沒有人願意爲他解答問題。

於是，他在第三日的早上，來到一間十分豪華，叫金麗院的門口。

記得昨夜，金麗院門前是車水馬龍，熱鬧一片。

而今却是冷清清的一片。

門是半掩的。

一個上了年紀的龜奴，正在大堂處吸水烟筒。

圭龍銘躡身入了堂內。

那龜奴正眼也沒有看他一眼，便道：「公子，這麼早便來？」

圭龍銘道：「我不是來找姑娘。」

「就是來找姑娘也沒有這麼早！」

「我只想……」他從懷中抽出了一錠黃金。

黃金實在耀眼。

那龜奴已放下了烟筒，上前哈腰。

圭龍銘道：「我想找兩間院子！」

「說到院子，杭州那有人比我老八熟悉？」

「你可聽過陽春院、白雪樓？」

老八聽了，有點詫異地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院子了，你這麼年輕……」

「我只問你這兩間院子！」

「沒有了，早沒有了！」

圭龍銘實在有點失望。

「爲甚麼沒有了？」

「其實當時這兩間院子並不大！」

「那麼你又怎知道？」

「因爲裏面各有一美人！」

「對，院子不大，只要有美人，也一樣出名！那你聽過夢蝶與化蝶？」

「當然聽過，夢蝶化蝶……」

「她們……她們……」

龜奴似乎陷入了回憶。

「當年杭州，有誰沒有聽過夢蝶化蝶？可是見過她們的人並不多，不過我却有緣……」

圭龍銘道：「你見過她們？」

「是的，那時只有一些皇孫貴客，才可以見到她們，可是後來……」

「後來怎麼了？」

「後來她們被人買了！」

「買了？甚麼人買了？」

「我不知道，她們是被人買了，連兩間陽春院白雪樓也買了！」

「你眞的不知道是甚麼人買了？」

龜奴故作神秘道：「是那些鹽……」他突然止住了口。

圭龍銘抬起了頭，只見那梯階之上，站了一個人。

「老八，你回去吸你的水煙筒！」

那是個女人，看來已有四十，但她的衣飾十分華麗。

「公子找誰？」

圭龍銘沒有說話，只是上下端詳

着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被圭龍銘看得有點不好意思。

「公子，你……」

「夢蝶？」

那女人怔了一怔，半晌才道：「你要找夢蝶？」

「對，你便是夢蝶？」

「公子是那一位故人……」

「你果眞是夢蝶！」圭龍銘十分高興，可是看着這個麗人，却是另有一番滋味。

想當初見她之時，她與化蝶便像一雙蝴蝶，一雙能飛擅舞的蝴蝶。一雙淸麗脫俗的蝴蝶。

而今，臉前人似乎再沒有那種不吃人間煙火的美態。

「我是……」圭龍銘眞不知如何說才好。

「我而今不再是夢蝶，我主持這金麗院，你便叫我一聲金夫人吧！」

「金夫人！」多麼庸俗的一個稱呼。

金夫人既然能主持這間龐大的院子，自然有她一套的法子，她能言善道，手段更是圓滑。

她招呼了圭龍銘入內。

一個相當優雅的偏廳。

「你提起陽春院、白雪樓……」

「是的！」

「看你的年紀，却也不像……」

「在下姓圭，有人托我找化碟姑娘！」圭龍銘不想再多生枝節。

「化蝶？她早已……」

「甚麼，化蝶怎麼了？」

金夫人喝了一口茶，仍然那麼安祥地問道：「究竟誰托你找化蝶？」

圭龍銘道：「當然是一個故人！」

「誰？」

「姓杜的！」

「杜擎天？」

圭龍銘點了點頭。

「姓杜的這人……」金夫人似乎恨恨地道。

「姓杜的怎麼了？」

「想當年，他倆只是相逢一遭，却……」

圭龍銘道：「杜爺無端下獄！」

金夫人聽了，知道他並不是冒名而來。

「是的，杜爺下獄，以後便不知去向，而今杜爺可在人間？」

「他在不在人間也不重要，他只託在下與化蝶姑娘一晤！」

「他果然是個多情種子，妹子也不枉此生！」

圭龍銘聽了，心中一震，化蝶似乎爲了自己而做了一些她姐姐認爲不應做的事情。

「她怎麼了？」

「她入了尼姑庵！」

「甚麼？她爲杜爺入了尼姑庵？」

金夫人點了點頭，道：「其實穆爺已給了我們很多銀兩，她也不用入尼姑庵！」

「既然你們有了銀兩，那又爲何……」

金夫人當然明白圭龍銘言外之意。

「圭爺，咱們出身於風塵之地，外表風光，其實裏面却有不足爲外人道之處，我妹子可以決心入庵，我却不能，因爲我後面還有很多人——姐妹、傭僕，龜奴……我可以用錢打發他們，但以後的日子又如何？」

圭龍銘想不到本是這麼貌美的女子，竟然要顧及身旁這許多的事情。

「於是，我開了這間金麗院，一直至今！」

「那位穆爺呢？」

「穆爺也是下獄，不知去向！」

「爲甚麼化蝶又會……」

「她誤墮風塵，却不是風塵人！」

「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倆是孿生姐妹，樣貌相同，但性格並不一樣，雖然當時她在杭州的白雪樓，可是她從來沒有招呼人客，那次……在穆爺府邸之中表演歌舞，她都是勉爲其難，爲我多賺一些金銀！」

「她爲你賺到了！」

「可是，她一見了杜爺之後，便說自己是個不祥之人，因此她回來以後，便要自盡！」

「自盡？爲的是甚麼？」

「便是那位杜爺！」

「他們只見過一面……」

「情之爲物，有時很難說的，她千萬金銀也不肯爲皇侯貴客一笑，却爲一個只有一面之緣，數句說話之人而埋沒一生，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是的，實在是大大出乎圭龍銘的意外，想不到半夕話，却惹來一段相思賬！

他實在心急要見這位紅顏知己。

圭龍銘道：「她究竟在甚麼地方？」

「你究竟是杜爺的甚麼人？你爲甚麼要見化蝶？」

「我……我是杜爺的獄中好友，他託我找化蝶，交一些東西給她！」

「你交給我便可以！」

「不，我定要親身見她才可以！」

金夫人嘆了口氣，道：「我只希望你見了她之後，可以使她重新振作！」

「希望不負所託！」

金夫人道：「她在城郊的濯垢庵！法號離塵！」

* * *

濯垢庵只是一個小小的庵堂，圭龍銘幾經辛苦才找到。

庵堂之內有一個傭僕。

「我想見離塵師傅！」

那傭僕看了他一眼，道：「師傅在閉關。」

「甚麼閉關？」

「師傅每年都要閉關一段日子！」

「甚麼時候可以出來見客？」

「我不知道！」

說完之後，她又再低頭做她的工作。

「你能否傳達，有一個姓杜的人要找她？」

「姓杜的？你是姓杜的？」

圭龍銘看看四周，低聲道：「是的！」

那女僕立時放下了工作，往內裏去。

不一會，那女僕入來，道：「杜爺請。」

他隨着女僕進入了聽堂。

這庵堂外面很小，而且有點破落，但裏面却是出乎意料之外，佈置得十分雅潔。

一個素衣的尼姑坐在堂中。

化蝶，他一眼便看出她是化蝶。

她老了一些，但仍然是有清麗脫俗的外表。

「杜爺？」

圭龍銘點了點頭。

化蝶滿眼淚水，泫然欲滴。

圭龍銘實在想不到，自己孑然一身，竟有一位如此紅顏知己。

「我沒有白等，你終於來了！」

「是的，我終於來了！」

傭僕退出，室中沉默，兩人相對，一時之間却無從說起。

「你快走……長劍——」

「甚麼？你叫我快走？」

「是的……」她欲言又止。

他實在不相信，一個等了自己十多廿年的人，一見面之下，竟然是叫自己離去。

其中可有甚麼難言之隱？

難道她知道自己下獄的內情？

他忍不住問：「你知道誰……」

「誰知道你來？」

「夢蝶！」

她臉上突然抽搐了一下，道：「快逃！」

她在枱上，用滴下的淚水寫了三個字——桃花塢。

圭龍銘會意，她要在桃花塢與他相見。

她抹去枱上的字痕，臉上抽搐更甚。

圭龍銘出了庵堂，却沒有往桃花塢，他再潛入了濯垢庵，監視着化蝶的一舉一動。

化蝶收拾了一些東西，並把一個小小的檀香木盒也放在懷內。

她立即便要出門。

可是，金夫人却來了，兩人相見，並沒有甚麼言語，不過，化蝶却退回房內。

「聽過杜爺託人帶來的消息了？」夢蝶問。

化蝶聽了，知道杜爺並沒有在夢蝶面前吐露了身份，她呼了口氣道：「聽過了。」

「他帶來甚麼口信？」

「沒有甚麼！他在獄中早已死了！」

金夫人微微一笑。

「證實了？」

「證實了！」

「那你要實踐你的諾言！」

化蝶低下了頭，道：「我會的，不過我而今仍是化外之人，要我脫離……還要……」

「還要甚麼？」

「還要向我師傅稟明一切！」

「好，那需要多少時間？」

「我會盡快。」

「爲了這事，我們蹉跎了太多日子！」

「廿年了，他也等得廿年，何況等多一兩天！」

「那好極了，三天之後，我再來接你！」

「好！」

金夫人便這樣離開了化蝶。

化蝶在庵中呆坐了一會。

然後她離開濯垢庵，直往城中去。

圭龍銘聽過兩人的對話，却是摸不着頭腦。

他只能把握了最重要的一點——化碟許下了一個諾言，而這個諾言一定要證實杜擎天死了，才可兌現。

那是個甚麼諾言？

她對甚麼人許下這個諾言？

等待這一個諾言實踐的人，究竟是誰？他爲甚麼要等待十多廿年？對付一個弱質的女子，何必這麼低聲下氣？事情似乎牽涉了一份深遠的感情！

圭龍銘一直跟着化蝶。

她入了城中，然後再往城郊走。

一直走到傍晚，她才來到一間相當大的寺觀，那寺觀只有一個極普通的名字——觀音廟。

她直入了內堂。

看來她對這地方極其熟悉。

化蝶再從內堂，一直來到住持的房間。

圭龍銘伏在屋椽上，監視着她的一舉一動。

住持的屋間相當大，却沒有床，只有幾個蒲團，當中的一個，坐着一個乾瘦的老尼姑。

化蝶入了室內跪下，尊聲叫道：「師傅！」

那師傅並沒有答話，雙目閉着，像個菩薩。

「師傅！」

「怎麼了？該來的都來了？」老尼緩緩地張開了眼睛，望着化蝶。

「是的，來了，並且證實了！」

「那麼……」

「弟子向你辭別！」

「那又何必？」

化蝶並沒有說話，她從懷裏拿出了那個小小的檀香木盒，滿眼淚水，並向老尼叩頭。

老尼道：「空即是色，色即是

空……」

化蝶的淚水更爲濃密，像一串串斷線的珍珠，滴在地上。

「既然杜爺已被證實不在人間，那麼穆爺也豈不是……他究竟也是個情深義重的人！」

「不！」化蝶厲聲地道：「師傅，其實我空有化外之人的外表，並無化外之人之實……一女實在不能配二夫，雖然……」

她已泣不成聲。

圭龍銘聽到「穆」字，心弦震盪。她說的穆爺，是否穆彥陶？他沒有死去？

爲甚麼化蝶與他，竟又扯上關係？

化蝶似乎是爲自己而蹉跎了廿多年，而穆爺——假如眞的是穆彥陶的話，他又爲化蝶蹉跎廿多年？

這一切，究竟是甚麼原因？

他眞想立時奔出來，問一個詳細。

可是他控制着，因爲他一直以爲穆彥陶已死，而今却又仍生存，這其間，牽涉了一些甚麼？

他一定要找他說個明白。

兩人斷斷續續的說了一些話，但聲音極低，圭龍銘用龜冥神功亦無法聽得清楚。

「過兩天，我便還俗見穆爺……」

「這些事由你自己拿定主意，我收你爲徒，本着渡你成仙成聖，免除人間一切苦惱，而今……你要做的事，我自會交代你的師伯……」

化蝶出了房間。

圭龍銘立即隨着。

她到住持後面的禪房去，那處有一列的禪房，是供給廟中尼姑靜修之用。

她選擇了一間，並且進去。

房內也是無床，只有幾個蒲團。

化碟打坐。

圭龍銘實在忍耐不住，他一竄身入了房內，並且坐在化蝶對面的蒲團上。

化蝶似乎並沒有發覺。

圭龍銘輕聲道：「化蝶！」

化蝶微張開眼睛，表情並不詫異，也輕聲地道：「是你？」

「是的，我……」

化蝶仍然保持冷靜。

圭龍銘實在不明白，她等了自己廿年，而今見面，却是那麼平靜，於是他急不及待的追問化蝶。

「你剛才向你師傅說的穆爺，是否……」

「是，是穆彥陶。」

「他沒有死？」

「沒有，他下獄十多天後，便出來了！」

「他出來了？爲甚麼他會……」

「他……」

圭龍銘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只見眼前光影一閃。

他立時撲向化蝶。

他比那點光影慢了少許。

那光影已插入了化蝶的左臂。

圭龍銘一竄身，向外飛身而出，一連串的光影向自己面門射來，圭龍銘揚袖，接收了那一叢光影。

這一慢下來，他已無法再追出去。

他看看自己的袖上，已佈滿了藍湛湛的花針——淬毒的花針！

他立時知道不妙。

他奔入禪房，只見化蝶仍然兀坐着，但臉色蒼白。

他拉開她的袖子一看，只見臂上已有一個黑印，他緊緊的握着她的臂部，道：「你靜坐着，我用龜冥神功替你把毒迫出！」

「太遲了，沒有人可以逃過穆爺的『黃蜂尾後針』！」

圭龍銘沒有理會她的說話，只凝神運功，那黑印似乎是止住了擴散，但却無法迫出。

化蝶却十分安詳地道：「杜爺，你究竟對我有沒有留下甚麼印象？」

圭龍銘覺得奇怪，道：「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問這個無關重要的問題？」

「無關重要？」她淚如雨下，雙臂顫抖。

「我當然對你極有印象！」

化蝶聽了，雙臂才止住了顫抖。

「那麼，我爲你久等也並不是冤枉，不過便是冤枉，也是甘心！」

圭龍銘實在不明白。

化蝶又道：「在我死前，我眞眞正正爲你做到一件事，我是十分快活的！」

「甚麼事？你說！」

化蝶看着圭龍銘，道：「陷害你半生的是……」這時，她的雙臂又再顫抖，口唇抽搐。

「是誰？你知是誰？」

化蝶點了點頭，但却說不出話來。

杜擎天再凝神注功，希望可以把她體內的毒性止住，那「黃蜂尾後針」的毒性，確是十分厲害。

化蝶已癱瘓下來，她依在圭龍銘的懷內。

她的表情既是痛苦，也是甜蜜。

圭龍銘却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哀，一個爲自己鍾情廿年的人，自己竟是不知！

知道的時候，時間却是如此短促。

上天作弄人，竟是如此殘酷！

化蝶終於帶着微笑伏在圭龍銘的懷中，離開了這塵世，圭龍銘呆着。

他不知呆了多久。

他抱起了化蝶的屍身，可是她的右手却是僵硬的，一時之間，他無法好好抱起她，他用力屈回她的右手，却不成功。

忽然，圭龍銘明白，這是一個示

意。

化蝶臨死之時，是想告訴他誰人害他半生的，可是毒性發作，無法說話，她只好用手勢去表示。

這右手一指，表示甚麼？

圭龍銘已回復了冷靜。

這次的報仇，不單再爲自己，而且還爲了化蝶。

他放下化蝶的屍身，再擺在蒲團之上。

手指是指向東面。

東面是甚麼？是仇人藏在那邊？不，這個暗示實在太空泛了。

他想了一會，又出禪房外看。

東面是——是她師傅的禪房。

對，她師傅也清楚這件事。

圭龍銘立即奔向那老尼姑的禪房。

不過，却也太遲了。

老尼姑坐在蒲團之上，却已身體冰冷。

房內並沒有甚麼痕跡，殺人滅口的功夫做得眞是十分週到。

蒲團前面，仍放着那個小小的檀香木盒。

圭龍銘把小小木盒打開。

他希望裏面有他仇人的秘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裏面却是一堆銀閃閃的東西。

再小心一看，心頭一震——

爲甚麼竟是一叠銀箔？

銀箔？

龍老留下的是金箔，而今却見的是銀箔。

本來他打算爲自己的仇恨了結之後，再去找這些銀箔，報了龍老對自己的恩怨。

實在不能相信，這銀箔竟在這時出現。

爲甚麼這些銀箔又會在化蝶處？

一切一切，牽涉越來越廣，事情亦十分複雜，他立刻把那些銀箔收入懷內。

老尼應該知道自己的仇人，可惜她也死了。

而今還有一個。

夢蝶！

她會不會也遭到滅口？

看來，她暫時應該沒有危險，因爲她似乎一直是個局外人……穆彥陶，他是……

他不敢想下去。

他把老尼與化蝶的屍身埋在觀音廟後面的墓地之後，便奔到了金麗院。

結拜兄弟　竟是仇人

金麗院仍然很熱鬧。

猜枚喝酒之聲，在院子中彼起此落。

夢蝶並沒有死去。

她仍然以金夫人的身份，主持金麗院的一切。

圭龍銘早在客棧中換過一切，回復了當年杜擎天的模樣，大踏步的入了金麗院。

龜奴老八怔怔的望着他。

金夫人也從閣樓階之處望下，聲音帶着詫異道：「杜爺？」

圭龍銘並沒有答話。

金夫人急步下來，道：「我應該早已猜到！」

圭龍銘道：「我也猜到了！」

「杜爺，這不是談話之所，請。」

他跟着金夫人，來到了閣樓一間幽靜的小房。

「你找到了化蝶？」

「找到了，可惜的是……」

「她……她怎麼了？」

「她——死——了——」

金夫人聽了，身體顫悚着，半晌才道：「其實，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圭龍銘道：「那好極了，就把眞相告訴我！」

金夫人呆着，似乎是從一個惡夢之中醒來，道：「杜爺，化蝶沒有告訴你？」

「她想說的時候，已經太遲，不過我已猜得八九，我只想你證實。」

「是，是穆彥陶！」

「是穆彥陶？是穆彥陶！」他實在不想相信。

「當他來陽春院找我的時候，計劃並不是這樣的，唉，有時人算不如天算！」

「甚麼計劃？」

「你記得當年，你做了一宗大買賣，從陝北回來？」

圭龍銘當然記得，他點了點頭。

「他打算利用咱們姐妹的美色，誘惑你！」

「誘惑我？爲了甚麼？」

「我不知是爲了甚麼，不過只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想你存在。」

「不想我存在？我並沒有與他爭過甚麼！」

「杜爺，你聽過一山不能藏二虎嗎？」

「我並沒有甚麼野心。」

「穆爺可不是這樣想。」

圭龍銘心下十分不安，古語有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他希望用美色引誘你，使你永墮溫柔鄉。」

「結果，我看上了化蝶，而他也……」

「他也看上了化蝶。」

「甚麼？」

夢蝶道：「我也實在不明白，我和化蝶面貌相同，舉止相若，他竟然也愛上化蝶。」

「人的外貌相同，內心却不一樣。」

「也許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其他原因呢？」

「我猜……他是一個非常妒忌的

人。」

「他妒忌我？」

「是的，他似乎有一種古怪的傾向，只要你喜歡甚麼，他也要分一杯羹，不，不是分一杯羹，而是整個佔有。」

「那是他要害我的原因？」

「不，他害你早已有計劃！因爲你在陝北完成了買賣之後，龍威堂與虎勇堂上下都以你爲首，他的首領地位似乎是搖動了。」

「他爲了自己？那麼，爲甚麼他自己也下獄？」

「那只是一種佈局，他要使你死了也不會埋怨他。」

圭龍銘嘆道：「我竟然有眼無珠，有這一個拜把兄弟，有這兄長！」

「他不是你的兄長，他是你天生的仇敵。」

人生因果，竟是前定？

「他陷害我當然是成功了，爲甚麼他又不再統領鹽幫？」

「你以爲他沒有統領鹽幫？」

圭龍銘似乎並不明白。

金夫人續道：「他學乖了——他不再在江湖露臉，而其實南北鹽梟，那個不屈服他脚下？」

「包括玉骨肩堂與金枇杷？」

「是的，一切都由他在幕後指揮。」

好個穆彥陶！

怪不得在鹽幫之內，他一些蛛絲馬跡也查不到，原來穆彥陶早已控制了一切。

「夢蝶，我不相信你說的一切。」

金夫人詫異的看着圭龍銘，道：「爲甚麼？」

「穆彥陶根本也鍾情於你！」

「假如他是鍾情於我，那麼……」

一時之間，她竟變成了一個淚人，半晌，才續道：「他若鍾情於我，也不會讓我重操故業，開這一間金麗院。」

「那麼，化蝶呢？」

「說也奇怪，化蝶只與你相聚過一個下午，可是她却是眞正的鍾情於你！」

「你怎知道？」

「我怎會不知道？這多年以來，她削髮入庵，一切都是爲了你。」

「爲我？我實在不明白！」

「化蝶知你下獄，但並不知道其中複雜的內情，直到穆彥陶出來之後，他沒有事，而你却不再露面，她早已猜到是他弄的玄虛，她不斷向他游說，因爲只有他才可以解救你出來！」

「結果呢？」

「他提出了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他要化蝶下嫁他！」

「化蝶沒有答應？」

「沒有，但許下了一個諾言，假若證實你不在人世，那麼，她便會下嫁他！」

「原來是這麼一個諾言！其實穆彥陶根本不用與化蝶討價還價，一個弱質女流，怎能對抗一個梟雄？」

「是的，本來是如此，但事實並不這樣，這廿年來，一直沒有你的消息，化蝶並沒有在他的威迫利誘之下嫁他，反而更令他神魂顚倒。」

人生之事，一切並不在意料之中，意料之中的事，又豈可說是人生！

穆彥陶陷害了杜擎天之後，其實一切都有了——權力、金錢，一切都垂手可得。

可是，化蝶呢？

却是可望而不可觸，雖然他可以用暴力，不過他沒有這樣做，因爲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認爲自己一切都優勝過杜擎天，爲甚麼不可以用眞情攫取她的芳心。

第二，越是得不到的東西，他越要得到。

可憐的杜擎天就是在穆彥陶的這些慾望之中無端下獄。

圭龍銘道：「有甚麼可以證明，穆彥陶對化蝶是如此鍾情不二？」

「我不知道，但我聽說過，穆彥陶曾把他自己最重要的東西交了給化蝶，以表示他的誠意。」

「是甚麼東西？」

「我不知道！」

「對了，是不是一個檀香木盒子？」

「聽說是的，但我眞的沒看過，後來有人告訴我，那可能是一幅藏寶地圖。」

「假如是藏寶地圖，他又豈可交給化蝶？」

「那便是表示他的眞心！」

圭龍銘想了一會，道：「那麼，而今穆彥陶躲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他要來的時候便來，我是無從找他的。」

「我也不能找到他？」

「你能！」是外間傳來的聲音。

圭龍銘立時竄身出外。

不知甚麼時候，金麗院已渺無一人。

下面大堂，一片靜寂。

堂中坐着一個人，一個身穿錦袍的中年人。

穆彥陶？

圭龍銘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說話的却正是穆彥陶！

「杜擎天，別來無恙？」

圭龍銘一躍而下。

「你可也別來無恙？」

沒見多年的穆彥陶，臉添風霜，不過他仍是精神過人，兩眼發着精光。

圭龍銘看着這個故人，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滋味。

穆彥陶道：「一切事情，你都明白了？」

「我已明白，我們的賬也要好好算

一下了！」

「我從來沒有料到這個日子！」仍然是好大口氣的穆彥陶，彷彿一切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們之間的事，自然要好好料理一番，不過在未談及其他一切的事之前，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圭龍銘從懷中掏出那個小檀香木盒。

穆彥陶看了，有些激動。

「誰給你的？」

「化蝶！」

「化蝶，她人呢？」

「死了。」

穆彥陶整個人震動着，看來，化蝶並不是他下令殺死的，那可能是一個意外？

「她遺留下來的銀箔，是你的？」

「是我的又如何？」

「那麼，陶離是你的甚麼人？」

「陶離？」

「陶離是你甚麼人？」

「他與你有何關係？」

穆彥陶並不答話，半晌才道：「我與你之間的事，何必牽涉別人？」

「因爲陶離是……」他不知如何解釋，他想了一會，才道：「他算是我的恩人！」

「恩人？他死了幾十年，怎會是你恩人？」

「我只問你一句話——他是你何人？」

「他是我父親！」

圭龍銘聽了，心弦震動。

老龍臨死之前，千叮萬囑要找這個人報恩，而今這個人不在，他的後人竟然又是自己的大仇人！

這事如何了結？

「怎麼？是我父親有甚麼出奇？」

「沒理由，你姓穆，而你父親姓陶？」

「我沒有要向你解釋的理由，不過我父親有恩於你，那是他的事，與我無關。」

「我並不是一個像你這樣不知廉恥的人。」

穆彥陶聽了，滿臉怒色，站了起來。

「我承認我是個不知廉恥的人，我承認，不過你怨不得我，是我父親遺傳下來的。」

「這話怎說？」

「我父親根本就卑鄙無恥，姦了我母親，生下了我，一直沒有把我們母子看作人。」

「那你又如何養大？」

「我母親千辛萬苦撫育我成人，我早已立下誓言，天下間，有甚麼東西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

「你得到了一切？」

穆彥陶低下了頭。

「其實，你父親並不是你想像中這麼不關心你。」

「你怎知？」

「單就看他遺下這些銀箔便知。」

「我根本不知這些銀箔是甚麼東西。」

「這是一張藏寶地圖。」

「藏寶地圖？」

圭龍銘把身上的另一張些金箔拿了出來，並且簡單的解釋一下，兩張金箔銀箔互摺，便成了一張地圖。

圭龍銘道：「穆彥陶，我恩師龍老曾吩咐我，無論如何都要報你父親陶離這個大恩大德，就算他不在，我們仍然要向他後人報恩。」

「那怎麼了？」

「我把這張屬於我的地圖——那片金箔也送了給你，你便可以得到那藏寶地圖！」

「你呢？」

「我還要這些東西作甚麼？」

「算是報恩？」

「我盡力把最好的東西送了給你，就算陶公、就算龍老在天不悅，我也沒有辦法！」

「那麼，咱們恩義已絕？」

「對，你誣陷我在獄中，這仇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報的。」

「好，你來吧！」

圭龍銘已蓄勢而待。

穆彥陶忽道：「這地方不適宜我們決鬥。」

「你想在甚麼地方？」

「六和塔。」

「我與你是在六和塔下結拜，再在六和塔下了結咱們一段仇，也是一番造化！」

決鬥之事，便決定在翌晨的和塔下舉行。

＊　＊　＊

六和塔在晨曦之中，顯得特別寧靜。

圭龍銘剛到塔前，便覺得不對勁。

塔前早已站了兩排人。

左邊是「玉骨扇堂」的人，由「清風徐來」溫涼珏率領着「絕妙手」諸葛聰、「亂披風」當無愧，孖生兄弟「無影」顧朝陽、「無踪」顧旭日。

右邊却是「金枇杷堂」爲首的得力助手「金弦五絕」——：「彈子神弓」魯逸愉、「烏金戰弩」荆滿途、「袖裏乾坤」成西就、「纖手飛花」裴錦段和「金衣無縫」雲中雁，率領堂下衆人。

這兩個堂都是當今鹽幫中最負盛名的，而鹽幫的幕後老闆決鬥，當然是少不了他們的份兒。

圭龍銘也沒有甚麼表示。

他早已明白穆彥陶這個人。

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當然不會孤身而來。

決鬥本來是兩個人的事，可是……

「杜擎天，你好守時。」

聲音來自塔頂的一層。

圭龍銘一眼望上去，只見穆彥陶

端坐在塔上的露台，顧盼自如。

「這是決鬥？」圭龍銘道。

「啊，我想杜兄並不會介意，我手下知我有事，奮不顧身的來，我也不能太過拒人於千里！」

「好，來吧！」圭龍銘拱手。

穆彥陶道：「耿堂主曾與你略為交手？」

耿獨夫已排衆而出。

「奇怪，耿獨夫不是已死嗎？」心中一動，圭龍銘心中有點明白了，這是詐死！

圭龍銘早已心裡有數，看着耿獨夫，臉上微露笑意。

耿獨夫曾與圭龍銘交手，並且領教過他的「龜冥神功」，是故心下謹慎。

他一連擺下了幾個起手姿式，但並不進攻。

圭龍銘看着他，豎掌挺出。

這一挺出，正是耿獨夫所預料的。

他隨着掌的來勢，矮身避過，雙腿便向上挑。

好厲害的一雙鐵腿。

圭龍銘明知他厲害，却要硬接這一招，他運起他的「龜冥神功」中的龜息功，就用胸前結結實實的接了他的雙腿。

「砰砰」兩聲，耿獨夫雙腿，好像踢在棉絮之內。

他人在半空，返身再踢。

這一次，他的功力已用八成。

假如是常人，這一脚定然可以把對方踢進陰曹地府，何況是雙腿齊飛？

但對手並不是常人。

而是圭龍銘。

他的龜息功實在是異於常人，他猛然接了四腿，內息急湧，一股强勁的力量洶湧而出。

頓時，耿獨夫雙腿的功力有如泥牛入海，了無聲息，並且被圭龍銘的胸部所吸着。

他稍為一退，圭龍銘的吸力更大。

這時，他人在半空，不上不下。

圭龍銘只要施任何殺手，他也抵擋不了。

但是他却沒有。

他用雙手托着耿獨夫的腰，然後氣定神閒的把他放在地上。

耿獨夫雙腿發軟，一時之間，仍未站穩。

旁邊的人都知道，圭龍銘是大大地放了他一馬，可是他的手下「金弦五絕」却並不欣賞。

他們五人俱是暗器能手，而且合作日久，心意相通，當魯逸愉把耿獨夫扶好，五人便齊聲揚手。

一時之間，金光閃現。

彈子、弩箭、袖箭、飛鏢與金針，從四方八面向圭龍銘射來。

圭龍銘雖預料不及，但他反應極快，在金光之中，兩袖揚起，然後是一個「一飛冲天」。

他雙袖揚起之時，早已把飛射而來的暗器收了，在一飛冲天之際，雙袖再揚，所有暗器立時便向塔頂的穆彥陶射去。

圭龍銘神功雖然厲害，但到底在半空發力，而且離塔頗遠，這一招却是無功。

不過，這招却使塔上的穆彥陶大為吃驚。

圭龍銘身剛落地，「金弦五絕」與耿獨夫已一齊攻來，五人來勢洶洶，如狠似虎。

圭龍銘有點憤怒，這五人先用暗器傷人，見不得逞，又羣集而攻，實在不合江湖規矩。

五人的武功不同，招式也十分怪異。

圭龍銘意念集中，使出他久未試用的「冥想」功。

他邊看着五人的招式，也同時用同樣的招式回敬，這是「冥想」奇功怪異之處。

耿獨夫以「黑虎偸心」一招，攻向圭龍銘的胸前，立時，圭龍銘便以「黑虎偸心」回敬，他使出的力量，當然是比耿獨夫的大得多，只見耿獨夫立時被抛開五丈，口吐鮮血！

其餘五人在驚懼之下，更發猛招。

魯逸愉一招「天花亂墜」，圭龍銘也是一招「天花亂墜」，迫使他無法出招，人却像天花般散去。

荆滿途、成西就、裴錦段與雲中雁各使出平生所學，都一一被圭龍銘用「冥想」神功回敬過去。

五人都被自己所發的同樣招式所傷。

「冥想神功」比想像中更為厲害。

圭龍銘的目的並不在這五人，所以力量有所控制，否則這五人早斃在當場。

五人躺在地上，心中仍然不甘心。

他們又再施出看家本領。

一時之間，暗器自四方八面飛射。

圭龍銘又再使出「冥想」神功，他雙掌運起，全身一旋，身邊便仿似築了一道道無形的氣牆，那些暗器被氣牆反射而回。

圭龍銘又運眞氣，那些暗器反而招呼到發射者的身上！他們各人均是發暗器的奇材，那會想到暗器會反射在自己身上，一時之間，無從抵擋。

只見「金枇杷堂」的五人活像倒地葫蘆，在地上呼叫不已！

「好！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穆彥陶看來並不關心那些為他而戰的人，他只是在欣賞武功的比試，就像個局外人。

圭龍銘道：「穆彥陶，你來！」

穆彥陶只是笑着。

是的，「金枇杷堂」倒下，還有「玉骨扇堂！」

穆彥陶下令道：「玉骨扇堂！」

溫涼珏道：「屬下在！」

四人已護着溫涼珏。

溫涼珏拱手道：「早已領教過前輩的高招。」

圭龍銘看着這位年輕的女子，心下有一陣難以言喻的感觸，她英姿勃發，却並不是盛氣凌人。

她只是接受了命令。

「前輩賜教。」

溫涼珏的玉骨扇已使出。

圭龍銘並沒有使出他的「龜冥奇功」，他只是見招拆招，而且並沒有甚麼攻勢。

他明白溫涼珏是在穆彥陶的惡勢力之下，不得不向自己攻擊。

她的四個助手亦已上來。

絕妙手的一雙扇子。

亂披風的披風。

無影無踪的左騰右閃。

但他們的招式全無歹毒之意。

圭龍銘明白，他不能讓穆彥陶怪罪下來，他暗中用勁，再使出他的「冥想奇功」。

溫涼珏的玉骨扇，使來的力量並不大，而圭龍銘的冥想功，回敬的力量也並不大。

其餘各人也如是。

圭龍銘一一運功，迫使各人躍開十丈。

各人再想攻上。

穆彥陶叫道：「罷了！」

圭龍銘仰首，問道：「你來？」

穆彥陶却仰天哈哈大笑，半晌才道：「你來吧！」

圭龍銘正想飛身上塔。

可是，他止住了脚步。

原來六和塔上，每一層的露台上，都出現了一個人。

怪不得穆彥陶會是如此篤定。

六和塔共有六層，穆彥陶在最高一層，下面還有五層，換句話說，圭龍銘一定要過此五關，才可以與穆彥陶來單打獨鬥。

好個奸狡的穆彥陶！

假若他並不是如此奸狡，他也沒有今天的地位。

穆彥陶這些年來，雖然是在幕後操縱着鹽幫，但他仍然是對外面有所介心，因此，他手下能人實在不少，這五個人，看來並非易與之輩！

再抬頭，五個人已不再在露台。

圭龍銘當然不會害怕，正是既來之，則安之！何懼於再過這五關？

他一躍而上。

六和塔內的第一層十分寬敞。

當中已坐着一個僧人模樣的人，他打坐着。

圭龍銘道：「大師佛號？」

「我來自天竺上國，你就尊我一聲天竺上人！」

好大的口氣！

不過，他既然有此口氣，定然功力不小。

只見這天竺上人雙手合什，閉目沉思。

圭龍銘看着他，只覺心胸中似有一團熱氣襲來，一時之間，他眞不知如何抵擋。

那股熱氣越來越熱，他突覺胸前有燒焦的氣味，低頭一看，果然焦味來自胸前。

好厲害的「火焰合什」！

圭龍銘也連忙雙手合什，運起了「龜息神功」——這種不動的凝氣，正緊緊的扣着那「火焰合什」！

胸口的焦味已停。

不過，圭龍銘仍然感到一陣寒、一陣熱的感覺，這天竺上人正加强他的功力。

圭龍銘也暗自加勁。

忽然，那「火焰合什」向左一移，左面是一些下垂的帳簾，「蓬」的一聲，竟然着起火來。

假若圭龍銘功力稍遜，早已全身着火。

圭龍銘立時左掌使出，一陣勁風，便把那火焰撲滅。

天竺上人竟然嘆道：「十年未見！」

這幾個字，圭龍銘當然明白，相信這位天竺上人，十年來根本未逢敵手。

這時，他又感到全身灼熱。

天竺上人似乎要運用全身功力，以火焰焚燒圭龍銘，圭龍銘立時以龜息之功，謹守全身。

熱力一再加强，但圭龍銘的龜息神功也加强，一時之間，只感到胸口一陣翳悶。

那天竺上人的力量實在厲害。

這樣僵持下去，他定會耗盡內力而死。

而這對圭龍銘也沒有多大好處。

他不能再讓他瞎纏下去！於是忽然轉身，身體沿着牆壁而上，一直上到天花板！

天竺上人的火焰功力，突然沒有了依據。

他立時一收一放，雙掌同時間向天花板挺去——兩朵火焰自他掌中射出。

圭龍銘看着兩朵火焰，於是整個人撲下，一股冷凝的眞氣，立時使火焰變得無影無踪。

天竺上人已搖搖欲墜，因為他的眞氣已洩盡。

圭龍銘只要加上一掌，他便會當場死去，但他沒有，他步出露台。

他再回頭之時，天竺上人却已全身着火，自焚而死！

圭龍銘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自作孽！」

他出了露台，反身便上了第二層。

塔內也坐着一個僧人。

這個僧人十分瘦削，連臉上也像是皮包骨似的。

「大師得罪！」

那位大師一臉傲氣，道：「絕指禪師！」

他端詳着圭龍銘。

圭龍銘問道：「有甚麼好看？」

「你逃得過我師弟的火焰合什，那你的功力眞的不錯啊！」他臉上似笑非笑。

「大師指法必然厲害！」

那和尚仍然是似笑非笑，一指挺出，並非是向着圭龍銘，而是向着遠處牆壁。

那一指之力，力透牆壁。

一陣沙石撒下。

「好指力！」圭龍銘也不禁讚歎。

「那是摩訶指！」

「好極！」

「你知難而退？」

這僧人的思想似乎十分單純。

圭龍銘道：「還是要領教過大師！」

「好！」他又一指挺出。

這一指的力量，罩向圭龍銘的全身，圭龍銘立時運功抵擋，那大師身心一震。

絕指禪師道：「剛才是無相劫指！」頓了一頓，又道：「再來了——多羅葉指！」

那指法古怪，但力量却更爲厲害。

圭龍銘全身運功，以靜制動。

「拈花指！」絕指禪師手似拈花，但指頭發出一股尖銳的力量。

圭龍銘斜身，卸去了一部份的力量。

「天竺佛指！」

「大智無定指！」

「因陀羅指！」

這三招，一招比一招厲害，但圭龍銘的龜息神功却是越遇强敵，龜息的能力越强。

他已成了一具全無知覺的人形。

三指的功力，在他身上斜卸而去。

絕指禪師的表情，一指比一指緊繃，他實在不相信，天下竟有人可以連續擋這三招！

假若沒有這「龜息神功」，那麼這三指定然可以稱霸！

絕指禪師嘆道：「天亡我也！」他似乎用盡了力量，叫道：「寂滅指！」

整個塔身震動，而他自己也震動着。

那「寂滅指」實在厲害，可惜他仍然無法破那龜息神功。

一會，塵埃落定，絕指禪師也寂滅了。

圭龍銘吁了一口氣，口中一甜，也吐了一口鮮血！這絕指禪師的確厲害，幾乎可以使他氣絕。

他調息了一會，決定再上第三層。

當他返身上了第三層，他整個人呆住了。

因爲塔中的人非僧非道，實在不知是個甚麼傢伙——他披着長髮，手足也長了長毛。

圭龍銘心中一凜。

那人見到圭龍銘，咧嘴而笑，陰森森的白牙及那使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使人不寒而慄。

這人實在並不像人，而是一隻獸、一隻狼。

「你竟能逃過兩位大師，眞不簡單！」

圭龍銘看着這非人非獸，道：「前輩是……」

「你不認識大爺？」

「在下少涉江湖，前輩是……」

「俺是山東的貪狠暴！」

貪狠暴！名字也特別駭人。

貪狠暴的雙目充滿了獸性的火焰，那種火焰並非是仇恨，也非妒忌，而是一種貪婪的火焰。

貪狠暴因仇家極多，早已不敢在江湖露臉，想不到他竟然是托庇於穆彥陶之下。

貪狠暴似乎久未與人相鬥，極希望嘗到血腥味道的樣子，他已蓄勢已待。

圭龍銘明心見性，以不動應萬動。

貪狠暴已忍耐不住，他飛身撲前，雙爪如狠。

圭龍銘看準他的來勢，避開了他的兩爪，猱身接近他的胸前，一拳挺出，結實的打在他那口白牙上。

那白牙實在怕人，使人煩燥。

這一招並未在貪狠暴預料之內，他重重的吃了一拳，三顆牙齒脫落，血水飛濺。

貪狠暴一出手便落敗，那種老羞成怒的招數，一招緊迫一招，罩着圭龍銘全身。

圭龍銘知他厲害，「龜息神功」已貫注全身，一時之間，貪狠暴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貪狠暴突然向天空一嘯，嘯聲充滿了原始獸性的呼喚，圭龍銘手下便慢了半招……

而他那貪狠爪連施八招，圭龍銘暴退，但略爲一慢，左邊的衣袖被他撕了下來。

貪狠暴更加得意，一再進招。

圭龍銘觀此人行徑招數，已知此人暴戾成性，留此人在江湖，定然是一個禍害。

他運起神功貫注全身，猛地吆喝一聲。

他用了八成眞力。

只見貪狠暴被他眞力挑上半空，塔頂的灰塵紛紛落下，一時之間，塔內縈繞着貪狠暴撕心裂肺的叫聲。

貪狠暴落下，「叭」的一聲，就像一堆爛泥似的倒在地上！

圭龍銘的身體也搖搖欲墜。

他使的眞力太多，龜息神功本是講求收斂，內藏深邃的武功，這次他爲了一擊而中，使了陽剛之力，使他體內翻騰，血氣不調。

看着貪狠暴的屍體，他有說不出的厭惡。

一個既可任用這個似獸非人的人，可想而知也不是甚麼善類。

拜把兄長穆彥陶竟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實在難以想像。

穆彥陶向來是溫文爾雅、處處爲人着想的人，但他內心的卑劣竟是如此，他實在不忍想下去。

他也不能再想下去。

因爲他要與穆彥陶算清楚這一筆帳，還要攻上兩層，第三層是個非人非獸的，那麼第四、第五層呢？

第四層却是一個文弱書生型的人。

這人既然被派在第四層，武功自然厲害，不過他坐在窗緣，圭龍銘躍上之時，他仍然未覺。

圭龍銘知道，此人並非不知道自己的來臨，這態度根本是一種蔑視。

他感到一陣憤怒，便想出手。

那人回首微笑，道：「杜爺果然名不虛傳，可以戰勝天竺上人的火焰合什，也可以戰勝絕指禪師的指法，還可以戰勝那隻人狠，實在是使人佩服！」

圭龍銘道：「閣下呢？」

「在下家學並不淵源，所學也不多，只曾在大理住過兩年，也在天龍寺……」

他的話未說完，已一指指向圭龍銘。

圭龍銘早有準備，轉身避過。

「能避過我脈衝劍的，天下數數，也只有幾人，杜爺果眞名不虛傳！」

原來這人竟是脈衝劍的高手。

脈衝劍便是以內力沿大脈而出，有劍氣而無劍形，可在百丈以內，以內力取人性命。

這種至高無上的內功，正是大理國天龍寺鎭寺之寶，爲何竟然被這書生模樣的人學會了？

圭龍銘雖然閃開了他的一指，但見脈衝劍所到之處，灰石粉屑飛揚，已知厲害。

那人好整以暇地說：「我脈衝神炁向來發一招，也讓敵人發一招，來吧！」

圭龍銘實在看不過這人的高傲，便要發出龜息神功，以挫他的高傲。

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合什冥想，他想着那「脈衝劍」的招式。

一時之間，內力凝聚在他的手指之上。

猛然一指，內力自指尖溢出，迫向脈衝神炁。

脈衝神炁實在嚇了一跳，他千萬也想不到這位年紀並不算老的杜爺，倒也懂得脈衝劍法。

他立時避過，不過左額的頭髮已被削去了一半，並且發散着燒焦的味道。

「杜爺竟是……」

他不想再說下去，兩指齊發。

脈衝劍自右指而出，向圭龍銘胸前「中庭」穴指去，可是另外一指却無力量。

脈衝神炁見一擊而不中，再連出幾指。

圭龍銘都一一避過，而且他發現了這位脈衝神炁，並非是隨心所欲的發脈衝劍！

這個秘密，普通人當然不能發現，因爲他一發出脈衝劍，早已斃在劍下，他根本不用再發，可是，圭龍銘一連避過了幾招，才會發覺。

他當然會好好地利用這取勝之道。

突然，圭龍銘左邊的空門大開。

脈衝神炁看準了這機會，一指射出。

圭龍銘見他一動，早已掩護了空門，脈衝神炁再發一劍，但這一劍並未靈光。

圭龍銘立時翻身滾動，迫向脈衝神炁，再用「冥想」之功，一指迸出，直透脈衝神炁的心臟！

那種指力，實在比想像中更爲厲害。

只見脈衝神炁整個人呆着，臉上充滿了大惑不解的神情。

他死了，但却不甘心，也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會死在這種武功之下。

圭龍銘看着他，道：「我這冥想奇功，可以立時學會百家武功，只不過是一時功力，當然及不上閣下！」他嘆了口氣，並把他雙目闔上。

他用了「冥想」之功，元氣也大傷，因爲學會別人武功，在一刹那而出了對方的力量，實在是難以測量，對方功力越是深厚，自己所耗的力量也越大。

再上一層樓？

圭龍銘眞不敢想像，上面將會是甚麼人物？

看來穆彥陶已把天下有識之士，盡收囊中。

圭龍銘並沒有洩氣，他站了起來，一步一步的沿着樓梯，上到第五層。

第五層內並沒有人。

只是空空洞洞的一層樓。

圭龍銘當然知道，這裏肯定不會沒有人。

不過他看了一會，實在看不到躲藏的人，根本上，這地方也沒有躲藏之處。

而且這位高手，也沒有躲藏的必要。

可以擔任這最後防線的人，當然並非閒人。

可以勝過火焰合什、寂滅指、貪

狠暴、還有這個脈衝劍的，還有何人？

他實在看不到，塔內還有何人。於是轉身向梯階。

「杜爺！」聲音來自塔內。

圭龍銘再轉身——他猶豫着——因爲他看見塔內，若隱若現的出現了一個披髮的人！

是的，一個披髮人，若隱若現！聲音正是由這若隱若現的人的口中發出。

圭龍銘站定，道：「前輩是……」

那披髮人已坐在塔中央，道：「我一直在這裏，你可曾……」

「我剛才看不到前輩！」

「那是因爲我練的是『無我無相』功！」

「無我無相？」

「是的，杜爺可曾聽過——本是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肉身是一種障礙！」

「無我無相便是練至肉身也可以不存在？」

「並不是眞正的不存在，而是肉眼所不能看到！」

怪不得是若隱若現。

「前輩已臻化境？」

「杜爺何不來一試？」

一瞬之間，那披髮人似乎又消失了。

圭龍銘把功力凝聚，只感到自己並未發招之際，已有一股狂大無比的力量壓向自己。

他以龜冥神功相抵。

只掃了一下，他便感到身心欲裂。

他不敢再硬抵下去，一個旋身，借力御力，可是力却不由他控制，身體不由自主的旋動着，整個人似陷入了一陣波濤之內。

在旋轉之間，圭龍銘仍然可以瞥見那披髮人若隱若現，他似乎也控制不了。

旋風漸靜，圭龍銘穩着了身子。

那披髮人笑道：「無我無相之功如何？」

「我想閣下並沒有到達無我無相的地步。」

那長髮人似乎被刺痛似的，道：「小子，你有何資格批評老祖之功！」

「老祖？」

「我便是無相老祖！」

「你這無我無相的武功，其實我也懂。」

「你懂？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懂！」

圭龍銘並不再和他說話，只在塔中坐了下來，合什低首，凝聚功力。

他不言不動。

這位無相老祖並沒有出招，只是看着他。

圭龍銘正運起他的「龜息神功」。

他不言不動，活像一塊石頭。

無相老祖看得久了，以爲他在弄些甚麼玄虛，便一袖向他拂去。

圭龍銘却兀坐不動，既無損傷，也無反應。

無相老祖再拂一袖，也是如此。

他實在不明白，圭龍銘究竟在做甚麼。

其實這龜冥神功，不言不動便是最大的本領。

無相老祖再雙袖齊拂，可是，他突然似沒有拂到任何東西，前面的圭龍銘竟不見了。

「小子竟也懂無相之功？」

他轉身，似乎看見圭龍銘，可是再一拂袖，却又無法再見到圭龍銘。

他追看，瘋狂地追着。

他越追，越是瘋狂。

「天下竟有人偸學了我的無相之功！」他不斷叫喊，也不斷的繞室而走。

圭龍銘並不懂無相之功，他只利用他超卓的輕身功夫，一直貼着這無相老祖的背後而走。

因此，他一直沒有被無相老祖看見，不過無相老祖却可以感覺他的存在。

這是圭龍銘心思巧妙，破強敵之計。

無相老祖已陷於瘋狂，不斷的叫囂與環室而走，圭龍銘只要稍用力，在他背後一指，他便一命歸西。

他並沒有。

他就讓他不斷的走着，而圭龍銘已上了六和塔頂。

六和塔頂上是穆彥陶。

穆彥陶看見圭龍銘上來，略覺詫異，但隨即回復他那從容的態度。

「擎天弟！」

「虧你還記得我這名字！」圭龍銘氣憤地道。

「擎天弟！」

「你不用再如此叫我，杜擎天在獄中，早已被你害死了，在你眼前的是另一個人——圭龍銘！」

「無論你用甚麼名字，你仍是我的好弟弟！」

圭龍銘聽了，實在是無名火起三千丈。

穆彥陶似乎並不想用武力，只道：「你可以擊敗我身邊的五個尊者，你的武功實在令我拜服。」

「那我們之間的帳呢？」

穆彥陶道：「我定會好好的還你。」

「穆彥陶，在你我淸算之前，我要好好交代。」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個木盒。

他續道：「這木盒內的金箔，配合了你給化蝶的銀箔，可以合成爲一張尋寶地圖，那是你爹的東西，我把他交了給你，算是完成我的師傅——龍老的心願，報答你父親陶離的大恩大德。」

穆彥陶接了過去，道：「好，你大恩報了？」

「還沒有，你我是結拜兄弟一場，

當年誓言猶記，你負我在先，而今我讓你先發三招，算是一場兄弟情。」

穆彥陶道：「三招？三十招我也勝不了你。」

「既然你不發招，那麼我便算與你恩斷義絕。」

穆彥陶這時竟是淚盈於睫！

圭龍銘想起自己在黑獄之苦，也不禁淚光閃現。

穆彥陶道：「你來吧！」

圭龍銘多年盼望的便是這時刻，可是面對穆彥陶，他竟有點下不了手。

圭龍銘嘆了口氣，道：「穆彥陶，其實我想了十多廿年，仍然想不通，你爲甚麼要害我？」

穆彥陶也嘆了口氣。

「我自幼便是小心眼兒，我容不得別人好過我，當年你我在鹽幫之內，你比不上我，因此我才與你成爲拜把兄弟，但你從陝北回來，在江湖、在鹽幫，你的聲名早在我之上，我容不得！」

「你可以一刀了斷我的，爲何要我受此苦？」

「我是想一刀了結你，但我解決你之後，我很難向幫內兄弟解釋！」

「於是，你便用美人計？」

「是的，化蝶是美人計，不過，其中却有了改變……」

「甚麼改變？」

「化蝶本是個冰冷的女人，她竟然鍾情於你，你的魅力比我猶勝，我也受不了。」

「因此，你要陷我於黑獄而奪取化蝶？」

「我沒有其他選擇。」

「那實在是無妄之災！」

「之後，爲何你也下獄？」

「當然是爲了使你死得瞑目。」

「可惜我並沒有死去。」

「那是咱們兄弟之間的悲劇！對了，擎天，爲甚麼你竟要報我父的恩情？」

「在獄中，我遇到龍老，龍老受你父親大恩，而我是他的弟子，當然要完成他的心願。」

「其實，我父親並不是一個好人……」穆彥陶似乎陷入了回憶當中。

「當年他放任我，使我爲人器量極小，長大之後，我明知這是不對的，但仍然改不了，我不能忍受在一人之下，我永遠要在萬人之上！」

「我並沒有與你爭。」

「但形勢上你比我好。」

「而今呢？」

「而今仍是……」

這時圭龍銘正低下頭來，緬懷過去，唏噓不已。

而穆彥陶便趁這機會發難。

他雙手在懷內。

懷內有寶刀。

圭龍銘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全無道義的人，竟是全無道義至此田地。

不過，圭龍銘雖然沒有防備，他的「龜息神功」早已凝聚體內。

寶刀劃破他的前襟，但進不了他的體內。

圭龍銘怒喝一聲：「你還不死心！」

「龜息神功」反彈之力，竟使穆彥陶自己中刀，他滿臉苦淚。

圭龍銘道：「穆彥陶，你是自作孽！」

「是的，自作孽，不可活！」

「我還有一個問題，那個兩廣提督是出名的淸宮，你怎能……」

「他的淸廉也有……限度，他不吃一千兩，可是他會吃一百萬兩……」

那是人性，人性竟可用金錢衡量。

圭龍銘坐了下來。

這時，外面已有哄動。

玉骨扇堂的溫涼珏飛身上了塔頂，看見圭龍銘無神呆坐，忙道：「圭爺，鹽幫……」

圭龍銘道：「鹽幫要靠你了。」

溫涼珏當然不明白他們之間的恩怨，不過他自會說明一切，鹽幫始終是他們的根由，他們會好好的治理一切。

圭龍銘而今只想上化蝶的墳頭！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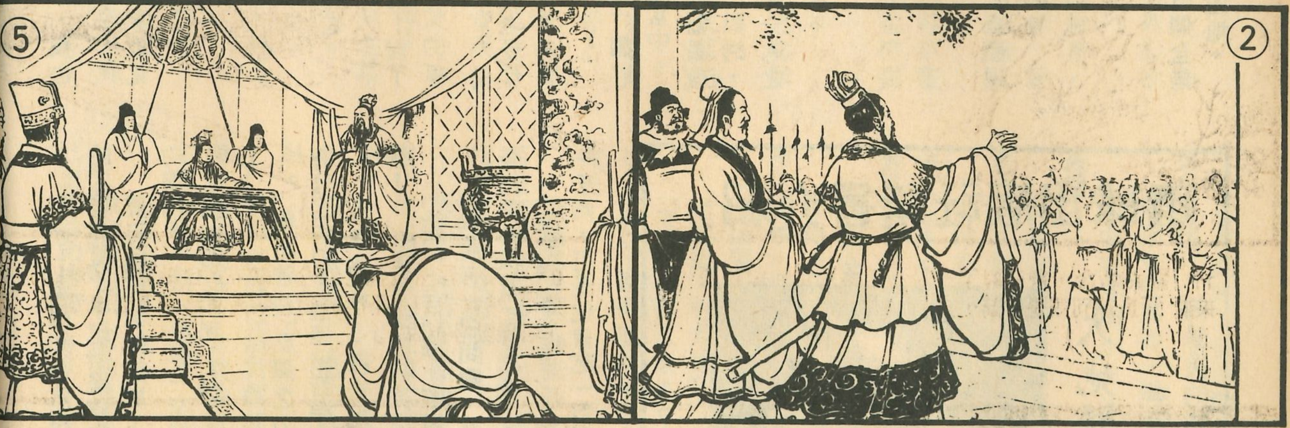
煮酒論英雄（一）

徐正・編繪



1　漢獻帝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曹操破了徐州，殺了呂布，休息了幾天，便傳令班師。徐州的百姓擁擠在路上，要求留下劉備治理徐州。

4　回到許昌，曹操封賞了出征人員，把劉備安排在相府附近一個宅院裏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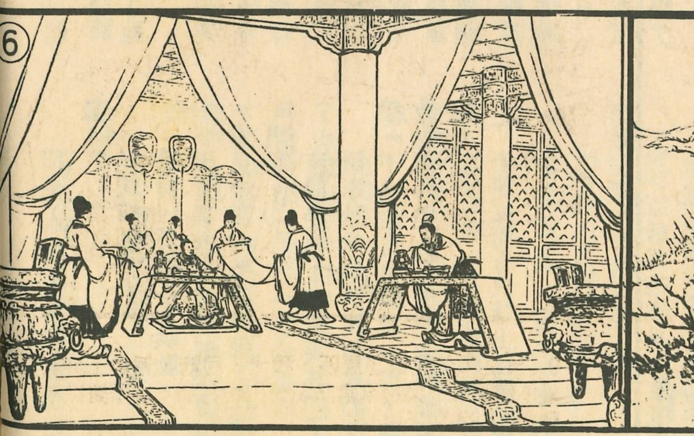


2　曹操傳見百姓，告訴他們：「劉將軍立了大功，要去朝見皇帝。待他得了爵位，再來治理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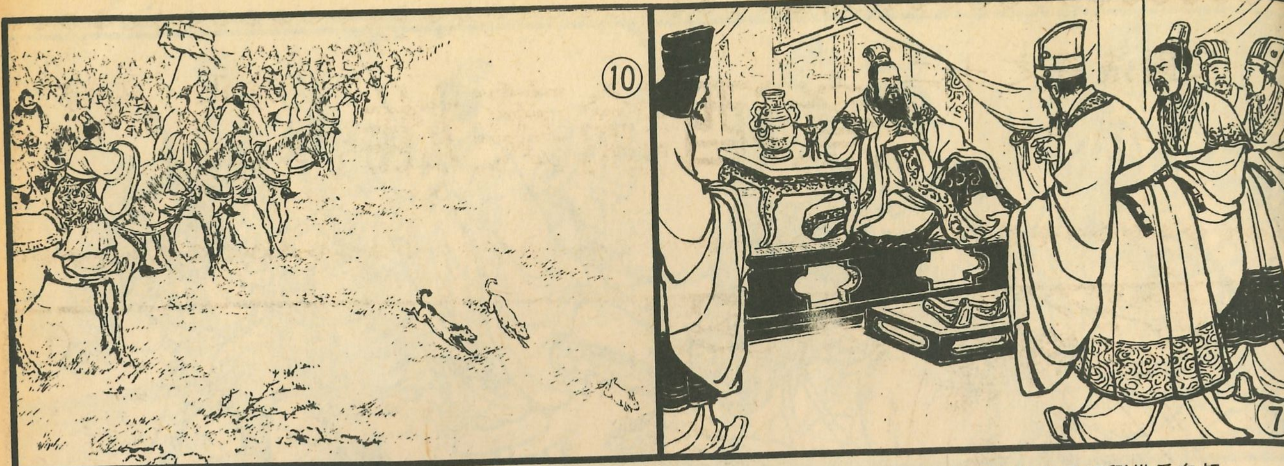
5　第二天，曹操把劉備帶到朝堂，朝見獻帝。獻帝問起劉備的家世。劉備奏稱是中山靖王的子孫。



3　百姓拜謝去後，曹操委派車騎將軍車胄爲徐州刺史，便率領大軍，和劉備弟兄同往許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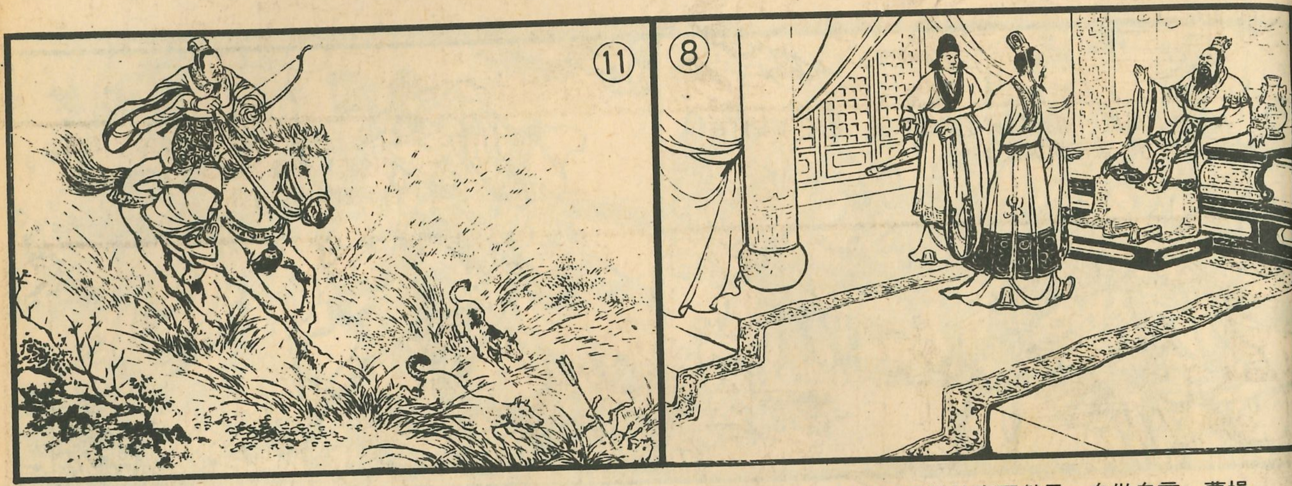


6　獻帝叫人查了家譜，劉備應是他的叔父。他正因曹操弄權，國家大事做不得主，便想重用劉備，做個幫手。當時就封劉備爲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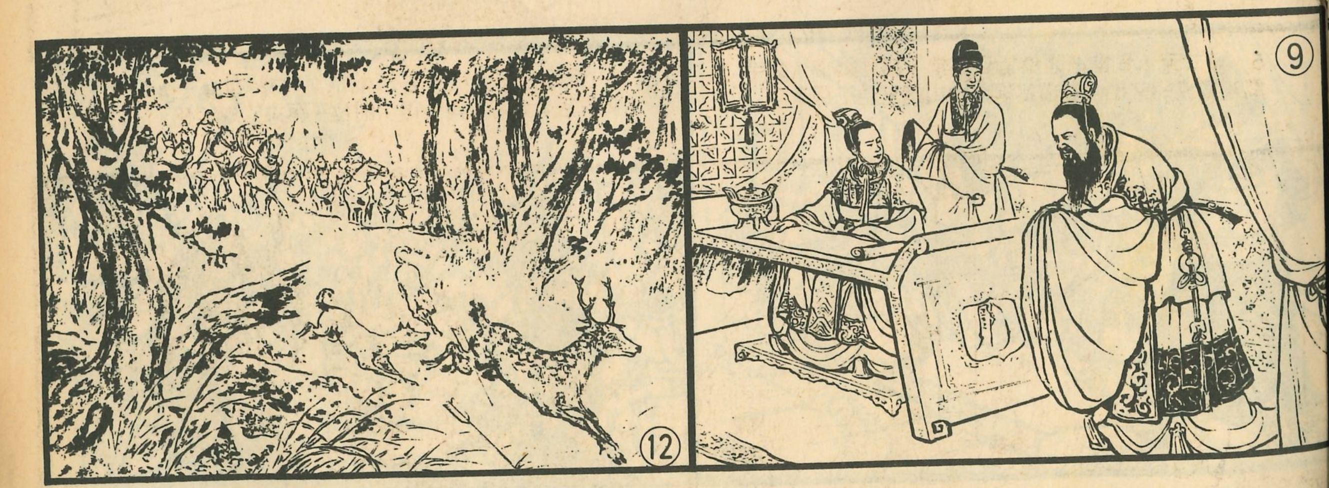
7　曹操回到相府，謀士們都說獻帝認劉備爲皇叔，恐於丞相無益。曹操笑道：「他做了皇叔，我用皇帝的命令支使他，他更不敢不從了。」

10　到了圍場，開始打獵。獻帝看見草叢裏竄出一隻白兔，回頭對劉備道：「我要看皇叔射獵。」



8　一天，謀士程昱勸他廢了獻帝，自做皇帝。曹操道：「時候未到，不能輕動。明天我請主上出城打獵，看看動靜再說。」

11　劉備領命，彎弓射了一箭，正中那兔。獻帝喝采道：「皇叔可說是神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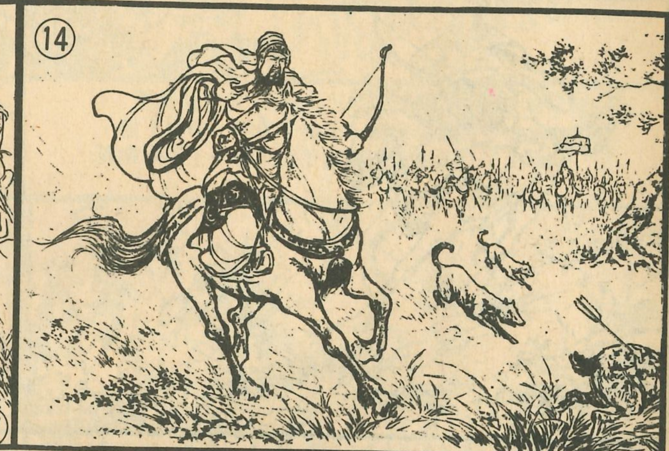


9　於是，他挑選了馬匹、獵犬、弓箭，派兵士到城外準備圍場，然後進宮請獻帝出城打獵。獻帝雖然不願去，卻不敢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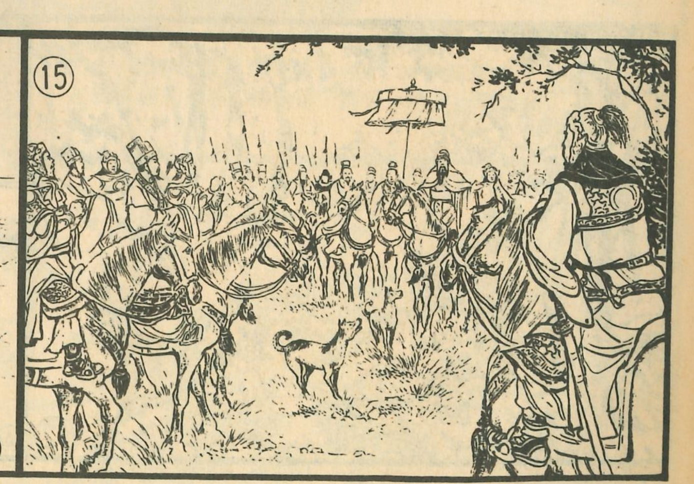
12　一行人轉過土坡，獵犬從樹叢裏趕出一頭大鹿來。獻帝彎弓搭箭，連發三箭，沒有射中。



13他回頭對曹操道：「丞相射一下看。」曹操放馬上前，就在獻帝手裏，拿來了寶雕弓和金鈚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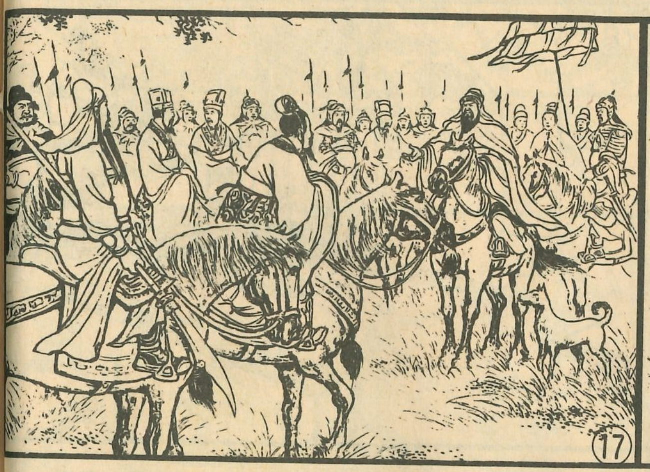
14　他拉滿弓弦，颼的一聲，一箭射中鹿背，那鹿登時倒在草中。



15　文武百官看見了金鈚箭，只當是獻帝射中了鹿，都向他高呼萬歲。曹操放馬遮在獻帝前面，迎受歡呼。



16　百官見了，大爲驚異，却惱了劉備後面的關羽。他提刀拍馬，要衝出去殺曹操。劉備慌忙向他搖手，他只得忍氣勒住了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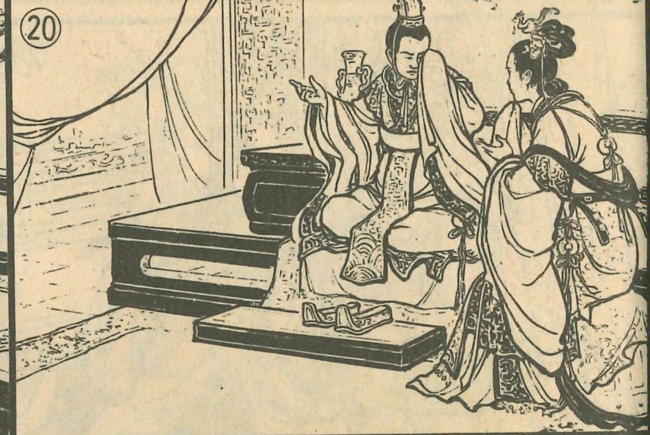
17　劉備上前向曹操賀道：「丞相神箭，天下少有。」曹操笑道：「這是天子的洪福呢。」就把弓箭帶在身上，不再還給獻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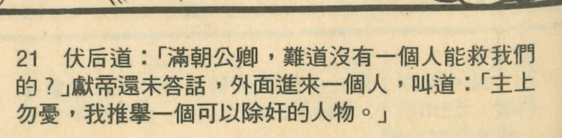
18　圍獵完了，劉備弟兄回城歇息。關羽問劉備道：「曹操無禮，我要殺他，兄長爲什麼阻止？」劉備道：「滿場都是曹操心腹，一動手也許傷了主上，如何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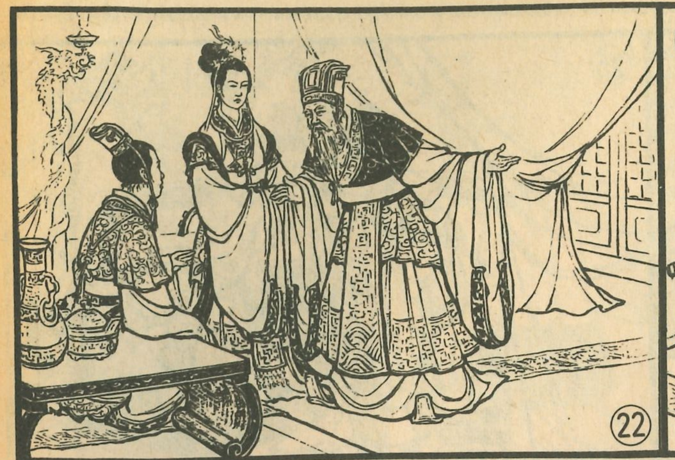
19　關羽嘆道：「今天不殺他，以後他定要擾亂國家。」劉備搖手道：「這種心事，千萬不能說出去。」



20　再說，獻帝回到宮中，想起曹操專橫的情形，不禁流下淚來。他對伏皇后說了今天圍獵的事情，料定曹操不懷善意。



21　伏后道：「滿朝公卿，難道沒有一個人能救我們的？」獻帝還未答話，外面進來一個人，叫道：「主上勿憂，我推舉一個可以除奸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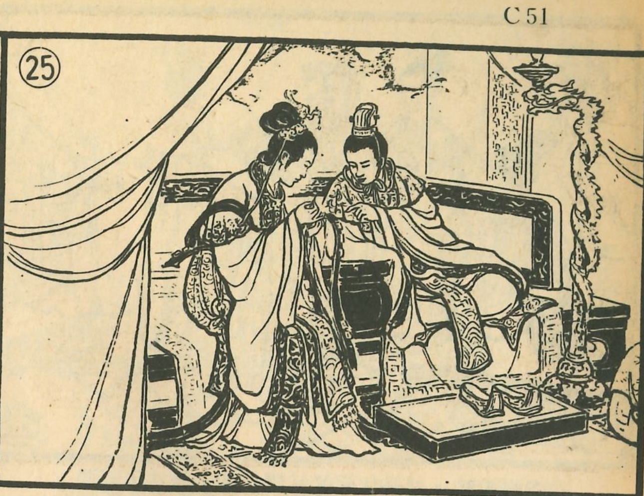
22獻帝看時，却是伏后的父親伏完，就抹了眼淚，問他推舉何人。伏完道：「車騎將軍國舅董承，是個忠心爲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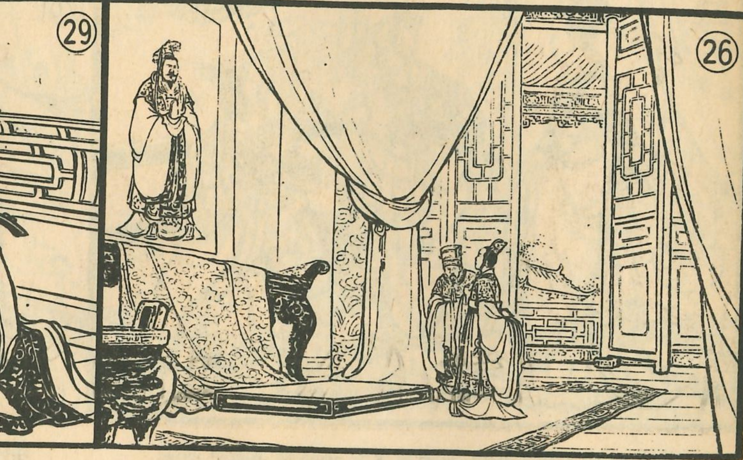
23　獻帝稍稍安心，要把董承召進宮來商量。伏完却怕曹操耳目衆多，容易泄漏機密，勸獻帝預先寫下密詔，賜給董承，令他回家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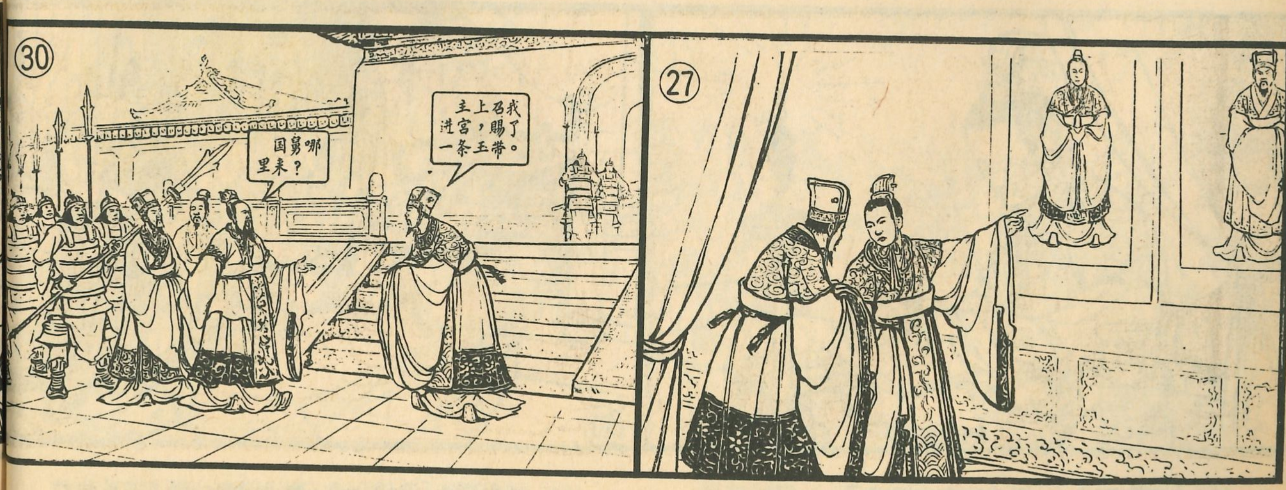
24　獻帝聽了，一面令伏完去召董承，一面咬破指尖，用血寫成一道詔書。



25 然後取出一條玉帶，令伏后拆開綫縫，把血詔放在襯裏，重新密密縫好，繫在身上。



26 董承來到宮裡，獻帝慰勞了一番，就和他同到功臣閣上，先看了中間的高祖畫像，嘆道：「祖宗這樣英雄，子孫却這樣懦弱！」



27 董承不敢說話。獻帝却又指着張良、蕭何的畫像道：「這二人輔佐高祖，打平天下，立下大功；國舅將來，也該像他們一樣，立在我的身旁。」



28 董承惶恐道：「我可沒有一點功勞啊。」獻帝解下玉帶，交與董承道：「你繫上這條帶，就像在我的身邊了。」



29 董承接了玉帶，倒身拜謝。獻帝輕聲道：「回家仔細看着，不要負了我一片意思。」

30 董承猜到了幾分，便把玉帶繫在身上。向獻帝拜辭。走出宮門，曹操早已得到消息，正在門前等候。董承慌忙施禮。



31 曹操笑道：「好一條玉帶，給我看看。」董承知道帶裏定有密詔，不敢解下。曹操向隨從的武士喝道：「替國舅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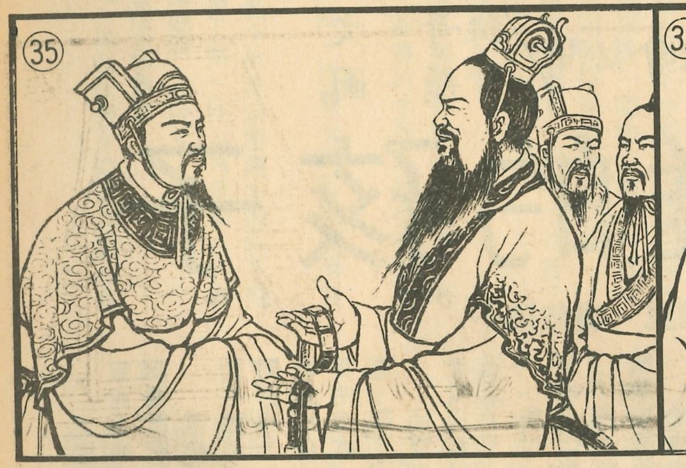
32 武士上前取了玉帶，送給曹操。曹操拿在手裏，仔細翻看，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33 曹操把玉帶繫在身上，對隨從們道：「大小怎麼樣？」隨從們齊聲道：「好，好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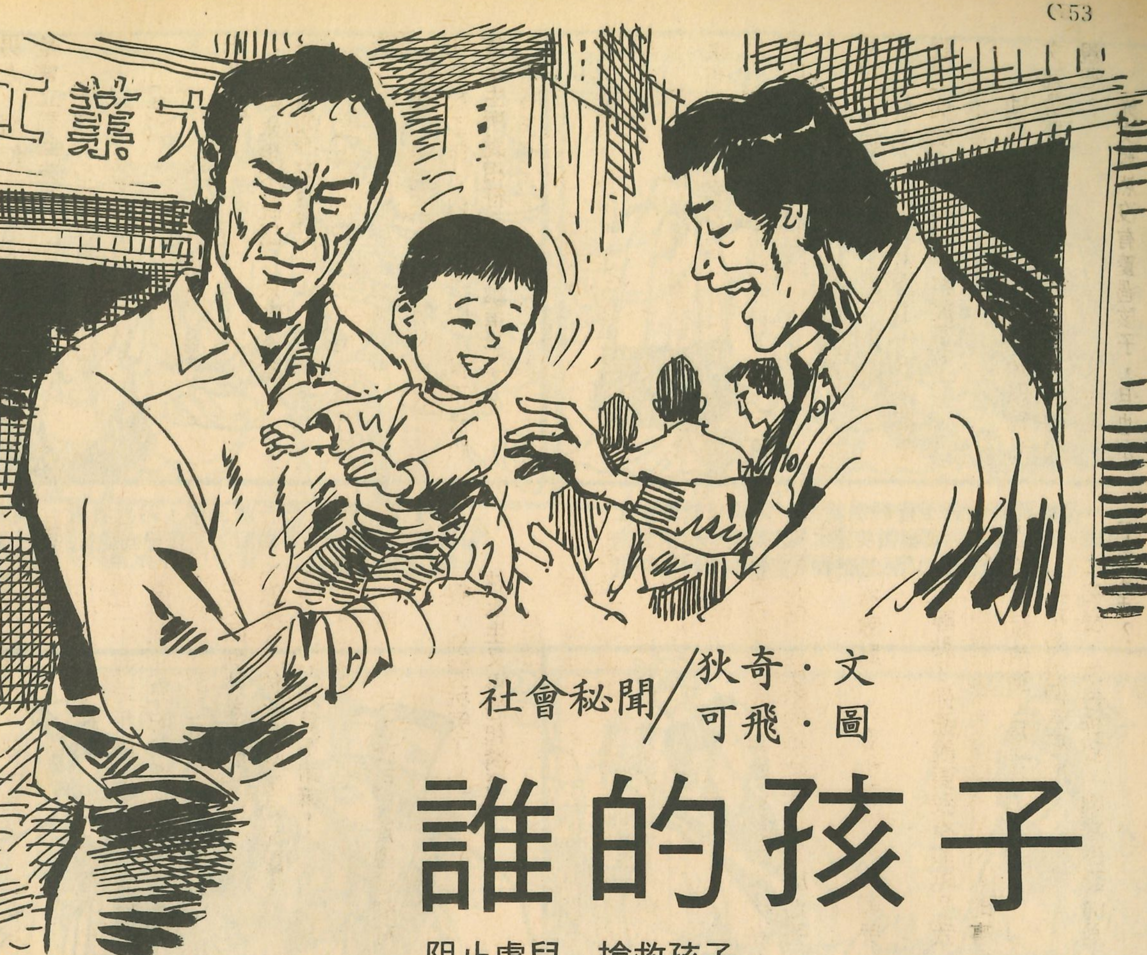
34 曹操要董承把玉帶轉送給他。董承推說是主上所賜，不敢轉送。曹操微笑道：「這帶裏恐怕別有道理吧？」董承惶恐道：「那怎麼敢？丞相倘要，留下就是。」



35 曹操笑道：「我說着玩。主上賜給你的，我怎麼好拿。」便把玉帶解下，還給董承。

36 董承回到家裏，晚上，獨自關上了書房門，拿出玉帶，就在燭下反復細看，看不出什麼東西。

（待續）



誰的孩子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阻止虐兒 搶救孩子

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光文走出報館，準備回家洗一個澡，然後再返回報館做新聞特寫。

這幾天他着實相當辛苦，因爲騎劫客機的事件今天才結束，而他做新聞部的工作，當然要時時刻刻注意着事態的發展。更何況那是一件惹人注目的大事，如果能夠搶到一些獨家消息，那一定會更好。

由現場採訪至回報館整理稿件，光文已經幾乎有八十多個小時沒有睡過覺了。

所以，當他走出報館的時候，眼睛幾乎已經睜不開來。

在這種狀態下，光文亦沒法不是踉跟地離開報館。

當他踏出工業大廈的時候，卻發現到副編輯林永生很愼重地抱着一些東西站着。

原來，林永生抱在臂彎裏的是一個大約一歲的小孩，他看見光文就露出困擾不堪的微笑。

「光文，你過來幫幫手，好嗎？」

光文看着林永生臂彎中的孩子。

「嘿！眞可愛，那是你的孩子嗎？」

「不是！」林永生翹起嘴唇說。

「那眞的不是你的孩子嗎？」

「眞的，那不是我的孩子，只是我暫時幫忙照顧而已。」

「噢，我也覺得不是你的……」

光文本來想說以林永生那副尊容，又怎可能會生出一個這樣活潑的嬰孩呢。但幸虧這句話沒有說出口，因爲他覺得這句話實在是太過份了。

「剛才有一個過路人，他說在五樓的公司那邊有點東西忘了拿，所以回去拿，而且還托我替他照顧一下。」

林永生就是有如此忠厚的一面。

「啊，那件騎劫案解決了沒有？」

「總算解決了，我想回家洗澡，然後回來寫些花絮，做個總結。」

「噢，眞是辛苦了，連今天出糧的日子也要如此搏殺。」林永生邊哄着孩子邊說。

「唉，對了，我還忘了到銀行打簿呢。」

「不過……」

林永生看看手錶，說：「都過了四時半，相信銀行都已關門了。」

這時候，那小孩子發出了哭聲，而林永生就不停地「乖！乖！」的去哄他。

可能，林永生已經有兩個孩子，所以他哄起孩子倒頗有辦法。

「很熟手嘛！」

「廢話！」

林永生苦笑着，轉過頭看看大廈的門口，說：「喲，這麼久了，都不知怎麼攪的，快十分鐘了。」

「是怎麼樣的女人，讓我去找找看。」

「啊，不是女人。」

「不是女人，難道是男人？」

「那當然啦。那是一個相當年輕的男人，看他大約二十歲左右，他剛說是會立刻回來的。」

光文的心登時就起了疑惑。

「他說把東西遺忘在五樓？」

「是啊！」

「好，我去看看，是一個年輕的男士嗎？」

林永生不說話，只點了點頭。而一臉都是不安的表情。

光文走向五樓，原來是一間錶殼廠。

光文走進去，看到有幾個女工正在忙於工作，他瞥了一眼，找不着跟林永生所說相符合的年輕男子。

爲了愼重起見，光文表示過身份後，就問其中一個女工。

她歪着頭應了應，作出了一個媚態。

「剛才有沒有人回來取回遺忘的東西啊？」光文見對方似在思索，便又再道：「是個約二十歲的年輕男子，他回來的時候還抱着嬰兒呢！」

「抱着嬰兒？你一定是搞錯了，我並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啊！」光文又猶豫了一下，接着說：「那麼，謝謝你，打擾了。」

「不要客氣。」

她很有禮貌地說，大概她以爲光文就是那個遺失孩子而狼狽不堪的父親吧。

光文雖然沒有養過孩子，但他亦可以猜想得到，如果他眞的是那個遺失了孩子的父親，他一定會是相當驚惶失措的。

在返回樓下途中，光文儘管不知道那個二十歲的年輕男子是不是林永生抱着的那嬰兒的父親，不過那年輕人沒有責任感倒是眞的。

光文回到林永生的旁邊。

「怎樣？」林永生哄着幼兒說。

「喂，你的運氣不錯嘛！」

「你說什麼？」

「不費一點氣力就可以獲得這麼可愛的孩子。」

「喂，別開玩笑了。」

林永生又再翹起嘴唇。

「不是開玩笑，是眞的。剛才我上到五樓，原來是一間錶殼廠。我問女工有沒有見過像你描述那樣的男人，她們說，根本就沒有一個男子抱着小孩走過進來。」

「你說什麼？」

林永生可突然暴跳如雷起來，在這瞬息間，懷裏的小孩亦接着猛然哭起來。

「冷靜點，你看小孩可被你弄哭了。」

「冷靜點？你還說要我冷靜點？我可怎樣冷靜下來。你以爲是別人的事，就說些風涼話，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你告訴我，剛才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對，我沒有騙你啊。」

「那就糟糕了。那麼，我眞的想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

「是棄嬰吧！」

「棄嬰？可是，他只是叫我替他照顧呢！」

「老哥，你冷靜點好不好，那些棄嬰不一定是全丟在路上的，更何況丟在路邊實在是相當危險，所以暫時託給人家而溜走是最安全的辦法。」

「你說是嗎？」

「那當然啦，雖然要丟棄小孩，表面上已經是不顧小孩的安危了，但是做父母的，總有一點惻隱之心，總會找個較安全的地方才丟吧。」

不過說到這裏，光文覺得他可能有點語病，因爲林永生剛才說那個男人只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人。

光文往下看看林永生臂彎中的孩子，臉是紅紅的，而且不哭了，還用圓圓的眼睛望人。

「老林，這孩子有多大？」

「大約有一歲吧，或許是七、八個月大也說不定。」

「那麼，剛才抱着那個孩子的年輕人如果是孩子的父親，未免是太年輕了一點吧。」

「是啊，我也覺得是這樣。」

「那麼，他可能不是那個孩子的父親！」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我看或者那個孩子是拐騙過來，或者是偷來的，但現在他要照顧又怕麻煩，所以就索性把孩子丟了。」

「有這個可能性嗎？」

「有，如果是這樣，那可變成是特稿了。」

林永生這個工作熱的人，一時忘了自己手上仍是抱着一個小孩，竟然驀地就將他担憂的心情改變過來，表現得如此的興奮。

不過，光文亦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立刻發現到那有相當的矛盾。

因爲，以一個拐騙的人來說，他應該是一個無情的人，是絕無可能會考慮到安全地把幼兒託給別人的，更何況，當他把幼兒託給林永生的時候，已經被林永生看到他的臉孔。

而當一件罪行尚未發覺兇犯是最麻煩的，尤其是那些拐騙小孩的人，他們將別人的家庭拆散，那眞是一種最卑鄙的行爲，不過，光文的猜測鼓舞了林永生是無可置疑的。他愼重地抱着小孩，說：「不管如何，我先將孩子抱回報館，小孩也可能是餓了，對不起，你可以到轉角那間藥房買一個奶瓶和一瓶奶粉回來嗎？」

「我？要去買奶粉？」

「是啊！」

「把他交給警方吧，那總好過我們要揹着這樣的大包袱。」

「我一定會交給警方，但我們先檢

查這個孩子，才再作決定也不遲。」

到這個時候，林永生倒比光文清楚一點，他懂得要先檢查小孩的衣服，因爲他認爲在許多粵語長片中，小孩在被丟棄前，父母是會將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寫在一封謝函上，跟嬰兒放在一起的。

對這樣的父母行爲，解釋爲「愛」的表現是錯的，因爲如果父母若對他的兒女有愛的話，是絕對不會遺棄孩子的。

林永生看着小孩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普通的那一種，既不是昂貴的，也不是便宜的。

「這孩子是個男孩，可惜他的發育似乎比普通男孩子差，我相信一定是奶水不足，眞可憐！」連負責掃地的華嬸也如此說。

「妳怎麼會知道的。」光文問。

「我已經有四個孩子，這些事我當然知道，你以爲小孩子可以獨自長大的嗎？」

光文無奈地搖了搖頭。

「其實沒有父母，孩子又怎可以長大呢？」

林永生瞥了光文一眼，挖苦說：「像你這樣無情的人，你應該好好的聽着。」

光文沒有理會，拿起了電話，撥到警察局去。

報館和警局的關係是密切的，所以光文很快就找着了當值的林沙展。

「好，我們通知伙記來。不過，似乎最近的棄嬰案特別多，可能是某些社會問題更嚴重吧！」

林沙展最後所說的話，光文也很贊成。

「喏！沙展，你說最近棄嬰案特別多，對嗎？」

「也許不好說特別多。不過，昨天又有一宗。」

「昨天？」

「是啊。」

「在什麼地方？」

「就在銅鑼灣的一間百貨公司內。」

「怎麼？在百貨公司？」

「對，就在最旺地點的那間百貨公司。不過事情卻有些怪怪的，百貨公司來報案的時候，說是有一個顧客把嬰兒交給店員就一去不返了。」

「哦，託人照顧嬰兒的那個人是男人抑或是女人呢？」

「噢，是一個男人。」

「男人？」

「對。」

「眞是一個無情的父親。」光文裝着平靜的語氣說，不過聲音却有些顫抖。

「光文老兄，這位仁兄是不是孩子的父親就不清楚。不過，近來的父母就非常缺乏責任感，尤其是年輕人。不過，或許那個孩子是別人交給那個人托管的，他覺得麻煩就轉托給百貨公司的店員也說不定。」

「沙展，我想請問你，遺棄小孩是不是一項刑事罪行呢？」

「那當然啦，因爲嬰兒根本就沒有生存的能力，所以他是一個需要保護的人。如果置一個嬰孩於沒有保護的狀態，讓他的生命和身體發生危險，那肯定會被起訴的。」

「麻煩你了。」

光文將嬰兒交給警方後，決定到百貨公司調查一下。

* * *

光文去到山光百貨公司，那是一間著名的百貨連鎖店，光文求見總務主任，採訪有關幼兒寄託的事件。

不過，百貨公司的總務主任卻不希望這件事見報，因爲他恐怕這件事見報後會影响百貨公司的形象。

光文沒有辦法，唯有以不提百貨公司名稱爲條件，請總務主任幫忙採訪。

「恕我多口問，不是百貨公司裏面的職員丟棄小孩的吧？」

「不！當然不是！」

「我聽說百貨公司還爲了可憐的嬰孩而餵他吃牛奶，是不是？」

「是啊，那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如果替你們百貨公司寫一段特輯，說所有的女店員都在爲嬰孩禱告，希望他的父母早一天來將嬰孩抱回去，那麼百貨公司不是給人很好的印象嗎？」

總務主任想了片刻，點了點頭答應了。

「好吧，我召那個女店員來，讓她對你講述有關當時的情況吧。」

光文是一個寫慣直擊報導的記者，當然知道怎樣耍手段，去搏取要知的消息。

果然，不久一名叫林曉莉的女職員出現了。她說，時間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當她離開童裝部的時候，在洗手間前被一名年輕的男子喚住了。

「對不起，妳可以替我照顧一下這個小孩嗎？」

說完，那男子就將懷裏的幼兒遞給她。

本來，林曉莉有點不願意，但想起公司正舉辦最佳服務員工獎，而且如果拒絕了對方，又怕顧客誤會公司店員是很冷淡的，所以她就接了下來。

年輕的男子走進洗手間。

林曉莉就在那門前哄着嬰兒等那個男子出來，不過，她等了十分鐘、二十分鐘都一直不見那個男子。

她開始心焦，而且她因爲沒法進入男厠，所以困擾得很。她唯有到鄰近的櫃枱請一位男同事幫忙，請他進去厠所看看。

「他並不在。」男同事對林曉莉說。

「在這期間妳一直都站在厠所前面嗎？」

「是啊！」

「那男人還可以由其他的途徑走出厠所嗎？」

「不可能的。不過，我有一些時候一直留意着嬰兒，如果他在那個時候走出來我就不知道了。」

「那個男子年紀有多大？」

「我看他很年輕，大約是二十歲左右。」

「啊，那麼有沒有什麼特徵呢？」

「沒有。我記得他是穿着一件T恤和牛仔褲的，和普通時下男仕的衣飾並沒有分別。」

如果照林曉莉這麼說，對光文要調查棄嬰案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不過，唯一有關的線索是這兩個拋棄嬰兒的男人都是年輕人。

光文帶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報館，整理一下他搜集回來的資料。

就在這個時候，他枱面上的電話响起來，接線生告訴他說對方是想講及有關棄嬰的事件。

光文立刻拿起了聽筒。

「你聽過一間叫愛兒托兒所沒有？」對方問。

「沒有。」光文答。

「這也難怪，那是一間私家托兒所，是專門收養一些私生子的地方。」

「收養私生子？」

「是，是專門收養一些年輕男女的私生子。」

「那和棄嬰有什麼關係？」

「告訴你，那些棄嬰是愛兒托兒所的嬰兒。」

「你怎麼知道？」

「你不要問，不過你可以調查一下這一間托兒所。」

說完就立刻收了線。

光文將這個消息告訴警方。

林沙展將這件事報告魏幫辦。

「有關愛兒托兒所，我們必須慎重調查，因爲兩個月前我們警方也接過投訴，說是托兒所照顧幼兒不周，請警方調查。」

「結果怎樣呢？」

「我們雖然調查過，但是沒有什麼結果，因爲如果有明顯的證據，我們還可以採取行動。可是我們做過暗中調查，都沒有發現被虐待的證據，至於有關育嬰的方法，因爲警方沒有權利去干涉，所以就只有讓他們維持現狀。」

「那麼，今次你們會怎麼辦？」

「我們當然會調查，要看託兒所是否眞的有虐待嬰孩的事件。」

「我也可以去調查嗎？」

「當然，我們沒有干涉記者採訪的權利，但是我怕會打草驚蛇。」

「魏幫辦，放心吧，我一定不會令對方懷疑的。」

第二天，光文就到愛兒托兒所去。

這間托兒所位於九龍塘區，是一間兩層高的建築物。

小小的院子裏有小孩子玩的鞦韆和滑梯，可是卻看不到有小孩在玩耍，而且這兩層高木造的房屋亦相當古舊。

按了門鈴以後，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出來開門。

「請問負責人在嗎？」

「對不起，她剛剛外出。」

「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知道，有什麼貴幹呢？」

「哦，我有一個親戚想將孩子寄養在這裏，因爲他的太太病死了，他遲些時又要到新加坡公幹去，所以他希望可以找一個地方安置他的小孩。」

「唔，那麼孩子現在有多大呢？」

「十個月大。我可以進去參觀一下嗎？」

對方點了點頭，光文跟着一起走進裏面。

他聽到不知從哪兒傳來的小孩哭聲，但他被帶進一個辦公室。

說是辦公室，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房間，放了一張寫字枱而已。

光文瞥了一眼，覺得這裏的設施着實太簡陋。

「我可以看一看托兒所的設備嗎？」

「對不起，現在是小孩的休息時間，不能讓你參觀。」

「但是，我聽到有小孩的哭聲。」

就在這時，又聽到哭聲。

「小孩又在哭了。」

光文想催她去照顧小孩，順便看

看有沒有機會去參觀一下這間托兒所。

但是對方衹是皺了皺眉頭，走了出走廊叫道：「永民，到育嬰房看看。」

那些哭聲很淒厲，似乎小孩子是肚餓了。

在走廊出現了一個約二十歲的男子，令光文吃了一驚。

「李太，什麼事情？」

青年粗魯地說，瞥了光文一眼。

「快到育嬰房看看，又在哭呢。」

「但我去會使小孩哭得更淒厲。」

「你眞是沒有用，我都不知道請你回來做什麼。那麼你留在這兒招呼這位先生吧。」

青年點了點頭。

等李太一出去，光文就急不及待地發問。

「現在收養了多少個小孩？」

「大約十五個。」

「大約？」

「……」

光文覺得奇怪，對方竟然不能夠肯定小孩的數目。

「我可以看看小孩住的地方嗎？」

「你不是打算把小孩寄養在這兒嗎？」

「是啊！」

「不過，我相信看了也沒有用。」

「爲什麼？」

「我不方便說，你還是把孩子寄養在其他的托兒所吧。」

「但是，我聽說這裏可以整日托，而且只寄錢來就可以了，所以我才選擇這裏，更何況只要你帶我去看看可以讓人參觀的地方就可以了。」

永民點了點頭。

他正準備帶光文出去的時候，剛才的李太已經回來了。她見到光文正想出去參觀，表情就相當憤怒。

光文十分醒目，搶先說道：「我祇是想看一看罷了。」

「永民，去準備晚餐吧！」

光文沒有辦法，只有失望地說要離開。

李太把光文送到門口，也許含有監視之意吧。

光文謝謝她，說立刻會和親戚取得聯繫來辦手續。不用說，這只是一個謊言。就算假如情況如光文所揑造的故事一樣，光文也不會把嬰孩寄養在此，因爲他在踏出門口時，心內已經有抹不去的寒涼。

在門前，光文回過頭再去看看，他看見永民在窗前不斷的揮手，示意他在街角那邊等他。

十分鐘後，光文就見到永民閃閃縮縮在托兒所那邊走出來。

「先生，你眞的要將小孩交給我們托嗎？」

「對啊！有什麼不妥嗎？」

「……」

「你儘管說吧，雖然那個小孩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有責任要照顧他的安全。」

「好吧！讓我對你說，我本來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後來得到朋友的介紹，就來這間托兒所工作，但是，托兒所的做法實在太不人道，他們收了顧客的錢後，却沒有理會到孩子的安全及死活。」

「所以，你就把小孩子抱了出來，送到百貨公司裏，然後將他交給百貨公司的職員，對嗎？」

「你甚麼會知道的？」

「還有，你還將另一個孩子，送到報館那邊，希望由傳播媒介將這件事報導出來，也對嗎？」

「你爲什麼會知道這麼多？你是警方的人，抑或是托兒所的人？」

「你放心，我是報館的人。」

「那眞好。」永民捉着光文的手說。

「放心吧，我一定會將這種事報導的，何況我要讓那些太隨便的男女也明白到他們因一時衝動而生下來的孩子，不是別人的孩子，而是他們親愛的孩子。」

（完）

龍鳳錯

齊雲飛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疑團漸露端倪　連日疲於奔命

上文提要： 齊雲飛追踪犬魔至一小集，根據一名老頭所指繼續上路，却覺越走越不對勁，遂折回找尋老頭，不料老頭却失踪，幸得悉老頭與一名叫何老三的人相熟，遂跑到何家，何老三在齊雲飛的押解下，欲往找老頭，不料來至一村前，何老三却被人暗算身亡，齊雲飛只好折回何家，却發覺何家少了一名女孩，在其追問下，當中一名婦人承認，那名女孩已被一名幪面人帶走……

樓上的食客，包括齊雲飛都轉頭向梯口望去，只見上來的是位彪形大漢，齊雲飛認得他是寇靖的一名手下，名喚盧九兒。

盧九兒一至樓，便轉頭四望，齊雲飛估計他是來找自己的，乃舉手向他示意，盧九兒連忙跑過來。

「坐下再說！」齊雲飛喜道：「可是已有了好消息？」

盧九兒緊張地道：「不是，寇副幫主找不到荊堂主，是以着我來找大俠！」

齊雲飛吃了一驚，急問：「那些跟他去驗屍的林家寡婦，是否找到？副幫主如今在何處？」

「副幫主在傍賢村，至於林家之人的動向，咱們也一直暗中監視。」

齊雲飛立即長身拋下一錠銀子，拉着盧九兒下樓。食客之中，有一個戴着帽子似商賈的中年胖漢，望着他倆下樓，咀角噙着冷笑。

齊雲飛和盧九兒一口氣奔至傍賢村，寇靖立即迎了上去。

「大俠，內子失踪了！」

「有沒有線索？」

寇靖焦慮地道：「問村內的人，他們都說沒看見。」

齊雲飛沉吟道：「會否她們尚未到傍賢村便遭意外，被人擄走了？」

關笛也聞訊趕來了，聞言跺足道：「一定是仁義幫幹的好事！」

齊雲飛邊轉頭回望，邊道：「如今說這種話，等於白說！寇兄，咱們再分開搜索一下，我到村外看看！」

「大哥，小妹跟你一起！」關笛回頭道：「快多發幾根火把來！」一時之間去那裡找火把？幸而村內屋前有許多人把柴放在外面吹晒，順手拿了七八根，點燃了火，便分頭行事。

齊雲飛帶了四名女幫徒來至村口，關笛問道：「如何搜法？」

齊雲飛看了一下環境，正面而來的一條路當然要再搜，兩側繞着傍賢村的小路也不能放過，於是又分開行動。

齊雲飛一人向左側小路走去，才走了七八步，忽覺草叢中有黃光閃耀，他連忙蹲下身，把火把凑近，却見地上有枚金戒指！

齊雲飛拾起來一看，只見戒指背面用小篆刻了兩個字：寇靖！齊雲飛立即長身而起，心頭怦怦亂跳。這戒指極可能是寇靖給荊紅英的訂情物，如今失落在此，是荊紅英被擄時掙扎脫落的，還是她故意留下的？

齊雲飛再看看周圍環境，便肯定這是荊紅英故意留下的，因爲沒有掙扎過的痕跡！

荊紅英故意將寇靖送給她的訂情物拋在此處，用意何在？齊雲飛猜想敵人可能很强大，荊紅英自忖不能敵，是以答應跟他們走，再在他們不覺時，留下「記號」！一定是如此。

齊雲飛跑回村口向關笛呼喚，未

幾她們都跑了回來，齊雲飛將戒指給一名女幫徒看。「這是荊堂主之物？」

那女幫徒只看了一眼便道：「不錯，荊堂主日夕佩戴着它，大俠何處得到此物？」齊雲飛將情況告訴她們，那女幫徒又驚又喜，道：「咱們快通知副幫主！」

齊雲飛道：「且慢通知他，否則他會更加焦慮！咱們沿跡找尋！」當下五六個人沿左側小路搜索。齊雲飛道：「希望她會留字！」

幾個人都十分仔細，關笛走在最前面，她「看」過之後，再由那些女幫徒覆看。齊雲飛則一直盤算他們擄走荊紅英之後，會使出什麼「殺手鐧」。

不久已至村後，這時候，一個女幫徒拾到一團草紙，她爲人仔細，小心翼翼將紙團打開，只見上面用炭灰寫着幾個字：我被人請走。英。

女幫徒叫了起來：「我認得這是堂主的筆跡！」齊雲飛看後半憂半喜，憂的是荊紅英果然落在敵人手中，喜的則是終於有了消息。

關笛緊張地道：「不知她如今在何處？怎不寫清楚。」

女幫徒道：「堂主一定是時間不允許，是以……」

「根本她當時亦不知要被請往何處！」齊雲飛揮揮手，「快去派人通知寇副幫主，咱們繼續搜索！」

關笛道：「要快點，若她被送到仁義幫總舵，則救人便困難了。」

齊雲飛心頭一懍，立即加快步伐在前，忽然又回頭，關笛急問：「大哥猜到荊堂主的去向！」

「不，愚兄怕他們又將荊堂主押回村內，這是上上之策，」齊雲飛道：「是以咱們該兵分兩路！」

關笛訝然道：「寇副幫主不是說已查遍全村，都找不到踪跡麼？」

「查遍兩字有問題！這村子人口多，地形又複雜，要踏遍每一個角落，可得花費不少工夫！」齊雲飛言畢皺起眉頭來，心中有一件事難以委決。

關笛道：「大哥，你目標太過明顯了，不如由你搜索村內，小妹到村後去……」

她話未說畢，齊雲飛已躍上屋頂，極目望去，黑暗之中，只覺遠處似有一座村莊，乃跳下來，道：「你們分兩組，悄悄到後面那條村子裡去，可得小心，我思疑那犬魔與他那些畜牲都在村內！」

關笛道：「小妹曉得！」此刻身邊只剩下三名女幫徒，她自己領一個先走，着另外兩個在後面跟隨，「大哥，你請寇副幫主他們來接應！」

「好！」齊雲飛邊應邊抬步往村內走去。剛走了十多步，便遇到匆匆趕來的寇靖，乃將情況告訴他。寇靖尚在猶疑，齊雲飛忙道：「寇兄快去，否則關笛很易闖禍，傍賢村搜索的事，便交由在下辦！」

寇靖這才道：「如此寇某把雲深和雷鳴留下來，萬一有事也可以聯絡。」

齊雲飛不再反對，當下分開行事。

俄頃，至一棟舊屋之前，雲深道：「剛才副幫主說他已進去搜過，什麼也沒發現。」

齊雲飛沉吟道：「你倆且守在外面，待齊某進去看看。」言畢越牆而入，這棟舊屋佔地不大，裡面東歪西倒，似乎快要倒塌，齊雲飛持火把在內面走了一遍，也找不到蛛絲馬跡，正想離開，忽爾一個念頭湧上心頭：「奇怪，像這樣的破屋，應該無人進出，但爲何地上灰塵不多？吸，若寇靖進來搜索過，亦應遺留下脚印！除非此處經常有人打掃！」

一想至此，齊雲飛一顆心又怦怦亂跳，突然一個風車大轉身，躍離破屋，雲深立問：「大俠查到什麼？」

齊雲飛低聲道：「快走！」三人跑到附近一棟石屋後面，齊雲飛乃將情況告訴他倆。「齊某再悄悄進去，你倆到另一棟空屋去，小心不要露出行藏，相信『守株待兔』會有收穫，若有發現，請來此找我！」雲深和雷鳴應聲而去。

雲深和雷鳴去後，齊雲飛正想再入空屋，無意中抬頭一望，隱見斜對面屋脊後有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子，他心頭一動，隨即轉身由小巷走出去，向村後方面馳去。

出了傍賢村，他倏地往草叢後一伏，向來路望去，半晌不見有動靜，方長身再度入村，但這次他繞路由村口進去，一路蛇行鼠伏，生恐被人發現，是以還費了不少工夫，好不容易方到那棟破屋附近。

那棟破屋他已進去過，對裡面的情況瞭如指掌，深知屋頂已破爛不堪，若直接越牆進去，裡面是庭院，無遮無阻，有人在屋內難逃法眼，是以不得不提氣躍上屋頂。

不料雙脚落在屋頂上，居然十分平穩，齊雲飛心頭極喜，下面的橫樑分明已換過，只是故意弄成殘舊的樣子掩人耳目，亦証明下面另有乾坤！

齊雲飛深深吸了一口氣，把耳朵貼在屋瓦上，運功凝神靜聽，下面沒有動靜，齊雲飛又等了一陣，才悄悄沿着牆慢慢降下。由於他貼在廳外的牆上，裡面的人甚難發覺，是故一直站在那裡，運功偷聽。

過了半晌，忽然聽到一聲怪响，似有人輕輕搬動木器，不愼碰到另一件，齊雲飛心頭一跳，更有信心！果然緊接着便傳來一陣脚步聲，說明有人要出來！

齊雲飛立即跳至廳門口，那人走近時，突然咳嗽起來，齊雲飛藝高膽大，倏地現身，一指戳在其暈穴上！那廝猝不及防，應聲而倒，齊雲飛連忙抱住他，將他搬到廳外，正想解穴迫供，心念一動，打消主意，仍然貼在牆上偷聽。

過了頓飯工夫，裡面又傳來聲音

：「林老三，操你娘的，撒泡尿也這麼久！老子想打個盹也不成！」他見沒有回音，甚是奇怪，罵道：「操你娘的，九成是偷偷溜回家去抱老婆睡覺，眞是色膽包天！」

他嘮叨個不了，齊雲飛已轉過幾次念頭，終於大着膽子閃了進去，貼牆而立，待雙眼能夠視物之後才行動！

這刹那他已發現靠在卧室裡面有呼吸聲，是以躡手躡脚走過去，那卧室如今已不成樣，炕既破，牆亦塌了一半，但見炕內露出半顆腦袋！

「秘密」就在炕下面！齊雲飛一挽衣袂，疾如閃電般撲進卧室，一個起落已至炕前，一指便向其「玉枕穴」戳去！

那漢子似乎聽到聲音，却沒料到來的是要命的閻羅，只道是林老三，轉過頭去，不料却將喉頭湊上去！但聞咯地一聲輕响，他一顆腦袋已垂搭下來，恐怕至死還不知道是誰殺死自己。

齊雲飛靜如處子，動若脫兔，探臂將那漢子抓了出去，瞧他年紀大約四十未到，生得一管塌鼻，相貌甚是醜陋。齊雲飛只望了他一眼，便跳進炕內，只見下面有一個洞，黑黝黝的未知有多深。

齊雲飛藝高人膽大，不管三七二十一，採取快刀斬亂蔴的方式，立即鑽了進去，展開四肢，迅速下降。

洞深約四丈，洞底很大，足足有丈半乘三丈，下面甚是陰寒，齊雲飛一落地，立即貼在洞壁上，閉氣凝神靜聽，却只聞到一個呼吸聲。

齊雲飛低聲喚道：「荊堂主！」他恐藏於洞內的人不是荊紅英，而是敵人，是以未待聲音落，便竄前幾尺。

半晌，洞內响起一個模糊不清的聲音：「我是……閣下是誰？」

「齊雲飛！」齊雲飛取出火摺子來，將火點着，果見荊紅英四肢被人緊緊縛着，嘴巴裡被塞着一塊碎布。齊雲飛上前將其布扯出，再削斷蔴繩，問道：「只有兩個小嘍囉守着你？」

「他們走了……我還被他們封了蔴穴，大俠快替我解穴！」荊紅英甚是大方，並無男女之念，齊雲飛亦同樣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毫不猶疑，食中兩指在她後背後腰戳戳點點起來。

弄了好一陣才將穴道解開，齊雲飛訝然道：「奇怪那兩個嘍囉，怎會這種高明的點穴術？」

荊紅英舒展一下四肢，道：「先上去再說！」

「好，我先上！」齊雲飛躍起丈餘，四肢展開，撐住洞壁，原來下面雖寬，上面只有三尺寬，他一口氣爬上地面，先到外面張望一下，然後通知荊紅英：「荊堂主快上來！」

荊紅英很快便爬了上去，她雖是女流，但嫉惡如仇，把那個嘍囉的屍身拋下洞內，到屋外又見林老三，乃問：「齊大俠，這廝是生是死？」

齊雲飛恐她出辣手，忙道：「還活着，且慢處理。」

荊紅英道：「這種廢物留着，只會爲害人間！」

「先問一問，也許他知道內情。」齊雲飛將他拉進廢屋卧房內，然後再解開其暈穴。林老三「醒」來，猛見眼前現出一張陌生的臉，不由吃了一驚，失聲問道：「你……你是誰？還不趕緊放開我！」

齊雲飛冷哂道：「你們在此的人已死光了，放開你？誰有這個力量？快從實答我幾句話，若是打誑，小心你的腦袋，你就是林立志？」

林老三再一驚，只道同伴出賣了自己，不得不點頭稱是。齊雲飛再問：「你老子去了何處？你們一家爲誰辦事？告訴你，說錯一句話，齊某便割下你一片肉！」

林立志打了一個寒噤，低聲道：「你千萬不要誤會，咱們並不是什麼幫會，只是一千好友聯合起來……」

齊雲飛斥道：「不是幫會，怎會有位田堂主？」

荊紅英拾起一柄刀，道：「不必跟他磨菇，先把他大腿卸下一條來，看他說不說！」

林立志哭喪着臉道：「不是我不想說……但若小的招了供，我自己生命固然堪憂，連我父親、兄弟、妻子全都有生命之危，您能答應保障他們不受損麼？」

齊雲飛一時間沉吟不語，荊紅英喝道：「放屁！你家人的生命，與咱們何關？再說你如今若不招供，便得先死，你既然怕死，尚顧慮什麼？」言畢刀已架在他大腿上。

齊雲飛道：「若你所供的全是事實，在下可派人保護你家人，不過在下不敢有任何保証！」

荊紅英的刀鋒已嵌進林立志的肌膚裡。「說不說！」

「說！」林立志喉管一陣聳動。「咱們叫做『建隆幫』，剛成立了三年，因爲招收幫徒十分嚴格，因此至今人數仍未超過二百人，而且都在這附近一帶活動……聽說在別處亦已開始設立秘密聯絡點。」

齊雲飛問道：「你們幫主是誰？不是叫仁義幫麼？」

林立志喉頭又聳動了一下方低聲道：「是光復道長……亦即是永青子。仁義幫只是對外圍的人說的。」

齊雲飛心頭一動，與荊紅英對望了一眼，再問：「此乃事實？貴幫尚有那些頭目？那個田堂主是誰？貴幫成立的目的何在？」他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却不料外面幾顆黑乎乎的彈丸，直奔齊雲飛！

荊紅英剛巧回頭望見，喊了一聲小心，揮刀將那幾顆彈丸掃落，不料那些彈丸突然爆開，自內射出好些牛毛細針來，更因爲林立志是倒卧地上

，是以金針全部射進其身上！

彈丸剛爆開，齊雲飛已如豹子般射了出去，人未落地，已將長劍抽握手上，護住前身，提防對方又發暗器。他落地之後，舉目所見，不見一人，遂輕吸一口氣，在廢屋院中慢慢搜索，忽又拔身躍上圍牆。

夜黑如漆，那裡有什麼人影？齊雲飛心念一轉，重新又跳落院子中，再慢慢搜索，忽然他發覺左首柱後似有人影，正想衝過去擒之，心念又是一轉，不撲過去，反而轉身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倏地荊紅英自內跑了出來，叫道：「林立志死了，那些金針淬了毒！」

齊雲飛道：「他臨死前還供了什麼出來？」他邊說邊向內走去，耳朵却一直在留意左首柱後的動靜，但聞一陣輕微的衣袂聲响，他立即轉身過去，低聲對荊紅英道：「咱們分開追趕。」

荊紅英尚懵然不知，齊雲飛道：「你越牆追。」他一語未畢，人已在室外，脚尖一點，身子轉左，向前掠去，至一小巷，又再左轉，剛好與荊紅英遇上，荊紅英興奮地道：「我見到一個人影，向前掠去！」

齊雲飛道：「你隨後而來！」林立志一死，這已是最後一條線索，齊雲飛豈容放過，他追了兩條巷子，至村後方見前面有人在狂奔，瞧那人之身法，輕功居然不弱。

出了傍賢村已有野草作掩護，齊雲飛不敢追得太近，利用及膝野草的遮擋，弓着腰前進，忽然那人停了下來，向後看了幾眼，然後再射進一叢野草中。

齊雲飛估計對方藏在草後監視追踪者，很希望荊紅英不要過來，誰知心念未了，荊紅英已到其身後，低聲問道：「那廝呢？」

齊雲飛把食指放在嘴唇前，表示噤聲，然後指指前面那堆野草，荊紅英便在他身邊伏下來。

過了頓飯工夫不見動靜，齊雲飛心頭詫異，忽爾暗叫一聲不妙，長身撲過去，草叢後那裡還有人？荊紅英跟着過來，急道：「你有沒有看錯？」

齊雲飛道：「絕不會看錯！」他邊說邊點燃火摺子。

荊紅英道：「前面無甚遮擋，他去了何處？除非他能飛天遁地！」

這句話提醒了齊雲飛，忙蹲下身檢視地上的野草。只看了幾眼，便道：「瞧這地上的野草，似被人壓過，一定是那廝在地上爬動，將草壓倒的！」

兩人沿跡而追，至一堆土墳後，野草也無異常，兩人抬頭望去，附近有三五座土墳，除此之外別無他物。荊紅英跺足道：「如今去何處找他？適才你爲何不抓住他？嚴刑迫供，不信他嘴巴比鐵拳硬！」

齊雲飛瞥了她一眼，道：「早幾天齊某見你辦事並不毛躁，今晚爲何全變了一個人？」

荊紅英不好意思地笑笑，道：「以前的要我作主，自然須沉住氣，今晚與你在一起，樂得毛躁一下。」

齊雲飛無暇去推敲她的心理，忙問：「你爲何會被他們抓住？」

荊紅英道：「我到村口時，忽然撲出四五個人來將我圍住，要我跟他們走，我本就有心入虎穴，因此裝作驚恐，讓他們繳了武器，隨他們要脅。」

齊雲飛問道：「就是林立志？其他人去了何處？爲何只剩兩個？」

「他們將我綁起之後便走了，其中一個武功頗高，我當時亦自忖不是他們的對手，是以方會乖乖就範！」

齊雲飛目光一亮，問道：「此人是否就是剛才那位到廢屋殺死林立志的兇手？」

荊紅英沉吟道：「剛才我看不清楚。」

齊雲飛再問：「林立志死前可有再說什麼？」

荊紅英目光大盛，臉上透出興奮之光輝。「對啦，我差點忘記，我問他『建隆幫』到底有何宗旨，他起初不說，後來我唬他說朝廷已在注意他們，他若老實招供，屆時我會向皇上求情，免他林家滿門抄斬，他才肯說！」

說至此，她故意賣關子，住口喘氣，齊雲飛臉上帶笑，毫不焦急只靜靜地望着她，荊紅英不好意思地笑笑，續道：「他這才說出來，他們建隆幫志在天下！建隆乃宋太祖之年號，永青子乃趙匡胤之後裔，是以自號光復道長！」

齊雲飛道：「這個答案早在我意料之中，我關心的只是太子失踪一案，是否是他們『建隆幫』幹的！」

荊紅英暗道：「你到底也有沉不住氣的時候！」當下道：「此乃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有問他，他承認是他們幹的。」

這次連齊雲飛也眞的沉不住氣，假若非他們幹的，他這幾天的心血便算白費，且要立即轉向，另找線索，而他所擔心的亦是此點，既然証實了此事，其心情之興奮可想而知！

當下輕吸一口氣，問道：「此仍非最重要的，關鍵是他們將太子藏在那裡！除了全眞觀之外，尚有何處巢穴？」

荊紅英嘆息道：「這兩個問題我亦問了，可惜他來不及回答便已嚥氣！」

齊雲飛不由亦嘆了一聲，低聲道：「如此看來，尚要費一番手脚。」他跳上一座土墳，踮脚抬眼望去，只見遠處行來六七個人，依稀是關笛和寇靖他們，乃跳下來道：「你丈夫來啦！他見到你一定很高興。」

此刻天色經已大亮，視野甚清，一盞茶之後，果然已清晰地見到寇靖他們走過來，似乎還押着一條漢子，齊雲飛和荊紅英連忙迎上去。

未幾雙方會合，關笛急不及待地道：「咱們本來一無所獲，誰知臨走時

遇到這斷！此人武功不弱，幸好咱們人多，否則還不容易抓得住。」

齊雲飛端詳了那漢子幾眼，忽然伸手撕下他臉上之人皮面具，露出一張凶狠的臉龐來，看樣子年紀還不到三十，一入目，齊雲飛便覺得甚爲眼熟，忽然哈哈笑道：「幸會，幸會，田堂主。」

那漢子臉色一變，澀聲問道：「閣下是何方神聖？在下可不認識你，我並非姓田，更非甚麼堂主，你們這班强盜爲非作歹，强擄善良。」

「住口！」齊雲飛喝道：「田中郎的面都被你丟光了！你認識我的，而我更沒有認錯你，此處不是衙門，你抵賴也無濟於事，嘿嘿，何不放光棍一點？」

那漢子一挺胸膛，道：「不錯，田某乃田中郎之堂兄田中石！」

齊雲飛微笑問道：「你可有甚麼好提供的？」

田中石傲然問道：「你們想知道些甚麼？」

「太子失踪可是你們幹的？」

田中石哈哈笑道：「除了咱們之外，誰有這份膽量？」

「你在建隆幫當堂主職位？你們一共有幾位堂主？」

「太多啦，如今皇上殘暴不仁，想造反的人多的是，敝幫弟子遍佈天下，有幾個堂主，田某那有本領知道。」

齊雲飛哈哈大笑：「想不到田中郎以老實出名，其堂兄却以吹牛皮厲害出名！貴幫既然這般了得，必有許多巢穴，請問附近還有那個去處？」

田中石一挺胸膛，道：「除此之外，你休想教田某多說一句話，要殺要割任便，田某若有一句求饒的，來生必爲猪狗。」

齊雲飛道：「田兄雖在黑道，却還有點志氣，佩服佩服！只是你剛才說的話，是否在任何地方都不隱瞞，也不改口？」

「大丈夫豈會怕死？若不影响他人，又何須否認？」

「但你不怕影响田中郎？」

「他？哼！他心目中根本無我這個堂兄，我又何必顧及他？」田中石道：「姓齊的，你說了這許多話，到底有何目的？何不干脆說出來。」

關笛罵道：「不長眼睛的東西，跟咱大哥說話也用這種語氣，不怕吃苦頭？大哥，小妹就不信他的骨頭比刀還硬，別信他的話！」

荊紅英亦接口道：「不錯，好歹也得試試！」

田中石哈哈大笑：「田某不與女人鬥口。」

齊雲飛道：「只要他光棍，咱們也不該爲難他！道不同，各爲其主，亦無須怪他！田兄可得守諾言，因爲如今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因你們劫了太子而含冤受屈！『建隆幫』若想得天下，首先便須得民心！如今這情況，與貴幫宗旨實在有違，爲何貴幫不公開宣告天下，太子是落在你們手中？」

田中石默默無言，半晌方道：「此非吾意，奈何田某也不能勉强幫內的兄弟！齊兄要借田某之頭顱救朋友？」

齊雲飛點點頭，又使激將法：「只怕田兄此刻英雄，屆時又變成縮頭烏龜，因此猶疑不決。」

田中石沉吟道：「田某雖不肖，還不至於如此不濟，且說來聽聽，要救甚麼人？」

「這個閣下不必理會，齊某相信你就是，反正閣下落在咱們手中，好歹也得死，何不死得轟烈一點，也可以留個名聲。」

田中石大笑：「田某若求名聲，便不會與田中郎反目成仇，吾之爲人，只是做吾認爲該做的事，不計較其他。」

齊雲飛伸手在他肩上一拍：「有你這句話，齊某便完全放心啦，絕不爲難你。」

關笛訝然問道：「大哥，你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齊雲飛道：「你與雲深、雷鳴帶他去『鐵旗幫』，再想辦法將他交給歐陽烱，如此，長春道長和你那位義兄藍勝朱自可洗脫冤名，甚至鐵旗幫也不必再受官府的威脅！」

關笛道：「太子失踪案尚未破，小妹死也不離開！」

齊雲飛道：「你若不去，還有誰能救藍勝朱？」

「將他用牛筋綑住，讓雲深及雷鳴押去已行。」

齊雲飛道：「沒有你押陣，愚兄不放心！嗯，原來你與藍勝朱結拜，只是一時興趣！」

關笛呶呶小嘴，道：「大哥你莫將小妹說得太無情，小妹是想跟你一齊查案。」

「此案牽涉必多，建隆幫敢劫太子，亦有所恃，你自河西回來，尚來得及！」

寇靖不知底細，聞言截口問道：「建隆幫是甚麼性質的幫會，爲何未曾聞過？」

其妻荊紅英這才將昨夜的事說了一遍。「總算咱們沒有白費心血。」寇靖比任何人都高興，單是妻子平安回來，已令他心滿意足。

關笛聽見太子被擄案已有眉目，更不想離開，不過又恐吃齊雲飛的耻笑，乃恨恨地道：「大哥，你還不將田中石綑起來？」

齊雲飛在田中石身上戳了幾指，雲深取出一條浸過油的蔴繩，將他緊緊地縛了起來。隨即回頭道：「妹子，莫以爲這是份閑差！田中石落在咱們手中，建隆幫很快便會知道，說不定會在半路劫人！」

「小妹自會小心，你放心，包保順利將他交給龍幫主！」關笛轉頭道：「雲深，咱們走吧！」

待他們走後，齊雲飛指指草地，道：「副幫主，咱們聊聊！」

關笛回頭問道：「咱們怎樣聯絡？」

齊雲飛忽然又走回去，問田中石：「石兄有會後悔加入建隆幫？」

田中石怪笑道：「田某做事素來不後悔，何況當朝殘暴不仁，弄至朝野人心惶惶！」

齊雲飛笑道：「太祖當年杯酒釋兵權，未知光復道長會否邯鄲學步？」田中石臉色倏地一變，齊雲飛繞着他負手踱步，邊道：「他既然有意復祖業，也學先人之風，可不奇怪。石兄替他打江山，可有甚麼好處？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更有一說，識時務者爲俊傑。」

田中石冷笑道：「想不到連你也要田某出賣朋友。」

齊雲飛道：「所謂識時務者乃指天下大勢耳！大明剛趕走殘暴不仁之韃子，還我大漢江山，人心所向，要想造反，也不是在此時！太祖所爲，齊某也不以爲然，但當今北上建京，力拒外族，單這份氣魄，齊某已佩服至五體投地，對齊某來說，誰做皇帝都一樣，要緊的是他是否是好皇帝，但你們造反，若使韃子有機反撲，莫說百姓會恨之入骨，恐亦要成爲歷史罪人！」

他喘了一口氣，再問：「當今遷都用意料你亦知道，北面異族亦覬覦咱們河山，田兄料亦曉得，此時造反，除非能一舉而得，否則外族豈肯坐失良機？識時務者爲俊傑此語，田兄了解否？」

田中石額上見汗，澀聲問道：「齊兄說這席話，用意何在？」

齊雲飛沉吟道：「齊某不想你出賣朋友，更不願江山受損，教齊某好難開口！」

荊紅英道：「其實咱們也不想爲難田堂主……咳咳，只想知道永青子的下落！」

田中石呆了一呆，齊雲飛拿眼望着他。田中石囁嚅道：「齊兄是聰明人，既然永青子有意復興祖業，當能猜到他在何處！田某言盡於此，小妮子，走吧。」

關笛急道：「大哥，你明不明白他說甚麼？咱們又如何聯絡？」

齊雲飛道：「汴梁鄭學禮家你是去過的了，你回來之後，在他家等我之消息！」

關笛這才高高興興的押着田中石回去。

荊紅英見他們去後，又令一名女婢劍如悄悄尾隨她們。「我恐建隆幫會暗中劫人，你在遠處監視，有甚麼風吹草動，便通知他們提防。」

寇靖道：「齊大俠，你不是有事跟寇某商量麼？」

齊雲飛道：「齊某本想與你研究一下他們在此的巢穴，但看來這裡的人都只是些小角色，也許由田中石率領，他既已落網，再在此勾留亦無意思。」

寇靖問道：「那咱們去何處繼續調查？」

齊雲飛道：「你們來黃龍幫目的，也只是要解鐵旗幫之困，如今事情已經解決，諸位也該回去了，一則免得龍幫主懸念；二則我仍恐關笛在路上會出事！失去田中石一人事小，累了貴幫及長春道人、藍勝朱的性命便嚴重！」

荊紅英急道：「他們是一個幫會，你只一個人，能應付得了麼？」

秦湘生道：「還有咱們！」

齊雲飛笑道：「別忘記齊某還有朋友，齊某自己解決不了，這可以找朋友協助！」寇靖向妻子打了個眼色。

荊紅英知道丈夫的意思，抱拳道：「如此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隨即與丈夫帶着手下告別。

* * *

齊雲飛與寇靖夫婦一齊離開留賢集，他和秦湘生及衛廣民在晚上又回去了。他們三人悄悄跳上林孟剛家的屋頂，聽了半夜，林家的男人還沒有回來。

齊雲飛遂留下衛廣民和秦湘生，獨自一人又趕去何老三家，何家却有動靜，何老三死後，家內應該沒有男人，但却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問：「他們還問了些甚麼？」

下面傳來何老三大嫂吳氏的聲音：「他們似乎對珠兒很感興趣，問了她許多事。」

那男人十分緊張，忙問：「他問了些甚麼事？」吳氏和鄒氏輪流把經過覆述了一遍。那男人再問：「還問了些甚麼？」

「小女子已將所知全說了……」吳氏囁嚅地問道：「駱大哥，老三可沒有說出甚麼，爲何你們會……派人用毒針殺他？」

那男人訝然道：「誰說老三是咱們殺的？他是咱們的好兄弟，爲何要殺他！這是誰說的？一定是齊雲飛！」

吳氏結結巴巴地道：「咱們沒有見識，是以相信他。」

「胡說，怎會有這回事？老三若是被咱們殺死的，今夜在下又怎會送銀子給你們？」

吳氏等婦女連忙致謝。那男人又道：「明天幫會會送撫恤金來，諸位的生活，本幫亦打算長期負責！」這句話又換來許多謝聲。

那男人打了個呵欠，再道：「好啦，只要你們不將不該說的話告訴齊雲飛和任何人，便必有好處！不過齊雲飛今早已經離開，你們也可以放心了，我走啦！」

齊雲飛知他要離開，連忙縮在屋背後面，俄頃，果見屋頂上突然冒起一個人來，齊雲飛趁他立足未穩，突然竄出，雙掌似抓似拍，直擊其前胸！

那漢子做夢也想不到屋頂上有敵人，猝不及防，掌風已臨身，他不敢攖其鋒，身子倒縱，跌回何家院子！

齊雲飛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脚尖一點，亦隨之躍落，只有毫厘之差！那漢子雙脚未站穩，齊雲飛凌空已再發出兩股掌風！

那漢子急忙舉掌一迎，蓬地一聲，連退兩步，齊雲飛凌空沒處着力，也被震出幾尺方落地。那漢子驚恐地叫道：「有賊！」

齊雲飛吸氣飄前，笑罵道：「賊就是你！用毒針殺了何老三，再來挑撥離間！」

「原來你就是齊雲飛！江湖上出名的風流浪子，你三更半夜來寡婦家裡作甚？」

齊雲飛長笑一聲：「這句話該由我問你！」他脚尖一旋，雙臂斜揮，將其退路封住。那漢子自知非齊雲飛之敵，乃高聲呼叫。

齊雲飛大怒道：「今日不擒下你示衆，齊某誓不爲人！」他拳打足踢，連劍也不拔，已將那漢子逼得連連後退。

那姓駱的漢子驚怒地道：「吳氏，你們還不叫人來！」那些女人們又驚又矛盾，呆了一下才呼叫起來，那漢子也死命大叫。

齊雲飛趁他說話分神，飛起一腿，將其踢飛，那姓駱的漢子上身幾乎撞到牆壁，幸好雙掌及時按住，隨之滑落地上。

齊雲飛長笑一聲，振衣飛前，左掌護胸，右掌五指如鈎，向其後衣抓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駱姓漢子倏地轉身，雙掌一揚！

剎那間，黑暗之中，但聞「嗤嗤」之聲，一聽便知乃細小暗器破空之聲，好個齊雲飛他早有準備，左掌倏地推出，同樣雙脚一頓，拔空而起！

這幾個動作看似極易，實則極難，蓋要在剎那之間，止住去勢再拔高，內力、經驗、反應以及輕功均需臻上乘之境，缺一不可！

那兩蓬金針不是在他脚下越過，便被他的掌風捲飛，猛見駱姓漢子身子一抖，隨即見他伸手入壞，掏出瓷瓶來，倒藥服食。

齊雲飛反應極快，一落地，趁他雙手無暇，一指便戳住其痳穴，駱姓漢子大叫：「且先讓我服解藥！」

齊雲飛喝道：「請吳氏點燈！」說着外面已傳來喧嘩的人聲，齊雲飛又道：「開門讓他們進來！」

燈點亮之後，鄒氏又將門打開，外面湧進一大羣荷鋤持棒的村民來，問道：「大嫂，賊在何處？」吳氏目注牆角，却不敢作聲。

齊雲飛道：「賊在這裡！你們看地上的毒針！這針便是殺死何老三的，姓駱的，你說是不是？嗯，你還想不想服解藥？」

「是是，在下要服解藥。」

「何老三是不是死於這毒針下？誰是賊？」

「是……是我！快！遲則不及！」駱姓漢子急得汗珠都滲了出來，齊雲飛這才解開其痳穴，駱姓漢子連忙掏藥。

齊雲飛轉身道：「諸位都知道誰是誰非了，如今他已不能作惡，可交由在下送往官府，諸位可回家睡覺了！啊，小心，地上有毒針！」

這一叫，那些村民都忙不迭地退了出去，齊雲飛再回身，又封住了駱姓漢子的軟穴，喝道：「快報上名來！」

那漢子一臉青白，頹然道：「敝姓駱，草名冰客，你是齊雲飛？」

「不錯！何老三可是被你殺死的？」

駱冰客囁嚅地道：「不是……」

「不是你，又是誰？大丈夫敢作敢爲，爲何你如此膿包！」

駱冰客道：「是又怎地？駱某只是受命於人而已。」

「你殺死何老三的賬，咱們可以慢慢再算，不過齊某要問你幾件事，你若敢隱瞞或不答，齊某便用地上的毒針再刺你幾下！」

駱冰客臉色一變，澀聲道：「那也得駱某知道，否則如何答你？」

「你定然知道的！此處有幾個貴幫的巢穴？」

駱冰客苦笑道：「齊大俠這樣問我，不是要陷我於萬劫不復之境？」

齊雲飛也不迫他，改提另一個問題：「你在建隆幫居何職位？此處由誰負責？」

「駱某只是一位香主，此處由田堂主負責。」

「田堂主就是田中石？那位珠兒，是誰家的千金？」

「不錯，田堂主大名中石，在下只知道珠兒是大富之家的女兒，此姝對本幫有極大的作用，至於詳情，咱們香主這一級的也不甚了了，大概要堂主以上的方能知道。」

齊雲飛再問：「如今珠兒去了何處？」

「田堂主已將她送去另一個地方，在下只知道他派了兩名親信去，去了何處，恐怕亦只有他們三人方知道。」

齊雲飛冷笑道：「看來你到如今還不肯說眞話，難道要再嘗嘗毒針的滋味？」

駱冰客臉色一變，道：「事實雖是如此，齊大俠不相信，在下亦無可奈何，但我可以發誓，若有意隱瞞者，死無葬身之地！」

「再有一個問題，貴幫是否有位擅長訓練狗隻的怪客？此人原本就跟永青子在一起。」

駱冰客答得很小心：「駱某是聽人提過，但未曾見過他！」

「胡說！此人帶着狗兒來這裡，你

怎會未見過他？他如今在何處？」

「咱們因爲做的是造反的事，一切都十分秘密，很多事咱們都不知道，駱某的確未曾見過此人，雖聞他來此，但如今藏在何處，或已經轉到別處去，駱某尚未有資格知道，此人在敝幫的地位極高，但又似乎不管事。」

「齊某且再相信你一次，最後問你一件事，你們是如何劫走太子的？如今將他藏在何處？」

駱冰客哭喪着臉道：「這兩樁，駱某就更加不可能知道了，老實說，敝幫主劫了太子此宗消息，駱某知道至今也不過是旬日！」

齊雲飛撿起一根毒針，冷冷地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

駱冰客急道：「駱某死不瞑目，我的確不知道！」

齊雲飛將針貼近其胸膛，聲音冰冷，「你甚麼也不知道，活着還有何用？」

駱冰客閉起雙眼，長嘆道：「駱某無話可說！」

「在下相信你還有話可說的！」

駱冰客想了一陣，苦笑道：「在下實在不知道尚有甚麼可提供給大俠的。」

「有，此處除了村內廢屋那個地穴之外，尚有甚麼比較大的秘密巢穴？你再說一聲不知道，在下便不客氣了。」

駱冰客呻吟似地道：「那裏根本沒有甚麼秘密，你不信的，我帶你去就是。」

＊　＊　＊

那秘密巢穴原來就在傍賢村後，昨日齊雲飛審問田中石的地方，只見駱冰客走至一堆黃土前，撥開野草，便見地面露出一個小鐵環，他抓住鐵環邊扭邊回頭道：「大俠小心！」

齊雲飛手掌立即落在劍柄上，急問：「此處有厲害的機關設施？」

「不是，在下也不大清楚……」駱冰客說着話，已聞一陣軋軋聲，接着那座土墳突然升高三寸，再向旁移開，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齊雲飛正想走前，不料洞內突然撲出一頭大狼狗來，那土墳一移開，駱冰客便已經滾開，變成狼狗向齊雲飛直撲過去。

齊雲飛來不及拔劍，急忙中一拳擊出，正中其小腹，那狼狗在呼痛聲中，被擊飛六七尺，跌落地上打了個滾，改向駱冰客撲去。

駱冰客哭喪似地叫道：「齊大俠，在下早說過此處不能來，也沒有秘密。」

齊雲飛抽出長劍，斜飛過去，一劍將狼狗斬爲兩段，怒道：「你爲何不早說？」

駱冰客道：「駱某也不大清楚，只聞田堂主說過那裏如今很恐怖，不能去！」

齊雲飛忖道：難怪田中石到廢屋殺人之後，逃到此處也不敢進去，反而跑去鄰村，這才被寇靖他們抓住！心念未了，由地洞裏已經跳出六七頭狼狗。

齊雲飛道：「你若害怕的，最好爬上樹去！」他跳到洞口，見狗便殺。那些狼狗本來不是省油燈，但大概被困很久了，雙眼難以適應，一跳出洞口，有點渾渾噩噩，齊雲飛乘機殺之，有幾頭逃出劍鋒的，不找齊雲飛，却撲向地上的狗屍。

同類相殘，齊雲飛看得心頭作嘔，亦估計「犬魔」不在裏面，否則此刻他早該用哨子指揮羣犬進攻了。

齊雲飛一手握劍，一手抓住鐵環用力旋轉，未幾，那座土墳便恢復原狀，幾頭狼狗嘴角沾滿了鮮血，望着齊雲飛。

齊雲飛決心將這幾頭惡犬殲滅，以免爲禍村民，是以撲進犬羣中，揮舞長劍，他已有幾次經驗，是以進退有據，應付從容。幾個照面之後便殺了一犬、傷了一犬，其他狼狗見狀，都紛紛避了開去，齊雲飛只追殺了一頭，其餘的都跑掉了。

此刻駱冰客方從樹上跳下來，囁嚅地問：「齊大俠，你要在下做的事，在下已照辦了，如今尚有甚麼吩咐？」

「姑且饒你一條命，再與建隆幫糾纏不清，日後必然吃虧。今日之事也不必張揚，你找個地方躲躲吧，田中石已被捉去官府了！」

駱冰客唯唯諾諾，齊雲飛揮揮手，便趕去林孟剛家，尚未到他家，便見秦湘生站在遠處向他招手，乃上前道：「有人來林家麼？」

秦湘生搖頭表示沒有，齊雲飛道：「把衞廣民喚來，咱們先去汴梁吧！」

＊　＊　＊

齊雲飛、衞廣民和秦湘生在留賢集又呆了兩天，因毫無頭緒，才騎着快馬趕到汴梁城，幾年前，齊雲飛在此住了一段時期，對城內一切瞭如指掌，今番再來，但覺一切依舊，只是古城更加殘舊一點而已。他有一位不是武林中人的好朋友叫鄭學禮，就是住在城內，且是城內的富戶，家大業大，汴梁人幾乎無人不識。

入了城，齊雲飛着衞廣民和秦湘生兩人先到高昇客棧等候，他自己一人去鄭家。門公鄭福認得他，驚喜地道：「齊公子，今日是甚麼風將你吹來的？一定是做了父親，特地來派紅鷄蛋！」

齊雲飛含笑道：「還沒這個福氣，你家公子在家麼？」

「剛才與朋友出去喝酒，尚未回家。」鄭福熱情地道：「公子且坐一陣，待小的着人去找少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齊雲飛拉去大廳。

齊雲飛笑道：「老人家不要拉，不如由在下去酒寮找他。」

裏面忽然傳出一個清脆的聲音：

「鄭福，你整天囉囉嗦嗦，如今又跟誰嘮叨？」話音剛落，自內婷婷裊裊地走出一位麗人來，那姑娘目光觸及齊雲飛，像被人點了痳穴，一動不動，一張櫻桃小口張得老大。

齊雲飛笑問道：「鄭家妹子這向可好？咦！怎地還未找到婆家？」

那姑娘便是鄭學禮的妹妹鄭慧珠，只見她眉宇間閃過幾絲幽怨之色，羞紅了臉，輕啐一聲：「齊大哥……老是說話氣人……兩位嫂嫂沒有來麼？」

「沒來沒來，大丈夫出來辦事，帶着老婆到處跑，成何體統？」

鄭慧珠不知爲何，有點手足無措，轉頭罵道：「鄭福，你越老越糊塗啦！還不着人去烹茶！」

鄭福乾咳一聲：「小姐，老奴不知你要在何處款待齊公子？」

「少爺一向請他到內廳，這次當然沒有例外，反正齊大哥又不是外人。」

鄭慧珠揮揮手：「你笨手笨腳的，待我來接引，齊大哥，你請進。」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如此你先請。鄭家妹子呀，你今年二十了吧？改天着你兩位嫂嫂替你留意一下。」

鄭慧珠暗戀齊雲飛已久，只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躭誤了自身的婚姻，如今聽心上人這樣說，更加氣苦。齊雲飛亦非不知道她之心意，却有心沖淡一下她的情緒，是以見她不開腔，又道：「你對你兩位嫂嫂的目光沒有信心？」

說着已至內廳，鄭慧珠沒好氣地道：「你坐吧，小妹去取茶！」言畢拂袖而去，齊雲飛望着她的背影，心頭一陣黯然。

未幾，一位小丫頭捧了茶具出來，道：「齊公子，小姐說她更衣去了，稍後再出來陪你。」齊雲飛稍鬆一口氣，剛喝了一杯茶，不料鄭慧珠已盛裝而出。

鄭慧珠有心讓齊雲飛留意她，經過一番刻意梳粧打扮，更顯得艷麗動人，連見過無數美女的齊雲飛亦怦然心動。

鄭慧珠怯生生地道：「讓齊大哥久候，不好意思。」

齊雲飛道：「不礙事，一個人喝茶也是一種享受。嗯，我真奇怪汴梁的男人，眼睛都長到那裏去了，怎地眼前的大美人不追求，都跑到遠處去找。」

鄭慧珠紅着臉嗔道：「齊大哥，你胡說甚麼？」稍頓又道：「小妹再……也不如兩位嫂嫂好看。」

「這又未必，所謂青菜豆腐各有所好，鄭家妹子，你要求不要太高。」

鄭慧珠白了他一眼。「你要小妹隨便嫁個村夫，還是油頭粉臉的浪子？」

「汴梁的男人不全是這兩類吧？你且說說條件，待大哥替你留意一下！」

鄭慧珠咬咬下唇，俏皮地道：「不如你先告訴小妹，你喜歡甚麼樣的女人做你的第三個老婆？」

「胡鬧，我命不好才會給兩個女人纏住！」

「言不由衷！那個男人不喜歡三妻四妾？」

「未身歷其境的人，難明其中苦衷，跟你說你也不明白！」

「難道兩位嫂嫂經常爭風呷醋，使你永無寧日，是以重出江湖？」鄭慧珠目光一亮，道：「也許多討一位，情況會改變，她們爲了爭寵，一定對你言聽計從。」

齊雲飛哈哈笑道：「我要木偶似的女人作甚？何況你也說錯了，她們對我都很好，而且好得不得了。」

鄭慧珠微微一呆，急問道：「她們待你好，你還不滿意？你們男人都是如此，像大哥那樣，最近也學人去花街柳巷。」

「正因爲她們待我太好，是以令我內疚、難過，因爲我只有一顆心，她們是兩顆心待我，而我是用一顆心待她們，你說我難不難過？」

「那對你來說，不是更便宜麼？」

「我愛她們，如果我不愛她們，我便不會覺得難過。」齊雲飛雙眼灼灼望着她。

鄭慧珠有點不安，但她語氣却十分平穩：「我了解。」

「你了解？」齊雲飛愕然問道：「你了解甚麼？」

鄭慧珠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你爲何會難過！」

齊雲飛脫口道：「難道你也愛過人，而且愛得很深？」此話一出，他才猛然覺得自己失言，而鄭慧珠亦羞紅了臉，把頭低垂，把手玩弄袖管。

猛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妹子，你怎不替我招呼齊兄？」兩人一抬頭，見鄭學禮回來，都暗自鬆了一口氣。

齊雲飛笑罵道：「你這重色輕友的傢伙，若非令妹招呼我，恐怕要吃閉門羹哩！」

「小弟一得到鄭福的通知，便趕緊回家，還說重色輕友？」鄭學禮問道：「快從實招來，你今日到舍下，有何目的？」

齊雲飛故意道：「豈有此理，小弟來看望老朋友，你怎會認爲另有目的！」

鄭學禮喜道：「我還以爲你是被嫂夫人攆出家門哩！既然是來看望小弟，那好得很，咱們去喝酒。」

「小弟不想在外面露臉，今晚還是在府上用飯。」

鄭慧珠忙道：「正該如此，大哥你自己學壞，不可拉別人下水！」

「令兄應改名學壞，不可再用學禮兩字。」

三人鬧笑了一陣，下人已把酒菜捧上來，鄭家的確不愧是大戶之家，家裏儲備的食物甚爲充裕，匆促之間辦的菜餚，依然十分豐盛。鄭慧珠坐在左首相陪，酒過三巡，齊雲飛道：「鄭兄的酒量，大有進步！」（未完・八）

上文提要:小燕子與三公主等人回到宮中,正欲找尋魔教兩名長老,忽聞笛聲,三公主即着魔般持劍欲殺在場人仕,幸被小燕子制服,把她抱回房中,欲脫衣爲其檢驗,但爲憐花阻止,後經三公主同意,憐花退出房外,由小燕子替其療傷,期間,三公主的師傅荀慧月突然出現,小燕子於是退出,師徒相見,荀慧月連忙追問三公主被擄的經過……



逐鹿中原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憶往事悔不當初 允相助將功贖過

「是的!弟子知道師父即將閉關,希望在閉關之前能和師父小聚數日,故而南下探望,不料弟子無能,竟被人擄去。」三公主道。

「不用再說下去了,我出關之後就來看你,一路行來,江山依舊,只是感覺到有些不對,但一時之間又說不出來,唉!這一次我倒要抽出一些時間,查看一下江湖上有了甚麼變遷。」

她沒有責備三公主,顯然對三公主的決定並不反對,但她絕口不提爲三公主報仇的事,却讓三公主大感奇怪。

依照荀慧月的脾氣,一定會殺入魔宮,爲這位金枝玉葉的徒弟出一口氣。

但她竟然一句也不提。

* * *

小燕子行到室外,只見道士、和尚、王重山三個人聚在一塊兒低聲交談。

看到小燕子行過來,三個人才面露喜色,迎了上去。

小和尚笑道:「小燕子,見到了荀女俠麼?」

「見到了。」

「聽說荀慧月的脾氣很壞,是不是吃了一頓排頭了?」小道士關心的說。

小燕子道:「你們如果肯傳個警示給我,就不會弄得那麼難堪。」

這時哭聲由房中傳出,小燕子大感不安,接道:「我雖沒有挨罵,只怕三公主要受一頓痛責了。」

「你替公主療傷,是件好事啊!」王重山說:「荀慧月怎會責罵公主呢?」

「好事是好事,只是……只是有點不太雅觀。」

「怎麼回事呢?」王重山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追問下去。

小燕子說出了療傷的經過。

小和尚低聲說道:「我的媽呀!眞是我佛有靈,荀慧月沒有一劍殺了你!」

「這以後要三公主如何見人哪?」王重山是宮衛出身,也知道公主身份的尊貴。

「我看,這件事絕不能洩露出去,」小道士一副足智多謀的樣子說:「我們都要守口如瓶,小燕子,你更要緊記在心,這件事讓它埋在心裏,連你爹也不能告訴。」

「好吧!本來我不覺得這件事有甚麼嚴重,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小燕子說:「但是你們這麼說了,我記在心裏就是。」

「還不嚴重啊?」王重山道:「這有關一個女人的名節,何況她還是一位公主!」

「好了,我不說就是,不過她想和咱們一起闖蕩江湖,你們同不同意?」

「這個……不大好吧!」小和尚說:「她是公主啊!咱們四個人一天到晚的侍候她,那可是活受罪!」

「不會呀!她告訴我,她和咱們一樣,咱們聽令江叔叔,她也要聽命行事。」

「這件事,恐怕三公主也作不了主,」小道士說:「荀慧月既來了,一切都得聽她的了。」

「對!」小燕子道:「她要跟我們到江湖上行走,就得依照我們的規矩,要不然就不帶她去。」

王重山搖搖頭,欲言又止,心中却在暗暗忖道:「小燕子一片純潔,不知天高地厚,她是公主啊!怎可能要她按我們的規矩行事?我們都聽她的才對。」

小和尚突然扭轉話題,道:「兩個魔教的人不會就這樣消失在聽蟬院中,我們要想個辦法找出來。」

「會不會已經離開了?」王重山道:「小燕子已搜查過這裏的花樹假山。」

「應該不會,」小和尚說:「我剛剛偷瞧了一下,整座聽蟬院都已被內宮侍衛重重包圍起來,人數之多,只怕有兩百人以上,王彤親自指揮坐鎮,別說是人了,就是一隻飛鳥也不容易闖過去。」

「荀慧月可以進來,魔教中人就有出去的機會。」王重山提出質疑。

「那不同,你叔叔認識荀慧月,也知道她是三公主的師父,」小和尚道:「自然可以放她進來了。」

「這些事用不着我們煩心了,荀慧月到了,咱們只有聽命辦事就行。」

談話之間,憐花已行了過來,道:「公主請四位到廳中議事。」

* * *

四人入廳小坐不久,荀慧月已帶着三公主行入廳中。

這對位譽滿江湖的女俠,小和尚等都有着極高敬慕,齊齊起身,行禮拜見。

荀慧月揮揮手,示意幾人坐下,笑道:「小徒的事,承幾位援手相助,老身十分感激,但目下最重要的事,是設法解去三公主身上的蠱毒,就老身所知,公主中的是活蠱,那是萬蠱門中最高的蠱術之一,幸好下蠱人還在這裏,這種蠱術雖然厲害,但也能醫治,只要下蠱人施術,引出活蠱,人就立刻痊癒,所以我們要生擒此人。」

「是!我們聽候女俠差遣!」四人齊聲回答。

「小燕子,你和老身負責擒拿下蠱的人!」荀慧月目光一掠黑羅漢和白羽道長,說:「你兩人擔任守衛的責任,以阻他們的去路,務求一擊成功。」

「可是,晚輩已搜查過聽蟬院,」小燕子說:「找不到他們藏身之處。」

「他們躲在我練功的密室,那裏鐵門石壁,深處地下,」三公主說:「要攻入密室,只怕要化費一段時間才行。」

「力攻不如智取!」黑羅漢道:「但重要的是先要瞭解他們是否怕死。」

「魔教中人冥頑悍强,不到絕地,他們不會自刎。」三公主說出了她的看法。

荀慧月道:「你是黑羅漢七巧僧吧?」

「正是小僧。」

「好!江湖上傳說你智計百出,說說看,你有甚麼辦法?」

「小和尚的看法是,應該採用水火攻勢,最爲有效。」

「好辦法,」荀慧月接道:「老身到此的消息絕不能洩露,以便出其不意,一擊成功。」

黑羅漢說出了一番計劃。

* * *

三公主練功的密室,在一座廂房之下,小和尚的辦法是烟薰火攻,二十擔乾柴在密室入口處燃起,加上一些桐油,火勢燒得很旺,强烈的濃烟抵隙而入。

兩個魔教長老果然是隱藏在密室之中。

他們並沒有把這些侍衛放在心上,只是計劃引發三公主的蠱毒,讓三公主展開一場屠殺。

他們知道三公主的劍法精絕,也就樂得袖手瞧熱鬧了。

他們第二步計劃是召集會聚在京中的魔教弟子,要他們兩天後集齊人手,準備大鬧皇宮,最好一舉把皇帝老兒抓住,這就養精蓄銳,躲在地下密室中打坐調息。

這一段時日在宮中蟄伏,他們對宮中的實力,已有了大概的瞭解,召集了分佈在京中的魔教弟子,力量足可一拚。

但他們却未料到小燕子和黑羅漢這股突然出現的力量。

他們心目中唯一的勁敵,是摘星手王彤。

濃烟加上撲鼻欲嘔的桐油氣味,兩個武功精深的魔教長老,也一樣無法忍受。

一切都如黑羅漢所預料,一個時辰之後,他們打開密室的鐵門衝了出來,挑開一些燃燒的乾柴,在濃烟中飛撲而出。

久聞魔教技藝,小和尚存下一試之心,見兩個黑衣人由濃烟中飛射而出,迎面就是一掌。

雖然視線不清,但兩個黑衣人仍然感受到有人攻襲,也揮手拍出一掌。

黑羅漢是誠心試敵,雙掌竟然接實。

蓬然輕震中,黑羅漢躍起的身子,被震退五六尺遠,落着實地。

但那黑衣人受到掌力一阻,也向下落去。

那正是烈火燃燒的地方,衣服雖爲火勢燃着,但人却沒有受傷,第二度飛身躍落在庭院外面,就地一滾,熄去了火勢。

這等放火逼敵大陣仗，王彤也不敢自作決定而報皇帝，請旨裁決。

皇帝要王彤早作準備，只要不使火勢失控，一切都照王彤意思去辦。

但王彤瞧得出皇帝心中的不快，對魔教中人潛入皇宮的事有些不滿。

皇帝沒有責叱王彤，但也沒有細問詳情，更沒片言一語賜慰三公主，顯然是對三公主也極不滿意。

愛女雖然重要，但把魔教中人隱匿宮中，影响到皇帝安全，更是賜死的大罪，能不追問，已經是皇恩浩蕩了。

兩個黑衣人落入庭院，荀慧月、小燕子已迎了上來。

四週數十個侍衛雖未逼近，但却採取了合圍之勢。

黑羅漢、小道士、王重山擋在密室前面，已有十幾名侍衛入室救火。

小燕子打量敵人，發覺憐花說得不錯，兩個人雖是一男一女，但却一般的高矮，身不及五尺，又瘦又枯的小個子，男的赤手空拳，女的手中却提着一根鳩頭杖。

荀慧月打量兩人一眼，冷冷說道：「那一位是萬蠱門中人？」

「老身出身萬蠱門，但現在已身為魔教，」黑衣老婦人冷冷說道：「看今夜這個陣仗，你們是準備動手了？」目光轉動，四下打量。

這時天色已暗，夜幕將垂。

但王彤早已有備，低喝一聲，道：「亮燈。」

剎時間火光閃起，亮起了十幾支火把，還有五盞孔明燈，分由不同的方位照射過來。

整座的聽蟬院，都在火光照耀之下。

荀慧月看四週防守的佈置，估算敵人已完全失去了黑夜遁逃的優勢，才淡淡一笑，道：「聽說萬蠱門中，能夠施下活蠱的，只有少數幾人，想來，妳在萬蠱門中的身份，定然很高了。」

「不錯，妳可是想試試老身施下活蠱的手段麼？」

「可以，不過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那要看老身是否高興回答妳了。」

「為甚麼要投入魔教？」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妳問得太多了。」

突然一揚右手，兩點綠芒疾飛而至。

面對着會施活蠱的人，一道彩虹荀慧月也不敢心存大意，立刻拔劍擊出。

劍入手，已飛起一道寒芒，眨眼間，竟在身前佈成了一片寒芒劍幕。

劍勢之快，直叫人目不暇接。

那兩點綠芒，竟被劍勢劈斬成片片碎屑落下。

荀慧月感覺到着劍處毫無力道，落地的碎屑微帶血腥。

似是一種活的小虫。

可惜已被斬碎，看不出那是甚麼樣子的小虫。

黑衣老婦人臉色一變，道：「妳是甚麼人？」

她從未見過這麼快的劍招，不禁心頭一寒。

荀慧月沒有回答，也不容她再施襲擊，長劍一擺，攻了過去。

劍如撒佈漁網，化成一片光幕罩了下來。

小燕子也同時出手，攻向另一個黑衣人。

他誠心要在荀慧月面前施展一下本領，看來人未帶兵刃，竟然也不亮劍，飛躍撲擊，攻出一掌。

黑衣人冷哼一聲，擧掌迎擊。

雙掌接實，黑衣人突然發出了一聲慘叫。

原來小燕子一出手，就用天雷神掌，一股强大的掌力中帶着凜烈的熱力。

黑衣人千思萬想，他未料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小侍衛竟然身懷絕技，掌勢相觸，立時被震斷右腕，右掌的肌膚也變成黑色，似被火炙。

荀慧月也制住了黑衣婦人，一劍刺穿了對方左肩，同時點了兩處穴道。

兩個黑衣人的武功不是很差，只是他們遇上了中原兩位最高的高手，只一個照面，雙雙受傷被擒。

王彤帶走了黑衣男子，荀慧月却把那黑衣婦人帶入一座雅室之中。

黑衣婦人身上有六處穴道被點，雖然身懷異術，却是無法施展。

荀慧月冷冷說道：「解去三公主身中的蠱毒，我就放你一條生路，解開你的穴道，任你離去，不肯答應，我就一劍一劍斬妳，斬到妳答應為止。」

黑衣婦人道：「老身死了，就再也沒有人能解去三公主的蠱毒了。」

荀慧月長劍斬揮，斬去了黑衣婦人右手一根小指，道：「胡說八道！我只要下些功力，仍然能解去三公主身中的蠱毒。」

黑衣婦人想不到荀慧月下手如此狠毒，一句話就斬了一根手指，不禁一呆。

荀慧月道：「妳答不答應？」

劍光洒落，又斷一指。

黑衣婦人吁一口氣，還未來及答話，荀慧月已冷冷接道：「這一次，我刺瞎你一隻眼睛！」

黑衣婦人吃了一驚，道：「慢！」

「答應了是麼？」荀慧月冷厲的劍芒，已指向黑衣婦人的左眼。

「好！我治好她的蠱毒，你真的會放了我麼？」

「我答應了妳，就不會食言，但妳如籍故耍甚麼花樣，那就有你的苦頭吃了。」

「好！先把三公主平放在一張木榻之上，再準備一瓶上好的烈酒，」黑衣婦人目光一掠荀慧月，接道：「還要一隻肥壯的公雞。」

「還有麼？」

「夠了，就是這兩樣東西，但行法引蠱之時，一定要解開我的穴道。」

「可以，我希望妳不要搗鬼，我出劍很快，尤其在我全神戒備之下，你連尋死的機會也沒有。」

「我已經領教過了，只希望妳答應的事，不要變卦。」

＊　＊　＊

三公主被安排在一間雅室中，躺在一張木榻上。

為了使她安靜，荀慧月點了她的睡穴。

黑衣婦人把烈酒倒在一個瓷碗中，燃了起來，立時泛起一片藍色的火光，然後由身上取出一個小瓶子，倒出了一些金色的粉末，投入了火光之中。

一股怪異的香味混入了酒味之中，佈滿全室。

荀慧月提劍站在那黑衣婦人身側，嚴密監視着她的一擧一動。

小燕子、黑羅漢、王重山、憐花分站在雅室四週。

黑衣婦人雙手在三公主小腹處不停的揉搓，口中唸唸有詞。

大約有一刻工夫之久，黑衣婦人突然站起身子，抓起公雞和桌上的小刀，右手一揮，斬斷雞頭，一股鮮血疾噴而出。

這時，三公主的鼻孔之中，似是飛出一點綠芒，急急射入了雞身之中。

沒有人看清楚那是一個甚麼東西，但却都看得心生寒意。

黑衣婦人立時把雞身投入了燃燒的烈酒之中，道：「好了。」

荀慧月道：「那是甚麼東西？」

黑衣婦人道：「老身弄的活蠱，牠已習慣寄生在三公主的身上，如不把它薰醉燒死，我怕牠會再找上三公主，所以只好犧牲牠了。」

荀慧月道：「是一種甚麼樣的動物，能不能讓我們開開眼界？」

「不行，這是老身的秘密。至少今天不行，下一次如果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也許老身會讓諸位瞧瞧。」

荀慧月道：「我答應放了妳，絕不改變，不過，要等到三公主完全恢復之後，妳才能走！」

黑衣婦人道：「她現在已經恢復了，妳解開她的穴道，立刻可以証明。」

荀慧月沉吟了一下，解開三公主的穴道。

三公主挺身坐起，道：「師父，就是她在我身上下蠱。」

「我知道，」荀慧月道：「她說妳的蠱毒已解，試試看，是真是假？」

三公主運氣相試，果然蠱毒已解，立刻精神一振，隨手抓起長劍，指着黑衣婦人，道：「我被妳折磨了一年多，內心積存了很深的怨恨，來吧！我們公公平平的放手一戰，生死無怨！」

黑衣老婦人冷笑一聲，道：「三公主不要逼我，憑籍真實的武功，也許我非妳之敵，但老身還有自救之道，逼我拚上老命，三公主未必一定能討得好去。」

「雲兒，」荀慧月攔住了三公主，道：「我已經答應她，只要不再暗動手脚，就放她離開，你不能讓為師失信於人。」

「弟子不敢，」三公主欠身說道：「這老妖婦以蠱毒制我，一年多來，把弟子折騰慘了……」

「那也不能怪我，咱們彼此敵對相處，自然是各為其主了。」

「妳可以走了，」荀慧月冷冷的打斷了黑衣婦人的話，道：「希望妳盡快離開京師，下次再遇上，我也不會放過妳。」

黑衣婦人歎息一聲，道：「很好，荀女俠名不虛傳，果然是言而有信，老身這就離開。」

黑羅漢一橫身攔住了黑衣婦人，道：「不好意思啊！小和尚不是找麻煩，只是想向妳老人家請教兩件事情。」

那黑衣老婦人精通漢語，點點頭，道：「好吧！你這小和尚挺有禮貌，你問吧！不過不能說的，老身可不一定會告訴你。」

「三公主身中的蠱毒，日後會不會復發？」

這確是一件令人關心的事，只不過小和尚最先想到。

「不會，」黑衣婦人道：「她中的是活蠱，雖然老身隨時可要它發作，但只要除去身中蠱母，就完全擺脫它的毒害了。」

黑羅漢點點頭，笑道：「好，你老人家雖非中原人氏，但倒也有中原英雄的豪情坦然，佩服，佩服。」

一頂高帽子扣過去，那黑衣婦人臉上竟然也泛起了笑容。

打鐵趁熱，小和尚接着問道：「第二件事問得有點過份，不過妳如肯說出來，可以使我們大廣見聞，那可是一件大大的榮譽啊。」

「老身能說的，自然會說，不能說的，老身也不會被你騙出口來。」

「苗疆蠱毒，大都是放在食物茶水之中讓人服用，那應該是一種粉末之類的藥物，你老人家這活蠱，是怎麼讓人吞下去的？」

黑衣婦人臉上泛起了一股頗為自負的神色，道：「不錯，苗疆萬蠱門中

，確有很多下蠱的高手，下蠱的方法也叫人防不勝防，眞正能施活蠱的人却是屈指可數，連老身算上，也不過三五人而已。」

「同樣下蠱，一般的取人性命，難道還有死蠱、活蠱之分麼？」黑羅漢裝出滿臉不解的問道。

「大大的不同了，」黑衣婦人說：「所謂死蠱，就是一般的下蠱方法，把蠱毒落入酒食之中讓人服用，然後定時定期發作，但老身這活蠱就大大的不同了。」

「小和尚眼界不寬，可也聽說過下蠱之道非吞入腹中，無法傷人。」

「皮相之論，孤陋寡聞，」黑衣婦人冷冷說道：「能玩活蠱的人，早已經用不着把蠱毒置入酒食中了，老身可以役施活蠱在百丈之內，侵入人身。」

室中人都聽得心頭大震，由心底冒出來一股寒意。

黑羅漢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的意思是說，妳在百丈之內，隨時可以放蠱傷人了？」

黑衣婦人淡淡一笑，道：「小和尚，你可是懷疑老身會暗算諸位麼？」

「這個，我想不會吧？」黑羅漢道：「我們都在全神戒備着，如有活蠱侵襲，至少，我們會有點感覺才對。」

「不錯，」黑衣婦人目光投注在荀慧月的身上，接道：「如果一個人的武功修養能到了這位女俠的境界，天下最厲害的活蠱也無法侵犯到他了。」

「是極，是極，」黑羅漢道：「這位女俠，是我們中原武林中頂尖的高手，放眼江湖，也沒幾個人能在她劍下逃生，老前輩可算是第一個在她劍下留命的人了。」

以荀慧月的修養，也不禁臉上泛現出一抹笑意。

高帽子的威力，當眞是無遠弗屆，天下能有幾人可以逃避。

「這就難怪了，」黑衣婦人笑道：「這位女俠劍網的綿密，連老身的飛蠱也無法侵入。」

荀慧月淡淡一笑，道：「妳可以走了，記着，走得越遠越好。」

「是是是，老身告退。」黑身婦人轉身向外行去。

「老前輩，小和尚送你一程，聽蟬院外警衛森嚴，老前輩縱然不放心上，但如衝殺出去，恐怕要大費一番手脚了。」

「好，好，」黑衣婦人道：「小和尚，老身不會白白受你一番照顧，日後必有報償。」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老前輩請。」

目睹兩人離去之後，小燕子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小道士，小和尚怎麼會變得這樣彬彬有禮了？」

「我看他是別有用心，」白羽低聲道：「小和尚臨去時給我扮了一個鬼臉，我得去接應他一下。」一閃身，疾如飄風而去。

「早就聽說過黑僧、白道，人小鬼大，果然是名不虛傳。」荀慧月微笑道：「小燕子，你和他們常日相處下去，當心被他們把你也帶壞了。」

「師父說，我本就不是一個好孩子，」小燕子歎息一聲，道：「魔教東進，整個江湖都籠罩在一種邪惡的詭秘之中，必需要操刀一割，那就要具有霹靂手段的人，心地太好的人不能操刀。」

「想不到老瞎子會這麼教育他的徒弟，」荀慧月幽幽一歎，道：「他和我訂下了一場賭約，看來他已經勝券在握了，你見着他時告訴他，這場賭約我認輸了，有時間我會登門拜見，任他處置。」

「只怕老前輩再難見到他老人家了。」

荀慧月臉色一變，道：「爲甚麼？以他深厚的武功，活上個百多歲不是難事，難道他……」

「家師把一身功力，已轉嫁到晚進身上。」

「那是說你害死了師父？老瞎子怎麼會收你這個徒弟？」荀慧月目中神光閃動，竟然隱隱現出殺機。

三公主看得心神震動，她知道師父的性格，這是眞正的生氣了，出手一擊，必將是追魂奪命，她手中有劍，劍上寒芒顫動，似已無法克制住內心的忿怒，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老前輩誤會了，」小燕子無限委屈的說：「弟子雖然愚昧，也不敢如此大逆不道，但家師說他天年早盡，已經多活了幾年，就是等晚進入門，他託請江叔叔代他物色……」

「那一個江叔叔，他叫甚麼名字？」

「江千里，他是師父近年中唯一交往的好友。」

「所以你就接受了他轉嫁給你的功力，」荀慧月說：「讓他油盡燈枯，早日絕命？」

「晚進不敢。」

「說！究竟是怎麼回事？」荀慧月餘怒仍存，殺機未消。

「師父點了晚進的穴道，以開頂大法傳燃薪火，晚進心中雖是悲痛欲絕，但却無能拒絕……」

「哼！可惡，他要死，也該等我去認輸之後再死啊！」

「家師傳薪之後，告訴晚進說，要我代他完成三個心願，然後就自閉石門，不再和弟子相見。」

「你是說，老瞎子還活着？」

「晚進不知道，那座石洞深在山腹，那扇石門是唯一通氣的地方，關閉之後與世隔絕，人在那種環境中，那裏還能活得下去。」

「你爲甚麼不打開瞧瞧，老瞎子內功精深，已快成金剛不壞之身，應該還有活命的機會。」

「他囑咐弟子，最快也要三年之後才啓開石門，否則那就是背棄遺命，

害他淪入魔道。」

「這樣嚴重麼？」

「是，晚進句句眞實，絕無一言一字的虛假。」

「他要你代他完成甚麼心願？」

「一是盡力逐出魔教，以解武林之危；二是不得出仕朝廷，爲官救民，三是要聽從江叔叔的令諭行事，不得違命抗拒，所以江叔叔要我和黑僧、白道走在一起，晚進是不能不聽了，何況他們江湖經驗豐富，日後晚進還要借重他們兩人的幫助呢。」

「只有這些麼？」荀慧月道：「他還有甚麼囑咐沒有？」

「有……」小燕子道：「但晚進不敢說。」

「有甚麼不敢說的，天雷老人的衣鉢傳人，怎會如此膽小怕事？」荀慧月冷冷的說。

「晚進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言語上開罪了老前輩，因爲師父說過，天下的人我都可以開罪，但絕不能開罪荀女俠……」

「老瞎子眞的這麼說過？」

「是！師父說，他最怕的人就是老前輩……」

「他怕我？」

「但最敬重的人也是老前輩，師父如此，我這作徒弟的怎敢不怕。」小燕子語氣眞摯，臉上還泛起了笑容。

但荀慧月却突然流出了兩行淚水，道：「我誤會了他二十年，我一直認爲他輕視我……」

「不不不，」小燕子急急接道：「師父提起老前輩時，一臉誠敬之色，就像是拜佛求神一樣。」

「老瞎子，你爲甚麼不告訴我？爲甚麼不多活幾年？這兩年我閉關靜思，也早把很多事情想通了，」荀慧月說：「可是你竟然等不及我去見你，就這樣死了。」

「老前輩，」小燕子黯然接道：「師父留了一封信給你。」

「怎不早說！在那裏？快拿給我。」

小燕子接道：「留在石室裏，仍然揣在師父衣袋之內，師父說，晚進如果有緣能見到老前輩，就把這件事奉告前輩，如是無緣相見，就要晚進啓開石室之後，把它燒了，而且不得拆閱。」

荀慧月拭去臉上淚痕，道：「小燕子，你有甚麼要我幫你的地方，只管提出來吧。」

「如有荀女俠出面主持大局，中原武林同道就有救了。」

隨着話聲，江千里大步而入，黑僧、白道和王彤魚貫相隨身後。

「江叔叔，」小燕子歡叫一聲，向江千里撲了過去，一副如見親人的快樂。

「你就是江千里？」

「是！江某有幸，拜識女俠。」

「不用客氣了，小燕子已經告訴我你的事情，老瞎子這些年來，多虧你照顧他了。」

「他如能聽到這一句話，」江千里道：「必會雀躍而起，說不定連失明的雙目，也會重見光明呢。」

「江兄太玄了吧？」王彤低聲接道：「荀女俠是何等身份？你豈可信口開河。」

「是眞的，」江千里道：「他本有自醫雙目的能力，使它重見光明，但他却不肯復明。」

三公主突然接道：「爲甚麼？」

「因爲，他認爲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讓他愛看的人和物。」

「這個……」三公主正想出言辯解，但見師父垂首含淚，立刻住口。

「他身中魔教七煞毒針，雖然仗憑着深厚內力，可以壓制奇毒，不讓它發作出來，」江千里道：「但他實在活得很辛苦，每天要耗費兩個時辰和毒性抗拒，這也是他自求速死的原因，我把小燕子引入他的門下，完了他最後的心願，爲使小燕子有能力搏殺强敵，才轉嫁內功，自閉石室，以求解脫。」

「江千里，你爲甚麼不多等兩年，再把小燕子引入他的門下？」

「荀女俠，我已經等了五年了，實也不忍再見他毒發時的痛苦，」江千里道：「何況魔教東進，江湖上大劫已成，再晚就來不及了。」

「天啊！難道這就是定數？我爲甚麼想了二十年才想通這件事情，二十年大夢初覺，人醒來恨事已鑄，當今之世，只有我能助他解去七煞毒針，可是我却誤了他。」

「是定數，江某人是做夢也想不到在此地能遇上荀女俠，而且又是如此一個清朗明徹的局面。恨只恨我江某人膽小如鼠，心畏荀女俠的快劍奪魂，竟然不敢尋上門去，拚着一命，代義兄求告女俠……」

「你是他的兄弟？」荀慧月訝異的望着江千里，道：「他眞的認了你，還是口頭上隨便叫叫？」

「是眞的，」江千里黯然說道：「有一次他自行尋死，江某人斗膽和他爭論，說他畏苦求死，自私可恥，而且言而無信，準備把武林絕技埋入泉下，那次爭論之後，他才認我作爲兄弟，但却要我一年之內，幫他找到衣鉢傳人，他活得太辛苦了，日日如利刃刺心，因此江某人找到了小燕子，孩子雖然才慧絕倫，但却無法使功力速成，所以借王統領之力，取到了千年參王，再加上義兄傳嫁薪火，才造就了小燕子這個人才。」

荀慧月道：「聽說他留了一封信給我，他雙目已瞎，甚麼人幫他代筆寫的？」

「義兄自己寫的，他目盲心不盲，感應能力之强，可辨識十丈落葉的聲音，」江千里歎息一聲道。

（未完・八）

上文提要： 自從金風細雨樓大敗六分半堂、雷損被當場格殺於紅樓之後，狄飛驚仍主掌六分半堂大局；但北京城大勢已為金風細雨樓所掌握，六分半堂乃處於劣勢。蘇夢枕自斷腿之後病情轉劇；風雪中在四手下吉祥如意保護之下，駕着有篷馬車赴外就醫，不料在橋上遇到雷門五天王的襲擊，劇鬥中雷重赫然發現馬車內的竟是白愁飛……



金風細雨樓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交手見高低　成敗論英雄

「有日他帶護衛乘轎經過心月橋，橋底忽被銀槍刺破，穿入轎中，但橋下狙擊者尚未撤手，假扮成其中之一名護衛的省無名已然殺到，不過，他卻沒料到：那狙擊者只是個幌子，那是唐寶牛，眞正的沈虎禪匿伏在水裏，但他一躍下來，立即殺出，省無名到頭來還是死在沈虎禪刀下。在橋底下伏襲，這法子跟沈虎禪殺省無名之役頗為相似，蘇夢枕不可能全無警惕。」林哥哥道。

「你對白愁飛的一口氣連殺五大高手，又有甚麼看法？」狄飛驚道。

「其實蘇夢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白愁飛。蘇夢枕武功再高，也只是頭跛了腿的老虎，白愁飛卻是長了翅膀的豹子。目下金風細雨樓裏，蘇夢枕臥病，王小石無心理事，楊無邪集中在樓內搞組織，只有白愁飛，步步為營，聲譽日隆、而且手段非常。」

「所以要毀金風細雨樓，先得殺蘇夢枕；要殺蘇夢枕，須除白愁飛？」

「是。」

「你的推斷很有長足的進步，但還是失諸偏頗。」

「我斗膽說這麼多，其實便是為能得大堂主賜教。」

「你剛才所談的，其實不是持平之見，而是成敗論斷。一件事情發生了之後，總會有些後知後覺的意見，說自己一早已見及此云云，你的論見還算精確，勉強可列為後知先覺。試想：假如『雷家五大天王』這次成功得手，他日江湖上人又會怎麼個論法？很可能便會說：士氣可用，化悲憤為力量，雷家五天王秉承了雷損的遺志，得報深仇。也可能會說：蘇夢枕殺雷損之役，太過大意，以為狄某不敢反擊，沒料到霹靂堂雷門的人泯不畏死，終於授首，假若此役中白愁飛被殺，議論的人又會說：白愁飛不自量力，想當蘇夢枕第二，結果，給蘇夢枕借刀殺人，作了犧牲品。反正，無論是何種情狀，論者總會有道理，也懂趁風轉舵，借風轉向，故此，這不是議是論非，而是成敗論英雄。成，所作所為都變成了英明抉擇，敗，一舉一動都予人詬病。這種話，是聽不得的。」

「大堂主說的是，我在論述的時候，的確有受到眼前成敗結果的影響，左右了判別的能力。」

「人人如是，自所難免，這也怪不得你。不過，有兩點，無論成敗，都是該予以注意的：第一、雷山、雷重、雷公、雷鳴、雷劈的確是雷總堂主的好兄弟。就算雷總堂主死了，他們也不忘記他的恩情。一個人如果沒有患難與共的兄弟，就很容易自鳴清高，自告台階，表示自己才不搞這一套無聊東西，但事實上，他只是求之不得，根本不知道人生得有眞正兄弟，就像獲得知音共鳴一般，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沒有跟甚麼人結拜過，所以我說這番話連自己都罵在內，可算是公允的。我們不可輕視這種力量。如果蘇夢枕和白愁飛、王小石也有這等交情，那確是不可忽視的，因為王小石和白愁飛，不論智略武功，都要遠勝雷門五天王。」

「……」

「第二，白愁飛今天雖然大捷，但他至少犯了兩項錯誤。一是他出手太早，我看『吉祥如意』四人，也未必制不了雷門五天王，白愁飛急着出手，無疑一定有他的目的。他是志在表現？為何要表現給這四名手下看呢？着實教人費解。二是白愁飛不該斂葬雷家五人，因為這樣一來，誰都知道他就是兇手，日後，江南雷家的人，決不會放過他，他這樣做，無疑與雷門結下深仇。」

「大堂主的意思是……」

「白愁飛這樣做，必定有他的原故。他不是蠢人。」

「以屬下之見，蘇、白、王三人之間，不見得是相處得太好。」

「何以見得？」

「如果他們眞的那麼肝膽相照，安危與共，王小石實在不必要在這風頭火勢下離開金風細雨樓，去金石坊一邊賣畫，一邊替人專醫跌打了。王小石當然也不是個蠢人。」

「北京城裏的蠢人是越來越少了，資質差一點的人都沉澱下去，只剩下強者冒上來，冒的人多了，要互相擠兇，擠掉對方來掙一存身之地。」狄飛驚悠悠然的說：「蘇夢枕也曾差楊無邪過來說項，條件是讓我坐第四把交椅，並主掌六分半堂，但必須先解決雷損。我那時候虛與委蛇，以便進行總堂主的反擊大計。在那種情形下，我加盟與否對他而言舉足輕重，但蘇夢枕仍只讓我當老四，可見得他對這兩人的器重。王小石眞要是無志於此，就不會仍留在城裏了。天下偌大，賣字賣畫，駁骨療傷，那個地方不能幹？所以，我覺得要毀金風細雨樓，得要先殺蘇夢枕；要殺蘇夢枕，就要先誅白愁飛；要殺白愁飛，先得解決王小石。」

他評斷事情的時候，理路分明，有條不紊，語音也平靜穩定，就像是在叙述一些跟自己全然無關的事情一般：「蘇夢枕好比是北斗羣星之首的紫微星，領袖羣雄，雄才偉略；白愁飛則是他的七殺星，為他破關攻城，而又能獨當一面，王小石則似是他的破軍星，衝鋒陷陣，威鎮邊疆。至於楊無邪，則是他的天相星，替他掌管印權，運籌帷幄，而郭東神、刀南神即如佐輔、右弼，守護呼應，所以，他們四人的組合，是一環接一環密接的，防護森嚴，在沒有覷出他們的弱點與罩門之前，貿然發動攻擊，就算以總堂主之才與蓋世武功，一樣得要敗北。」

林哥哥小心翼翼地問：「那麼，我們現在只有靜待時機了？」

「一面等，一面點些火、掘些土、洒些水，金風細雨樓就像一大堆紮在一起的木材，再堅固也耐不住長期的侵蝕，我們等下去，敵手會不耐煩，或會疏忽，而時局也很可能會轉向對我們有利；」狄飛驚把雙手攏在袖子裏，這動作頗似雷損在世時候的習性，道：「何況，現在就有人找上了王小石，王小石也找上了別人的麻煩。」

林哥哥自從在一年前受過大挫之後，變得很小心，事事謹慎處理，不問不該問的，該問的時候一定問，所以他稍微衡度了一下，才誠摯的問：

「誰找上王小石的麻煩？」

他揣測狄飛驚這樣說了，便是等他來問。

如果他問了，狄飛驚便會說下去。

狄飛驚果然回答：「龍八太爺。」

林哥哥不禁心裏一亮：任何人惹上了龍八太爺，這一輩只怕都不敢再惹麻煩，甚至不能再惹麻煩了。誰都知道龍八的背後是甚麼人在撐腰。朝裏上下都有這樣的傳說：寧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這個人。

林哥哥覺得很慶幸。

他知道他問對了。

——王小石惹了這麼個天大的麻煩，狄飛驚自然很樂意告訴他人知曉。

是以他再問：「王小石找的是甚麼人的麻煩？」

狄飛驚臉上微微帶着詭秘的微笑，這使得他看來更邪氣得好看。

這次他的回答只有兩個字：

「先生。」

(狄飛驚臉上微笑着，心中卻省惕到：自己跟雷總堂主太長的時日了，他還是慣於作一個觀察者，雷總堂主問他意見時，他便下論斷，提意見，可是雷損現在不在了，他却在有意無意，造成部下對他求教徵詢，他也藉機說出一些獨到之見。)

——可是這算甚麼？

——讓部下多瞭解自己，會帶來甚麼好處？

——而讓部屬太了解自己，卻肯定會帶來極大的危機！

(雷損死了，他現在就坐在雷損的位子上，做着雷損的事，享有與雷損同等的地位。)

(他就是雷損！)

(他怎能到現在還做狄飛驚！)

(就算他仍是狄飛驚，但狄飛驚已不是狄飛驚了！)

他在心潮起伏的時候，林哥哥似乎還被那「先生」二字所震愕，一時沒說出甚麼話，也沒問得出甚麼話來。

＊　＊　＊

王小石幾乎甚麼話都能罵得出口來。

他已失去了好脾性。

更失去了耐性。

溫柔說要來幫他店子裏的忙。他本來還不算很忙，但溫柔一到，他就眞的忙了，因爲溫柔在短短半個時辰裏，總共打翻了他兩次硯臺、弄髒了他三幅字畫、撕破了他一張絹帛，打破了他三隻藥瓶、一口藥煲、兩隻藥罎，還把方子對調給了不同的病人，要不是發現得早，這可要鬧出人命；而溫柔也確有過人之能，還能在同一時間，踏得王小石店舖裏那隻老猫慘叫八大聲之後，又踩着了一個給耙齒挫傷了脚踝的病人，並且在人猫慘嚎聲中，她撞到一個正在喝藥鎮胎懷孕十個月的婦人，其他搞砸的事情，還不勝枚舉。

王小石幾乎要喝叱她。

只是「幾乎」。

他還沒有——

溫柔已經嘴一扁、眉一蹙，快要哭出來了——

而且已經哭出來了。

* * *

這一來，王小石就更忙了。

簡直忙到不可開交。

「你不要哭。你爲甚麼哭？你不要哭了好不好？你哭，人家以爲我欺負你啊。」他一面要向溫柔解釋，一面要向人客賠罪，還要在他情急之際拿布給那孕婦抹揩時被人罵爲「淫徒」而道歉。

「你罵人——」

「我沒罵！」王小石急得直跺脚，因爲門口又進來了一個手臂關節至少斷了三處的傷者：「我還沒罵呀！」

「可是，你，你，你你，你你你……」溫柔哇地唏哩花啦地哭了出來：「你對人家變了臉色！」

狀甚悽楚。

梨花帶雨。

於是旁觀者，尤其是剛進來，不明就裏的人，就紛紛來指斥王小石的不是了。

王小石有寃無路訴，只好低聲下氣道：「你不要哭呀！」溫柔哇的一聲，哭得更響，王小石只好挨近了些，央求：「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忽聽「噗嗤」一聲，溫柔竟破涕爲笑，她美得像沾雨盛露的花容，更淸麗可人，王小石看得一呆，溫柔嗔道：「看你以後還敢欺負我不？」

王小石喃喃地道：「你不欺負我已經很好的了。」

溫柔聽不淸楚，眉頭一皺道：「你說甚麼？」

王小石嚇得倒呑四口空氣三口唾液，忙道：「我甚麼也沒說。」

溫柔歪着頭去端詳他，王小石被她看得混身不自在，雙頰也有些烘熱起來。

「眞的？」

「眞的。」

「沒騙我？」

「你別這樣看人嘛！」

「怎麼？我這樣看人不行啊？」

「不是不行……」王小石接下去只有長嘆一聲。

「那是甚麼？」溫柔居然仍不放過。

「你知不知道你是個女孩子？」王小石只好說。

「女孩子？女孩子就不能看人呀？」

「你知不知道你的樣子……」王小石感覺自己像是被人逼供。

「我的樣子？」溫柔又一偏首，哭得像隻小狐狸似的，雙手背在身後，十指交纏着，花枝亂顫的問：「我的樣子怎麼了？」

這時，又有一個傷者，左腕扭脫了臼，王小石如獲救星，趕忙過去醫治。

溫柔卻還不甘心，也湊過去，東看西看，都看得不耐煩，用手指指王小石的背胛，道：「嗳，小石頭，你知不知道昨天我去找那老阿飛玩，他可怎麼了？」

王小石低聲道：「哦？你昨天找他玩來了？」

溫柔又是沒聽淸楚，一張美靨又趨了過去：「嗯？」

王小石只聞一陣如蘭似麝其實是她髻上那朵野薑花的香味，淸得入心入肺，只說：「沒甚麼。」

溫柔沒好氣地道：「怎麼你們說話都像鬼吃泥一般。」

王小石一不小心，下手重了，那傷者悶哼了一聲，卻不痛叫出聲，王小石連忙致歉，邊說：「他也是跟你這樣說話？」

王小石又去看顧另一人足膝關節卸脫的情形，只說：「那個會飛的呀，哼哼。」

「你說他呀——」溫柔一說到他就牙癢癢，「你知道他昨天怎麼說？他叫我別那樣看着他，再看，他會把我吃了。我看他是餓瘋了，天天在樓子裏忙，跟你一樣，全沒點人味兒了。」

王小石哼哼嘿嘿的道：「你沒看見嗎？我是眞忙。」剛好又進來了一個頸骨扭傷的，可是這干人忍着痛都不吭一聲，一看就知道，都是在拳頭上立得住樁子，叫得響萬子的江湖好漢。

溫柔嘟着腮道：「你們個個都忙，就我不忙，無事忙！」

王小石故作大方：「你可以找二哥玩去。」

溫柔不屑得上了面：「我才不找他玩，一副戚時憂國的樣子，跟大師哥的杞人憂天，正好天生一對，他們自個兒玩去，整天都是一大堆字卷，每談必是甚麼戰略，每個人都先天下之憂而憂，這輩子都不用想快樂了。」

她說着說着便開心起來了，搖着頭滿是自得的樣子：「還是本小姐聰明，我實行先天下之樂而樂。」

王小石忍着笑，因爲他正替人駁骨，雖然早已如庖丁解牛，嫻熟至極

，但溫大小姐喜怒無常，總不能笑出聲來，讓人錯以爲幸災樂禍，只說：「你何不去找雷姑娘玩？」

「她？」溫柔躭心地道：「自從那天晚上之後……」陡然住口，並用手掩住自己的嘴，一副怕被人發現要責罰的樣子。

王小石一皺眉：「甚麼？」

溫柔放下了手，樣子回復到一個端莊成熟的樣子：「沒甚麼。」

王小石也不爲意。

他大爲留意的倒是前來求醫的人，是愈來愈多了。而且儘都是些關節脫落、扭傷甩臼之類的「病人」。

這些傷看來都不是傷者不小心造成的，分明是爲人所扭脫、震傷的。

這種傷並不難治。

王小石的接骨術本就高明。

傷者都很能忍痛。

下手的人出手也並不太重。

——只是怎麼忽然間來了這許多受傷的人？

——這些人看來都是道上人物，難道京城裏的各幫各派又發生毆鬥？

他心中思疑，忽見一個書生，眉目淸朗，悠悠閒閒的踱了進來，手裏搖着扇子，看他的神態，像是遊園而不是來看病的。

偏偏他嚷嚷：「英雄怕病，才子畏疾，大夫在那裏？我是來看病的。」

* * *

他一進來，大部份「病人」都垂下了頭，走了出去，眼裏有忿忿之色。

王小石發現那些「病人」，都是那些「傷者」。

他發現那青年書生神淸氣爽，面如冠玉，別說沒有帶傷，連病只怕也不可能有。

而且他發現書生走進來的時候，眼睛竟向溫柔瞄了瞄，溫柔嘴邊居然掛了個甜絲絲的笑，會意的點頭！

王小石心頭火起。

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爲了甚麼，他忽然這般抑制不住脾氣。

他很氣。

十分的生氣。

就在這時候，那書生踱到牆邊去看字畫，一幅幅的看，活像這裏就是他的家。

「好字，好字！」那書生以大鑑賞家的口吻道：「這字寫得恍似抱琴半醉、咏物緩行，嵇康自在任世，在字裏直見性情。」

王小石道：「好眼力，好眼力！」

書生回首，一欠身道：「好說，好說。」

「可惜那不是嵇康的字，而是鍾繇的書，他的字直如雲鵠游天、羣鴻戲海，很有名的。」王小石補充道：「這兒光綫不太好，你還能看得見牆上是書不是畫，眼力算是不錯了，可惜卻還沒看淸楚字下的題名。」

書生居然神色不變：「啊哈，鍾繇的字，他的字，可越來越像嵇康了，哈哈，這麼好的字，掛在這麼黯的地方，就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不像話，不像話。」

王小石寒着臉說：「你來幹甚麼？」

書生反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我替人看病，」王小石指指牆上書畫：「我的二哥不幹這書畫生意後，我連這也兼了。」

書生道：「那鍾繇的書，你賣不賣？我看，這兒只有這幅字像話。」

「這幾幅字畫都不賣，」王小石笑道：「沒想到你這麼瞧不起王羲之。」

「甚麼？我瞧不起王右軍！」書生指着自己鼻子振聲道：「他的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凡懂得書藝者莫不推崇，你卻這般坑我？」

「不是我坑你，是因爲你眼中有鍾繇，目中無右軍，」王小石用手指了一指，「在鍾大師右邊那幅字，就是你說的龍躍天門虎卧鳳闕的王羲之的『哀禍帖』。」

這下書生眞幾乎下不了台，只好道：「這幅字相信不是眞品，他的『喪亂』、『得示』才算是天下奇書。」

王小石這次不再追擊，「你來買書，還是來看病的？」

書生咧嘴一笑，的確紅唇皓齒，也伶牙俐齒：「本來是來買字畫的，但好字好畫，你都不賣，其他劣品，又不入我雙眼，只好看病了。」

王小石道：「你有病？」

書生悠然道：「你是大夫，這句話該由你來答我。」

王小石坐了下來，示意書生也坐下，道：「伸出舌來。」

書生一楞，道：「怎麼？我的舌頭是藍的不成？」

「你沒聽過看症要望聞問切嗎？」王小石沉聲道：「你不給我看個淸楚，也隨你的便，我隨便開個止腹瀉的方子，你可怨不得我。」

「也罷也罷。」書生叫道：「庸醫誤人，非禮勿視，只不過給你看個淸楚又何妨！」

王小石看了看他的舌頭，又叫他伸出手來，把了把他的脈門，眉頭一皺，卻聽溫柔一聲輕笑，眼光一瞥之間，只見書生向溫柔伸了伸舌頭。

王小石心中更怒，暗忖：這個枉讀詩書的登徒子，敢情他來此地是醉翁之意……

突然，那書生一反手，反扣住他的脈門。

王小石剛要立起，那書生雙脚已踏住他兩脚脚眼，同時發力一扯。

這一扯，可把王小石心頭大火全都扯了出來。

他本來就火氣上頭，加上書生突施暗算，情知這一扯之力要是一方放盡、一方實受，自己雙踝一脆，就得像那些傷者一般，脫了臼動彈不得了。

書生正待用力一扳，王小石一沉

肘，擊在桌面上，桌子砰地裂開，王小石小臂陡直，右手便一直沉了下去，書生的手也制之不住，王小石一拳擂在書生左膝蓋上。

書生怪叫一聲，這一拳，可把他的眼淚鼻涕全逼了出來。

王小石趁他沉脖俯身的當兒，雙手閃電般扣住他的肩膊，叱道：「好小子！敢來暗算人！」

他明明已抓住書生右肩，不料眼前一花，那書生直似游魚一般自他指間閃開，這書生暗算不成，一招失利，王小石本沒把他瞧在眼裏，忽見他有如此好身法，不禁怔了一怔。

可是書生也瘸了一腿，痛入心脾，走得不快，王小石一脚飛起，把那張原先書生坐的竹櫈，踹飛了過去。

書生怕又傷及自己膝蓋，連忙用手接住，只覺一股大力湧來，身形一晃，王小石大喝一聲，一掌拍了過去。

書生用竹櫈一擋。

啪的一聲，竹櫈碎裂，書生大叫道：「別，別，別……」又一股大力湧至，他站立不住，倒飛七尺，背部撞在牆上，幾幅字畫紛紛落下。

王小石一個箭步，又扣住了他的右肩：「你到處卸人骨節，我這也卸你一卸！」

只聽溫柔叫道：「喂，小石頭，你當眞哪？」

王小石道：「有甚麼不當眞的！」

卻聽書生掙扎道：「你，你敢傷我，我就撕畫！」

王小石一看，頓感啼笑皆非。原來書生逃不過他掌心，便抄了牆上鍾繇的字畫，準備撕掉報仇。

王小石看這人如此耍賴，反而消了傷他之心，只逗趣的恐嚇說：「你敢撕字，我就把你頸骨也卸下來，讓你一天到晚垂頭喪氣，學學當年狄飛驚的模樣。」

忽然門前一黯，一人虎吼道：「大石頭，你敢傷他，我就燒店！」

王小石一看，原來是長得神勇威武相貌堂堂的唐寶牛，心中大奇，當即鬆了手，拍拍手道：「他是誰？這般得你們維護……」

心裏靈光一閃，念及剛才書生帶着脖傷依然能施展出絕妙的步法，陡地想起一個人，道：「『白駒過隙』身法！你是方恨少？」

那書生依然俯着身子撫着膝傷，嘴裏咕嚕道：「媽媽呀！這次可眞的是方恨少，姓方的只恨少生兩雙腿了！」

王小石忍住笑，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張炭呢？」

溫柔看到方恨少雪雪呼痛的樣子，就笑得花枝亂顫，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一時也答不了王小石的問題。

方恨少恨恨地瞪了她一眼，忿忿不平的道：「還笑！都是你！」

溫柔吃吃笑道：「我可不知道你這般差勁法！你還說哪，萬一打不過，憑你一身甚麼絕世輕功，至少可以逃之夭夭，現在可像甚麼，哈！」

方恨少氣鼓鼓的問：「甚麼？」

溫柔噗地又笑了出聲，向唐寶牛咬耳朵說了一句話。

方恨少硬是要弄個水落石出：「她說甚麼？」

唐寶牛呵呵笑道：「跛脚鴨。」他得意洋洋的道：「她說你是！」

＊　＊　＊

其實這只是個惡作劇。

唐寶牛與方恨少是「五大寇」裏的結義兄弟，平時事無大小，動輒爭執，實則是同生共死，氣味相投的莫逆之交。

唐寶牛和方恨少一早已認識溫柔。

大小姐脾氣的大姑娘溫柔，連同唯恐天下不亂的唐寶牛，還有愛惹事生非打抱不平的方恨少，再加上個好管閑事好奇心重的張炭，這幾人的組合，陣容已足可隨齊天大聖飛天入海、大鬧天宮！

唐寶牛和張炭，跟王小石早就結成了好友，方恨少只聽說過王小石這個人，卻沒見過，聽溫柔說他怎麼的好，唐寶牛誇他怎麼夠朋友，張炭讚他如何講義氣，方恨少心裏更不服氣，立意要跟王小石比劃比劃。

他說：「王小石有甚麼，他要不動用相思刀、銷魂劍，我憑五根指頭就可以把他手到擒來。」

張炭笑說：「別死充了！我就服他人雖年少，武功人品都是上選，蘇夢枕和雷損只曉得死抓住權力不放，白愁飛和狄飛驚野心更大，到頭來不是人被志氣所激發，而是反被志氣所奴役，不像王小石，拿得起，放得下，功成身退，在京城裏治病跌打、幫人助己，賣字售畫，樂得清閑，逍遙自在，你還是少自找苦吃的好！」

方恨少一聽，登時火冒八十二丈。「水行不避蛟龍者，漁夫之勇也；陸行不避凶虎者，獵夫之勇也。我要秤秤王小石的斤兩，是勇者無懼也。」

溫柔拍手笑道：「好啊，好啊，你就扮作病人，跟他較量較量，要是你能扳倒那塊石頭，我就疼你。」

方恨少給這一說，弄得臉上熱了起來，可是更激起了與王小石一鬥之心。

溫柔巴不得有人能挫一挫王小石與白愁飛，好教訓他們別沒把她溫大姑娘瞧在眼裏。

張炭沒加理會，只笑道：「你硬要自觸霉頭，我也只好由你。」

唐寶牛有點躭心起來，「書呆子，要是你給那小石頭放倒了，我該幫誰？」

方恨少一聽更氣，牙嘶嘶的道：「你放心好了，看明兒誰放倒誰！」

於是便和溫柔設計了一個「圈套」，要猝擒王小石，其實也不致下重手傷他關節，只是要制住他而已，不料

，兩人一動上了手，王小石在瞬息間已覷出方恨少武功強處，先挫其鋒，再傷其膝，要是唐寶牛和溫柔再遲一步制止，方恨少便還要吃上大虧。

王小石有些不悅：「這次跟方公子動粗，實是我的不對。溫柔、唐兄弟怎可胡鬧致此？要遇上白二哥，萬一一個弄不好，恐怕要弄出人命。」

方恨少吃了敗仗，心中不忿，加上王小石這般一說，便道：「我跟你暫時平分秋色，未定勝負，要不是他們從中作梗，只怕我失手傷了石兄，那就不好意思得很了。怎麼還有個白老二，我倒要去領教領教，請放心吧，我儘可不施絕招、不下殺手便是了。

王小石一聽，便瞭解這位書生性情，忙道：「是啊，我剛才險些給方公子扭斷我的手臼，我那位白二哥脾氣大，輸不起的，方公子還是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一馬吧。」

方恨少這才道：「我一向不喜欺人太甚，忠恕待人，既然你老哥這樣說，我就且把決戰暫緩。」

王小石笑道：「那就多謝你了。」

方恨少忽問：「謝我甚麼？」

王小石詫道：「不找我二哥麻煩啊！」

方恨少忽一笑，充滿了自嘲，「他不找我的麻煩，我已經很感激的了，還謝那道甚麼？」

王小石忙改話題：「我謝的是你手下留情呢。」

「我手下留情？」方恨少仰臉看他：「你是說眞的？」

王小石有點狼狽：「剛才公子若下重手，恐怕我現在就不能說得出話來了。」

「你這樣說，我倒反不能厚着臉皮認了。我姓方的雖然不才，但總不致於厚顏到承人之讓後還佔便宜。」方恨少磊磊落落地道：「剛才那一戰，是你放過我，不是我讓你，本公子承情得很，你無需說安慰的話了。」

王小石弄得一時也不知怎麼說才好。

唐寶牛在一旁居然幸災樂禍：「哈！沒想到小方也肯認輸，眞是六月雪、半夜陽了！」

方恨少恨恨地白了他一眼：「輸就輸，有甚麼了不起！我不像你大水牛，輸不起，死要面子。我平生最信孔子的話：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坦坦蕩蕩，不像你這等鼠摸狗竊！」

唐寶牛正待發作，忽聽溫柔喃喃自語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唐寶牛奇道：「你沒事麼？不是中了暑罷？」

方恨少笑啐道：「立冬天氣，那來的暑！」

溫柔忽叫了起來：「對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這兩句話，我讀過啦，是孟子說的，不是孔子。」

方恨少臉上一紅，頓覺難以下台，只好說：「我剛才這樣說了嗎？」

唐寶牛忙道：「說了，說了。」

方恨少哼着聲道：「孔孟本就一家，分甚麼孔說孟曰，無聊無謂！」

唐寶牛道：「那我明白了。」

方恨少以為對方支持他：「你明白就好。」

唐寶牛道：「孔孟不分家，那你我也沒分際，不如你跟我姓，就叫唐恨少如何？」

方恨少這回老臉扯不下來，正待發作，王小石打岔道：「張炭呢？怎麼沒來？」

溫柔探頭往外張了張，外面很寒，前陣子下過了一場雪，街上樹梢仍掛有殘霜，連門外的碎石也沾了些兒雪屑：「是啊！他呢？怎麼沒來？」

話才說完，一部黑蓋軺車，自街頭出現，到了店前，停了下來。

車子蓋着黑布篷，貼着帘趕車的，正是張炭。

溫柔一見他就怪笑：「死炭頭，剛才好精采的場面，你都錯過了。」

張炭沒精打采的說：「王公子，上車來吧。」

王小石一怔，張炭平時都是叫他做「小石頭」，怎麼今天忽然稱起他「公子」來了？「上車？上車幹甚麼？」

張炭仍有氣無力地道：「你上了車再說。」

溫柔撫掌笑道：「好哇，我們乘車逛千佛寺去。」

張炭搖搖頭。

溫柔詫道：「黑炭頭，你今天怎麼啦？」

張炭又點了點頭。

唐寶牛吆喝道：「黑炭，你幹嗎要死不死的。」

張炭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挺，這一挺似乎想仰首挺胸，但顯得極不自然。

只聽他道：「我……沒事。王公子請上車。」

王小石不禁問：「到那兒去？」

張炭忽然伸伸舌頭，還眨眨眼睛。

一個垂頭喪氣的人，忽然做出這等動作，可謂奇特古怪到了極點，然後張炭的臉容又恢復了正常。

他圓圓的眼、圓圓的鼻、圓圓的耳、圓圓的腮，看去像一個滚圓圓的飯團，偏生是眉宇高揚、若有所思的時候很有一股不凡之氣，就算是無神無氣的時候，也令人有一種靜若處子、不動如山的氣勢。

他說話仍是有氣無力：「你上來便知道了。」

王小石道：「可是我的店門還開着呀！」

張炭道：「關了不就行了。」

唐寶牛怒道：「你何不進來坐坐？」這句話他問得很慢，也似乎非常小心。

張炭也回答得很慢，很小心：「我

現在累得只想找一個洞穴，通到那裏都不管了，天天這樣怎能承受，制不住要到處闖闖，又不想落人之後，面壁悔過也莫及了，人生就是從無到有，敵友都如此這般。」

然後又接着道：「大哥、二哥、三哥都別生氣。」這句話卻說得很快，一個字一個字像連珠砲箭射了出來，一點也不像是請人息怒的口吻。

前一番話，他也說得很仔細、很小心，每一句都停頓了一下，然後才接下去，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判一個人的刑罰一般，一字定生死，錯不得。

可是王小石和溫柔卻完全聽不懂。

不會聽。

——張炭這番話，似通非通。

——到底他在說甚麼？

*　　*　　*

方恨少卻似懂了的樣子。

他也居然小心謹慎的問：「上一回你不敢行前，救人一命都不敢的就是你。」

——這又是句甚麼話？

溫柔忍無可忍，「你們都在說些甚麼？」

方恨少轉過頭來問她：「死炭頭只請小石頭去，不把我們看在眼裏，你說可恨不可恨？」

溫柔不加思索便答：「可惡死了！」

方恨少似乎知道她必然會這樣說，向唐寶牛道：「溫柔也說該打！」

唐寶牛一面捋袖子，一面大步行前，向張炭罵道：「死炭頭，下來下來，讓我教訓教訓你。」

溫柔有點不解，想分辯道：「我的意思只是……」

方恨少忽一閃身，到了車前，邊向溫柔道：「溫姑娘別哭，黑炭可惡，我把他打得迭炭雪霜中，給你出出氣。」

話一說完，飛身而起，他的身法極快，快到簡直不可思議，可是有一人比他更快，已向張炭疾衝而至，一拳就往他臉上擂去。

這人正是唐寶牛。

溫柔急叫道：「你們怎麼……」

唐寶牛的拳眼看要擊着張炭的顏面，方恨少已至，一伸手，已挾住了張炭，往外一掠，唐寶牛的拳依然擊出，擊在篷車上。

「轟」的一聲，篷車塌了。

就在方恨少挾住張炭飛掠之際，篷車內似有白光，閃了兩閃。

張炭在半空中一反手，像招了一招，但發出一聲悶哼。

方恨少飛掠的身子也微微一震。

王小石馬上瞥見那閃了又閃的白刀。

他眼裏立即露出恍悟之色。

——原來是這樣的。

他後悔自己沒有早些看得出來。

*　　*　　*

篷車坍塌，馬嘶放啼，就在這時，又有刀光一閃。

刀光快極。

刀勢極快。

唐寶牛怒吼。

一拳擊出。

一拳飛向刀光。

*　　*　　*

——究竟是刀利還是他拳頭硬？

——到底是刀快還是他拳快？

唐寶牛別無選擇。

他明知車裏的是誰，可是他避不及。

他只有迎戰。

不管刀山火海，他也不畏懼，唯有死裏求生，才可能死而復生。

他知道這一刀不比尋常。

雖然他有一雙鐵拳，但這一刀曾把一隻一百二十斤重的銅盾砍裂，把盾後的「七幫八會九聯盟」中的外三堂四大香主裏的鐵塔道人，一刀兩斷，身首異處。

這一刀恐怕不是鐵拳能砸得下來。

可是他只有迎向這一刀。

他不能退縮。

——方恨少剛剛救走張炭，兩人身未落地，他決不能讓車裏的人追擊。

他只有接刀。

以他的拳和他的膽色。

*　　*　　*

就算是「鐵拳」，也只是骨和肉。

這一刀卻是鋼和鐵的極致。

——這一刀會不會削下唐寶牛的鐵拳？

答案是不知道。

因為另一把刀，已及時砍中了這把刀。

刀火四濺。

刀光如夢。

刀如何？

*　　*　　*

刀還是刀。

王小石收刀。

刀聲清靈、清脆、清澈而悅耳。

對方的刀疾縮回篷車裏，發出一陣鈍刀的刺耳聲響，還夾雜着一聲痛哼。

這時，馬車已完全坍塌，車裏飛躍出三個人來。

三人都在狠狠的望着王小石。

三個人高矮不一，只有一點相同：腰間、背上、手裏都有刀。

其中一個人刀在手，但他手背上有血。

也正因為他手上的傷，使他連刀都不能準確地回鞘，而且還要兩名同伴在左右攙扶，才能及時躍出馬車來。

王小石認識這三個人。

當今「彭門五虎」中把「五虎斷魂刀」練得最出神入化的彭尖。

「驚魂刀」習家莊的少莊主習煉

天。

「相見寶刀」的衣缽傳人孟空空。

*　　*　　*

他們怎麼會在車內？

他們為甚麼要向方恨少、張炭、唐寶牛出刀？

這是「翻手風雲覆手雨」方小侯爺手下的「八大刀王」之三，今天他們到這兒來為的是甚麼？

*　　*　　*

王小石向孟空空、彭尖、習煉天招呼道：「原來是你們。」他像是見到了三個老朋友似的：「傷得不重吧？還好吧？沒事就好了。」

他問的是彭尖。

他手背上直淌着血。

他的手背卻沒有傷。

血是從他袖裏滲出來的。

但袖子並沒有破裂。

一點裂紋也沒有。

可是血一直在流着，也就是說，他的手臂已經受了傷。

王小石剛才用的是刀。

彭尖受的當然是刀傷。

——可是刀並沒有劃破他的袖子，他的手臂是怎樣受傷的？

這連彭尖身旁的兩大用刀高手：孟空空和習煉天，都不明白。

別說他們不明白，就連彭尖自己，也弄不清楚。

*　　*　　*

彭尖感到震怖。

他是個極有自知之明同時也極有自信的人，要不是這樣，他也不可能成為「五虎彭門」中出類拔萃的高手，那是因為一早就把彭家斷魂刀的弱點和缺失，看清看楚看透，所以才能加以改善改良改革，甚至發揚光大。

彭尖自問論武功，絕對還不是雷損、蘇夢枕、關七等人的對手，但若論刀法，在京城裏，他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就算在江湖上，他在刀法上的造詣，仍足傲視同儕。

他的人矮小、冷靜、不作聲，一向寡言，一開口言必中的；素不出手，一拔刀人頭不留。

可是，這一年來，他卻遭逢了兩度慘敗。

敗，對一個以刀為命的刀客而言，是奇恥大辱。

不過，這兩次慘敗，卻令彭尖心服口服。

一次是在一年前，他在風雨中的酒館裏，遇上了「天下第七」。

那一次，他傷在「天下第七」手中，迄今還不知為甚麼所傷。

但他能在「天下第七」一擊之下，尚能活命，還能把他的同伴習煉天在「天下第七」的手上救了回來。

這一戰雖敗，但也令他名動一時。

第二次便是在今天。

他用刀，王小石也用刀。

他竟敗在王小石的刀下。

他一向是看準了、認確了才出刀。

剛才孟空空向方恨少出刀，習煉天向張炭出刀，他認準了唐寶牛出刀。

孟空空攔不住方恨少，但也傷了他。

習煉天雖殺不了張炭，不過也見了血。

而他，本要殺了唐寶牛。

（他一直以為唐寶牛跟「天下第七」是同一伙的人，那是因為當天晚上，他們正要動手殺掉張炭的時候，唐寶牛帶着「天下第七」的手下衝進客店來。）

（要不是後來「天下第七」出現，那一役他就可以「奉命」殺了張炭和唐寶牛。）

彭尖不喜歡做不成功的事。

也不喜歡半途而廢。

他覺得沒把事情做好，便是一種奇恥大辱。

所以他想藉此次任務，順便把張炭和唐寶牛也一起殺掉。

可是他連王小石的刀也沒看清楚，便受了傷。

受了幾令他連刀也握不住的傷。

然後王小石竟還那樣問他。

彷彿像兩個同在一條村的鄉親，在大城市裏不期而遇、相互問好一般。

彭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王小石已經在說別的話了。

他向張炭和和氣氣地道：「我不去了，不如，你進來喝杯茶吧。」

張炭摸摸自己脅下，鮮血略滲染了衣衫，他聳聳肩道：「如果你店裏有的是米，不是茶，我就一定進去坐。」

方恨少偏着頭問：「為甚麼非要吃飯不可？」

張炭的表情，似在表示這問題委實太過幼稚：「因為我流血了，不吃飯，怎能填補我流掉的血？」

方恨少摸摸肩膊，肩上也泛染了一小團血漬：「你可以喝茶呀，喝茶一樣補血。」

「喝茶只能放尿，不能補血，」張炭說：「你連這點都不懂，難怪打不過王小石。」

「你說話眞是難聽，跟那頭大水牛一樣的沒教養。」方恨少皺眉道：「這又關打不打得贏王小石甚麼事？」

他們居然在那兒不着邊際的談論起來，渾忘了剛才有三大使刀的殺手在此。

習煉天已忍不住要發作。

孟空空卻仍非常客氣的問：「有一事要向諸位請教。」

唐寶牛一聽，第一個就道：「你請吧，我教。」

孟空空誠誠懇懇的問：「你們一早就知道我們伏在車內？」

唐寶牛直截了當地答：「不知道。」

（未完・二）

英雄無奈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是非曲直已明白　雙鳳堡內結良緣

上文提要：段平以一萬兩銀子爲報酬，要求和順鏢局替他尋回金絲甲。趙長生考慮後終於答允了；並立誓要抓着丁仲仁。另方面，雙鳳堡收到虎頭寨的戰書，善小鳳往汴梁與趙長生共謀對策，趙決定先去三合院找到丁仲仁報仇後才到落鷹峽決鬥。不料在三合院內却被四妓下藥迷暈，幸被善小鳳喬裝救出，兩人愛火重燃，一夜纏綿；翌晨趙長生即趕赴戰場……

趙長生很會安排，就在距離落鷹峽不足五里處，他便下馬了，他將馬交給善小鳳，旋風刀插回腰帶上，輕輕指向一處小山坡，道：「去吧，上面有座山神廟，妳就在廟裡等我，也許那地方還可以望到落鷹峽。」

善小鳳拉着兩匹馬往小山坡上走，就在她想說些什麼的時候，猛回頭，早已不見趙長生的人影了。

善小鳳有些失落感，她喃喃的道：「長生哥，我能不去嗎？我會在這裡急死。」

* * *

一大片老松林遮擋住視綫，山巒好像一隻巨大的猛獸般矗立在這片松林之後，松林梢上的積雪已經被狂風吹得片片落下，趙長生還以爲又下雪了。

他抬頭看了一下，便覺得可笑，因爲那麼圓的月亮在天上高高的掛着，怎會落雪。

大雪未落，但却傳來陣陣吼罵與金鐵撞擊聲。

「幹上了！」趙長生拔身而起，宛如脫兎般繞過松林。

就在這時，趙長生看到一場慘烈的搏殺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看上去大約有六對在相互拚殺，月光下刀光劍影如同銀河流星穿雲電閃。

從那喝叱中，趙長生發覺雙鳳堡的皮香蘭與善天鳳二人被一個六旬老者逼至一塊岩石邊，雙鳳堡的兩儀劍法似乎不敵那老者的一對虎頭鈎，只要雙方兵器撞擊，皮氏與善天鳳必會一聲驚呼。

五丈外，雙鳳堡的兩位武師「快刀」石敢與「風雷刀」萬勝川二人分別堵上虎頭寨的「山貓」張橫與「野豬」齊桂二人，這四個人均是有攻有守，看不出誰佔便宜。

雙鳳堡的總管胡海波也到了，却被艾色一雙肉掌戲鬥得左右閃掠，手中刀反而成了他的累贅。

最靠近山邊處，只見一個老太太披髮舞拐，閃展騰挪與一個老頭兒殺得更加慘烈——那老者敢情正是「天泣刀」孫仁。

趙長生像個幽靈似的走進那塊石頭一邊，他才剛剛站定，忽然叮噹一聲。

只見一把長劍已被彈飛上天空，便在這時候，斜刺裏傳來一聲厲叫：「啊！」

是善天鳳的聲音——當皮氏的長劍被挑上半空的時候，善天鳳拚命撲上，却被那長髯老者的左手虎頭鈎連肩帶臂，重重的劃開一道血口，濺起一大片血雨落下來。

趙長生有自責的感覺，他不應該到處觀看，他應該一到便出手的。

那長髯老者一聲梟笑，隨又聽得附近的艾色發出哈哈笑聲，道：「爹，千萬不能馬上下手，逼她們交出善小鳳。」

趙長生就在這時現身了。

他期期艾艾的道：「你老……原來是虎頭寨寨主爺呀！」

正待對皮香蘭下手的老者突然一個旋身，他發現了趙長生，那個實在長得不怎麼樣的趙長生。

忿怒的，那老者沉聲道：「你是誰？」

趙長生道：「在下趙長生。」

老者仰天一聲怪嘯，道：「好小子，沒有逼出善小鳳那丫頭，倒把你這混帳小子引出來了，哈哈……」

趙長生還未開口，斜刺裡傳來胡海波的慘叫聲，那聲音仍在半空中飄蕩，一團人影已飛掠而至。

不錯，艾色來了，他本在戲弄胡總管，忽聞得趙長生趕到，他下重手的機會來了。

當艾色躍落地面的時候，只見他左手在右手掌指間擦拭着一團碎肉，趙長生只一看跌跌撞撞的胡總管，便知道胡總管的半邊面皮不見了。

艾色見到趙長生，既興奮又緊張，他戟指趙長生道：「好小子，你眞有種！」

趙長生淡淡的道：「比你差遠了。」

艾色叱道：「什麼意思？」

趙長生道：「你已經在我手下逃過兩劫，而你竟然還敢面對我，你不是比我更有種？」

艾色狂吼如虎，道：「爹，我們合力殺了他！」

那老者正是虎頭寨寨主艾金，他冷哼一聲道：「你這小子的口氣可眞不小，不知你的刀法是否與你的口氣一樣？」

趙長生一笑，道：「我的刀法與口氣是否一樣，老寨主，你馬上就可以証明。」

艾金咬着呀，緊握手中的虎頭鈎，說：「我的八員大頭目被你殺了六個，連孫老也兩次栽倒在你手上，這數十年的江湖聲譽全被你這小子一手抹煞，想一想你實在該死。」

他忽又指着附近正自己包紮着的善天鳳與皮香蘭二人，吼道：「雙鳳堡與你有什麼關係，你小子插的什麼腿？」

趙長生嘆口氣，道：「雙鳳堡與在下一點關係也沒有，大寨主，我可是爲你好啊。」

艾金怒叱道：「放你娘的屁，殺了我的人反而說爲我好，你說的是什麼混帳話？」

趙長生再嘆氣，道：「大寨主，你不就是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子嗎？你已幫他討了七個花不溜丟的老婆，爲什麼不叫你兒子節制點，還要他再討上一房，大寨主，你難道不怕你的寶貝兒子累死？」

艾色已狂罵道：「管你娘的屁事，你知道個鳥，老子苦練七魂冰魄掌，需要多採陰補陽，想不到你却壞了本少主的大事，小子呀，我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方消老子心頭之大恨！」

趙長生驚訝道：「喲，原來爲了練功吶，你怎不早說，我也好把第四巷的四個姑娘一股腦兒送給你練功夫，她們均是個中老手啊！」

艾色怒罵：「老子需要的是處子，誰要那些花街柳巷的臭婊子！」

他又開始運功了，邊還哈哈冷笑道：「小子啊，你今夜就要葬身在這落鷹峽口！」

趙長生道：「可以，他娘的你們父子檔，我一樣不叫你們失望。」

艾金怒叱一聲，道：「我宰了你這個狂妄的臭小子！」

那一對虎頭雙鈎發出駭人的光芒，宛如兩條交叉在空中的流電疾閃而下，艾金就在這光焰中厲吼：「死吧，兒……」

幾乎在同一時間，七個閃晃在左右的虛幻影象，竟也忽然往一個定點集中，看上去十多隻巨靈掌爪便罩向趙長生的頭與背七大要穴。

於是，斷喝之聲宛如晴天霹靂，趙長生的旋風刀在撩起一團勁嘯銳風疾旋中，狂野的吼道：「雞不跳！」

什麼雞不跳，那根本就是旋風刀法的血腥屠殺——流星雨。

好刺耳的金鐵撞擊聲，星焰就如同鐵匠舖打鐵的火星子一樣密集可怕，便在這些星芒中，已分不出是誰的鮮血在狂標，只不過三條聚合的形象，却隨着這些血雨而旋風般的又分開來。

艾金的身子向側面撞去，他的虎頭雙鈎仍然緊握手中，但當他極力用右手把那隻虎頭鈎拄着地面想穩定身子的時候，却未能如願，「噗通」一聲倒在地上。

艾色也摔得慘，就好像一灘爛西瓜也似的，發出「叭」的一聲，便四腳拉叉的爬匐在一塊岩石上再也不動了。

趙長生並非是完整的，他的上衣裂開三個口子，大腿上也在冒血——他未曾倒下去，却在口中發出「嗤嗤」聲，敢情他的下巴也掉了一塊肉。

他沒有再看艾家父子，因爲他明白這一對父子再也爬不起來了——一個開腸破肚，另一個脖子將斷，神仙也救不了他們了。

趙長生剛站定，一團人影撲過來，他又要使出「狗不叫」了，但當那人影發出叫聲來，趙長生這才急急忙忙的又收起刀……

「妳不聽話，爲甚麼要來？」

「我能不來？長生哥，我擔心你……」

是的，善小鳳奔來了，她早就來了，當她發覺娘與姑姑受傷，她本想出來的，但她知道趙長生會出手。

此刻，她走向趙長生，道：「你受傷了，我這裡有傷藥，長生哥，這是

程大夫的最好傷藥。」

趙長生指着附近，道：「快去，妳娘她們需要妳去服侍，我還不要緊！」

善小鳳想哭，因爲最關心她的三個人均受了傷。

她叫着奔向她娘身邊，便也發覺胡總管像個血人兒似的趺坐在地上直喘氣——他的嘴巴開了，半邊面皮包不住傷口的牙齒，有一半可以看得見。

善小鳳把藥全部掏出來了。

便在這時候，一道小山溝邊，「快刀」石敢與「山猫」張横二人正殺得血雨横飛。

那張横的綽號砍山刀，刀出必帶風雷，但石敢也不含糊，幾乎只看到他掌中極光猝閃而看不見刀身。二人的風帽早不知去向，披着髮還吐着血，已殺得忘了自己是誰！

「風雷刀」萬勝川與「野猪」齊桂二人還繞着一棵老松樹相互追殺，距離稍遠，看不出實際情況。

趙長生喘了幾口氣，他的雙目厲芒一現，殺氣盈眶的問遠處搏殺的那位老太太是誰？

善小鳳正在爲善天鳳敷藥，她只一抬頭，便道：「是我外婆，她老人家也趕來了。」

皮氏坐在地上大喘氣，對於趙長生的出現與表現，她只淡淡的道：「謝謝。」

趙長生忽然拔身而起，那動作十分粗野，看上去他好像一點痛苦也沒有，連流的血也好像不是從他身上流出來似的。

他飛掠到大山邊，便也發覺老太太的罩襖已破，胸口冒出，却仍然把一根鐵拐舞得虎虎生風。

「天泣刀」孫仁就在老太太的拐影外圍閃躍着，他是那麼的輕鬆，他老人家尚不知趙長生又趕來，那幾聲尖吭的厲叫，孫仁還以爲艾金他們得手了，因爲他的方位正是下風處——今夜無雲風很大，叫聲被風吹散了。

趙長生發覺孫仁還在冷笑，那樣子就好像一隻狐狸鬥母雞，就等機會一到下重手了。

趙長生便在這時候冷冷然開口了。

「嗨，你的傷好了嗎？」

這一聲「嗨」還眞管用，孫仁打横閃出三丈外。

老太太馬上退出一丈外，她用拐杖拄地大喘氣——老人家眞辛苦，論年紀怕有七十好幾了吧。

孫仁在月色下雙目厲視，驚怒交加的道：「哈！小子呀，你也趕來湊熱鬧了。」

趙長生淡淡的道：「我必需趕來，趕來送你老上路。」

孫仁仰天打個哈哈，他遙望向松林邊，他還眞吃一驚，因爲那裡怎麼不打了？

他高聲大叫：「艾兄，這小子來了！」

趙長生冷冷道：「我說過我來送你上路，因爲艾家父子二人正等你去會合了。」

孫仁殺了一輩子人，這幾句話他當然聽得懂！

「小子，你已殺了他父子？」

趙長生道：「怎麼不可以？許你們殺別人，就不許別人殺你們？」

孫仁驚怒的吼道：「他娘的老皮，雙鳳堡許了你甚麼好處？雙鳳堡並不歡迎你這號人物！」

趙長生道：「我如果圖甚麼好處，怕是你早就翹了！」

孫仁大怒，叱道：「好小子，目無餘子，你以爲孫大爺眞的怕了你？」

趙長生道：「我也不怕你，孫老頭，你是個不被後輩尊敬的刀客，一個喝血的厲鬼。」

他這是刺激敵人，也是在逼敵人出刀。

果然，孫仁忍不住了，只聽他厲吼如虎騰空而起三丈餘，人尚未到，半空中已現出星芒點點，九十一刀凝聚成一片刃幕，那麼兇悍的罩向敵人。

趙長生早就等得不耐煩了。

他的身上還帶着傷，等久了，血便也會流光，如果等到他頭暈目眩的時候就慘了。

孫仁的厲吼聲表示他已將數十年功力全數抖出來了，果然有神鬼哭泣之勢。

趙長生便回上一聲更狂烈的吼叫：「狗不叫……」

又見刀輪出現，層層刀刃幾乎捲裹得他的身子也要消失了。

兩種看上去極不相同的刃鋒，就在那幾丈高的半空中交織狂撞，在無數次的撞擊之後，兩團人影又落在地上，便也隨之從空中飄落下無數血雨。

趙長生的傷又加了幾處，但孫仁落地之後正用力拿椿穩住身子，因爲他仍有再殺之力。

趙長生瘋了。

他只一落地，緊接着又是一聲厲吼：「雞不跳！」

眞狠，比前一招更厲害的刀芒，立刻將孫仁整個罩住，便也傳出一聲極嚇人的尖嗥，彷彿魔鬼詛咒。

那鮮血的飄灑中，斷腿與一顆人頭已被抛擲數丈外，孫仁已變了形的滚了一下便不動了。

趙長生用力刹住旋動的身子，他似乎看見老太太的面上不太友善。

他又遙看松林邊，忽然傳來兩聲慘叫。

趙長生這才發覺皮氏與石敢合殺了「山猫」張横，而善小鳳也與萬勝川二人刺殺了「野猪」齊桂……

他緩緩的收起刀，對老太太一笑，道：「老太太，你還好吧？」

老太太沉聲道：「我死不了！」

趙長生楞然的指着地上孫仁屍體，道：「我已經把他殺了。」

老太太撐着拐杖往松林邊走去，她還惡狠狠的道：「老太婆未曾瞎眼，我看到了。」

趙長生見老太婆步履不穩，道：「老太太，可要在下扶持妳老走路？」

老太太怒叱，道：「我走得很好！」

趙長生不開口了。

趙長生不善言辭，便也只得跟着老太太走到了松林邊。

這是一場生死決鬥，雙鳳堡本來快要完了，由於趙長生的趕到而扭轉乾坤。

善小鳳見傷了姑姑與外婆，兩個武師與總管三人也傷得極重，只不過他最擔心的是趙長生。

趙長生一身是血，但他仍然對善小鳳笑笑。

善小鳳拿藥要替他敷，趙長生拒絕了。

趙長生知道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打算立刻走。

突然，那銀髮老太太戟指趙長生叱道：「小子，你的刀法可叫旋風刀？」

趙長生豎起大姆指讚道：「老太太高招！」

老太太怒道：「仇一龍是你甚麼人？」

趙長生道：「是在下大叔！」

老太太咬着口中僅有的三顆牙，道：「仇一龍還活着？」

「老太太，我大叔死了……」

便在這時，皮氏走近老太太，道：「娘，算了，當年的恩怨別提了，他已三次伸出援手救了我們，我們還能再計較甚麼？」

老太太頓杖叱道：「妳爹當年叱咤在關洛道上，却重傷在姓仇的刀下，臥床一年多還是死了，我能忘嗎？」

趙長生聞言，立刻明白大叔的話——他在道上樹敵太多，實在有些追悔莫及。

忽然，善小鳳撲過來，她抱住老太太，道：「外婆，這不公平，刀法人人可練，重傷外公的是仇一龍，長生哥並未傷我們雙鳳堡任何人，我們視他爲敵是不公平的。」

老太太頑固的叱道：「我見了那把刀就有氣。」

趙長生苦笑了。

他無奈的苦苦一笑，道：「你們大概沒事了，我却還有要緊事待辦，先走一步了。」

善小鳳上前拉住趙長生，道：「不，你的傷……」

趙長生淡淡的道：「不要緊，我的鞍袋裡也有刀傷藥，我會自己照顧，妳可得好生侍候幾位老人家。」他說完回身便走，走的眞快。

趙長生走了幾丈遠，忽聞得一聲粗叫：「趙兄弟，大恩不言謝，你好走！」

這是胡海波的聲音，因爲聲音不太清楚，好像拉風箱似的有些漏氣。

善小鳳想追趙長生，但她又不忍幾個受傷的……

善天鳳嘆口氣，道：「這孩子眞實在，如果與仇一龍無關，那該多好。」

* * *

趙長生不得不盡快走。

他早就該去「吊人山莊」了，如果不是善小鳳，他一定早到「吊人山莊」了。

他對於身上的傷並不太擔心，因爲他從幾次的搏殺經驗，體會出如何殺人，也更體會出如何挨殺。

仇大叔說得對，一個殺手不但要會殺人，更要會挨刀，殺人是藝術，挨刀却是藝術昇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會殺人不一定命長，會挨刀才不會死。

趙長生不但學會了頂尖刀法，他更學會挨刀。

他找到了馬匹，也取出了刀傷藥，從程大夫那裡學會了如何敷藥與包紮。

趙長生已學會如何照顧自己，過去那些日子裡，他只能說辦事老成持重肯吃苦負責，如今他更明白如何保護自己。

* * *

已經躭誤了七八天，趙長生不急於一時，他騎在馬上緩緩的行，他身上的傷有七處之多，雖說不重，却也很痛，他心中清楚，自己並非完全爲了段平許下的一萬兩銀子，最重要的是抓到眞兇丁仲仁。

* * *

現在，趙長生立馬在一條小河岸，遙遠的河對岸山邊，「吊人山莊」前面的木橋一端，那個木刻的骷髏，似乎在强風的吹襲下微微的擺動着，山莊裏一片靜悄悄，不見一個人影兒……

趙長生算一算日子，今天應該是正月二十一吧！

「吊人山莊」他已經來過幾次，莊內的情況他大致上已經知道，男人們住在莊外的地洞內，莊內廳院又是老鼠天下，只有大廳內的地底下才住着人——尹小紅與她的四金釵就住在地下面。

這裡白天是看不到人的，如果想找人，那得等到天黑以後來……

老鼠白天是見不得人的。

趙長生把馬藏在林子裡，他却匆匆的過了小木橋，又輕聲的進了「吊人山莊」上。

他很會躲藏自己，他飛身又上到大樑上，那地方還眞寬敞，睡個人絕無問題。

伸手自懷中摸出一塊鹵肉撕着吃，趙長生低頭看下面，約莫着夕陽就快下山了吧。

他在樑上伸了個懶腰，便歪下身

來睡了。趙長生總是找機會養精神，他能在馬背上打瞌睡。

* * *

天終於黑了，有一羣老鼠不知從甚麼地方冒出地面，幾十隻大小老鼠往樑上爬，却也令趙長生醒來了。

他奇怪爲甚麼這些老鼠往他身邊跳，倒忘了老鼠的鼻子最尖，出洞來便聞到一股鹵肉香。

趙長生正爲這些老鼠煩惱，忽然間莊外面幾聲暴喝傳進來。

趙長生不動了，只見有條人影兒匆匆的奔到大廳上，那人趙長生認識，敢情正是前莊總管唐洪！

唐洪在壁上拉動機關，立刻從轉角處走出個姑娘，道：「外面甚麼雞猫子喊叫的。」

唐洪急道：「快去通報莊主，那三個怪裡怪氣的人又往莊內闖進來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玉蘭姑娘，我們攔不住那三個像夜叉的人。」

玉蘭冷冷道：「年也過完了，你們那些傢伙還沒有過夠，整天在洞府中賭。」

唐洪吃吃一笑，道：「兄弟們這次匆匆退出汴梁城，第四巷的姑娘沒有弄回來，只有賭才能壓壓兄弟們的火氣嘛，妳多體諒。」

玉蘭沉聲道：「去告訴大夥，圍着來人別出手，莊主會去解決的。」

唐總管立刻回身走，那玉蘭已尖聲刺耳的叫起來。

於是，奇景又出現了，大羣老鼠圍着她，慢慢的移向院子裡，她把老鼠召喚出來，幾乎把地面掩蓋得灰漆漆的變了顏色。

玉蘭一個騰躍進了大廳，轉個彎便不見了。

不旋踵間，只見三個人影飛一般的撲過來，三個人雙手拿的不是甚麼兵器，三個人的手上擧着熊熊火把。

火光照射下，趙長生看得清楚，敢情正是那天闖入「吊人山莊」的三個黃髮碧眼人。

男的叫「猫王」紅大襖，兩個女的名叫大花猫與夜來香，這二人的本名趙長生也記得，一個叫水汪汪，另一個叫毛小麗。

三個人發覺地上盡是大小老鼠一大堆，便也不客氣的用火在地上燒。

老鼠當然怕火燒，一隻隻吱吱叫着四下逃。

便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聲聲極爲難聽的怪聲音，忽又見那些驚慌的老鼠又回頭，牠們好像發了瘋，颯的一下子往三個手持火把燒牠們的人咬去，情形就如同牠們在汴梁城中咬人一樣的兇猛可怕。

不料三個怪人吃吃笑，因爲他們的雙腿連着脚背上，已栓牢了鐵片之類的護腿。

羣鼠拚命的咬，只聽得「咯咯咯咯」聲傳來，便見更多的老鼠死在三人的火把下。

尖厲的聲音忽又變得柔細，便發現羣鼠四散開來，剎時一隻不留——只不過地上已死了上千隻大小老鼠。

就在這時候，一聲銅鑼響處，四個姑娘併肩雙雙的走出來了，在這些姑娘的後面，只見尹小紅身披寬大紅披風，頭上插着馬櫻花，面色寒寒的迎向那三人。

「甚麼人敢一再的擅闖我吊人山莊！」

兩個女人不開口，中間的男人哈哈笑，道：「眞不容易呀，只有利用非常手段，方能見到尹莊主的面。」

「找我幹甚麼？你有兩個女人還不夠呀。」

粗聲一笑，紅大襖道：「尹莊主眞會說笑，找女人也不會找到妳這兒，老鼠大堆我紅大襖沒興趣。」

「那麼你有何圖？」

紅大襖道：「聞得妳已得到金絲甲，可否拿出來讓我們瞧瞧？」

尹小紅冷笑一聲，道：「這是誰說的？造謠！」

紅大襖哈哈笑，道：「老鳳祥寶庫被妳的老鼠咬個大窟窿，妳便盜走了金絲甲，妳以爲我不知道？」

尹小紅道：「你知道又怎樣？」

紅大襖道：「妳承認了？」

尹小紅道：「你也死定了！」

紅大襖看看身邊的水汪汪與毛小麗二人，道：「準備好了沒有？」

兩個五顏六色的女人一齊點頭，道：「好了！」

紅大襖很篤定的道：「我看這話應該改一改了。」

尹小紅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冷冷道：「你想怎樣？」

紅大襖撫着黃金色的鬍髮，道：「應該說，你們全死定了。」

尹小紅忿怒了。

只見她雙手高擧，四金釵立即騰身而起，剎那間分落在四個角落，當尹小紅的雙手猛一落，立見四個墻角現出四個大洞，無數尺長巨鼠如潮水般的湧出來，就在尹小紅的紅披風抖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鼠便一窩蜂也似的往紅大襖三人衝去，這些好像受過調教的巨鼠一跳三尺高，猛往三人狂噬。

紅大襖想不到這些巨鼠如此瘋狂，立刻叫道：「出手，先整死這批鼠輩。」

毛小麗與水汪汪二人的大手立刻往地上甩動，就在火把的點燃下，一片火海燃起來。

火焰帶着窒人鼻息的濃煙，大廳上剎時一片灰暗。

尹小紅見她飼養的巨鼠遭到火焰燒得吱吱亂叫，心中着惱，不由厲叱，道：「殺！」

五條人影穿梭在大廳上，掠過火焰又越過煙幕，五把尖刀往紅大襖二人殺去。

空中一陣叮噹聲，只見紅大襖的

雙手不知何時多了一對粗環，他身高八尺，頭戴紅氈帽，鋼環就在他身前身後舞得一圈圈光影流閃，生生將五把尖刀又擋回去。

他却粗聲如牛，道：「燒！燒光他們。」

水汪汪與毛小麗一連又是三把火焰燃起來。

忽然間，尹小紅一聲尖吼，那聲音宛如鴨子在水面上呱呱叫。

便在這叫聲裡，只見從大廳前後左右門窗出入口地方，那麼奇怪的衝進一批大漢來，這些人一經衝入大廳上，便兜緊了紅大襖三人，一陣不要命的亂刀斬。

初時水汪汪與毛小麗還能放出幾把烈焰，燒得近身的大漢們抛刀抱面的凄叫，但衝殺進來的人有六七十，他三人再是高明，也難以阻擋這些惡漢們一陣的狂殺。

水汪汪第一個被砍倒在地，毛小麗退到廳廊上也被兩個大漢攔腰抱住，一邊的砍刀已砍在她的黃頭上。

紅大襖仗着身高有氣力，舞動着鋼環打翻了七八個，却在他正欲拔身而起的時候，尹小紅悄沒聲的雙手握着尖刀，從他的頭上掠過，便也把尖刀送入他的後頸上，直沒入刀柄。

「啊……」紅大襖打着旋往假山上撞去，他的鋼環脫手了，人也半爬在假山上瞪着一雙藍眼珠子。

尹小紅落在廳廊上，她怒氣難消的道：「屍體掛到地府裡，切割成塊餵鼠兒們。」

唐洪與郭武二人也到了，郭武道：「莊主，兄弟們死傷一半了。」

尹小紅道：「死的算了，傷的盡快醫治，唉，我們得改換地方了。」

唐洪道：「莊內存有寶，以後一定還有人再來覬覦，莊主，我們往山裡遷吧。」

「好主意，不過得把寶物留下來。」

「誰？」

大廳上走出一個人，他往院子裡走着，那樣子眞也蕭洒清閒。

不錯，趙長生來了。

唐洪厲聲道：「好的，上一回你把他三人救走，這筆帳還未曾找你算，你今天又來了。」

趙長生淡淡的道：「上一回我也放你一馬，你應該知恩圖報吧。」

唐洪怒叱道：「去你娘的那條腿，你不但救了他三人，而且還把那半死不活的老狗救走，你小子該當何罪！」

趙長生聞得唐洪駡大叔老狗，他就要出刀了，却又聞得尹小紅道：「小子你眞命大，記得你會中了我的鼠毒，你是如何救治的？」

趙長生冷笑道：「妳雖然鼠咬一口入骨三分，我却也有解救之道，尹小紅，妳不會再有機會了。」

尹小紅一聲厲叱：「殺！」

於是，又見那些大漢們往趙長生圍殺上去！他們以爲三個大個子都被宰，他一人更容易。

趙長生一聲大吼：「狗不叫！」

大院子裡忽然出現一個滾動的刀輪，只見流矢般的冷焰流閃中，無數血雨挾帶着斷臂碎肉往空洒濺，慘叫之聲此起彼落，就沒有一個大漢能近得了趙長生的身前兩尺之內。

一輪砍殺中，尹小紅又一次騰空而上，她還厲聲大叫：「圍殺！」

這是命令，也是對四大金釵下達的，五個彩影又往一個地方滙聚，趙長生早就等着這一招了，他的聲音也高吭，厲叫如打雷：「雞不跳！」

刀層中有了一定的反應，反應是殘酷的，四金釵落地就沒起來，只一跌在地上，便流出一股鮮血似泉湧，尹小紅雙手抖着血，她的下巴連到胸前，有一道很深的血口子，但她却一躍三尺高，飛往大廳內一閃便不見了。

趙長生用力過猛，半晌才把旋動的身子刹住。

他發覺部份大漢不見了，有幾個受了傷逃不了的，便只有在地上哀哀的叫着。

他立刻往大廳上追去，從前大廳一直追到後大廳，但他甚麼也找不到。

趙長生在猶豫了。

他心中明白，尹小紅一定逃入地洞府中去了，雖然他也知道有個出入口，但機關重重，他眞擔心上當。

趙長生想了一陣不得要領，便又走到前廳院，他忽然楞住了。

他發覺原來幾個重傷的大漢，已經被人砍掉了腦袋！

趙長生四下查看着，忽見有個錦袍大漢雙手抱着一綑濕草走來，趙長生奇怪的迎上去。

「是……八王爺？」

錦袍大漢站定了，不錯，正是八王爺，他穿的一身錦袍泛着光，雙目如炬，走地有聲，鑲玉的風帽，黃澄澄的現出一種威猛樣子。

他看看趙長生，道：「嗯，想不到你的武功進境得如此之驚人，值得一喜。」

趙長生道：「王爺也來到吊人山莊了？。」

八王爺道：「我當然要來，我要看看江湖上，到底還有些甚麼樣的牛鬼蛇神來奪寶。」

趙長生怔了一下，道：「八王爺在一年前，不是已經爲小公主報了大仇？」

八王爺冷冷的道：「那一回還不夠，本王的目標是所有黑白道上的人，眞可惜今夜只見到這個小場面。」

趙長生驚出一身汗，道：「王爺要屠殺所有武林中人？」

八王爺面無表情的道：「我要他們自相殘殺！」

趙長生道：「他們已經自相殘殺了

，王爺，你抱着這麼多的濕草……」

八王爺厚實的嘴角一翹，道：「不要冒險往機關中闖，只要找個洞口，我們用煙燻。」

這眞是個好辦法，趙長生當然同意。

他比八王爺找來的濕草更多，趙長生抱來一大堆，就放在他知道的牆角處。

從水汪汪那女人身上摸出火種來，趙長生這才掀動燈下機關，揭開堵地道的板子。

有了趙長生一人動手，八王爺便站在一邊看。

八王爺的心中很陰毒，幾次他未拔刀，因爲趙長生的刀法太狠辣。

他不出刀有兩個原因：他想把趙長生吸收在身邊，有個趙長生，比他的近衛任何一個都厲害。另一個原因便是金絲甲還未到手，趙長生還有利用的價值。

趙長生當然還不會知道他如今有多危險，自從八王爺失去了掌上珠逍遙郡主以後，他暗中早下決心要消滅所有道上人物，黑龍谷一戰，八王爺並不滿足，所以他當時並未將金絲甲留下來。

寶物出現江湖，才是一着高招，必然會引出不少江湖人物覬覦，八王爺只要等着暗中看便夠了。

趙長生豈會知道這些，他拚命的在上面煽風，便也把嗆人鼻息的濃煙煽進地洞中。

濃煙不斷的飄着，八王爺在趙長生身邊嘿嘿笑道：「你可知道這裡還有幾處出口？」

趙長生恭敬的道：「不外莊前與莊後。」

八王爺把一堆濕草一腳踢在火焰上，道：「好了，你去後莊守着，出來一個殺一個，出來兩個殺一雙。」

趙長生道：「王爺，你去不去？」

八王爺冷冷道：「我在莊前守着，快去。」

趙長生拔腿就走，他心中眞不是味道，怎麼會在這時候，八王爺會出現。

趙長生不在地上看，他躍在一棵大樹上，高處看得遠，吊人山莊他看到一大半。

趙長生吃驚的是八王爺剛才說漏了嘴，他要把江湖黑白兩道的人斬盡殺光，如此，趙長生也休想活了。

趙長生心中好苦，無奈的咬咬唇。

忽然間，從一塊巨石後面飛躍出兩團人影，但見人影一現，即往一道深溝中落去。

趙長生發動了，他的身法就如出刀一樣的快又準，只幾個起落便落在兩個人影的前面。

目光中，趙長生冷笑連聲，道：「原來你也在吊人山莊上，丁仲仁。」

另一個正是尹小紅，眞快，她傷的地方已包紮起來了，尹小紅的身上還揹着小包袱，丁仲仁也揹了個不大不小的包袱，樣子看來相當的沉重。

丁仲仁厲吼道：「姓趙的，你好像吃定丁二爺了。」

趙長生冷冷道：「你也害得我不輕，丁仲仁，你殺了張捕頭五人，卻把罪名推在我身上，我問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丁仲仁嘿嘿一聲笑道：「可惜官府無能，沒有活抓住你這個王八蛋。」

趙長生道：「所以你今天再也休想逃了。」

尹小紅傷得重，但她卻對丁仲仁道：「丁二爺，你是男子漢，保護女人可是男人應有的風度吧。」

丁仲仁道：「尹莊主，我們合力對付這小子。」

他的話表明他無能，但丁仲仁也有說詞，他退到尹小紅身邊又道：「眼下情形，合則兩利，分則完蛋，尹莊主，妳難道還看不出來？」

尹小紅點頭了。

趙長生沉聲道：「對，兩人齊動手，免得我費事。」

丁仲仁看來似乎在放下那個沉重的包袱，但突然那包袱直往趙長生砸去，他的人卻已緊緊的撲殺而上。

尹小紅的小包未出手，她的右手卻發出冷冷的極光罩上敵人，她只能一手出招，因爲她的左手正吊在脖子上。

趙長生冷冷的往一邊稍躲，隨之沉聲道：「送你一招狗不叫！」

「叮叮噹噹」之聲傳來，丁仲仁打橫倒在亂草堆裡，尹小紅的頭上又開了口，她再也不動了。

趙長生舉刀走向丁仲仁，不料丁仲仁卻又坐直了身子，道：「趙長生，算你狠，丁二爺認了。」

他說完便閉上了眼睛。

趙長生把尹小紅身上絲帶解下來，牢牢的把丁仲仁綑住，他發覺自己用刀背敲得十分準確，七下子全部敲在丁仲仁的後腦，丁仲仁頭上不但隆起個大肉包，而且還在流血……

尹小紅身上揹的正是那件寶物「金絲甲」，趙長生小心的取下來揹在身上。

他發覺丁仲仁的那包不輕，裡面大概都是黃金。

趙長生正自要起身，附近傳來八王爺的聲音，道：「就是他們兩個了？」

趙長生忙走過去，道：「王爺，就是兩個主犯，女的是江湖黑道有名的『西江夜鼠』尹小紅，男的就是丁百仁的兄弟丁仲仁。」

八王爺騰身而起，他一把抓住丁仲仁叱道：「可惡的東西，容不得你活在世上！」八王爺要出刀了。

但他的刀在中途卻又停住，對趙長生道：「押回府衙，碎屍萬段。」

丁仲仁只是冷冷的笑，他如今眞

的認命了。

八王爺指着趙長生揹的小包袱，道：「該是收回寶物的時候了，拿過來。」

趙長生楞然道：「王爺，此寶乃是段平七代祖傳之物，小民受託爲他找回的。」

八王爺冷厲的道：「段平原是送給本王的。」

趙長生道：「也得等小民送還段平之後，八王爺再去向段平取回。」

八王爺怒道：「這裡有不少金磚，全是你的了。」

趙長生道：「金磚是姓丁的暗中盜取老鳳祥之物，小民不敢取，現在我就押着姓丁的去落案了。」

八王爺面上在變色，那是殺人之前的厲芒，趙長生當然知道，只不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還手。

八王爺忽又換個臉色，道：「本王見你武功很有長進，不如你就在本王身邊辦事，總比你幹保鏢有出息。」

趙長生搖頭，道：「謝謝，小民無意仕途。」

八王爺又伸手道：「拿來吧，難道你敢違抗本王的旨意？也不考慮你們鏢局的前途？」

趙長生又犯了固執的老毛病，他重重的道：「恕難從命，王爺，你多諒解，因爲小民已答應爲段平追回寶物，小民不能失信。」

他的話尙未完，好一團光影直罩過來……八王爺的刀原來在他那寬大的袍袖中，焰芒及身，趙長生方始疾閃，却已被利芒削去一片皮肉，他立刻覺得肩頭上一陣火辣辣的好難受。

八王爺的刀半旋着，他的另一手卻疾抓過去，那模樣直逼得趙長生只有退與閃的機會。

又一刀切過趙長生的背，趙長生忿怒了，忽然一個拔地起，人在空中一聲吼：「鷄不跳。」

一輪刀刃罩下來，卻也把逼上身的八王爺殺得血糊淋漓的，打着旋轉往溝中栽去。

「啊……唔……」

聲音來自深谷，倒把趙長生怔住了。

一邊，丁仲仁開口，道：「這個老小子眞不是東西，趕盡殺絕也不分黑白道之分了，他娘的。」

趙長生收起刀，他心事沉重的一腳踢在丁仲仁的身上，吼道：「都是你個王八蛋，害我好淒慘。」

丁仲仁道：「走吧，我跟你去汴梁城落案，我擔保甚麼罪狀我一肩挑了。」

趙長生不開口，揹上兩個包袱便押着丁仲仁走了。

＊　＊　＊

趙長生騎着馬，丁仲仁却也未受到虐待，因爲趙長生也在附近爲丁仲仁找到一頭騾子，尹小紅的「吊人山莊」上有十九匹這種騾子，原是她載運大老鼠用的。

趙長生早已領教過丁仲仁的狡猾，他把丁仲仁用繩拴牢在騾背上，丁仲仁絕不反抗，他與往日大不相同，很合作，而且絲毫不會反抗，就好像他眞的認栽了。

趙長生放心了，他只要把丁仲仁往府衙送去，一切大案便也明朗了。

他的面上有了笑容，對於包袱中的金磚並不感到甚麼，但那件金絲甲卻令他高興，因爲有了段平的一萬兩銀子，和順鏢局便可以擴張光大，師父也一定會高興，這一回就等着與小師妹完成婚禮了。

趙長生在馬上偶爾會露出個笑容，高興嘛。

丁仲仁也偷偷的笑，只不過趙長生並未發覺。

丁仲仁當然有他笑的理由，只不過他現在是不會說出來的。

＊　＊　＊

前面黃河傳來隆隆之聲，在春陽的照射下遙遙望過去，滾滾河水就好像往兩岸溢出來一樣。

趙長生回頭看看丁仲仁，他沉聲道：「姓丁的，可記得去年你在河岸屠殺幾個撐船的嗎？」

「早就忘了。」

「不，你絕不會忘，只不過你怕我提起這件事。」

「姓趙的，我承認我殺過許多人，如果我把殺的人全部記在心上，吃飯睡覺也不舒服。」

「你的人性被狗吃了。」

丁仲仁忽然冷哼，道：「你懂個屁，江湖就是人踩人，你不踩人人踩你。」

趙長生回報個一冷笑，道：「歪人歪理，恕難苟同。」

兩個人沉默了，就在二人快要來到河岸渡口，斜坡下轉出一個人來，趙長生一看便叫起來。

「沈師弟，你要往那裡去？」

果然是宮和順的最小徒弟沈大昌，他揹着個小包袱走過來了，從表情上看，沈大昌並不快樂。

「師兄。」

他指着後面騾背上的丁仲仁，又道：「師兄，這傢伙就是害咱們的丁仲仁了？」

趙長生點點頭，道：「他終於被我逮住了。」

沈大昌忽然嘆口氣，道：「大師兄，我爲你難過，所以我辭別師父回家鄉了。」

趙長生驚訝的道：「這是爲甚麼？小師弟，和順鏢局就要發達了，你怎可以輕言離去？我不放。」

沈大昌看看丁仲仁，他拉着趙長生走到一棵小柳樹下，便有些嗚咽的道：「前天師父突然對我們說，他把白二師兄的兒子改姓宮了。」

趙長生道：「這也沒甚麼，師父是想照顧你二師兄的遺孤，我以爲這件

事很合情理。」

沈大昌又道：「但是當四出的兩位鏢師與余四師兄，還有幾位趟子手都回轉來以後，師父却突然宣佈辦喜事了。」他突然的嘆了一口氣。

趙長生一笑，道：「你小師姐本來就要嫁給我的，我也決心照顧師父一家人，我義不容辭呀！」

沈大昌猛一拭淚，道：「原是應該這樣，可是小師姐堅決不肯。」

趙長生猛然一楞，他想起從牢裡接出師父一家人之後，宮小芳表現得與以往大不相同，她沉默不語，宛似不認識自己了。

沈大昌又道：「昨日午時，師父已把小師姐嫁給三師兄史進東了。」

趙長生面上一片死灰，他自言自語的道：「爲甚麼？爲甚麼要這樣？是誰的主意？」

沈大昌道：「是小師姐的主意，她堅持，否則就出家，她的決心，便師父也只好讓步了。」

趙長生好痛苦，他感到自己刹時間變得好孤單，變得一無所有似的。

沈大昌又道：「大師兄，和順鏢局封局了，因爲師父不打算再開了，也是小師妹的堅持。」

趙長生大驚道：「爲甚麼？這又是爲甚麼？」

沈大昌道：「師父他老人家愛面子，他的武功本以爲江湖一流，不料却是那麼不濟，他灰心了。」

趙長生道：「又是面子，就算小師妹再嫁三師弟，和順鏢局還是要撐下去，因爲還有個我。」

他拍拍揹着的金磚與金絲甲又道：「段平也答應給我們一萬兩銀子，我們就要擴大門面了。」

沈大昌喜道：「大師兄，你找到老鳳祥失物了？」

「全部在此。」他便又低聲把吊人山莊情形細說了一遍，滿面篤定之色。

沈大昌的雙眉猛一抽動，道：「你刺殺了八王爺？」

趙長生道：「他太奸詐，是他逼我的。」

沈大昌道：「姓丁的也在現場？」

趙長生道：「他被我以刀背打昏在地上。」

沈大昌點着頭，道：「大師兄，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們就此分手。」

趙長生道：「小師弟，我怎樣才能勸你回心轉意？」

沈大昌道：「看穿了江湖行，便也灰心了。」

這師兄弟二人緩緩往前走了幾步，趙長生去拉馬，沈大昌便也跟過來，在趙長生伸手取轠繩的時候，沈大昌却突然彈身而起，一抹流電閃過閉目靜坐騾背上的丁仲仁，撩起一股鮮血噴洒。

「啊！」丁仲仁發出淒厲的慘嗥，宛如寒月下高山上的野狼嗥叫，那麼的窒人心肺。

「師弟你……」趙長生救之不及，丁仲仁一頭跌下騾背，他在抽搐不已。

趙長生一把扣住沈大昌叱道：「爲甚麼？」

沈大昌淡淡的道：「大師兄，你太老實了，我爲你除去後患吶！」

趙長生指着地上的丁仲仁，道：「送進官府他一樣沒命，用得了我們出手殺人？」

沈大昌道：「他是沒命，但你也完了！」

趙長生驚道：「怎麼說？」

沈大昌道：「他如果在衙門說出你把當朝八王爺殺死在山裡，大師兄，你的罪比他還大幾倍，那時候你便眞的成了喪家之犬了。」

趙長生驚出一身冷汗，沈大昌却又道：「你太老實了。」

丁仲仁已出氣如拉風箱似的道：「姓趙的，你個狗操……的又……逃……過一劫……你……遠不及……你的……這個……師弟……」

趙長生忿怒的叱道：「難怪你肯安份合作，原來準備拉我墊背呀……可惡！」他一把揪住丁仲仁，却見丁仲仁已嚥了氣……

沈大昌幫着把丁仲仁的屍體綑在騾背上，趙長生仍然要沈大昌跟他回去，只不過沈大昌却堅持。

趙長生抓出一塊百兩金磚塞入沈大昌懷裡，道：「師弟，拿着，這是師兄的心意。」

沈大昌想回絕也不能，趙長生騎馬往渡口去了。

沈大昌在拭淚，他心中仍然在爲趙大師兄叫寃。

* * *

趙長生也無奈，他無法叫回小師弟，更對小師妹感到抱歉，如果宮小芳不再轉嫁給他，一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一定要知道這個理由是甚麼。

此刻，趙長生輕鬆的走出汴梁城的府台上大衙門，他懷中不只是官家的賞銀，那才幾兩銀子。

他隨着段家父子回到老鳳祥金店，趙長生不能張揚出金絲甲已重回段平之手，這是職業道德，段平的一萬兩銀票，一個崩子不少的進了趙長生腰包，雙方各取所好，皆大歡喜。

但當趙長生看到和順鏢局的大門，便又無奈的深深嘆了一口氣，鏢局的招牌也取下來了。

趙長生奔入裡面，發覺宮和順正抱着個小娃兒坐在一張大圓椅上晒春陽，前廊上斜照的陽光還眞暖和。

趙長生大步上前跪在宮和順面前，道：「師父！」

宮和順點點頭，道：「長生，你把事情辦好了？」

趙長生取出萬兩銀票，雙手恭敬的遞去，道：「師父，丁仲仁也死了，官府也落案了。」

宮和順立刻拉住趙長生的手，道：「長生，別恨師父，師父本是要把小芳許你的，但小芳說得對，她不配。」

趙長生抗聲道：「我並不計較呀，師父！」多年來他第一次對宮和順咆哮着。

宮和順反而安慰的道：「小芳計較，她說得對，你應該要一位完整的姑娘，而不是再嫁的小芳。」

趙長生道：「師父却連鏢局也關了，爲甚麼？」

宮和順道：「也是小芳說的，長生，爲師已經半殘，而你又忠厚老實，江湖行便很容易上大當，我考慮了兩日，遂決定收山不做了。」

趙長生痛苦了，便也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宮和順擧着萬兩銀票又道：「這些銀子來得正是時候，大伙有人要離開的，也好多給他們分一些！」

* * *

趙長生關緊房門不出來，他已經五天未出門了。

他關在房中想的眞多，但總結一句話，師父最是關心他的，宮和順還勸自己少結仇，仇一龍就是結仇太多了。

這天過午不久，緊閉的和順鏢局大門被人敲得咚咚响，不多久進來一個面上一片紅疤痕的中年大漢，雙鳳堡的胡總管找上門來了。

胡總管走進大廳就指名找趙長生，宮和順楞然不知如何應對，他以爲趙長生的刀狠，這是仇家找上門來了。

廂房內，趙長生被史進東叫出來，他楞然的跟着史進東來到大廳上。

「是你，胡總管。」

胡海波一把上前抓其衣裳，沉聲道：「你幹得好事，如今似個沒事人般關起大門睡大覺呀！」

趙長生怔怔的道：「我怎麼了？我可是幫了你們雙鳳堡幾次淪亡大忙，你怎麼……」

胡海波的指頭指在趙長生的鼻子上，沉聲道：「你就再幫一次大忙吧，跟我走。」

趙長生道：「我跟你去雙鳳堡？」

胡海波道：「當然，你若不跟我去，我就慘了。」

趙長生道：「胡總管，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胡海波看看四週的人，他更重重看了宮小芳一眼，便拉着趙長生走到角落裡，他把聲音放低，道：「你結婚了？嗯？看你滿老實的，你個小子麻煩大了。」

趙長生無奈的苦笑，道：「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胡海波低沉的道：「我家小姐不舒坦，大夫却說她懷孕了，她娘發了火，逼問她是誰幹的，哈，原來是你這位看上去老老實實的傢伙，我們堡主本來是要找你算帳的，可是你的刀法太狠了，思之再三，要我把你抓回雙鳳堡，你自己琢磨着如何去跟你那位妻子說吧！」他指指宮小芳。

趙長生吃吃笑了，他指着宮小芳對胡海波道：「她是我小師妹，不是我妻子，我也並未結婚吶。」

胡海波大叫：「眞的？」

趙長生大步走近宮和順面前，重重的一禮，道：「師父，長生要暫時離開你一些時日了。」

宮和順點點頭，道：「見你這些天痛苦，師父心中眞過意不去，你要走，爲師的只有這個送你。」他自身邊取出一張字條，趙長生雙手接在手中，他打開來，只見上面寫着：「刀下修行。」

趙長生立刻跪在宮和順面前連叩三個响頭。

他終於走了。

胡海波很高興，當他發覺趙長生並未結過婚，便對趙長生改變了態度，因爲趙長生就要變成雙鳳堡的乘龍快婿了，當然更令胡海波高興的，乃是雙鳳堡有了趙長生這麼一位高手女婿，往後誰還敢招惹雙鳳堡。

* * *

雙騎過了黃河往西北奔馳中，胡總管忍不住開了個玩笑，他對趙長生笑笑道：「你的刀法夠狠，想不到你的槍法更準，一擧中的，高明之至。」

趙長生有些哭笑不得，他再一次的無奈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小屈竄逃入禮烈親王府中，自稱是睿忠親王的外甥，嚇走了追蹤他的兩個人，代善不慮他有詐，讓他和琴格格離去，事後經兒子鐵貝子提醒才知道。小屈在義郡王府由王妃傳授武藝，暫時安逸，晚上，忽然來了兩個夜行客，兩個不是一伙的，前一人被後一個趕走，王妃也潛伏觀望，懷疑是鐵貝子，後一個是高燁，王妃請往小羅天一敘……



神刀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狹路相逢　制服貝子

「眞不敢當呀，王妃。」高燁道。

「高大個兒，你少和我客氣。」

高燁很瘦，雙目精光四射，一看就是個高手胚子，呷了一口大麯，道：「名酒，果然不同凡響。」

「有癮頭就常來，憑你的酒量，我還供得起。」

「先謝了，我倒是希望天天來，不過咱們有約法三章，我不敢違約。」

「這是爲了安全，『燕京八友』當中有兩個是吃曹操的飯爲劉備辦事的，一個是你，一個是一塵，是不是還有，可能性不大。叫人不甘的是，『漢留』居然毀了他，難道人不是他們派過來的？」

「阿凡妹子，不是那麼回事兒。」高燁吞下一大口的獐腿肉，琴格格不耐道：「高大叔，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高燁道：「屈一塵是『漢留』那邊派來卧底的沒錯。但他是不是死於『漢留』的人手下還大有可疑之處，就像南明慈烺太子說是已在北京梟首於市，但另有一說……」

王妃作色道：「我也風聞這件事的內幕，好像是多爾袞力排衆議那麼決定的。」

高燁道：「什麼決定？」

「放了。」

高燁大力拍了酒枱一下道：「阿凡，咱們所聽到的不謀而合。」

王妃道：「南明已是强弩之末，風雨飄搖，殺不殺他們的太子實在無關宏旨，倒是這一放，影响所及，非常深遠。除了多爾袞雄才大略，敢作敢爲，本朝還找不出第二個人有此遠見的。」

高燁喟然道：「不錯，我也以爲，慈烺太子要是眞的被殺，南明軍民同仇敵愾，背水一戰，尚有可爲，要是慈烺眞的回去了……」

琴格格道：「南明太子被朝廷所俘，怎麼說都該殺死，以絕後患，即使不殺，也不過留待滅了南明之後和其他俘虜一道殺害，北京方面放人，豈不更使南明啓疑，弄巧反拙了嗎？」

「小琴，妳不懂。」高燁道：「清廷的看法，南明的覆亡只是時間問題，如何能兵不血刃達到目的才是他們所關心的，現在南明還有兩個握有兵權，手頭各有十餘萬大軍的名將，一個是劉良佐，一個是黃得功。」

琴格格道：「有他們又如何？百萬大軍都垮了，還差那二三十萬？」

高燁端起酒杯道：「好好，請妳娘回答妳這問題吧。」

王妃道：「高大個兒，你在考我？」

「不敢，阿凡，誰不知道妳是文武全才，掃眉才子？我只是想印證一下自己的看法，看看是否英雄所見略同？」

王妃笑笑道：「得了吧！你可眞會說風涼話，關於慈烺太子被放，注意！不是明放，而是故意放鬆使他趁機逃走。這會產生以下的可能：第一，慈烺若死了，福王（弘光）即得大權，劉良佐是他的擁護者，至於黃得功，本是擁太子派，可是太子死了，他不反就只有靠向福王。所以多爾袞看準了這一招，大膽放人，一石數鳥。慈烺南返之後，黃得功必全力保太子而不顧福王，因而南明即出現分裂局面，然後再各個擊破了。」

「阿凡，的確不凡。」高燁豎起大拇指道：「無怪拜倒者大有人在哪。」

一談到這個，王妃的神色就黯下來。高燁知道又觸着她的痛處，她和郡王結合，純是父母之命，加之和屈一塵失散達五年之久，且有人盛傳屈已成家了，於是她嫁了郡王。

可想而知，這是同床異夢的婚姻。

王妃道：「據我多方刺探，一塵的死，似是『漢留』的人下的手，但和慈烺太子的事也許有相似之處。」

「妳是說也是多爾袞的陰謀？」

王妃道：「卧底這種事本來是十分危險的，日子一久，沒有不被查覺之理。一旦發覺他是奸細，以多爾袞的險詐，絕不會立即殺他。」

「我懂了！他要利用『漢留』的手殺死一塵，然後使『漢留』之間內訌，至少會自相猜忌。」

王妃點點頭，道：「這些只是我這幾年來星星點點收集的資料，加之思考所得的結果，這當然還是要借助『漢留』內的奸細，才能達到目的。」

「這一點，我已略知一二，」高燁道：「我們的『燕京八友』之中有一至二人，窩在『漢留』當中作內應，而且還是中堅份子。只可惜我不知道是誰。」

「高大個兒，有件事你雖爲難，我相信你一定願意去作。」

「得啦！又要爲我出難題了？」

王妃道：「你知道一塵有個兒子？」

「是啊！大概十五歲了吧！」

「如果他在北京，你願不願意成全他？」

「當然，當然！我高燁能爲老友效勞的事，也只有這一點了，人呢？」

「就在這兒。」

高燁顯然很激動，道：「阿凡，屈一塵是情聖，妳是情中至聖。妳要知道，要是多爾袞知道妳收留屈一塵的子嗣，甚至還調教他……」

王妃淡然一笑道：「我要是能在那種情況之下死了！倒也轟轟烈烈，只怕這不死不活的熬日子，這日子我眞是過夠了！」

「阿凡，妳都能爲這小子冒這大風險，我還有甚麼話說。不過，義郡王府我却不敢常來。」

「不妨，你只要三五天來一次就夠了，或者送他到郊外去！」

＊　＊　＊

三年，不長不短，在一個渾渾噩噩的人來說，彈指而過，不會留下甚麼，但是一個有心人來說，那是一千多個日子。

有心人能把一天當兩天或三天用，如果下了苦心去鑽研點甚麼，那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三年終於過去了。

這三年中發生了很多大事，第一，滿清降臣大學士謝陞被殺，另外株連者十五人，據說與南明太子慈烺有關。

南明那邊呢？盛傳太子已返，黃得功引兵往東保護太子，劉良佐麾兵往西保護福王和馬士英等人的利益。人心瓦解，士氣蕩然。

而且自相殘殺已經開始了。

小屈拜別了王妃和琴格格，本來依王妃和高燁的意思，至少他還要兩年時間，才能將他們兩人的絕學全部接受。但高燁示警，「燕京八友」之中有三人已開始注意他了。

爲了王妃以及小屈的安全，他力勸王妃將未竟之學寫下來交給小屈遠離北京近郊南下，而琴格格本要一道去，但王妃以爲他們一道去，等於証實了王妃通敵之嫌，對雙方都不利。

小屈含淚告別，離開了北京。

在此之前，王妃和高燁爲了使他專於藝業，嚴禁他出門，更不用說去找小朱了。所以對小朱的事，他一概不知。

但是小屈走後的第一天傍晚，忽見厚德福飯莊的小伙計來送菜，提了個輕便食盒，正在和門房談話。

伙計說怕菜涼了，希望馬上送進去，門房則說沒聽說王府甚麼人叫過酒菜！這麼一折騰就過了半個時辰哩！

直到侍女寒梅到外院折花，聽到門口爭吵才出來查看，見那伙計連連向他使眼色，寒梅心中一動，連忙道：「是格格叫的菜，快拿進來！」

伙計這才匆匆進去，寒梅稟告了王妃，直接送入「小羅天」內。一菜一湯剛端到桌上，王妃已用筷子挑翻着這盤清蒸河鯉，自肚子挾出一個蠟丸。

捏破取出一張紙條，上寫着：鷹爪踩盤子已久，已大批出窰對盤，速扯！切記！

這是江湖切口，意思是鷹爪（官面也是指多爾袞的人），踩盤子（偵察很久了）大批出窰對盤（即出動面對面對決），速扯（是風緊扯乎，也就是快逃走之意）。

王妃近來早有這種預感，這工夫琴格格在一邊道：「娘，是高大叔的密告信？」

「琴兒，娘已來不及多說，只能叫妳快走，除了多帶點値錢的東西，甚麼都不必要，但要改換平民裝，和寒梅一起走吧！」

「娘，是不是多爾袞已經……」

「快點，別辜負你高大叔的一番好

意。」

「可是娘呢?」

「不要管我，娘不會作……」她要說不會作賠本生意，但怕女兒聽出不對而不走，道：「娘自己有辦法走，記住，在外要小心，能扮男裝是最好，要是能找到內帳房海松一道走更好，他爲人忠貞、老練。」

「娘，琴兒這兩三年武功又精進不少，願意留下和娘共進退……」

「快走!」

「娘……」琴格格跪下悲呼道：「如果事已緊急，要死我們母女也要死在一起!」

「胡說!妳再不走娘會遺憾終身。妳要娘作列祖列宗的罪人嗎?」

琴格格自幼沒有離開王妃一步，怎麼捨得留下母親一人面對大敵?儘管她知道母親身手高絕，然而，如果「燕京八友」全部出動，或出動三五個，王妃又該如何?

寒梅跪下悲聲道：「格格，王妃的安排自有道理，事已緊急，快拾奪一下起程吧!要不，後悔就來不及了。」當下拉着琴格格往「小羅天」外面走，王妃面向內壁，已是淚流滿面。

高燁身爲「燕京八友」之一，他的緊急告密絕對可靠。琴格格不停的流淚，和寒梅告別王妃，由寒梅去找海松老僕，並準備男人衣衫。

大約是在日薄西山之時，她們離開了王府。而且立刻出城，王妃開了罐茅台酒，自斟自飲，她不準備收拾甚麼，這是她的家，如有人來襲，她就和這個家共存亡。

品嚐着醇冽的美酒，打量着屋內的一切，往事如烟，苦的苦夠了，樂的也不是沒有。和屈一塵相戀的那段時間雖不長，來抵銷今生所受的疾苦已綽綽有餘了吧!

「要是屈一塵此刻在我身邊，我就甚麼也不怕了，一塵……也許咱們重聚之期不遠了……」

乾了茅台，自牆上選了一柄她最喜歡的長而窄的刀。抽出一半，撮口一吹，刀身上發出「嗡嗡」聲，還刀入鞘，走出「小羅天」。

王府已掌上了燈，一切似乎仍然如常，她却知道，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她在內換上了緊身衣，薄底蠻靴，取下了高高的帽子，用紗巾紮結實了。

王府大宅前後四進，還有跨院，正是侯門如海，有生以來，她覺得此刻最是孤立無助了，現在她坐在窗邊椅上，已有所警覺道：「是那位朋友?何不請進來?」

人影微晃，花廳門口已站定一個一身蔴衣、木簪綰髮，一臉銅錢大紫痲子的老道，一點不錯，「燕京八友」出現了，至少已來了一個。

他就是「痲衣道人」，而背後都叫他「星月爭輝」，那是因爲除了一臉痲子外，左額上還有一個月牙型大刀疤。

「原來是鹿道長。」王妃一看此人的表情，似已挑明，就連客套也免了，根本無意肅客入內。

鹿同春自感臉上無光，冷冷地道：「王妃可知貧道來意?」

「不知道，但由於鹿道長既非大清顯爵，夤夜來此，未先投帖，也未報門而進，想必不是來作客的。」

鹿同春道：「王妃頗有自知之明，皇上對妳不薄，妳不思報效，反而私通叛逆之子，企圖幫助亡明死灰復燃，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王妃道：「完全是一派胡言，欲加之罪，須得羅致罪狀，而且本宮好歹是大清皇上御封的顯爵身份，又豈是你這種江湖中人所能置喙的?」

鹿同春狂笑道：「這早在意料之中，妳是自動去見睿忠王爺，還是要我們偏勞硬架?」

王妃哂然道：「鹿同春，可不是本宮發狂，憑你還不配說這種大話。『燕京八友』之中不乏奇人異士，却也有少數稀鬆的貨色。」

鹿同春痲臉一紅道：「這麼說非要姓鹿的稱量妳一下不可了?」

王妃坐在那兒動也沒動一下，鹿同春撤下了量天尺走進花廳。他是後補的「八大」之一，對王妃的份量還是兩眼墨黑。

鹿同春動上手時，另外有不少人已經開始搜索了，鹿同春試了兩招，覺得平平淡淡，大概不須百招就可以解決了，不由冷笑道：「傳說義郡王妃武功了得，不在『燕京八友』之下，看來傳言不可盡信，過譽之詞越傳越離譜……」

王妃道：「不錯，傳言是不可盡信的，就像『燕京八友』之名，何等顯赫，但不也有等閒之輩在濫竽充數嗎?」

鹿同春量天尺一緊，燈影搖曳，量天尺幻起千萬層粼粼寒波，一排排、一重重地向王妃罩壓而來。

王妃似有怯敵之勢，節節後退，又像是那窄長的刀在較重的量天尺下不敢硬接，礙手礙脚施展不開。

鹿同春越發得意。

來時還有人說是王妃難纏，他說一個人絕對可以完成使命，有人則有譏嘲之色。現在他覺得那幾位才是小題大作。

王妃道：「鹿同春，你初入『八友』，對早年一些大事，諒必所知不多了。」

「凡是和『八友』有關之事，貧道不知道的恐怕不多。」

「你可知當年狙殺屈一塵的『八友』有幾個?」

「其實一個就夠了!那不過是因爲非同小可，才派了兩個，加上……」鹿同春說到這兒忽然不說下去了。

「加上一個誰呀!」

「妳已是待罪之身，何必炒當年的冷飯?」

王妃道：「以屈一塵的身手，『八友』兩人可穩操勝算了，加上的那個，必不是『八友』中人了?」

那知鹿同春撇了撇嘴，表示對方淺見，或者表示屈一塵的身手在「八友」中一對一幾乎無人能敵，人急拚命，更非等閒。

可是鹿同春說是派了兩個「八友」中人，加上了一個那又是誰?如果此人也是「八友」中人何必用「加上」二字?

王妃見問不出來，招術乍變，「颯」地一聲，相距巨燭還有三四步，刀尖在燭火的四尺之外，已以刀上的罡氣切斷蜡芯，一道藍火射向鹿同春。

鹿同春猛吃一驚，以量天尺一掃，火花濺開而迸射，瞬即化爲烏有，花廳內立刻暗了下來，不由膽怯。

很快地，他知道自己錯估了王妃的深淺，可見這些人對王妃的底細知道的比他多。而現在，青濛濛的刀浪像細密閃爍的水波，向他瀉來。

鹿同春想退到天井中動手，王妃却想就地解決，硬碰硬，刀尺一陣交鳴，鹿同春忽然就發出「嘎」地一聲怪叫。

這是極度驚異所發出的嘎聲，因爲他沒有見過這樣的怪式及怪打法，只是左右一刮，握量天尺的手掌已去了大半。

「噹啷」聲中，量天尺帶着斷手落地，鹿同春向窗外疾射，但王妃輕功也是一流的，也僅是次於「撥雲見日」高燁而已，青森森的刀芒掃過，鹿同春「砰」地摔下。

他的脊椎骨已被挑斷了三分之二。

幾乎同時，門外及後窗外各射進一個人影，窗外射進的沈喝聲：「好刀法，主子果然沒有小看妳……」

王妃沒想到外面，因爲花廳內也很寬敞，她對這兒的地形也熟。王妃讓過窗中進來的人一劍，和門外來人的那個使點穴鐝的一鐝，沒有還刀，道：「來客報名!」

「犯婦，妳還以主人自居嗎?」

「就算你們的主子來了，本宮也是這種口氣。」

「老夫千手劍宇文超。」

另一個道：「阮哲。」

這兩個人王妃當然都聽說過，資格都比鹿同春老，手底下也比他道地，尤其是阮哲這個人，是個危險人物。

王妃道：「本宮婦道人家，居然勞動『八友』三位一齊來，眞有點受寵若驚了!」

「客氣了!」阮哲道：「北京王者之地，臥虎藏龍，別人輕估王妃，在下還不敢那麼托大。王妃如果自認無通敵之嫌，何不去見我們的主子?」

「你們的主子如果有事可以來見我。」

千手劍宇文超道：「那可就別怪我倆要得罪了!」

王妃道：「本宮已經得罪了兩位的同僚，兩位也就不必客套了。」

「好!王妃眞是女中丈夫，快人快語。鹿道長栽得沒話說了，要是我們兩人也栽在這兒，阮某並不感到意外。」

「阮大俠，聽你的場面話，和鹿同春就不一樣，兩位啣命來此，任務不達無法回去覆命，時候不早，兩位請賜招吧!」

阮哲道：「宇文兄，阮某有自知之命，學藝不精，單挑絕非王妃敵手，但既然接下這趟差事，又不能窮忙豁半夜空手而回，所以……」

宇文超道：「小弟也正有此意，宇文某不是甚麼好樣的，却又不敢有辱使命，阮兄，二對一，也只好叫王妃見笑了!」

要說這二人厚皮，毋寧說這兩人還算實在，光說漂亮話，窮吹又有甚麼用?一個人接不下，乾脆就裝孬扮傻了。

王妃道：「二位大俠動手吧!儘管聯手齊上，本宮仍然十分折服，因爲二位是奉命行事，職責在身，不敢馬虎，也可以說太仔細了!」

宇文超長劍一挽道：「王妃，得罪了!」綽號稱千手，果然劍一出，化成千百，乍看像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却又不是，因爲「亂披風」可以把一個高手逼得手忙脚亂，但只要沉得住氣可以應付。宇文超顯然把「亂披風」劍法昇華了。

王妃只守不攻。

阮哲攻上來時，她仍是只守不攻，這工夫已發現花廳外和內外院燈火通明，步聲紛雜，顯然對方已來了很多人，大有抄家的趨勢。

王妃現在突然覺得女兒想得倒很透徹，早知如此，還不如到武林、江湖中去逍遙自在一番，以她的藝業，雖不敢說「武林祭酒」，名頭也絕不在「還童叟」之下。

阮哲的點穴鐝，只有三尺左右，比劍還短了五六寸，但在他的手中好像無遠弗屆，神出鬼沒。此人比宇文超難纏多了。

王妃獨鬥「八友」之二，看來還是守多攻少，直到宇文超說聲「小心了」時，劍勢驟緊，招式也變了時，王妃才改守爲攻。

阮哲不能不配合，也可以說，以他們的身份二對一，已是十分不光彩的事，尤其是對手是女人，但這是主子的命令，二對一已丟了人，要是仍不能達到預期的後果，那這個人可丟大哩。

這二人在「燕京八友」中雖不是佼佼者，可比蔴衣道人鹿同春高明些，狠命招呼，可沒有甚麼顧忌，別看他們嘴皮子上說得謙虛。

剛開始時王妃守多攻少，兩人全

力以赴，反而使王妃攻多守少。他們這才知道主子派他們好幾個來對付她一個的用心了。

儘管如此，王妃也是危機重重，宇文超的劍詭譎莫測，阮哲的鏉，更像是障眼法似的，忽隱忽現，忽輕忽重。「嗤」地一聲，宇文超的袖口被王妃挑破。

這似乎是眞正血搏的開始。

宇文超低吼聲中，劍勢稍緩，却在瞬息間換了七個方位。

阮哲凌空下擊，形成上下交攻，使王妃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當今武林，能接下這兩人合擊十招的人已不多見。

王妃手中的窄刀絞挽了一下，身子和刀芒一齊平旋自劍浪及鏉陣中廻旋出去。「叮噹」交鳴聲中，反而是他們自己的鏉劍互擊，亂成一團。

兩人臉上一紅，早知如此，該和蔴衣道人鹿同春一齊出手的，三人聯手就不會有這樣尷尬場面了吧！

他們知道要收攝心神，不可動肝火，今夜失敗，在主子面前就吃不開，而在「八友」之中更是抬不起頭來了。

但是王妃的刀法看來並不怎麼凌厲狠辣，可就是至大至深，變化無方，往往眼看無法破解的險招，臨時輕描淡寫的就破解了。

當然，這並不表示兩人聯手就非敗不可，而是想速戰速決是絕對辦不到。鹿同春早已被抬走，兩人屢攻不下，正自急躁，鬼魅似的，門外又出現了一個人影。

王妃一看身法就知道是誰了。

來人低聲道：「併肩子，別客氣，必要時掛點子出窰(誘敵出去動手)，或者餵上暗青子(用暗器)……」

此人一出現，八步蹬蹬，如鷹隼下搏，長劍閃爍，已如驚虹閃電挑向王妃的面部。

以一對三，這是個極限。

王妃刀隨人轉，絲絲刀波向四面八方推展着寒氣。

「嗤……」來人的劍已在王妃肩頭上衣服挑了一道口子，道：「王妃，這是不得已，妳是束手就擒還是繼續抵抗，非要我們把妳割得血淋淋地不可嗎？跑，恐怕是辦不到了。」

來人正是「撥雲見日」高燁，他必須作得很像，而且要使王妃掛點彩才能取信於宇文超及阮哲兩人。

而他這最後一句話「跑，恐怕是辦不到的。」等於提醒了王妃，妳是非跑不可，再遲些連跑也來不及了。

王妃看看肩頭，厲叱一聲道：「你可是姓高？」

「不錯，而且叫高燁，妳自信能接下我們三個人嗎？」

窄刀閃電攻到，高燁不敢硬接，宇文超和阮哲自後面夾攻，王妃旋身十一刀連綿呵成，兩人被這氣勢所懾，也只好閃退。

但高燁再次憑他的絕頂輕功凌空下擊，這是他最拿手的絕招之一，王妃還要提防另外二人，左臂衣袖又被刺破。

但王妃趁機倒射，在窗上一頓足上了屋面。

由上而下望去，王府中燈火輝煌，不是有甚麼喜慶，而是被抄了家，王妃不禁感慨萬千。依她的性子還要下去拚，拚倒一個算一個。

但是女兒還小，需要照料，屈一塵的仇未報，尙未察出仇人是誰？她還不能輕言犧牲，她進入了「小羅天」。

但不久，她發覺府中已起火，她對那主兒的狠毒是十分清楚的。她覺得高燁這麼做，兩次劃破她的衣衫有助於澄清他在「八友」中的立場，也有助她的逃亡。

反之她在未見眞章下逃亡會引起懷疑的。

「小羅天」有秘密通道通往三條街外，也就是方裁縫家。到了那地道出口處，拉了一根鐵絲，上面隱隱傳來鈴聲。

不久，出口石板掀起，原來是在一舖炕上，平常炕上舖有蓆子及褥子，不易被人發現。而這舖火炕素日也不生火。

王妃出了地道，方裁縫已在迎接：「王妃吉祥，這是怎麼回事？」這女人有點神不守舍，嗓音都變了。

王妃道：「請不必多禮，一言難盡，王府已起火，眞正是家破人亡，這地道出口，妳就把它封閉了吧！如果到鄉下去躲躲那是更好。」

「躲？俗語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妳還想跑嗎？」自院中走進一人，顯然原是藏身在廂房中的。

這人叫姜化文，也是「八友」中人物。

王妃這就認不出來了，道：「尊駕頭臉包起來，是不是怕同道譏笑以多勝少？其實大可不必，像宇文超和阮哲以及高燁等人，就大方地聯手，因爲蒙了面更丟人現眼。」

那知這話剛說完，正屋後門輕輕推開，又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也是連頭帶臉全包紮起來，只露出雙目。

王妃以爲，這兩個不敢「亮盤」的人物，必也是「八友」中的人物，爲甚麼不敢亮出面目？莫非他們是雙重身份？

所謂雙重身份，是指他們可能是「漢留」的中堅，首鼠兩端，被多爾袞收買作漢奸勾當。當然，這只是猜測。

王妃看看方裁縫，道：「這多年來，常來常往，本宮自信待你不薄，妳是早就背叛我們了？」

方裁縫搭拉下脖子道：「不……不，是他們找到了這出口，威脅民婦，如走漏風聲，要殺光民婦娘家的人。」

「還好，我想妳還不至於那樣無情的。」

這三個高手合擊，比高燁、宇文超和阮哲還要厲害，這蒙面的二人，一人高大，似是方臉，一人中等身材，却是一張馬長臉。

這也是他們未留意湮滅的証據。

長臉的蒙面人用一根短棒，王妃知道這不是他稱手慣用的兵刃，而是隨便抓一件用用，以免暴露身份。

另一方臉蒙面人它用刀，不用問，也是隨便抓一件兵刃用用，至於姜化文，王妃以爲在三人中他是最弱的一個。

三人開始攻擊時，使兩尺多長的短棒者是最後攻擊的一個，棒刀一接，刀身立被盪開，王妃暗吃一驚。

此人內力深厚，王妃虎口有點發熱。

至於另一個方臉的蒙面人的刀也很沉重，而且刀法極高，她果然沒估錯，這兩人比姜化文棘手。

甚至於王妃才試了三四招，就知道她一個人接不下這三人合擊的五十招。

這正是對方有把握生擒她的原因。

才過了十五招，方臉蒙面人挑開了王妃的髮髻，二十招出頭，馬臉蒙面人擊中王妃左大腿一棒。王妃跟蹌兩步，姜化文又攻上來。

但王妃憑她的高絕刀法立刻找回本錢，把姜化文的胸衣掃破，且皮開血出。但這仍不能使姜化文停止攻擊。

「兩位高人有此身手，而且正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爲甚麼一直不能出聲？」

不論她怎麼激，這兩個蒙面人就是不出聲。

這搏殺愈來愈險惡，姜化文道：「王妃不必掙扎了！今夜只要讓妳逃出這民房，我們就算栽了！要不是爲了活捉，王妃，這兩位應該早已得手了吧？」

王妃也有點相信，這兩個蒙面人任何一個和她單打獨鬥，相差都不會太多。

五十招以後，王妃身上的傷又多了兩處，可是她的刀法確實霸道，最低限度，在緊要關頭，可以使對方無法使她受傷太重，一點即止。

方裁縫已經溜了，還沒到八十招，王妃已身中五刀，雖都不是要害，却已流血不止。對方說得不錯，她不可能逃出這三人的掌握。

現在姜化文連攻三筆，方臉蒙面人自後側攻出五刀，馬臉蒙面人的短棒奇妙地蜿蜒攻上有如靈蛇，王妃刀法再厲害，這種高手怎能一對三呢？

「叭」地一聲，擊中了她的右肩。

右肩中棒就無法再舉刀了，唯一的辦法是逃走。但她才到了後院，方臉蒙面人已在前面攔住了她。

姜化文道：「誰都有認命的時候，丟了刀，我們仍然當妳是王妃，不戴銬不上鐐，孩子哭抱給她娘，讓我們交了差，咱們還是領情的。」

王妃抬抬右臂，極痛，但還能勉强迎敵揮刀，凌厲地攻向姜化文，但姜一退閃，刀尖指向方臉蒙面人。

這蒙面人一退，王妃倒射，眼看已到了後院牆上，絕未料到馬臉蒙面人比她快了一步，這倒不一定是此人的輕功比她高，而是此人老謀深算，料定她是以進爲退，準備逃走先起步自然先到。

此人的短棒詭詐的一挑一揮，王妃一格一撥，只好脚尖一墊牆頭再射回地面，但是，另外兩個已在等着她。

這可以說是絕路，因爲牆上的馬臉蒙面人已到了她的身後，就連王妃她自己也以爲力已用老，至少要挨一棒及一刀。

她的命運，也在這一刹那中決定。

但意外出現了，在刀、棒幾乎不分先後齊向王妃招呼時，另一個蒙面人流矢般地瀉到。此人的想法也許和那兩個蒙面人雷同，手中的兵刃居然是通爐灶的鐵條，也就是火鈎。

正因爲此人突如其來，輕功高，招術奇而辣，一招三式，把這兩個蒙面人及姜化文罩在火鈎之下。

至此地步，方臉蒙面人和姜化文都先求自保倉卒撤招，只有馬臉蒙面人似乎較上了勁，非讓王妃掛點彩不可。

他的短棒先點中了王妃的背部，然後再去迎那火鈎。這工夫王妃已落地，背部中了一棒，知道肋骨可能已斷了一根，栽出六七步。

而剛來的蒙面人一揮手，似乎要她速走，已和馬臉蒙面人接了三下。王妃心想，自己在此將是此人的累贅，應該速離開才好。

她勉强上了屋頂，姜化文也追上屋頂，忽見另一邊冒出一個人來，竟是高燁，道：「姜兄，這女人交給我吧！你去收拾那一個攪局的吧！」

姜化文並不願追，因爲他有自知之明。

姜化文退下房，高燁追去，院中却起了變化，拿火鈎這蒙面人突然打出十來枚鐵蓮子，棗核鏢及菩提子，雖未射中，他卻趁機上了院牆。

就這一步之差，他們沒有追上這個蒙面人。

他們三人回到民房時，高燁已經回來了，姜化文道：「高兄，沒有追上？」

「那女人了得，雖然負了傷，似乎並不影響她的輕功，咱們才交談了一兩句話，就讓她溜了。」

馬臉蒙面人道：「剛才那個蒙面人是誰？各位有沒有認識的？」

方臉蒙面人道：「武林中輕功及招

數如此精的人屈指可數。」

馬臉蒙面人道：「王妃身中數傷，最後被我擊中一棒，傷勢不輕，我以爲至少她會折斷一根肋骨。」似乎言下之意，傷得如此之重，居然會逃出高燁這等以輕功見長的高手掌心，令人不解。

高燁道：「總之，這女人很狡猾，也許半途藏於民房之中，在下建議咱們再分頭去找，也說不定她會折回王府看看。只可惜老大那一棒輕了些，要是再稍重些……」言下也有懷疑他放水之嫌。

另一方臉蒙面人道：「不錯，咱們分頭去追，也許還不算太晚。」

＊　＊　＊

小屈到了魯境濟南府附近，忽然下了一場大雨，由于前不够村，後不著店的，只好奔入一破廟中暫避，好在這是初夏，衣服濕了不妨。

這廟不太大，有五間正殿，還有三間偏殿。在正殿中把外衣脫下晾起來，可惜蚊子太多，簡直無法入睡。

大約是凌晨丑時，他剛剛倚在牆上要睡，附近傳來了聲音，由于天還在下雨，大概是輛單馬馬車駛了過來避雨。

小屈急忙把衣服穿上，好在也差不多乾了。

不久有人道：「少爺，這是一座沒人看守的破廟。」

只聞另一人道：「就在這兒歇一宿，明天一早再走，這兒的蚊子太多，生火。」

不久，偏殿中果然生起火來，照耀得很亮，一共是三個人，兩個是僕傭，主人很年輕，大概沒有超過三十。

由于此人的口音頗熟，小屈在大殿的破爛小花窗中望去，不由心中一動，眞巧，此人竟是雲白衣，也就是鐵貝子。

其中一個傭僕是馬伕，到廟外弄馬料及清水去了。留下這個取出了食物，如火腿、鴨腿等食物在吃著。

鐵貝子只吃了一點，就信步向正殿走來。在殿外石階頂上一站，只是嗅了一下，道：「誰在裡面？」

那僕人道：「公子，這種荒山破廟，那會有人？」

「你懂甚麼？這兒有人，逃不過我的鼻子。」

小屈心想，王妃雖代傳了亡父的內功心法，也傳授了她的刀法，但是，不過三年而已，怎能和這鐵貝子頡頏？

他甚至以爲鐵貝子就是來追他的，臨行時王妃交代，能不出手千萬別出手，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才可以，而王妃也告訴他：逢人只說三分話，和小朱交代的一樣。

因此，小屈不想和鐵貝子正面衝突，偷偷自殿後窗中竄了出來，那知一抬頭，嚇了一跳，鐵貝子竟站在十步之外。

他暗暗吃驚，幸虧剛才沒有炫露高燁前輩的輕功。

「我就知道有人，怎麼要走啊？」

小屈相信對方還沒看清他是誰呢，道：「在下已在此避雨三個時辰多了，雨勢已小，還是趁夜趕路吧！白天太熱了。」

「噫！挺熟的口音哪……」鐵貝子向前走了三五步，連連撫掌笑道：「眞是太有緣哩！作夢也未想到是屈小弟。」

小屈道：「是雲公子嗎？一別三年多，恕我眼拙未能認出來。」

「是啊！三年不見，屈小弟長得和我差不多高了。」鐵貝子道：「三年前二位不告而別，想必是有急事，急得雲某派出大批人手尋找，當時還嚴厲責罰過傭僕招待不週呢！」

小屈道：「當時的確急欲離開，不及道別，讓貴部下受罰，心實不安，以後當登門謝罪，在下要趕路了。」

「這怎麼可以，此去北京不遠，小弟一定要再去作客，讓愚兄親自招待，以贖上次慢客不週之罪吧！」

小屈道：「這太不敢當了！再說在下已到了魯境，那能再折回去接受公子的招待，雲公子雲天高誼，在下心領。」

轉身欲走，鐵貝子又越過他迎面攔住了。道：「屈小弟，恕我死心眼，你非跟我回去不可。」

小屈道：「爲甚麼？」

「回去就知道了。」

「對不起！在下有急事在身，無暇再回去証明是甚麼事，再說走數百里回去証明這件事，眞是吃肥走瘦了。」

「這大概要我硬請了吧？」

「在下沒見過如此請客的方式。」

「要不，這樣也成，屈小弟告訴在下，在這三年當中，你藏在北京城內甚麼地方？和誰在一起？」

小屈當然不能說，其實他是在郊外，租了幢民房，王妃每隔三五天去教他一次，高燁每三天去一次。

他早知這鐵貝子是多爾袞的人，心想既然他要强留，我也不妨反問他一些秘密，反正到最後是非動手不可的。」

「雲公子，你如果能回答在下一個問題，在下也會坦誠相告。」

鐵貝子道：「好好，你說，你說。」

小屈道：「家父屈一塵到底死於何人之手，動手的有幾個？」

「這……」鐵貝子似未想到，笑道：「小弟，你說甚麼，怎麼雲某不懂？」

小屈道：「如果在下叫你一聲鐵貝子，相信你就懂了吧？」

鐵貝子知道蓋不住了，傲然一笑道：「小屈，這麼說，你已是一位有心人囉？」

小屈道：「父仇不共戴天，在下當

然和三年前那種懵懂和幼稚不同了。」

「除了個子長高，見聞多些之外，還有甚麼不同？」

「鐵貝子還沒回答在下的話。」才十八歲的人，說話和三年前的確大不相同了。

鐵貝子想了一下，道：「你知道令尊的身份嗎？」

「不知道。」

「我說他是『燕京八友』中的人物，你相信嗎？」

「姑妄信之。」

「我聽說令尊，也是『漢留』中的人物，後來降了大清帝國，在『燕京八友』中爲皇室服務，後來聽說『漢留』派出大批頂尖高手狙殺令尊……」

小屈道：「這種說法在下絕對不信。」

「爲甚麼？」

「知父莫若子，家父非見異思遷，意志不堅的人。」

鐵貝子道：「這一點在下也信，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有位王妃對他青睞有加，你以爲這種可能性不大嗎？」

小屈道：「我看你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家父認識王妃，是在王妃尚未下嫁義郡王之前。要降的話那時就降了！」

「屈小弟，你要知道，那時大清還未入關，就是有心要降，那還不是適當時機。」

「鐵貝子，我不信。」

「這樣好了！你只要跟我回去，我可以讓你見見『燕京八友』中的任何一位，他們當中可能有人知道這件事的。」

「在下認爲沒有必要，告辭！」抱拳轉向而行。鐵貝子揮揮手道：「給我拿下！」

「是！」原來兩個僕人都來到廟後，兩人當然也不是「空子」(外行)，一個向前就抓，另一個一拳搗向他的面門。

小屈實在不能炫露，故作驚惶失措的樣子，勉强閃過了一抓及一拳。鐵貝子在一邊直皺眉，他也看不出他是不是裝的。

兩奴僕攻擊落空，有點掛不住，主人在旁看着，希望能露一鼻子。再次撲上，小屈幾乎也是剛才那樣，拖泥帶水地閃過去了，道：「鐵貝子，你是堂堂大清王朝的貴族，怎麼可以欺負弱小……」兩僕動了眞火，把他們看家本領都搬出來了，還是抓不住他。

不過小屈爲了表演逼眞，被他們打了一拳和一脚，却一點也不痛，這當然是高燁的輕功高明，能在緊要關頭，裝着重心不穩的樣子閃避重擊。

「住手，滾到一邊去！」鐵貝子不耐了。

兩僕抹抹臉上的汗退了下去，鐵貝子哂然道：「是誰教的呀？才三年，就有這份身手，很不賴咧！是王妃教的嗎？」

小屈心頭一動，這小子連提幾次王妃，會不會對義郡王府已採取了行動？他道：「笑話，在下就是學了武功，也不是王室中人敎的，義郡王府怎麼樣哩？」

他雖否認，却又有關切之色！要比火候，自然還不如鐵貝子，鐵貝子道：「就算是王妃教你的武功，也死無對証，再說義郡王爺是大清王朝的功臣，王爺雖亡，誰敢把王妃怎麼樣！」

小屈心想，這話也許沒錯，義郡王生前軍功顯赫，不可能爲了這麼一件事就被抄家了吧！

鐵貝子道：「小屈，你可以打別人的馬虎眼，在我面前來這一套，可就差得遠了，你的功力如何還不得而知，至少你的輕功已有相當基礎了！」

小屈默然不答，鐵貝子道：「怎麼？非要我動手不可嗎？」

「你要動手，我也沒有辦法。」

鐵貝子嘿嘿笑道：「就聽這口氣，和三年前就不一樣了……」一滑而至，似乎鐵貝子也和三年前不一樣了。小屈一閃一轉，鐵貝子撲了空。

「嘿，果然是士別三日……」「金絲纏腕」再往上貼，小屈希望一招不露，仍以輕功搪塞過去。但鐵貝子的武功非同小可，應該說和「八友」中的鹿同春差不多，光憑靈活的身法閃讓是不成的。

鐵貝子攻出第五招時，他覺得再不出手就要吃虧了，「海底撈針」一招五式，鐵貝子陡然一驚。手忙脚亂地接了下來。

小屈一看鐵貝子的驚慄之色，就等於間接地看出了王妃刀法在武林中超然的地位，不由凜然，決定以不露爲妙。

「屈能伸，是誰教你的武功？」

「當然有人敎，只是沒有必要對你說。」

「不是義郡王妃還會是誰？」

小屈不希望對方猜忌王妃，冷笑道：「你這人聰明是够，只是過了火。」

「不是王妃還會是誰呢？」

「告訴你，在北京附近百里之內，不爲滿清所用的絕世高人還多的是。可惜這些話你不會相信，由於你的少見，也就不免多怪了！」

鐵貝子道：「不管你是甚麼高人的門人，我還是要逮你回北京。」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人說滿人入關，先是濫殺無辜，接着必然是懷柔政策，我看你連『懷柔』都不懂。」

鐵貝子冷笑道：「你年紀輕輕懂的還眞不少哪！也可見你這小子很不單純，我就必須把你弄回去了。」這次出手，似乎不遺餘力。

小屈一味地閃挪躲避，高燁的輕功了得，可惜小屈的火候不够，可以說又是出師以來第一次派上用場，難

免怯場，而怯場之下則必然大打折扣。

鐵貝子攻了十來招，都被他閃過了，但已驚險萬分，只好再施出小朱敎他的那一招三式。

這一招武功，在這三年當中很少練它，但由於其他技藝已大有進境了，這一招也會進步的。鐵貝子手忙脚亂地接了下來，道：「好小子，又是三年前那一招？」

「對，招式是越老越好，越陳越香！」

鐵貝子再次小心翼翼地攻出，結果小屈再用這一招，馬上就威力大減了，小屈又開始東閃西躲了。

「嘿嘿！原來還是一百零一招，不不！剛才你還施出一招怪招，應該是一百零二招，小子，這兩招霸是霸道，對付鄉熊或『空子』一定行，本爵可不吃你這一套。」

小屈的閃避總是被動，被動必然吃虧，加之這三年當中，鐵貝子的功力也大有進境。而且實戰經驗豐富，小屈越來越吃力。

三十五招一過，小屈被踢中了兩脚，挨了一拳，在地上翻滾，躍起還未站穩，又被擊倒。他以爲還不到生命危急的時候。

小屈挨揍越來越多，眼見就會受重傷，這時小屈又被踢倒，鐵貝子一蹴而至，一脚踩向小屈的小腹。

這一脚要是正中，內臟必然重傷，而失去抵抗力。

但「忽」地一聲，一件東西破空向鐵貝子腦後射來，鐵貝子閱歷頗深，相信這不是甚麼暗器，也不會是暗器名家所發出的，但爲了小心，還是暫時放棄小屈，迴身避暗器。

「叭」地一聲，原來是塊石頭，在破廟後牆上彈了回來。

鐵貝子沉聲道：「甚麼人？」

「三年前上過你當的人。」

小屈一聽口音，不由大喜，道：「是小朱嗎？」

「是啊，你是『笨球』嗎？」

「正是，正是！」一時高興，也不計較小朱在別人面前這樣稱呼叫他，道：「小朱，三年不見，你在甚麼地方？」

「哎呀！我正要問你，你匿到甚麼地方去了？找得我好苦啊。」這倒是眞的，他們交情深，心意相通，一聽他的語音就知道了。

「小朱啊！甭提了！我相信，我想你比你想我還厲害，可是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小朱，過來，讓我看看你，你不知道，我一聽到你的聲音，就像，就像……」

鐵貝子冷笑道：「就像狠嗅到腐屍一樣是不是？」

「去你的蛋，你這種『秧子』只知道權術和利害，那知情感？小朱，小朱。」他們奔上互相握住了對方的手。

小屈本想抱住他，小朱婉拒了，他搓揉着他的手，比以前更細膩而滑溜了，而且還有點微顫。

「小朱，你怎麼啦？」

「沒有甚麼？三年不見，突然在此相見，我太高興了！」

「是的，太興奮了！小朱，我們可以永遠不再分離了。」

「快別肉麻兮兮地了！一個是小嫖客，一個是小相公，居然敢在人前惡形惡狀，放浪形骸，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小屈大怒道：「你這滿狗子在這兒駡人，小朱，咱們聯手擒住他。」

小朱道：「先讓我試試看吧！」小朱施出的還是小屈剛用的那一招。

鐵貝子大笑閃避道：「又是一百零一招，還有新的沒有……」

那知語音未畢，新招突然出現，而不是過去一招半中的另外半招。的的確確是新招，鐵貝子一驚，輕視之心立消，全神貫注應付着。

五七招過去，小屈一看，小朱也不是三年前的一招半小朱了，大爲興奮，道：「小朱，你這兩手不賴呀！」

小朱道：「他還以爲咱們還是三年前那副德性哩！」

兩人拳來脚去，都不含糊，小朱想打倒鐵貝子太難，鐵貝子想要擊敗小朱也不容易，小屈道：「小朱，這是你叔叔敎的嗎？」

「當然囉！」

「我還以爲又是你師父『醉菩薩』敎的呢！」

「都有。」

小朱就是小朱，反正吹牛不犯死罪，那知鐵貝子躍出兩步道：「且慢！」

小朱道：「怎麼？自認栽哩！」

「笑話！你要勝我，還要苦練十年，我且問你，你認識『醉菩薩』？」

小屈大聲笑道：「這多新鮮！他是『醉菩薩』老前輩的門下，會不認識『醉菩薩』？」

鐵貝子道：「我看你小子的武功倒有點像『還』……」他及時打住沒說下去，兩小可以猜出，他說的是「還童叟」。

小朱道：「你少胡扯，接招。」

「慢着。」鐵貝子道：「你既是『醉菩薩』的門人，他的大名叫甚麼？住在何處總該知道了吧？

小朱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接招……」兩人又打在一起。

小屈道：「小朱，我這兩套如果和你一樣好，今夜就能拿下他。」

小朱道：「其實我一個人就能拿下他了。我只是想多耍他一陣子，反正是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嘛！」

「對對！多折騰他一會，試試他能支持多少招才會脚後跟北——南看？」

兩小你一言我一句地，把鐵貝子氣得半死。

只不過，小朱在這年中跟「還童叟」學了不少，却並不是很用功的，要

是和小屈一起練那就不同了。而鐵貝子自幼和一些滿漢高手在一起，像「燕京八友」，以及多爾袞的侍衛，大內供奉等一流人物鬼混，就是每人傳他兩招，他學的就很多了。

所以小朱想擊敗鐵貝子，根本不可能。

小屈道：「小朱，我來幫你。」

「小屈，只有那一招可不成啊！」

小屈不吭聲就撲上來，那兩個僕人雖知不成，還是攔住了小屈，小屈在他們面前容易矇混，拖泥帶水地把他們踢倒，又撲向鐵貝子。

只是小屈不願炫露王妃的絕學，總是反覆使用小朱敎他的那一招，這樣鐵貝子雖感吃力，還是不會很快落敗。

大約折騰了百招，忽然廟中又竄出兩條人影，其中之一已撲了上來，本來兩小以爲此人是鐵貝子的伏點，却見此人攻擊的是鐵貝子。

這人也十分年輕，一出手威力大增，鐵貝子立感招架不住，未出七八招，被這年輕人一脚踢中小腹，又被小朱一掌砸中，坐在地上。

那知小朱冷冷地道：「誰要你插手來？」

這年輕人道：「怎麼？我幫忙幫出一身汗來了！」

「沒有你，我們也能拿下他。」

「得了吧！我看你是七斤豬頭八斤的嘴，就會吹！沒有我，你打到天亮還是一樣。」

小屈突然一怔，道：「妳不是琴……」

來人急忙使個眼色，道：「我是王今，屈小弟，咱們在這兒又遇上啦！」

小屈吶吶道：「是……是啊！你娘好嗎？」

琴格格還沒回答，小朱道：「小屈，你認識這小子？」

小屈吶吶道：「是……是的，小朱……他……他……」

琴格格道：「在北京城外，我們住在一條街上，偶爾也切磋武功……」她在小屈耳邊道：「我離開時，高大叔派人去告急密書，要我們母女速逃，我是逃出來了，娘不知如何，說是多爾袞已知道娘收留過你以及和『漢留』有來往的事。」

小屈面色一變道：「王府會被抄家嗎？」

「很難說，小屈，擒住鐵貝子，可以問出來。」

小朱見他們嘀嘀咕咕，疑心大起，尤其他聽出琴格格嗓音很細，分明是女扮男裝，至於已站起的鐵貝子，此刻也發現琴格格的改裝。兩小他還不怕，再加上一個琴格格，他就接不下來了。

鐵貝子正要走，小朱一攔，道：「別走！我看你頗有用處。」

鐵貝子笑道：「在下要走，誰也留不住！」

（未完・五）

他心中大爲奇怪，一面拱手道：「沈掌門人請坐，茅道長、戚老哥、勝老哥三位惠然光臨寒莊，倒是難得很，快快請坐。」

沈公明沒有說話，茅若清等三人却朝萬耀堂抱拳爲禮，就各自落座。

這邊剛剛坐下，莊丁又匆匆回入，躬身道：「啓稟莊主，八卦門封道長駕到。」

萬耀堂頷首道：「有請。」

莊丁退出不久，八卦門掌門人封子貞飄着五綹長鬚，道貌岸然的走了進來，和他同來的還有鄱陽湖水寨獨目神鷲鄧乾坤，楓嶺堡的司徒贊。

封子貞會和鄧乾坤、司徒贊同來，萬耀堂心頭更是感到驚異不止，但身爲主人，只得含笑道：「封掌門人，鄧寨主、司徒堡主、請恕兄弟失迎，請坐。」

封子貞臉上木無表情，和鄧乾坤、司徒贊一起落座。

那莊丁又匆匆進來，躬身道：「啓稟莊主，六合門桑掌門人來了。」

萬耀堂心想：「他們倒似約好了來的。」一面抬手道：「快請。」

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是和九嶺山寨主飛天豹子佟祿山、綠鷹島主秦鎮海一起進來的。

接着莊丁又來稟報：「九宮門陶掌門人駕到。」

和九宮門掌門陶述祖同來的是洪澤湖的禿龍洪大德，長江三十六水寨總瓢把子翻天蛟巴弼議。

萬耀堂看情形越不對，沈公明等江南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平日和這些黑道羣雄，素無交往，今日偏偏連袂而來，不，他們分了前後次序，似乎是一組、一組的來的，而且每一位掌門人都有兩三位黑道梟雄陪伴而來，這一情形，一眼就可看得出，分明是被人家押解來的了。

萬耀堂心頭感到無比震驚，縱然他平日仗着黃山世家的威名，雄踞大江南北，武林各大門派對他均極爲尊重，一向自以爲睥睨武林，不可一世，但此刻坐在自家大廳上，却有如坐針氈之感！

今日之局，似乎已全盤皆輸，落入了明月宮手掌之中。

莊丁們川流不息的忙着送上茶盞。

副總管三王省站在階上，也早已發覺事情愈來愈不妙，黃山萬松山莊雖有上百名莊丁，但盱衡大廳上的複雜形勢，黃山世家這點力量已經微不足道。

何況萬松山莊莊外情況不明，大廳上來了這許多黑道的羣雄，難保不帶了人來，那麼此刻的萬松山莊，可能已在人家重重包圍之中了。

公孫襄手搖摺扇，目光徐徐掠過衆人，含笑道：「萬莊主，兄弟派人奉邀的江南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總算給了兄弟一個薄面，全到齊了，咱們現在可以開始談談昔年一件公案了。」

萬耀堂始終摸不透公孫襄的來意，聞言嘿然道：「公孫先生有何見教？」

公孫襄依然面含微笑，徐徐說道：「萬莊主馬上就會明白。」

說到這裡，微一抬頭，說道：「把人押上來。」

他這話只是隨口而發，但聲音却可送出老遠，站在大天井的兩排青衣勁裝漢子中，立時有人走出，朝廳上行了一個禮，大步走到門口，高聲道：「總護法有令，把一干人押進來。」

堂堂黃山萬松山莊，居然喧賓奪主，由公孫先生發起號令來了！

過沒多久，只見從大門口走進一個鬚髮蒼黃，面目黧黑的瘦小黑袍老者。

這人狄明揚曾在漁山島上見過，他是明月宮的總巡鄧濟川，緊隨着鄧濟川身後是十名青衣勁裝手持鋼刀的漢子，每兩個漢子押着一名五花大綁的「犯人」，朝大廳上走來。

犯人一共有五個，赫然是金槍將石開化、璇璣手文成章、巽風劍尚昌來，鷹爪申紹先，和六合門的王子奇。

這五人在大江南北，也是著名的英雄人物，如今一個個被反綁雙手，五花大綁，像待決犯人一般押着進來，看去形容憔悴，神色委頓，那裡還有半點英雄氣概？

鄧濟川當先走入大廳，朝上座的公孫先生抱抱拳道：「兄弟奉命護送押解五名人犯，俱已押到。」

公孫襄含笑道：「鄧兄辛苦，請坐。」

鄧濟川也不客氣，就在左旁的一張椅子大馬金刀的坐下。

萬松山莊的主人萬耀堂，他看到鄧濟川押入大廳的五人都是自己朋友，其中王子奇是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的師弟，巽風劍尚昌來是八卦門掌門人封子貞的師弟，他們就算不說，自己作主人的豈可不說？這就作色道：「公孫先生，江南武林同道和貴宮無怨無仇，貴宮把石兄、文兄等人視同囚犯，押來寒莊，這不是有意給江南武林同道難堪麼？萬某眞不知貴宮這是如何居心？」

「哈哈！」公孫襄大笑一聲道：「萬莊主這話就不對了，明月宮結交天下四海武林同道，一視同仁，沒有恩仇，和江南武林、萬松山莊毫無過節可言，那有甚麼居心？再說兄弟請江南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蒞臨，要請他們作証，自然有人犯了罪，才能稱之爲人犯，國有國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難道武林中人犯了罪，就不能算犯了罪麼？」

這話說得詞鋒犀利，咄咄逼人，把萬耀堂說得答不出話來，白臉一紅，哼道：「石兄、文兄等人犯了甚麼罪呢？」

公孫襄道：「萬莊主待會自會明白，此時且請稍安毋躁。」

萬耀堂沒有作聲，但他臉色難看已極。

公孫襄也沒有理他，一手搖着摺扇，朝金槍將石開化一指，說道：「解開他穴道。」

站在石開化身後兩名青衣漢子中的一人伸手朝他肩後拍了一掌。

公孫襄道：「石開化，現在大江南北黑白兩道朋友，大家都在這裡，你把六年前，有些甚麼人參與夜襲龍堡狄元和狄大俠夫婦，是甚麼人主使的，前因後果，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不得遺漏一字。」

萬耀堂聽得勃然變色，沉哼道：「在座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和萬某等人，俱是狄元和的好友，龍堡遭歹徒夜襲，經咱們六年來查訪所得，多半係黑道中人所爲，此事與石兄無關……」

公孫襄看了他一眼，才道：「萬莊主，兄弟要你稍安勿躁，靜聽下文，不可插嘴，何況兄弟問的是石開化，並不是你萬莊主，你……」

萬耀堂虎的站起，喝道：「公孫襄，這裡是萬松山莊，並不是明月宮，你少在萬某面前擺威風，萬某並不是懼怕了你們明月宮……」

「那麼萬莊主是懼怕公理的了？」公孫襄冷笑道：「你可知道在下選擇在萬松山莊查問這件公案，是爲了甚麼嗎？」

萬耀堂道：「萬某無須知道。」

「哈哈！」公孫襄大笑道：「別人也許無須知道，你萬莊主却非知道不可，因爲問出一個水落石出，你萬莊主還可脫却關係……」

底下的話，却忽然頓住，沒往下說。

萬耀堂心知今日難免一戰，那不如早些發作，大喝道：「公孫襄，你說甚麼？」

公孫襄道：「因爲在下調查所得，你萬耀堂就是夜襲龍堡的主謀。」

他此話一出，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八卦門門人封子貞、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九宮門掌門人陶祖述等四人，本來坐着不言不動的人，突然八道眼光忍不住都朝向萬耀堂投來。

萬耀堂大怒，喝道：「公孫襄，你敢胡說八道，血口噴人，萬某就劈了你。」

突然右手一抬，揮手朝公孫襄拍來，掌勢甫出，寒光一閃，他手中已經多了一柄尺許精光奪目的短劍，疾刺而出。

狄明揚早已忍耐不住，正待站起，耿小雲一把把他按住，低低的道：「大哥，你聽下去，看下去再說，此時用不着你出手。」

公孫襄坐着的人，連動也不動，朝他微微一笑道：「萬莊主可是作賊心虛，憑你這點能耐，只能憑仗乃祖父的一點名頭，坐在萬松山莊還可以夜郎自大，要想動手還差的遠呢！我勸你還是坐下來，先聽聽人家怎麼說吧！」

他說話慢條斯理，但說到「還差得遠呢」這幾個字的時候，已經伸出兩個手指，一下挾住了短劍劍尖，往前推出。

大家都沒有看清他使了甚麼手法，萬耀堂果然後退一步，一屁股朝椅上坐下，右手五指一鬆，一柄精光奪目的短劍，已經到了公孫襄手裡。

公孫襄也不去理他，抬目喝道：「石開化，你可以說了。」

金槍將石開化也是老江湖，只須略爲觀察，就可以看出大廳上的形勢來了，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都已落在人家手中，如今萬耀堂分明已被公孫襄制住，才坐下去的，爲了活命，那有不說之理？這就抬頭說道：「夜襲龍堡，主謀是萬耀堂，起因於狄元和狄老哥蒙東海老神仙垂青，賜了一枚八卦金錢，隨時可以前去東海向老神仙求一件事，萬耀堂有一獨生子萬里傳，他望子成龍心切，如果有了八卦金錢，就可以讓他兒子拜在老神仙門下，因此曾面懇狄老哥希望把八卦錢讓給他，事爲狄老哥所拒，六年前的七月中旬，萬耀堂派總管萬耀祖折柬相邀，在下趕來，已有文成章、申紹光兩人先在，稍後趕到的還有尚昌來、王子奇二位……」

公孫襄問道：「你們就是爲了討論夜襲龍堡之事？」

石開化道：「是萬耀堂提出來的，並由總管萬耀祖邀約了幾個黑道高手參與行動。」

公孫襄道：「你們這話是在那裡商量的？」

石開化道：「萬耀堂的書房裡。」

公孫襄一擺手，要他暫停，一面抬目向大天井說道：「把萬耀祖押進來。」

大天井中立時有一名青衣健兒走出大門，大聲道：「總護法有令，把萬耀祖押進來。」

只見兩個一身黑衣，胸繡白色蛛網的彪形大漢，手執朴刀，押着一個四十六七歲、臉色白淨的中等身材漢子走了進來。

這人正是萬松山莊總管萬耀祖。

那兩個蜘蛛島武士押着萬耀祖走入大廳，就在下首站定。

萬耀祖看到莊主和江南四大派掌門人全都在座，膽氣頓時一壯，大聲叫道：「莊主，他們把……」

站在他身後右首的蜘蛛島武士揮手就是一掌砍在他後頸上，低喝一聲。「閉上你的嘴。」

這一記出手着實不輕，萬耀祖久久說不出話來。

公孫襄手搖摺扇，喝道：「萬耀祖，六年前七月間，夜襲龍堡之事，你還記得麼？」

萬耀祖呆了一下，說道：「夜襲龍

堡之事，在下如何知道。」

公孫襄微笑道：「大概蜘蛛島的朋友對你太客氣了，所以不肯說實話了，今日在萬松山莊大廳上，乃是對質，不須再問口供，石開化、文成章都招供了，你不肯說實話，沒有一個人能包庇得了你，好，我再問你一句，你說不說？不說，就拉出去給我砍了。」

萬耀祖當了黃山萬家幾十年總管，也不是笨得轉不過彎來的人，先前剛一踏進大廳，看到莊主和四大門派掌門人全都在座，心頭一喜，也沒看清楚就大叫了出來，此刻仔細一看，心頭不禁涼了半截，急忙叫道：「在下願意說了。」

公孫襄點頭道：「好，方才石開化說，是你奉萬耀堂之命，去邀約他們幾人，到書房計議夜襲龍堡，可有其事？」

萬耀祖抬頭望望莊主，坐在上首，連看也沒看自己一眼，當下一橫心，點頭道：「是的。」

公孫襄道：「你除了邀約石開化等人，還約了些黑道中人參與其事，那是些甚麼人？」

萬耀祖道：「是大別山七虎，徐州三兇，還有幾個是文大俠邀來的。」

公孫襄摺扇一指文成章，說道：「解開穴道。」

站在文成章身後的武士一掌拍開了他的穴道。

公孫襄喝道：「文成章，萬耀堂覬覦狄大俠的東海老神仙八卦金錢，多半是你挑撥而起，龍堡狄大俠和你何怨何仇？你不但參與了夜襲，還要代邀黑道幫手，不但圍攻狄大俠，還要施放歹毒無比的『扇中毒針』暗算狄大俠，你究竟是何居心？」

狄明揚聽到這裡，再也忍耐不住，切齒道：「文成章，你這該死的東西，我爹和你何怨何仇？你還不快說。」

這時站在文成章身後的一名武士，從璇璣手文成章腰間，取了一柄鐵骨摺扇，雙手呈上。

公孫襄取過摺扇，冷冷一笑道：「公孫襄一向被江湖白道罵得體無完膚，認為我是黑道中殺人不眨眼的兇殘之徒，但我雖用摺扇做武器，扇中可沒有藏甚麼歹毒暗器，沒想到一向白道中人認為文才武學，人品出衆的通臂門文大俠，却是摺扇中暗藏了淬過了唐門毒葯的毒針，豈不教人齒冷？」

說話之時，拇指一按，從鐵骨摺扇中，連續射出七八支藍汪汪的毒針，每一支都射上了文成章長衫的下襬。

狄明揚忙道：「公孫先生，不可殺了他，這姓文的惡賊，在下要親手砍下他的腦袋來。」

公孫襄含笑點頭，說道：「文成章，你現在可以說了。」

文成章臉色白裡泛青，憤然道：「你要知道文某和你的狄家的仇恨麼？哈哈，文某告訴你何妨？你母親昔年原是文某青梅竹馬的幼小伴侶，後來你外公和你祖父當過武林盟主，趨炎附勢，把你娘嫁到了龍堡去，文某因此終身不娶，你說這恨在文某心頭深是不深？」

公孫襄道：「你和萬耀堂兩人就成了同仇敵愾的死黨？」

文成章望着狄明揚，續道：「萬莊主也不全為了奪八卦金錢，你祖父只當了一屆盟主，就不願幹了，照說應該由他推薦適當人選，萬莊主那時呼聲很高，但令祖批評他年事太輕，傲氣太重，處事不謹，才沒被選上，當時各大門派因江湖平靜已久，對推舉盟主本已不大熱心，又因沒有適當人選，才提議暫停一屆，這一停，一直停到現在，萬莊主沒有被選上盟主一事，對龍堡狄家自然要耿耿於懷了。」

公孫襄道：「好，石開化，你把你們夜襲龍堡的經過，詳細說上一遍。」

石開化只得把自己等人面蒙黑布夜襲龍堡，圍攻狄元和夫婦，狄元和中了文成章「扇中毒針」，夫婦二人已成強弩之末，忽然出現了幾個武林高强的蒙面人把他夫婦救走，詳細說了一遍。

公孫襄再次抬手，說道：「你們把申紹先、尚昌來、王子奇的穴道也給解了。」

幾名青衣漢子依言拍開了三人穴道。

公孫襄摺扇一指，說道：「他們三人說的話，你們都聽清楚了？他們說的可有遺漏？」

鷹爪申紹先說：「大概就是這樣了。」

「好！」公孫襄道：「現在你們就說說看，那幾個救走狄大俠夫婦的蒙面人究竟是甚麼人？」

石開化、文成章等人異口同聲的道：「咱們眞的不知道。」

公孫襄冷笑一聲，喝道：「萬耀祖，別人不知道，你是黃山萬家的總管，難道也會不知道麼？」

萬耀祖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在下若有半句虛言，任憑處置。」

狄明揚大聲道：「那我爹娘會到那裡去了呢？」

萬耀祖道：「那幾個蒙面人絕非咱們的人扮的，在下說的句句都是實言。」

公孫襄摺扇一指坐在大廳上的衆人，冷笑道：「江南武林，黑白兩道主要人物，全在這裡了，除了圍攻狄大俠夫婦的人之外，只有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了，至於黑道朋友也都全在廳上了，怎麼會沒有人知道這幾個蒙面人呢？」

說到這裡，摺扇朝萬耀堂肩頭一拍，說道：「萬莊主，他們已經全招供了，在座的人有目共睹，明月宮沒有把他們屈打成招吧？他們說的對不對，現在要聽聽萬莊主你的了。」

萬耀堂身子一顫，穴道立解，他到了此時，不承認已不成，只得冷然道：「他們說的沒錯，萬某都承認了。」

公孫襄點點頭道：「萬莊主果然不錯，一人做事一人當，那很好，來呀，你們把萬耀堂給拏下了。」

萬耀堂霍地站起，洪喝一聲道：「王三省，我們拚了！」

原來他早已吩咐過副總管王三省，集合黃山萬家的莊丁，在大廳兩側安排了五十張連珠毒弩，必要時冒險發動，把廳上的人不分敵我一律射殺。

那知他喝聲出口，久久不聞王三省回音，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公孫襄大笑道：「萬耀堂，你安排的伏兵，如何逃得過山人預算？好，你仔細瞧着了！」

說完，舉掌連擊三下，只見從大廳屏後和左右兩廂，同時走出數十名一身黑衣胸繡白色蜘蛛的武士，押着王三省和五十名黃山萬家的莊丁，並且把五十支淬毒連珠匣弩，放到地上，擺列了一地。

另外還有二十名蜘蛛島武士押着萬耀堂的夫人和兒子萬里傳，以及一干婦女在廳外左首站停着，萬松山莊一日之間全已落入人家手中。

萬耀堂氣紅了眼，怒吼一聲：「公孫襄，你好惡毒的手段！」雙掌齊發，連人朝公孫襄撲到。

公孫襄微嘆道：「六年前，你不是這樣對付龍堡的麼，在下最多也只是跟你來個依樣葫蘆而已，有何惡毒之有？」

他在說話之時，左手一探已經一把抓住了萬耀堂的右臂，抬手喝道：「把他拏下了。」

這一抬手，把萬耀堂一個從大廳上「呼」的一聲朝大天井摔了出去。

萬耀堂空有一身武功，這叫做棋差一着，縛手縛脚，他發動的攻勢，竟然就像自己把臂膀送上去一般，一點掙扎的機會都沒有，「吧噠」一聲跌落在大天井中央。

早有兩名青衣武士迅速走上去，按住他身子反綁雙手，來了個五花大綁。

這下直看得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沈公明等四人大為凜駭，也暗暗嘆息：「今日之局，江南武林只怕難逃一場大劫了。」

公孫襄眼看萬耀堂已被拏下，這就朝沈公明等四人拱拱手道：「四位掌門人方才所有人犯說的話，四位都聽清楚了，今日之事，在下只是奉敝宮主之命，替狄小兄弟辦事，正主是狄小兄弟，在下把諸位請來，只是作個見証而已，這幾個人是否有罪，現在在下想請四位說句公道話，該不該死？在下洗耳恭聽。」

替狄明揚辦事，查究出仇人，這是他的任務，但却把該不該死，一下推到了四位掌門人身上。

八卦門掌門人封子眞首先站起身道：「萬莊主昔年謀害狄大俠一事，既有這許多人見証，供出實情，自是可信，何況狄少俠為父母報仇，這是天經地義之事，不容外人置疑，貧道不敢妄加批評，只是圍攻龍堡的幫兇之中，有我八卦門弟子尚昌來參與其事，他明知這是不義之舉，還助紂為虐，不僅觸犯敝門律條，也犯了武林中的大忌，貧道僅以八卦掌門人身份鄭重宣佈，該不肖之徒尚昌來，從他觸犯敝門律條之時起，即已喪失敝門弟子資格，從現在起，逐出敝門門牆，他所作所為由他自己負責，該殺該剮，概與本門無關。」

說完打了個稽首，回身坐下。

封子眞這一開除師弟之後，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就相繼站起，抱拳說道：「封掌門人說得是，咱們無法過問別人私仇，尤其是狄少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也不容旁人過問，敝師弟王子奇參與圍攻狄大俠夫婦，此種行為，行同盜匪，本門律條，從他犯罪時起，便已喪失了本門門人的資格，桑某僅以六合門掌門人身份，宣佈把他逐出門牆，任由狄少俠處置。」

他們兩人相繼發言，雖沒有直接指責萬耀堂不對，但當場宣佈師弟逐出門牆，就可証明他們已經不齒萬耀堂的行徑了。

公孫襄點頭，朝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道：「沈掌門人，請你也發表高見。」

沈公明緩緩站起，拱手道：「沈某慚愧，身為江南四大門派之一的掌門人，竟然未能及時阻止，才有夜襲龍堡不幸事件發生，等到事情發生，過了六年之久，依然受人蒙敝，查不出一點跡象，直到剛才經許多人的直供不諱，才知此事的前因後果和牽連之廣，兄弟和狄少俠、萬莊主，都是多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為父母報仇，且沒有人可說一個不字的，何況已有許多人証，可以証實其事，兄弟自是無話可說了。」

他說的話雖然力求公正，但口氣中還有不齒萬耀堂的行為，同情狄明揚為父母報仇。

公孫襄又朝九宮門掌門人陶祖述道：「陶掌門人似乎也該說上幾句評語，讓大家知所警惕吧！」

陶祖述站起身，還沒開口，只見一名武士匆匆走入，在公孫襄耳朵旁低低說了幾句。

公孫襄不覺臉色微變，問道：「來的是甚麼人？」

那武士還沒答話，突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進來，說道：「漁山島老島主特來拜會公孫襄總護法。」

狄明揚聽到聲音，心中暗道：「這說話的是鐵背田駝田老哥哥了。」

公孫襄大笑道：「好，好，今日此會，眞成了黑白兩道的武林大會了，

蕭老島主既然來了，怎麼不請進來呢？」

話聲甫落，只見從大門口魚貫走入一式緊身水靠，腰跨單刀，背插魚叉的武士，兩人一對步伐整齊，一共是十八對，三十六人，進入大天井，在右首一排站定。

接着走進來的是老島主蕭姥姥、哈嬷嬷，和蕭湘月、蕭湘明、蕭湘烟、蕭湘雨、蕭湘晴、蕭湘嵐六姊妹，最後還有三個人，一個是鐵背田駝，另外一個是又瘦又矮老頭，穿一件竹布長衫，背後揹一頂闊邊大凉帽，手中也拿着一根細竹竿，那是釣竿，還穿着釣絲和釣鈎，則是東海釣鰲客。

公孫襄看得暗暗攢了眉，南海島老島主蕭姥姥的功力也只和自己在伯仲之間，並不可怕，如今這大廳上，自己這邊人手衆多，她們來的並不比自己多，但使他心裡感到顧慮的，却是最後的一個人——東海釣鰲客。

他一向住在東海頭，手持釣竿，終日垂釣，有人說他是東海老神仙的記名弟子，就憑這一點，就夠使公孫先生頭痛，武林中他甚麼人都招惹得起，就是招惹不起東海老神仙。

公孫襄也不是等閒人物，大陣仗看得多了，儘管心裡嘀咕，却也沒有把來人放在眼裡，站起身含笑抱拳道：「今天是甚麼風，把老島主幾位也吹來了，快請裡面坐。」

狄明揚也跟着站起，拱手道：「老前輩，島主也來了。」

老島主蕭姥姥朝狄明揚含笑點頭道：「狄相公只管請坐。」

一面朝公孫襄說道：「公孫先生剛才不是說了麼？今天這裡是江南黑白兩道的武林大會，咱們漁山島也算是江南武林中人，能不來麼？」

公孫襄一抬手道：「老島主、島主和三位老哥請坐。」

黃山萬家的大廳，足可放得下三四十席酒筵，就算來上三四百人也坐得下。

蕭姥姥白髮飄動，目光朝四周一轉，看到萬耀堂等人，被反綁雙手押着站在一旁，忍不住問道：「這裡是萬松山莊，怎麼主人反作階下囚？」

公孫襄道：「老島主問得好，兄弟奉敝宮主之命，協助狄小兄弟復仇來的。」

蕭姥姥目光之中閃過一絲疑惑之色，朝狄明揚問道：「狄相公是老身救命恩人，今天在這廳上，大家難得聚在一起，正好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狄相公有甚麼仇要報，老身也是義不容辭，狄相公，你的仇人是誰呢？」

公孫襄不待狄明揚回答，搶着說道：「老島主不用費心了，狄小兄弟的仇家，現在已經全拏下了。」

蕭姥姥又道：「狄相公和萬耀堂是怎麼結的仇？可以見告麼？」

狄明揚道：「老前輩見詢，晚輩自當奉告……」

他就把六年前萬耀堂率衆夜襲龍堡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蕭姥姥問道：「他們都招了供嗎？」

狄明揚道：「都招供了。」

蕭姥姥又道：「這四位掌門人呢？」

狄明揚道：「四位掌門人是公孫先生請來作証的。」

蕭姥姥道：「他們的意思如何？」

公孫襄佛然道：「老島主這口氣，好像是咱屈打成招，冤枉了他們。」

蕭姥姥目光一抬，直盯着公孫襄說道：「公孫先生可知老身來意麼？」

公孫襄道：「老島主來意，兄弟正想請教。」

蕭姥姥道：「老身走火入魔之軀，是拜狄相公之賜治好的，狄相公對老身有起死人肉白骨之恩，因此聽到狄相公有事到萬松山莊，老身自然要兼程趕來，來意有二，因爲狄相公初出江湖，不知人心險詐，若是爲人利用，很可能鑄成大錯……」

狄明揚心頭不禁一動。

公孫襄大笑道：「兄弟只是奉命協助狄小兄弟復仇，聽老島主的口氣，倒是兄弟在利用狄小兄弟了？」

蕭姥姥沉哼一聲道：「是否利用，公孫先生心裡應該明白。」

「好！」公孫先生笑容不變，說了聲「好」，續道：「請教第二件呢？」

蕭姥姥道：「第二件事，且等第一件事辦妥了再說不遲。」

公孫襄道：「第一件事，老島主要如何才算辦妥？」

蕭姥姥道：「老身要和狄相公說幾句話，公孫先生最好不要打岔。」

接着對狄明揚道：「狄相公前來，是爲父母報仇？只不知這報仇二字，作何解釋？老身這話，可以分成兩點，第一，是萬耀堂率衆夜襲龍堡，這當然是結下了仇。第二，是萬耀堂夜襲龍堡之時，殺害了令尊令堂，這是不共戴天之仇。不知狄相公要報的是那一種仇？」

狄明揚給她問得一呆，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

蕭姥姥微微一笑又道：「報仇雪恨，事先必須調查事實，毋縱毋枉，他們夜襲龍堡，雖然不擇手段，如果沒有傷害令尊令堂，狄相公却把他們殺害了，名義上是狄相公爲了報父母之仇，大家都不能責備你不對，但事實上，狄相公却已經被人利用了，成爲某些野心份子橫掃江南武林的幌子，試問狄相公划得來麼？」

公孫襄笑臉一沉，說道：「老島主一再提到有人利用狄小兄弟作幌子，這是明指明月宮而言了，但這些人都是親口招供的，難道是區區兄弟可以僞造的麼？」

蕭姥姥道：「老身並沒有說公孫先生僞造他們的口供，只是他們並沒有夜襲龍堡之時殺害狄相公父母，狄相

公如果把他們一一誅殺，豈不死得冤枉？」

公孫襄道：「老島主怎知他們沒有殺害狄小兄弟父母？」

蕭姥姥微微一笑道：「這件事老身並不清楚，還是請葛先生來說吧！」

她伸手指了指東海釣鰲客。

大家經她一說，所有目光不約而同朝東海釣鰲客身上投去。

大家只知道東海頭有一個釣鰲客，却沒有人知道他姓葛，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蕭姥姥說出他姓葛。

東海釣鰲客坐着的人略一欠身，才道：「兄弟一向以垂釣爲樂，從未涉及江湖是非，只是和狄元和狄老哥有舊，六年前，狄老哥的一位義弟駱長青趕來找到兄弟，據說他得到很可靠的消息，有一批人將不利於狄老哥夫婦，他把狄老哥的令郎送去了委羽山求援，兄弟問他是甚麼人，他說一時也說不上來，只知對方人手不在少數，而且黑白兩道的人都有，武功都很高，兄弟自思僅憑兄弟一人，只怕也對付不了，就要他轉邀了張瞎子和田駝子，另外又約了幾個好友，趕去龍堡，不料咱們還是去遲了一步，對方業已發動夜襲，狄老哥夫婦雙拳難敵人多，情勢十分危急，咱們救出狄老哥夫婦，才發現狄老哥身中毒針，而且劇毒已經發作……」

狄明揚不待他說下去，急急問道：「老前輩我爹怎麼了，不知還有救麼？」

東海釣鰲客道：「那是四川唐門賣給江湖上人熬煉暗器用的毒葯，差幸他們賣出來的毒葯不是見血封喉的一種，但也奇毒無比，毒性發作，人已陷入昏迷之境……」

狄明揚聽得急怒攻心，一個箭步掠到璇璣文成章面前，切齒道：「都是你這惡賊，扇中暗藏毒針，我饒你不得！」

雙手疾落，十指如爪，一下落到他肩頭，就像十隻鐵鈎，緊緊抓住。

他在滿腔激動之際，出手自然極爲用力，痛得文成章口中「啊」了一聲。

這一出聲之際，同時也感到狄明揚抓住肩頭的雙手，掌心透出一份極大的吸力，把自己體內眞氣像流水一般，汩汩外洩。

狄明揚在盛怒之下那管甚麼吸了他的眞氣，十指再一用力，但聽「喀」「喀」兩聲，把文成章肩骨捏成粉碎，文成章大叫一聲，痛得昏死過去，委頓在地。

耿小雲緩緩走到他身邊，說道：「大哥，你該冷靜些，坐下來聽那位老前輩說下去吧！」

說完，挽着他手臂回到椅上坐下。

東海釣鰲客續道：「當時老朽等幾人，身邊都沒有解毒藥物，尤其是唐門煉製的毒藥，非他獨門解藥不可，一時無法可施，只得把狄老哥夫婦送去東海，懇求老神仙施救了。」

狄明揚道：「我爹那是得救了，老前輩，後來呢？」

東海釣鰲客道：「老朽把令尊堂送去東海島，一晃已有六年，從未去過，那是因爲老神仙不喜歡有人去打擾，沒人敢去打擾老神仙的。」

狄明揚欣喜若狂，一把抓住耿小雲的手，大聲說道：「小雲，我爹娘都活着，我好高興！」

耿小雲被他當着這許多人如此親密，粉臉不禁驟然紅了起來，說道：「大哥這眞是好消息，你現在可以放心了。」

公孫襄道：「小兄弟，恭喜令尊堂無恙，但這些人六年前勾結黑道，夜襲龍堡，圍攻令壽堂，施放劇毒暗器的這等行徑，形同盜匪，罪無可赦，縱然令尊堂無恙，這並不表示他們無罪。」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把他們押出去砍了。」

幾名武士答應一聲，押着萬耀堂、石開化、申紹光，尚昌來四人往外就走。

蕭姥姥站起來，說道：「且慢，狄相公雙親既然遇救，文成章施放毒針，業已受到報應，寃家宜解不宜結，君子以德報怨，似乎應該從輕發落，不可再結血仇了。」

公孫襄大笑道：「這些人應該處死，就是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都同意了，蕭老島主不該在此時此地多饒舌吧！」

蕭姥姥冷笑道：「明月宮意圖橫掃江南，自然要借題發揮，多殺幾個最好了。」

公孫襄聽得勃然變色，沉笑道：「蕭老島主大概因爲漁山島一場過節，記到了明月宮頭上，須知那是妳們姊妹之爭，與明月宮何干？」

說話之時，略一揮手。

那八名武士押着萬耀堂等四人剛走出大廳，就看到總護法的手勢，八名武士那還猶豫，手起刀落，血光乍現，同時有人「砰」「砰」倒地！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石開化、申紹光、尚昌來等三人立即倒地，人頭滾落。那押解萬耀堂的兩名武士，正待舉手，突覺眼前一黑，雙脚發軟，跌坐在地，萬耀堂一個人卻平空飛起，回入大廳，一下落到東海釣鰲客身邊。

原來是東海釣鰲客用釣竿把萬耀堂釣過去的，隨即舉手一拂，解開他身上受制的穴道。呵呵笑道：「公孫先生，你這手段未免太辣了！」

這些事說來話長，實則何等快速，公孫襄目射寒芒，冷哼道：「東海釣鰲客，原來你和蕭老島主沆瀣一氣，果然存心搗亂來的了，你還不把萬耀堂放開！」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小冥女將天地兩絕戲走，回店取易容藥，卻被兩絕取走，無法展露眞面目和展雲飛相見。展雲飛被洪若媚用色相糾纏，得白眉和尚救走，另一人帶他去見卞三娘，她發現金生麗的响箭出現，便捨棄展雲飛而去。展雲飛遇洪天成襲擊，得包老怪救至荒廟內，貫注內力，使他功力大增，包老怪亦因功力頓失而死。最後展雲飛離開荒廟，又遇上一個怪老頭……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情淚染蠻花

天宿神仙下凡來　少年獲贈易容丸

展雲飛聽得那老叟要用「點石成金」的仙法，心中雖感疑惑，可是轉念一忖：「這老叟敢情天良發現，無法下台，故此找此藉口，倘我定要他如此做法，他一定辦不到，不如待我好言相勸他吧！」

於是，展雲飛就正容道：「實不瞞老丈，在下與你如今都是一貧如洗之人，事已至此，何苦彼此往對方臉上貼金，這裡的事兒還是讓在下擔當了吧！」

那老叟聽着，頓時將眼一睜，道：「你的語氣分明就認爲我是一個騙子，左一聲由你擔當，右一聲由你出頭，待我略施小法，變一錠金子來，將這頓食賬會過了，然後我還有事要替你效勞。」

展雲飛見他動怒了，有點驚異，心念：「常言道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死，這老叟既然執意如此，我不妨讓他去吧，任他怎樣？幸而我自願擔一切。」於是，將頭點了一點，朝着那老叟苦笑一下，道：「如此說來，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遵命了。」

說到此處，展雲飛立刻將雙眼閉合起來，耳畔只聞得那老叟唸唸有詞，輕喚了一聲：「疾」，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變到了！變到了！」

展雲飛聞言急忙張開雙眼來，只見那老叟手中果然捧着一錠金光閃閃的金元寶，這一下，展雲飛眞的喜出望外，想不到這老叟眞能在片刻中變出一錠金子來。

老叟微微一笑，滿面紅光，其貌雖醜，可是醜中現出一派慈祥之色，頓使展雲飛爲之一怔，暗念：「敢情這老叟眞的是天宿神仙下凡不成？」

那老叟笑容突斂，輕聲道：「玩笑既已開過，老夫就老實對你言明吧，我也並非天宿神仙下凡，只因我一時之錯，誤了一樁大事，迫得我隱姓埋名，飄遊四方，來到此間，見得城墻之外，高掛緝拿你之告示，我雖與你不認識，可是我有一知交，他將你的詳細情況告訴我，託我妥爲照顧你，想不到竟在這裡與你不期而遇，老夫又恐我這知交被你所騙，故剛才略予小試，你果然是忠厚之人，故如今我對你說出眞情，至於我是甚麼人？我那個知交是誰？你也不必多問，這裡有一顆易容丸，你且服下，待你虎邱之會過後，我自會前來找你，將那顆還容丹再給你服用，我話已說完，這錠金子已足夠你前赴姑蘇沿途食宿之用。好了，現在我們就此分別，各奔前程吧！」

那老叟說到此處，先將那錠金子交給展雲飛，然後再在懷中掏出一粒蠟丸，放在桌上，朝着展雲飛微微一笑，一邊站起來，又在懷中掏出那塊白布，綁在木桿上，竟然一搖三擺，口中自言自語的朝店門外走了出去。

展雲飛愕然的目送那老叟走了出去，腦中一片紊亂，隔了半晌，方始

如夢初醒，突地一驚，心念：「這老叟究竟是誰？怎地連我此去姑蘇也會知道？而且他又說受人所託，莫非所託之人就是包老怪不成？」

轉念之間，展雲飛越發疑惑，見得酒飯已盡，這老叟亦已離去，唯有先將這裡的食賬會了之後，再作打算，於是，就將店小二喚了過來，將老叟交給他的金子，交給店小二會鈔。

店小二接過了這錠金子，滿面盡是驚訝之色，道：「小店乃是小本生意，相公所用飯菜只不過是幾錢銀子，這麼重的一錠金子，怎能找換？」

展雲飛聽得店小二之言，暗忖：「這錠金子是剛才這老叟留下的，除此之外，我已袋無分文。」於是就道：「如此你就去設法找換，我不妨在此等你找贖。」

店小二唯有應聲而去兌換，隔了個把時辰，店小二方始捧了包銀子回來，一一點數給展雲飛，甚是忠厚。

付了賬，加倍小賬賞了店小二，展雲飛一邊將那顆易容丸藏在懷中，一邊捧了這包銀子，就離開了這間食肆。

街上行人依然寥寥，展雲飛沿街走去，意欲找一家客棧投宿，走到大街盡頭，只見迎風飄晃着一塊招牌，上寫：「望道客棧」四個大字。

展雲飛正欲進店投宿，突然暗想：「自從『小冥女』趙玉嬌在金陵采石磯與我分別之後，一直不知道她的行踪，既然她割下秀髮，留字離我而去，可想而知倘若與她不期而遇，也是定然避而不見，剛才這老叟給我易容丹，叫我服下，以避此間官兵緝拿，可是，我倒並非怕這些官兵，但卻要查個究竟，誰在冒充我在此間幹此奸盜劫殺行徑，何況我服了這顆易容丹也可改變容貌，除了我自己，誰都不會知道，而且又可以避開許多痲煩。」

想到此間，展雲飛已然立定主意，當下就竄入小巷，藏在墻角，忙從懷中取出易容丹送入嘴裡就立即嚥下。

可是這顆易容丸剛嚥下肚中，展雲飛却頓感後悔，記起包老怪臨終留條所示之事，囑自己於元宵佳節前往姑蘇虎邱山頭找尋殺父仇人，如今服了那老叟的易容丹，據老叟所言，必須待虎邱約會之後方給自己還容丹恢復容貌，倘若自己易了容貌，這豈不是誤了大事。

轉念之際，展雲飛頓覺臉頰上一陣奇癢，喉間更感酸痲，知道這顆易容丹已然藥力發作，正在此際，突然一陣天旋地轉，腦海中好似萬雷轟頂，剎那之間，知覺全失，身子一栽就倒下地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展雲飛開始甦醒過來，只覺臉頰之上一片清涼，忙不迭用手向臉頰上一摸，手撫到之處，光滑一片，忙不迭張目一望，只覺四週漆黑一片，一陣北風吹來，甚是寒冷。

展雲飛忙從地上撐立起來，定睛再朝四週一望，只見天上飄下疏疏落落幾片雪花來，寒意漸濃，於是打定主意，還是先到那間「望道客棧」投宿一宵再作打算。

於是行至橫巷，已然來到這家「望道客棧」，抬頭一望，只見客棧兩扇大門緊閉，在那門簷之上掛着一盞燈籠，迎風搖晃，若明若暗。

展雲飛當下走上前去輕扣門環，隔了半晌，裡面始有人應聲，「呀」地一聲，露出一條門縫，一張滿面驚慌的臉頰打從門縫中露了出來，問道：「你來作甚？」

展雲飛聽得此問，却爲之詫異不已，心念：「這裡是專供人客投宿的客棧，有人敲門，當然是上門投店住宿，那又何必多此一問？」遂答道：「我是來投宿的。」

門縫啓處，展雲飛突然被人用力一拉，一時間倒也提防不着，身子立即被拉進入客棧之內，只聞「砰」地一聲，兩扇大門已然關上，那人面露驚慌之色，對展雲飛上下打量一下，道：「客官，你眞是膽子大得很，竟敢深宵在街上亂闖，要不是我看你是個文弱書生，我是怎麼也不會開門給你的。」

展雲飛聽這漢子之言，更覺驚異，正想相問，這漢子却又接道：「時已不早，看你這副模樣，諒必一路之上甚爲辛苦，還是早早睡覺，甚麼事明天再說，不過，你入房之後，休得再出來亂走，我打一盆浴水讓你洗個澡，好好地睡一覺吧！」

展雲飛聽得這漢子之言，全不像店家招呼客人的那般態度，心中不由越發疑惑，可是轉念一想：「看他這副神情，對我倒是善意的，我不如將計就計，別露出自己是個會武功的人。」

於是，忙不迭千多萬謝，跟那漢子走入東邊客房，不一會，這漢子果然挽了兩大桶熱騰騰的浴水進來，肩上披着一套藍布衫褲一件海青，交與展雲飛道：「這套衫褲與海青，是數日前一位客官留下的，正合你身材，洗完澡就換上它吧！」

展雲飛覺得這漢子對自己甚是關懷，心中不免大爲感動，道謝說畢，這漢子也就退下。展雲飛沐浴一番後，頓覺全身舒暢非常，穿上藍布衫褲及海青，甚合身材，精神爲之大振，正欲上床就寢，陡聞門外「颯」的一聲響，突然又聽得有人驚叫一聲。

展雲飛聞得此叫聲，就是接待自己的那個瘦削漢子的聲音，心念：「莫非這間客棧中來了强盜不成？」

想到此間，展雲飛手隨意動，陡地將房門打開，只見走廊上站着一個少年，竟然長得與自己一模一樣。

展雲飛看在眼裡，不問而知，這個與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年就是在羅郡城中犯了奸盜劫殺之人，這眞是

上文提要：狄明揚回鄉省親，在家內等了很久都不見雙親回來，却見公孫襄帶着一批人趕到，押着石開化坐在廳上審問口供，使狄明揚知道自己雙親是被黃山萬耀堂捉去，是為了老神仙贈送的一枚金錢引起，為了知道底蘊，任由公孫襄出主意，派人去黃山將萬耀堂的兒子擒住，封鎖萬松山莊的通道，要面見萬耀堂，追查雙親下落……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意圖橫掃江南　趁機借題復仇

王三省道：「好，你先出去，我進去稟報莊主。」

那莊丁答應一聲，便自退下。

王三省來至書房，剛跨進門，萬耀堂已經喝問道：「甚麼人？」

王三省道：「屬下王三省，特來稟報莊主，莊外來了一個姓狄的公子，要莊主親自出迎……」

萬耀堂矍然抬目，睜大一雙包着紅絲的眼睛，面現鬱怒，說道：「果然是這姓狄的小子！」

王三省看到莊主面現獰厲，忍不住道：「莊主，江湖上從未聽說有一個甚麼姓狄的公子，這人……」

萬耀堂哼道：「是明月宮的副總護法狄明揚。」

王三省「哦」了一聲，沒有作聲。

萬耀堂虎的站起，一揮手道：「你出去把他延入大廳，我就出來。」

王三省答應一聲，轉身退出，急步趕到大門口，目光一注，不覺怔了一怔。

只見大門前面，停着一輛華麗馬車和一輛黑色皮篷的馬車，兩輛車上車篷均已敞開，第一輛華麗馬車上，並坐着兩個身穿天青長色風儀俊逸的少年公子，稍後的黑色篷車上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文士，身穿青色長衫，手搖摺扇，一派斯文。

這兩輛馬車左右，侍立着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漢子，手抱單刀，站得甚是威武。

王三省身為黃山萬家的副總管，天下武林各大門派和黑白兩道的人也看得出來，別說區區二十四個武士，就是上百上千的慓悍盜匪也看得很多，但不知怎的，他目光這一掠，竟會有心裡發毛的感覺。

為甚麼會使他心裡發毛，他也說不上來，總覺得這一行人有着一股極濃重的殺氣，大大的不利於萬松山莊，說不出理由，那就只好說這是預感吧！

王三省跨出大門，立即雙手抱拳，陪着一臉笑容，說道：「不知那一位是狄公子，遠蒞敝莊，請先到廳上奉茶。」

坐在第一輛華麗馬車上的狄明揚劍眉一挑，冷冷說道：「萬耀堂好大的架子，本公子遠道而來，他居然不親自出來迎接？好，咱們進去。」

他端坐車上，抬了抬手，站立在車子兩邊的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抱刀漢子立即挺胸凸肚，邁開大步，分作兩行列隊朝大門走來。

王三省是萬松山莊的副總管，平日大小陣仗也見過不少，這回他却傻了眼，光聽這姓狄的公子的口氣，分明來意不善，連莊主都不放在眼裡，像這樣在黃山萬松山莊大門口直呼莊主名號，可以說自有萬松山莊以來，只怕還是第一次！

尤其對方這二十四名武士似是狄公子的護衛，那麼狄公子要進入萬松

山莊，衛士先進去，這也是理所當然，他沒有阻止人家的理由，只好讓他們列隊進入大門了。

二十四名武士分作兩行進入大門之後，華麗馬車和稍後的一輛黑篷馬車也開始蠕蠕輾動，車聲轆轤，緩緩馳進了大門，王三省只得隨着馬車之後急步趨入。

二十四名武士在大天井兩邊分開站立，兩輛馬車相繼在大天井中停住，狄明揚、耿小雲、公孫襄相繼下車，王三省立即趨上前去，抬手肅客，陪着笑道：「狄公子三位請進。」

狄明揚也不客氣，昂然登上石階，跨入大廳。

王三省陪同三人進入大廳，一面抬手道：「三位請坐。」

狄明揚更不客氣，走到上首一張椅子含笑道：「公孫先生請坐。」

就和公孫襄兩人大馬金刀的坐下，耿小雲則傍着狄明揚身邊的椅子落坐。

王三省看得心頭暗暗怒惱，忖道：「這小子好不識禮數。」一面拱手道：「在下還沒請教狄公子三位如何稱呼？」

狄明揚傲然一笑道：「在下狄明揚。」

王三省心中暗道：「果然是他。」

這時一名莊丁送上三盞茶來。

狄明揚一指公孫襄道：「這位是公孫襄公孫先生。」

他此話一出，王三省心頭大吃一驚，口中啊了一聲，連忙拱手道：「原來是公孫先生，在下久仰大名。」

公孫襄只是微微一笑，沒有開口。

狄明揚又指指耿小雲道：「她是在下義妹耿姑娘。」

王三省又抱抱拳道：「耿姑娘好。」

說到這裡，摸摸下巴，歉然道：「敝莊主若是知道公孫先生賁臨，定要倒履相迎了。」

他這摸摸下巴，正是跟那送來茶水來的莊丁打的暗號。

那莊丁把茶盞分送到三人身邊茶几之上，就迅速退出，趕到書房報訊而去。

過了不多一回，屏後傳出一陣橐橐履聲，萬耀堂施施然走出大廳。

王三省連忙陪着笑道：「敝莊主來了。」

狄明揚、公孫襄却恍如未聞未見，依然端坐不動。

這對萬耀堂來說，已經受不了，臉色微微一變，洪笑一聲道：「萬某還當駕臨萬松山莊是那一位稀客……」

狄明揚不待他說下去，虎的站了起，冷然道：「狄某不是作客來的。」

萬耀堂微哂道：「姓狄的，你在橫峯僥倖逃脫，今天是找萬某報仇來的了？」

狄明揚望着他，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雙目之中幾乎要冒出火來，大喝一聲道：「萬耀堂，狄某是尋仇來的，沒錯，但並不是為了在橫峯沈莊被你們圍攻，才來向你尋仇的。」

萬耀堂詫異的道：「那是為了甚麼？」

狄明揚正待發作，公孫襄及時站起，一擺手，含笑道：「狄老弟且請坐下，萬莊主也請坐下，有話慢慢的說。」

萬耀堂早已聽莊丁稟報過，此人乃是明月宮總護法，但他故作不知，拱拱手問道：「這位老哥，萬某還沒請教。」

公孫襄淡淡一笑道：「在下公孫襄。」

萬耀堂道：「原來是公孫先生，久仰久仰！」

公孫襄輕搖摺扇，呵呵一笑道：「江湖草莽，萬莊主居然知道賤名，公孫襄眞是榮幸得很。」

萬耀堂也大笑道：「公孫先生名動江湖，萬某也是江湖人，自然早就聞名久矣，這位狄公子據說是明月宮副總護法，因此邀約了公孫先生來向萬某討還公道的了。」

公孫襄道：「明月宮一度曾想請狄老弟擔任副總護法，但以狄老弟大才，擔任副總護法，豈不委屈了狄老弟，因此這件事也只是說說罷了，直到現在，狄老弟還不是明月宮的人，而是明月宮的朋友，如此而已，第二，狄老弟也並沒有邀約兄弟助拳，兄弟隨同狄老弟前來，只是想給萬莊主和狄老弟雙方作個公証人罷了。」

「很好。」萬耀堂沉笑一聲道：「有公孫先生來作仲裁，那是最好不過了，兄弟頗想聽聽狄公子的來意。」

狄明揚父母之仇，痛心切齒，聞言又待發作。

「不忙。」公孫襄任職明月宮，却被一般名門正派、江湖白道中人視作邪道兇人，若要到萬松山莊來作公証人，萬莊主未必重視，狄老弟也未必見信，因此兄弟還託人邀約了幾位萬莊主和狄老弟雙方可以見信的人，趕來此地，大概也快到了。」

萬耀堂心中暗道：「江湖人把此人說得十分難惹，但他語氣却十分謙虛，不知他胡蘆裡賣的究竟是甚麼藥？」

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朝萬耀堂躬身道：「啓稟莊主，形意門掌門人駕到。」

萬耀堂忙道：「快快有請。」

莊丁匆匆退出，接着只見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走在前面，他身後還跟着三個人一同走了進來。

這三個人一個矮純陽茅若清、一個是四十八都的戚祖光、和豪嶺關的勝百生。

這三人在黑道上是响噹噹的人物，萬耀堂豈會不識？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和茅若清三人走在一起，自然使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時，展雲飛目眥欲裂，雙手一甩，就朝這少年撲襲過去。

變生倉猝，此人萬萬想不到中途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眼見目前一個面如冠玉既白又嫩的少年，突然身影一晃已朝自己撲擊過來。

展雲飛徒手出擊，倒並非志在傷他，雙手甩處，一招「攫兔於尾」，繞到這人身後，企圖將他活活的生擒，但此人亦非泛泛之輩，乍見展雲飛撲擊過來，「哼」地一聲，身子一晃，却堪堪擦過展雲飛的招式，搖身一轉，雙掌齊發，竟然雙雙朝準展雲飛後頸劈下。

僅此一晃一擦，已然顯出此人的武功非但根基甚佳，而且身懷絕學，絕非等閒之輩。

此人眉頭一皺，大概也感到驚異，竟然在此客棧之中遇見了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故而暗運內功，雙掌劈下，虎虎掌風之下，却已用上九成功力。

展雲飛陡覺腦後生風，不由暗吃一驚，想不到冒充自己的人身手如此了得，閃避之際非但能還擊對方，來勢之勁實在駭人，由此可見，此人本領却在自己之上。

此人雙掌劈下，已使展雲飛毫無考慮餘地，饒是展雲飛循着斷魂七步那招「狡兔歸洞」迅即閃避，可是也給此人的掌風擦着左肩，突覺一陣奇勁劇痛，宛如斷了肩骨似的。

展雲飛跟蹌數步，心中憤然大怒，倒並非爲了技不如人之故，恨的是此人身負絕學竟還要冒充自己，雖然不知他立意何爲？可是定然是歹多善少。

此人確實手段奇辣無比，眼看展雲飛左肩受傷，跟蹌斜出，不待展雲飛稍有喘息之機，將身一晃，迅速又撲了過來，雙手翻處，又朝展雲飛當頭劈下。

展雲飛左肩受傷，疼痛得幾乎迸出了眼淚，陡見此人躍身雙掌又朝自己當頭劈下，心念：「此人倒也心毒手辣，非但招招志在取我性命，而且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由此看來，倘我再予閃避，定然遭他毒手，不如拚着一死，就在他煞手之下還招。」想到此際，展雲飛鋼牙一咬，一招「雨洒花紅」，就在此人雙掌之中還手擊出。

展雲飛咬牙切齒之下，出手還招，也是使出了所有功力，未留餘力，此人乍見展雲飛此番竟然不顧生死不避不閃的還招而來，倒也甚爲驚奇，何況展雲飛已將性命置諸度外，非但不顧雙掌當頭劈下之勢，而且還招之際，反將頭頂迎了上來，乘着隙處，猛力直取自己胸膛。

此人眉尖皺處，雙掌立即收回，反朝展雲飛來招的手肘處之間扣去，這一來頓使展雲飛化險爲夷。

展雲飛發出這招，似屬事非得已，但見此人果然收掌，反扣自己手肘，不由急出一身冷汗，暗呼險甚。

此人非但掌力雄厚，扣攫之能亦勝人一籌，化掌爲扣之際，刹那之間，已然捏到，展雲飛雖屢遇勁敵高手，也未曾遇過如此軟硬兼修的人，忙不迭縮手閃避，此人一捏落空，就在落空之際，又化捏爲點，雙手食指，分點自己胸前要穴。

此人三招之下，身顯奇能，端的是內外兼修，軟硬齊施，頓使展雲飛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疲於奔命，格擋閃避。

休說展雲飛爲之驚愕不已，此人也是詫異不已，想不到在此客棧之中，居然有人能擋得住自己這軟硬各異的三招。

久處劣勢之下，展雲飛知道絕非辦法，長此下去，定有一失，到時重則喪命，輕則傷身，暗忖：「既然此人武功在我之上，倘若與他糾纏下去，定非上策，必須另圖良謀，但求全身而退，於願足矣。」

正在此時，展雲飛突然感覺剛才所受肩傷疼痛已失，不禁暗暗驚奇，急忙暗忖道：「我明明受了此人掌勁所傷，怎地又會疼痛突然消失？」

展雲飛驚異之際，不由將左臂一搖，只覺疼痛果然盡失，運用自如，突然憶及在那卵石小島之上，李綺霞所授自己那十三招陰陽拐法，自己學成之後，從未施用過，不如就將這陰陽十三拐法化於掌拳之間，想到此間，於是展雲飛立即左手甩出，頓朝上翹就將那招「滿月初昇」使了出來，左臂晃處，揮掌就朝此人右頰擊去。

此人陡見展雲飛竟將受傷的左臂發招而來，不禁驚愕萬分，而且見他這一掌雖然來勢緩慢，可是招式却奧妙異常，急忙側避過去，反手再朝展雲飛左肩抓去。

展雲飛乍見此人不敢硬接，膽子壯了幾分，忙將剛才這招「滿月初昇」瞬即變了「月瀉庭階」，左手搖晃之時，却避過此人攫抓之勢，又朝他當頭擊去。

此人突地面色大變，晃身閃避，右手虛發一招，兩足一躍竟朝庭院外竄出去。

展雲飛陡見這長得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在還手之際，竟然蹬足竄跳而去，自己怎能讓他逃去，於是雙足一蹬亦跟着竄跳出去，身子尚未站穩，突覺有一股奇勁無比的掌風朝自己左邊擊來，展雲飛不由大驚，心中暗念：「此人敢情是神出鬼沒，竟能在竄逃時，又折回來暗算自己。」

突然遭突襲，展雲飛身子尚未站穩，就算有開天闢地之能，也難於還手，唯有將身子微微朝後仰下，借着這股擊襲而來的掌風倒退而下，落在庭院之中，展雲飛怎敢怠慢，忙不迭後退數步，竭力站定身子，穩住脚步，然後再朝屋外觀望，怎料已杳無人

影，剛才那人已去如黃鶴，不知所踪了。

展雲飛驚魂甫定，不由淌出一身冷汗，心中越發疑惑，暗念：「此人的本領非但在我之上，而且勝我許多，爲何却要冒充我在這羅郡城中幹出這奸盜勾當？」

正在暗中思量之際，那瘦削漢子却走了出來，向展雲飛驚望了一眼，道：「原來客官是個會家子，在下端的是眼拙了，敢問那奸盜之徒可是被客官打發走了？」

展雲飛暗吁一聲慚愧，唯有苦笑不語，那漢子又道：「既然那奸盜之徒已被客官打走了，諒他不會再來滋擾，時已不早，客官還是回房休息吧，傳將出去，此間的官府甚爲痲煩，弄巧成拙反爲不美！」

展雲飛聽得此言，遂將頭一點，當下只有折回房中去，怎知走至床畔，赫然發現被褥之上留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兩行楷書字體：

「此間不宜久留，盡速趕往姑蘇。」

展雲飛不禁一怔，心中暗念：「我赴姑蘇，唯有包老怪及那自稱天宿神仙的那個老叟知道，但包老怪已逝，那老叟亦已離去，怎麼會有第三者知道我的去處？從字條中的秀麗筆跡看來，顯然出自女子之手，這倒使我難以猜得透了。」

越想越是疑惑，展雲飛如墮五里霧中，在此一日一夜之中，所遇到每一件事，都是莫測高深的，使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未知是凶是吉？

四週又恢復了靜寂，展雲飛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唯有上床和衣而卧，漸入夢鄉，一覺醒來，已然日上三竿，想起那留字條之人的一番好意，況且包老怪也曾命我速往姑蘇虎邱山，於是，連忙起身梳洗既畢之後，打賞了店小二，就上路去了。

剛出得望道客棧，展雲飛欲出南門，却見迎面走來一男一女，竟然是西嶽上的那方姓父女，雙雙走入一家售賣早點的店舖，展雲飛頓感好奇，不知道他父女倆怎地也來了此間，不由自主也跟了進去。

展雲飛走進了這間店舖，就在他們父女旁邊的方桌子旁坐下，要了一客飯及一碗肉湯，只聞那姓方的少女說道：「爹，我早就對你說過，這姓展的不是好人，你却偏偏替他諸多辯護。如今這姓展的在羅郡城中幹下了奸盜劫殺的勾當，現在你可相信他的確不是個好人了吧！」

那老叟方無極雙眉緊皺在一起，嘆息了一聲，說道：「這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我看他外貌忠厚，舉止穩重，故而不相信他是個歹徒，想不到他居然是個大壞蛋，由此可見，物以類聚，地冥派中人也沒有一個是好人了。」

展雲飛聽得方氏父女的對答，盡是數落自己，心中眞不是味兒，又不能開口解釋，當下唯有低下頭來，匆匆用過早點，離開這裡。

正欲離去之際，方無極突然在方桌上用力一拍，說道：「有了，這姓展既然作惡多端，他在西嶽之上將妳輕薄，爲父好歹也要找他嚴懲一番，他既在這縣中犯了案子，諒他已然逃離此地，你我不如再前往江南，千里追尋這姓展少年的下落。」

方皓的心情雖然憤怒不已，可是却隱含着幾分憂愁，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默然不語。

正在此時，只見店舖前紅影一晃，一個身穿紅袍的男子步進來，此人甫踏入店中，雙目却落在方皓的身上，面露淫笑，說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敢情是我與妳前世緣份已訂，一年前我爲了妳被困斷魂洞中受了半年苦難，獲上蒼憐憫，故而指引我前來這裡會妳。」

方皓乍見身穿紅袍的男人，原來就是一年前在西嶽之上欲將自己輕侮之人，當下就面露驚惶之色，向方無極道：「爹爹，這個穿紅袍的男人也不是好人，他年前在西嶽之上也曾欲將女兒輕侮。」

方無極聽女兒之言，身子突從椅上直立了起來，雙目朝着洪天成瞪了一眼，他道：「何方淫徒，竟敢在老夫面前無禮！」

洪天成倒並不發怒，朝着方無極笑了一笑，突然緩步的走過來，雙手作了一個揖，恭聲道：「我姓洪，名天成，並非是個淫徒，乃是岳父未來的東床快婿！」

方無極勃然大怒，那裡再肯與那無恥之徒多費唇舌，方皓更加憤怒若狂，於是，與之不約而同，陡朝洪天成雙雙撲擊過去。

變生倉猝，倒並非是洪天成吃驚，吃驚的却是始終愕在一旁的展雲飛，想不到又在此間遇上了洪天成，而與方家父女只說了一句話，方家父女已然出手，心中暗念：「洪天成的厲害我知道，方家父女怎是他的對手？」

展雲飛正在驚念之際，突聞洪天成一聲狂笑，喝道：「岳父既然相迫，小婿迫於無奈，只有還手了。」

展雲飛乍聞洪天成之聲，不由大驚，知道他一旦出手，那白衣少女方皓父女定非是他的敵手而必然吃虧，當下略爲思索，就從椅上躍起，也朝洪天成撲了過去。

俄頃之間，洪天成非但看見方家父女雙雙撲來，而那坐在一邊的陌生少年也朝自己竄撲而來。發勁雖則是那白衣少女方皓早，可是撲勢却是這陌少青年迅快，刹那間已然超過方家父女，只見他雙手平胸推出，立即有一股奇勁無比的掌風襲到。

洪天成匆促之際，唯有後退閃避，再朝這陌生少年打量了一眼，見他長得唇紅齒白，一派英俊，不禁由嫉

生怒，心中暗念：原來你這小白臉，仗着自己長得白淨的面孔，敢情是乘此機會討好方家父女不成？

怒極出招，洪天成怎肯再留餘力，於是將身一轉，又避過方家父女全擊而來的掌風，就在這刹那之間，一招「攫虎取目」苗疆絕學已然發出，十指宛如鋼針，直刺展雲飛雙目。

展雲飛發出一掌，見他避閃後退，又是閃避方家父女，萬萬料不到這淫魔竟能在俄頃之間出招還擊，這就可想而知這淫魔的本領，確是本領非凡。

展雲飛確知難以討好，可是如今業已出頭向他動手過招，不能就此知難而退，見他十指迅已來到，忙不迭循着余牧所授的「斷魂七步」之中那式「臨空掠影」避過。

洪天成乍見那陌生少年竟將余牧「斷魂七步」施展出來的避過自己，不由驚異莫名，驚中暗念：「這斷魂七步普天之下只有三個人知曉，一個是余牧自己，一個是展雲飛，另一個就是自己，怎的這小子也會這步式了，敢情余牧打從洞中逃了出來，乃將步式授了於他？」

展雲飛匆匆忙忙之中閃避，門戶已然豁開，倘若洪天成再一出招，就可取他性命，可是，幸虧洪天成見他所踏步式是余牧的斷魂七步，故而驚愕之下，却忽略了展雲飛的弱點。

方家父女雙雙撲去，休說愛女方皓非他對手，就是自己也萬難與他過得三招，如果强要廝鬥，形同自尋死路，故而急忙拉着方皓，輕聲道：「妳休得魯莽，此人並不是好惹的。」

方皓乍見這個不相識的陌生少年，竟然挺身而出，與這淫魔纏打起來，而且又是處於下風，心裡却實在驚慌。

此際，展雲飛避過了洪天成一招，見他並不是挾勢迫擊而來，也不由甚爲驚異，心中暗念：「莫非這淫徒有甚麼奸計不成？我可要小心提防一下爲是。」

想念到此，頓見洪天成陰笑一聲，果然又朝自己撲襲而來。

展雲飛突見洪天成果然又朝自己撲襲而來，只見雙手左右一甩，右取自己面頰，左抓自己下腰，來勢十分兇，眞是招招可取性命，式式足以命喪。

在此兇勢之下，展雲飛那裡敢怠慢，明知惹上了這惡魔，非但吃虧甚大，而且想找一個逃避得以脫身的機會也難如登天，當下拚着混身解數，頓將自己性命置於度外，將身一挺，竟然是迎了上去，在相迎之際，雙手已然推出，一招「日沉月昇」，上擋面頰，下擋腰部，志在險中求存。

洪天成心中驚奇，明明這面如冠玉的少年，武藝難敵自己，怎麼好似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那般，竟將性命拚出來而與自己纏鬥。

方家父女在旁看得清楚，尤其是方無極，將展雲飛不顧武家大忌，非但置身下風險境之際不圖閃避，竟然險中求存，還招相迎過去，看在眼裡甚覺驚奇，心中暗念：「這少年敢情與這淫魔有仇？故而亡命相搏不成？」

洪天成見得展雲飛將自己性命置諸度外，迎身纏來死鬥，驚愕之餘，倒一時猜不透展雲飛究竟爲何如此？不期而生探究之意，心中暗想：「我倒要留他一個活口，一則以便盤問究竟，二則對他的『斷魂七步』究竟是打從那裡學來，我也要問個一清二楚。」

想到此間，洪天成略將身子一閃，立即收回雙手，瞪眼叱問：「憑你這些技倆，怎是我的對手？倘若我要取你的性命，可以說是易如反掌，剛才你施展的斷魂七步，究竟是從那裡學來的，如果你老老實實說了出來，我就饒你一命，如若不然，你休想逃出這店舖。」

展雲飛想不到洪天成會手下留情，一招發出，自己拚出了全力，見他閃避雙手，出言相詢。心中暗念：「其實我也要問他一個清楚。」

當下收住脚，也是將目一瞪，叱道：「我不要你饒，但你堅要問我，我也不會答你半字，可是剛才你既說是斷魂七步，你且先行老老實實對我說出你是打從那裡學來的？然後我認爲可以置信，那麼我再告訴你我這斷魂七步是從那裡學來的。」

如果換了平時，洪天成那裡會讓展雲飛說完，如今却爲了查探究竟，的確是忍耐了性子，當下陰陰一笑道：「我這斷魂七步是由一個姓余名牧的老頭兒教我的。」

展雲飛遂問道：「這姓余名牧的老頭兒如今在麼？」

洪天成搖搖頭說道：「他年邁身弱，而且久無肉食，已然死了。」

展雲飛聽得洪天成再三言余牧已死，心裡却不信余牧因年邁老弱而死，當下臉色一沉，叫問：「你休要在我面前亂說一通，余牧身强力壯，怎會因年邁體弱而致死，這分明是你害死他的。」

洪天成聽得展雲飛口口聲聲說是他將余牧害死，腦中宛如電光火石掠過一個念頭，心想：「余牧被困斷魂洞中已有十數年，而那斷魂洞，據余牧所說，只有自己與展雲飛進去，唯有每年朔望之時可以從這斷魂洞中出來，這也是展雲飛偶然所發現的，而余牧也只有在被展雲飛救出洞口之時，離開那斷魂洞一次，從他言語之中分明知道余牧此人，敢情他與展雲飛相識不成？」

心念電轉，洪天成越想越疑，就問：「你與展雲飛是怎麼稱呼的？」

展雲飛聽他提自己姓名，也感到此人非但作惡，而且機智亦過人，心中不由暗暗的擔心，知道惹上了他，就算今天得能僥倖脫身，以後也是麻

煩，於是，索性朝他微微一笑道：「你倒甚是機警，展雲飛非但與我相識，而且與我是同胞手足。」

展雲飛此語一出，洪天成暗吃一驚不在話下，就是愕在一旁的方家父女，聽得展雲飛自稱是展雲飛的同胞手足，也是驚異不已。

展雲飛神色自如，磊落大方又道：「家兄也曾對我說過關於你的劣蹟，想不到竟會在此不期而遇，縱然你身負苗疆絕學，我也要鬥你一鬥！」

正在此時，却聞店外傳來一聲輕笑，笑聲甫已，有人說道：「怎麼我展雲飛竟會平白有了一個自認與我同胞手足兄弟出來？」

展雲飛循目望去，果見昨夜在望道客棧遇見的那個冒充自己的人，心中頓覺一怔，不禁愕立無語以對。

那人舉止飄逸，緩步踏了進來，雙目朝向方家父女投了一眼，走到展雲飛面前，就問：「我父只生我一個，怎麼你竟然認是我的同胞手足起來？」

展雲飛被他如此一問，立即啞口無言，心中暗念：「這眞是成了啞子吃黃蓮了，怎的剛剛自認是自己同胞手足的時候，這個假冒自己的人却來到此間，何况被他如此一問，分明使我難以答話。」當下唯有怔呆在一旁，愕立無語。

洪天成見得這個假冒展雲飛的人否認展雲飛是他的同胞手足，也不禁驚訝莫名，稍爲轉睛略思，就朝那展雲飛說道：「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同胞兄弟，既然你今日你又撞在我手中，休想活着再走。」

那假展雲飛側首朝着洪天成冷冷的一笑，說道：「你休口出狂言，普天之下，我展雲飛是不知懼怕的人，休說是你，就是你師父親自到來，我也管教她討不了好！」說着，右手一甩，瞬已拍出一掌，快如閃電，就朝洪天成擊去。

洪天成做夢也想不到這假展雲飛竟會在談笑之間，突然出手發掌擊來，饒他是身負苗疆絕學，機警過人，也是防不勝防，立處危境，何况這假展雲飛這一掌非但來勢快捷，而且勁道十足，尤勝人一籌。

洪天成在荒野之中，也曾與展雲飛交過手，展雲飛的武功如何，自己也有一個概念，如今見他談笑之間，隨手所發的凌厲一掌，怎的他僅隔數日，功力躍進數倍，不由心中暗驚，忙不迭循着斷魂七步那式「臨空掠影」，將身一仰，倒翻出去，總算是及時逃避，但左肩仍然吃着掌風餘勁，被擊得隱隱作痛。

這一驚，洪天成立時臉色突變，忍着左肩疼痛，不予外露，心中提防尤嚴，身子甫站穩，翻出右手，就將苗疆絕學一十八招伏獸拳掌那招「攫虎取膽」，直朝向這假展雲飛當胸抓去，迅已襲至。

這假展雲飛之臉頰上笑容依然，舉止越發安逸，見他還將剛才擊出一掌的左手微微一曲，反手朝洪天成襲來右肘扣去，姿態隨便，宛如兒戲一般。

洪天成爲苗疆天女金生麗入室弟子，雖則尚未全得其師眞傳，論功力，已是列入一流高手，如今見得假展雲飛其身法姿勢安逸，隨隨便便將手一揮，使出的竟是中原武學的大擒拿手法，食中兩指朝自己這手肘扣揑而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揑中，這條右臂定然被他所廢，故而唯有急忙縮手，就在一伸一縮之際，已用了九成功力，化撥爲掌，就朝這假展雲飛當胸劈去。

這假展雲飛眞是安逸得很，饒是洪天成拚了九成功力，掌快如閃電，朝他當胸劈去，可是他依然笑容滿面，安逸異常，休說身子未動分毫，連那剛才伸出的那隻左手也不收回，還是用着剛才那食、中兩指，微微向上迎去，循着洪天成的手肘追揑過去，一邊却又笑道：「原來苗疆絕學也不過如此，我還以爲有甚麼罕見妙招，如今看來與地冥派却有同工異曲之感，都是浪得虛名，只能嚇嚇那些庸俗之輩而已。」

洪天成那招「攫虎取膽」右掌已是用了九成功力，想不到那假展雲飛循着自己手肘揑來，非但招式依然，來勢之速，宛如輕風飄拂，知道此番甚難閃避，不由大驚失色，既處危境，立存亡命相搏之心，當下他非但不閃不避，將牙一咬，竟將所留的一分功力，再加在掌上，就朝那假展雲飛當胸劈去，竟然心存兩敗俱傷之念。

洪天成身處危境，事非得已，於是便拚着兩敗俱傷之念，用盡全力將掌擊去，突見這假展雲飛笑容更濃，輕叱道：「怎地如此愚笨，連這些武家大忌都不顧麼？」

假展雲飛身略朝左邊一閃，堪堪避過洪天成這亡命一掌，只見他雙指已然揑中洪天成的手，快得眞是如同閃電。

前後三招，洪天成已被制服，那假展雲飛既已將洪天成制服，倒並不施用毒手，只是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原來苗疆絕學也是不過如此，我還以爲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如此看來，論天下高手，敢情我可算得第一。」

假展雲飛說到此間，神情安逸，臉頰之上現出一股得意的笑容，用目朝眞的展雲飛一眼。

展雲飛覺得這假冒自己的人，武藝如此了得，心中越覺驚異，暗念：「此人武藝絕世，爲何要假冒自己，敢情他是別有用心不成？」

暗念之間，展雲飛不由自主冷笑了一聲說道：「就算你能稱得上天下第一高手，可是假冒我兄長爲非作歹，這種無恥的行徑，却比那些鼠盜之輩還不如！」

假展雲飛食、中指既將洪天成揑

住，饒是洪天成身負苗疆絕學，也休想動彈分毫，面如白紙，愣立在一旁宛如昏迷一樣，假展雲飛聽了眞的展雲飛之言，眉尖略爲一皺，就道：「你怎麼說我是冒充展雲飛起來？」

展雲飛說道：「我兄長爲人忠厚，從不作奸犯科，何況他武功平平，因此我斷定你是冒充我兄長的。」

假展雲飛又是笑容滿面，接道：「你自己在假冒是我同胞兄弟，竟反指我假冒，我且問你，江湖之上流傳一句話，喚作技在五秀前，名排一絕後，我早在兩年之前，已經名揚武林，你既冒稱是我的兄長，難道連我這些威風的事實都不知道？」

展雲飛被他如此一說，確是爲之語塞，心中暗念：「這兩句話，乃是淮南一絕公孫逸踢了自己一腳之後，所傳出的話，想不到反被此人利用，從他制服洪天成的武功看來，此人本領遠比淮南一絕還高，究竟他用心何在？我倒要問他一個清楚。」

於是，就道：「你既假冒我兄長，不問而知，你定是另有用心及別具陰謀，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辯論，你雖然身負絕學，我也要爲我兄長向你討回一個公道。」

說着眞的展雲飛雙目瞪住那假展雲飛，頓了一頓又接道：「如今你將洪天成放了，以便讓我動手。」

假展雲飛還是從容自若，笑了笑道：「你要出手，儘管發招，我讓你一隻右手，諒你也休想佔我半分便宜。」

展雲飛聽得此言，更驚此人口氣狂大，心中暗念：就是我與你武功有一段距離，却不能在右手抓住洪天成之時與我交手過招，就算你身負絕學，也難應付，當下就道：「我雖自知技不如你，可是既然自願與你交手，我們姓展的人素來光明磊落，不願佔人家半點便宜，你還是先將洪天成放了之後，我再與你過招交手！」

展雲飛說到此間，陡聞店舖之外傳來廝殺之聲，原來這間店舖之主人見得展雲飛出現，乘着衆人不備之時，悄悄溜了出去報官前來捉拿。

假展雲飛聽得舖外喧聲震天，喝叫：「捉拿展雲飛」之聲不絕於耳，竟然神色不動，依然從容不迫，對着眞的展雲飛道：「這裡不便，如果你一定要與我交手，我在城南浮霞山的山脚旁等你。」

話至此間，假展雲飛右手捏住洪天成的手肘，狂喝一聲，就朝店舖之外衝去，只見衝過之處，官兵紛紛倒地慘叫，竟然在成百個兵士之中，被他輕易逃了出去。

眞的展雲飛目瞪口呆，目送這假展雲飛提着洪天成躍逃而去，等官兵追去，方始如夢初醒，正欲步出店門，只見方家父女走了過來，對自己說道：「剛才多蒙小哥仗義挺身相救，老夫這裡謝了。」

展雲飛也不答話，只朝方無極微微一笑，心下却在暗想：「其實我是爲了自己的事，否則，那有這種閒情來替你這個寶貝女兒出頭？」於是，舉足就朝店外踏了出去。

怎料突有一聲叱叫，方皓竟然從後面奔竄而來，迅已攔在門口，對着展雲飛杏眼圓睜，嗔道：「剛才你自稱是展雲飛的兄弟，我與他有一段怨仇尚未解決，你快快說與我知，究竟他如今在那裡？」

展雲飛對方皓這種橫蠻無理的脾氣，早已覺得討厭，如今見她又是這副模樣，心中不由大怒，心中暗念：「我與洪天成結下的仇怨也全是爲她而起，而她現在又不知好歹，反而屢次與我爲難，兩番摑我，要不是看她是個女流之輩，我已還手，今天雖則是爲了自己之事，但多少也爲着相助之意，想不到又是恩將仇報，竟然如此橫蠻無理。」

展雲飛越想越感到憤怒，也不答話，只是臉色一沉，輕輕說了一聲：「讓開！」右手一揮，朝準方皓左胸就是一拳揮去。

倒不是方皓技不如他，她那裡料得到對方會突然出手，一時未予提防，等待發覺，展雲飛這拳已迎胸擊至，不禁暗呼不妙！

變生倉卒，方皓未防到對方竟然有此一着，究竟她是自幼跟隨方無極練功習武，臨危應變，於是，忙不迭將纖手雙手遞出，意欲招架抵擋展雲飛這一拳。

展雲飛含怒出手，見得方皓雙手遞出，心中實在痛恨她强蠻無理，於是將拳變掌，以牙還牙就朝她左臉頰之上摑了過去。

這一招變得非但巧妙，而且迅速異常，只聞得清清脆脆「啪」地一聲，方皓左頰之上頓時着了一掌。

這個掌直將方皓摑得頰上留下五個指痕，展雲飛也頓感後悔，忖道：「我怎麼會如此衝動，她雖橫蠻，可是怎麼說她也是個女流之輩，何況而今我易了容貌，與她素無仇怨，如此出手摑她，實在有點過份。」

想到此間，展雲飛恐方家父女糾纏，當下乘着方家父女驚愕之時，將身一縱，就朝店舖之外竄了出去。

展雲飛急於奔走，也不擇方向，出得城外，遂拔足飛也似的朝荒野馳去。

走了不知多少時候，展雲飛腦中凌亂已極，思前想後，彷彿自己專門是遇上痲煩之事，到東到西都會橫生枝節，宛如冥冥之中專門有人與自己作對一般。

此時尚未及午，原本烈日高掛，可是四週天色却是黑黝黝一片，迎面拂來陣陣刺骨寒風，未及盞茶工夫，天上已降下鵝毛般的大雪來。

被寒風一吹，臉上沾着雪花，展雲飛倒反覺得神智清爽起來，擧目四望，只見四週一片靜寂，那裡看得到

有半個人影，諒必是人們都怕冷，躲在那裡避雪。

突然，憶及那個假冒自己的人在城南浮霞山脚之約會。

展雲飛急忙認住方向，原來自己在不知不覺中，竟朝西區而行，當下就折了回來，循着南邊又是快步的馳去。

約莫走了個把時辰，天上的雪花下得又大又密，刹那之間，眼之所觸，盡是白茫茫一片，好不容易來到浮霞山下，可是尋來尋去，那個冒充自己的人已然不在。

展雲飛倒並不感到奇怪，既知道此人是冒充自己，當然是並無信義可言，於是就循着南邊小徑直奔而去。

風勁雪大，寒冷刺骨，展雲飛反而走得滿頭大汗，額上冒起陣陣熱氣，漸漸覺得走得太辛苦了，於是就放緩脚步，慢慢的走着，一邊走一邊擧目四望，企圖找尋一個所在，避一避風雪，略事休息，再行趕路。

擧目四望，只見遠處山嶺之下有一所草廬，烟囪正冒出陣陣白煙，展雲飛知道定是個獵戶住家，於是加快脚步，就向那草廬之中趕去。

未及片刻，展雲飛已然走到這一連三間的草廬門前，當下就在草扉之上輕輕扣了數下，只見草門啟開，走出來了一個白髮婆婆，見她年紀雖已逾花甲，可是精神奕奕，朝着展雲飛上下打量了一眼，用嘴一呶，示意他進來。

展雲飛急忙的道謝了一聲，擧步踏入草屋，這老嫗就將草門關上。展雲飛便朝屋中一看，只見屋中放着幾件打獵用的武器，牆上掛着幾張獸皮，廳中東端，却背坐着一個女子，朝她背影望去，甚覺眼熟，不由暗暗詫異。

此時，那老嫗將草門關上，就朝展雲飛走了過來，問道：「你姓甚名誰？甚麼單獨一個人在大雪紛飛之中，來到這荒僻之地來？」

展雲飛易了容貌，既然自稱有兄弟二人，當下就答道：「在下姓展名雲揚，只因訪尋兄長錯過了宿頭，來到此間望到寶舍，但求老太太賜予一宿之地，天明雪止，在下當立刻告辭。」

那老嫗聽得亦不驚異，那個背朝展雲飛而坐的女子突然的回過頭來，滿面露出驚異之色，朝着展雲飛打量了一眼，見她臉頰之上又再添了三分驚愕之色。

展雲飛見得那女子回轉身來，也不由自主擧目向她一望，怎料這一看，不由一凜，原來這個女子並非別人，乃是在羅郡客棧之中，自己被洪若媚闖來與她就此而失散的那個「人絕」何方的外孫女禤秀瑛。

展雲飛怎也想不到會在此遇上她，突然想及自己如今已易了容貌，諒她已不認識自己，雖則剛才自己向這老嫗報了姓名，只是稱展雲飛的兄弟展雲揚，然而她也不會與自己有甚麼强求，忖思電轉之下，展雲飛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就朝她欠了一欠身，作了一個禮，屹立一旁，將目光投在那老嫗上，再也不望禤秀瑛。

那老嫗就道：「出門人錯過宿頭乃屬家常之事，你也休得客氣，可是老身有話在先，你安份守己在此宿上一宵則可，如若有甚麼異態，到時休怪我心狠手辣。」

老嫗說得聲色俱厲，言畢，就朝裡面走了進去，此時，禤秀瑛却站了起來，滿臉依然充滿了驚愕莫名的表情，再朝展雲飛仔細的打量了一眼，就向展雲飛說道：「原來你是展雲飛的兄弟，這眞是奇了，怎麼我未曾聽他說起過？」

展雲飛聞言不知所答，緩了一陣，始向禤秀瑛尷尬的一笑，作了一個揖道：「在下與兄長自幼分開，我投靠在舅父家中，故少與兄長會面，從姑娘話中聽來，敢情與在下兄長相識不成？」

禤秀瑛眉頭一皺，在她這醜貌之上又添了三分憂色，只聞她輕輕嘆了一聲，陡地掉了兩行淚來。

展雲飛看在眼中，不由更覺驚愕，心中暗想：「我與她交情泛泛，怎的提起了我竟會掉起淚來？」

正在疑念之際，只聞草門之外傳來一陣敲門之聲，只見那白髮蒼蒼的老嫗面露驚慌之容，匆匆的從裡面走了出來，朝看展雲飛瞪了一眼，嘴裡雖然不說話，可是從她表情之中一望而知，對展雲飛甚感懷疑，一邊就朝草門那邊走了過去，緩緩的打開草門，頓見那個假展雲飛與洪天成的雙雙走了進來。

「小冥女」趙玉嬌見門啟之處，竟然出現了展雲飛，臉頰之上頓然是現出一股若喜又驚的神色來，雙目緊盯着他，彷彿有着千言萬語，無從找到頭緒說起那般。

那個假展雲飛進來之時，老嫗已將草門關上，洪天成却滿臉笑容，一言不發的站在假展雲飛身後，對着展雲飛凝笑不休。

假展雲飛也不將「小冥女」趙玉嬌細看，只是順眼看了一眼，走到眞的展雲飛身邊，笑了笑道：「你要找我打架，怎的我在浮霞山下等你却不見你來，想不到冤家路窄，我們又在這裡見面。」

展雲飛心中驚愕不已，聽得這冒充自己的人這麼說，心中暗念：「此人冒充於我，定有他的陰謀，這禤秀瑛爲了追尋『小冥女』，以前使我頗痲煩，如今不如將計就計，讓禤秀瑛去糾纏他，豈不是成了『一石二鳥』妙計？」

可是，轉念一想：大丈夫做事應該是光明磊落，却不能幹此陰詐之事，何況我明知此人是假冒，將來如有甚麼事情發生，好歹也落在自己身上，這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轉念之

下，展雲飛不由豪氣頓發，就朝假展雲飛道：「我不如直說與你知，我就是眞的展雲飛。」

展雲飛此語一出，那假展雲飛却不詫異，站在一旁的「小冥女」趙玉嬌却頓時杏眼怒瞪陡地撲了過來，揮手就一掌向展雲飛摑去，一邊叱道：「分明是假展雲飛，竟說他在假冒你，剛才你進來之時，我已知你不是好人。」

「小冥女」趙玉嬌出招甚快，何況展雲飛未有提防，見她左掌突然向自己臉上摑來，忙不迭使出「斷魂七步」中那式「兔躍三窟」，朝後避去，總算堪堪避過了「小冥女」的左掌。

假展雲飛哈哈一聲大笑，說道：「剛才你冒認是我兄弟，如今却冒認我起來，敢情你昏了頭腦，竟然在眞人面前猶要說謊話。」

眞展雲飛怒滿胸膛，眞是千言難辯，正在此際，陡聞草門之外，又有人急敲門起來。

那白髮老嫗將身靠緊牆身，一言不出，聽得草門有人急敲，就走了過去，只見門啟之處走進來三個老叟，展雲飛看得清楚，原來竟是天、地、人三絕。

那邊「小冥女」趙玉嬌也認得天、地、人這三個老叟，何況自己那顆還容丹被天地叟取去，如今見得三叟俱來，不由爲之又驚又喜。

天、地、人三叟走進門來，「人絕」何方向那老嫗笑了一笑說道：「原來妳獨個兒隱居在這裡，怪不得方無極找了妳十多年，始終找不到，還以爲妳已然仙逝了。」

那老嫗面現驚愕之色，一邊將草門關上，一邊却屹立在門後，一言不發。

「人絕」何方朝着假展雲飛與洪天成看了一眼，遂向假展雲飛道：「我久聞苗疆別具絕學，想不到你還懂化裝易容之術，可是你的易容術雖妙，但也逃不過我這兩隻老眼，然則你別的人不冒，却要冒那展雲飛，我却不知你究竟爲的是甚麼緣故？」

「人絕」何方此言一出，眞展雲飛不由大喜過望，想不到何方竟然識破這個假冒自己的人，當下正想接口時，「人絕」何方却回轉頭，望着他瞪視一眼，說道：「你是誰？這裡那容得你說話，還不快快退下一旁。」

眞展雲飛聽得「人絕」何方之言，眞的高深莫測，心中暗念：「敢情『人絕』何方也看出我是易了容貌，有恐礙事，故意未將自己改容之事拆穿。」心中猶疑不決，唯有强自忍耐，就朝何方點了首，恭立一旁，不再言語。

「人絕」何方見得展雲飛退到牆邊，當下就朝「小冥女」趙玉嬌走了過去，忙在袋中取出一顆丹丸，遞給了她說道：「這兩個老而不尊的老鬼，使妳受了驚嚇，幸得半途中被我看到，將這顆還容丹討了回來，在這段日子中，你爲那展雲飛吃盡了苦頭，用盡了苦心，可是天意難違，這也怪不得妳自己，不如快快服下了這顆還容丹，讓妳恢復了自己容貌了吧！」

「小冥女」趙玉嬌眶中流淚，莫辨是苦是甜，一雙纖手戰抖，接過了那顆還容丹，望着它凝視不休，好似情懷別抱的樣子，煞是令人憐憫。

此際，草屋之中，除了天、地、人三絕之外，展雲飛等人齊向「小冥女」望去，個個心感詫異，未知這個貌醜少女究竟是誰？

「小冥女」趙玉嬌對手上這顆丸凝視良久，忽然苦嘆一聲，說道：「這顆還容丹我服後也無甚用處，還是扔掉了它吧！」說着纖手一揮，竟將這顆還容丹朝地下扔去。

「小冥女」趙玉嬌纖手扔時，這顆還容丹正脫手朝地下扔去之時，展雲飛却一個箭步竄了過去，俯身伸手就朝趙玉嬌扔出這顆丹藥抓去。

變生倉卒，連「人絕」何方也料不到趙玉嬌會有此一着，見得展雲飛竄身抓去，手到之處將丹丸抓在手中，順勢飄落洪天成身邊。

說時遲，那時快，展雲飛身子甫落地站定，洪天成却揮手朝展雲飛捏丸的手肘扣去，其中快如閃電，疾如迅雷。

展雲飛全心在這顆丹丸之上，見得自己好不容易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堪堪將它抓到手中，身子不由飄落洪天成的身邊來，那知陡見那淫魔探手朝準自己手肘之上扣來，不由大驚，於是，急忙之中，唯有循着「斷魂七步」那式「流空掠影」閃避後仰。

正在此際，那白髮蒼蒼的老嫗却一聲冷笑，叱道：「在我的屋子裡，誰都不能動手，如若不然，任你是天上神仙，我也與他一鬥。」

洪天成聞得老嫗之言，忽地將身一閃，乘勢收歛了揮出的那隻左手，陰陰的朝展雲飛冷笑了一下，又朝那老嫗點點頭說道：「好，我看在妳的份上，姑且饒他一次。」

「小冥女」趙玉嬌心內對那個陌生面貌的展雲飛看了一眼，心中暗念：「我是爲了一時的氣憤，將這顆還容丹扔去，怎的這個陌生少年如此關懷於我，奮身將這顆丹丸搶在手中，他剛才自稱是展雲飛的兄弟，難道冥冥之中，他替展雲飛照顧我不成？」

「小冥女」趙玉嬌思潮起伏，莫衷一是，怔怔的呆立在一旁，朝着展雲飛凝視不休。

「人絕」何方朝那老嫗一笑，說道：「原來妳火爆脾氣已經改了，居然肯化干戈爲玉帛，制止他們動手，這十五載光陰算你未白費！」

那老嫗也不答話，只是朝何方微微一笑，回轉頭來，緩步朝展雲飛走了過來，一邊攤出手來，朝展雲飛說道：「你把這顆丹丸交給我。」

展雲飛見那老嫗攤開雙手向自己索取丹丸，當下也不加思索，就將手

中丹丸放到老嫗手上，怎知老嫗接到這顆丹丸，就朝自己嘴裏塞了進去，一聲狂笑，說道：「何老頭，你說得一些不差，這一十五載光陰使我火爆性子變了不少，如若不然，這顆還容丹丸怎會讓我取到。」說着，就將丹丸嚥了下去。

展雲飛好不容易將那丹丸搶到手，如今見得這老嫗將它嚥了下去，不由疑忖：「這還容丹是專以恢復易容所用，又不是甚麼煉丹妙藥，吃了又不能有所裨益，她怎的會將它嚥服下去，而且言下之意，謀騙這顆還容丹已費了甚多心計。」想念至此，展雲飛却越發詫異，又念：「這貌醜少女昔日自稱是「人絕」的外孫女禤秀瑛，未知她究竟是甚麼人，我倒要查聽一個清楚。」

此時，「人絕」何方却並不發怒，忽他仰首一聲大笑，說道：「我雖不及昔日武侯諸葛，有神機妙算之能，可是早已料到了妳有此一着，故而剛才我給她那顆丹丸並非是還容丹。」

何方此言一出，老嫗臉色頓時慘變，天、地兩絕忽地將身分朝左右一閃，與「人絕」頓成了鼎足之勢，一看就知道已然佈下了三才陣勢，以防老嫗突然發難。

「小冥女」趙玉嬌原本不將這顆還容丹放在心上，如今見得爲着這顆還容丹，將這草屋裡的局面弄得甚爲驚險，心中暗念：「這老嫗竟然存心騙取這顆還容丹，定然有她的用意苦衷，這也難怪於她，如今三才鼎足而立，分明暗踏三才陣法，用以對付這老嫗，我在此居留數日，雖則這老嫗別有用心，可是，在此數日之中待我也算不薄，常言道得好，受人一粥一飲之賜不可忘，我怎能就此將前恩俱忘，遷仇於她？」想到此間，就朝人絕何方微微一笑，說道：「這位老太太既然要服用這顆還容丹，老前輩不妨給她服用，至於我的容貌，如今雖成這樣醜怪，可是，我倒反而感到安逸，也毋須這顆還容丹將我面貌恢復本來面目了。」

「人絕」聽「小冥女」的話，頗爲驚愕，就道：「那麼，妳日後見了展雲飛豈不是使他難以置信？」

展雲飛聽得何方在她面前提起自己，不由暗吃一驚，心中暗念：「昔日她爲了『小冥女』與自己爲難，迫自己陪她前往潼關。如今既知她易了容貌，怎的又與自己有所關係？」

此際，却聞她苦澀一笑，說道：「但願老前輩從今以後休提展雲飛三字，我也不回潼關去。」

何方忙道：「這姓展的小子，雖則孽債甚多，可是爲人倒也剛直，對妳的舊情並未遺忘，可是，自從羅郡客棧被苗疆那個小魔女警告之後，迄今未知他的下落，我既答應妳，怎的我也替妳把他找到。讓妳們破鏡重圓，找一個幽靜的所在，摒棄江湖恩仇，快快活活渡過這半生，這豈非一件好事。」

人絕說到此間，展雲飛幾乎驚叫起來，萬萬想不到這醜貌少女原來就是「小冥女」趙玉嬌。

休提展雲飛驚愕失色，那邊廂的假展雲飛也將眉尖一皺。

眞展雲飛宛如陷於一片迷惘之中，對着「小冥女」趙玉嬌凝視不休，腦中思潮起伏，心中別感一番滋味，莫知是甜？是酸？是苦？是辣？

此際，「小冥女」趙玉嬌的臉上，好似鬆上了一層雪霜似的冷漠悲愴，只見她嘴角戰抖，彷彿欲言又止的模樣，只見她雙眼之中，突然閃爍出一股異樣光芒，漸漸的湧現出兩顆又晶又瑩的淚珠來。沿着鼻樑流到嘴邊，嗚咽的說道：「既然如今我已知道，羅郡城中的壞事並不是他所幹下，而另有假冒之人，我也聊以安慰，還回容貌之事，我並不斤斤計較，美與醜有甚麼兩樣？」

「小冥女」趙玉嬌這幾句話說得很是凄涼，何況眼中流出兩滴悲淚，越發顯得她如此言說，可是肝腸已然寸斷。

展雲飛委實再也忍耐不住，當下踏前一步，身子就朝向趙玉嬌撲去，雙手高高的舉起，竟欲將她擁抱，一邊就道：「我找得妳好苦！」

變生倉卒，草屋之中衆人見得展雲飛朝趙玉嬌撲擁而去，個個爲之大驚不已，「小冥女」趙玉嬌正在悲傷之際，突見得這個自己素未謀面的陌生男子，一邊說着，一邊却朝自己擁撲過來，頓時由悲生憤，隨手一招揮出，左掌就朝展雲飛的臉上摑了過去。

展雲飛此時似乎是失了知覺，腦中紊亂一片，那裡還顧得趙玉嬌這隨手揮掌擊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聞「啪」地一聲清脆響亮，展雲飛的身子頓時被摑出丈外，陡見他嘴角裡噴出一口鮮血，竟然昏死在地上。

趙玉嬌雖則憤極出招，可是見得這陌生少年竟對自己這普通的一招，竟未招架，已然被自己重重擊倒，昏倒在地上，頓時感到自己太過份，怎不問清楚，就這樣把他擊傷。

「人絕」何方究竟經歷甚多，見得這陌生少年對趙玉嬌非但不還手，而且連招架都無，似乎是甘心情願，又像失魂落魄那般願受趙玉嬌這一掌，知道這陌生少年是有內情之隱，當下就走到展雲飛倒地之處，將他扶起，用手朝他胸口一探，只感氣息均勻，只是暈了過去，知道並不妨事，一邊就在他胸口搓搓揉揉了一回兒，果見展雲飛「呀！」的一聲，雙眼就睜了開來。

展雲飛甦醒過來，見得自己身子被「人絕」何方抱住，忙朝「小冥女」趙玉嬌望去，只見她雙目盯朝自己凝視，不禁心中又是一陣悲酸，流下兩行

淚來。

展雲飛雙淚垂下，悲不勝已，朝着「小冥女」趙玉嬌說道：「妳何苦要在采石磯留下那束長髮，又何苦留下那兩行字句，我對妳又怎能就此忘懷，這幾個月的日子，我爲妳四處奔走尋覓，想不到妳易了容貌，始終對我隱瞞，難道妳嫌我德能鮮薄，有辱於妳不成？」

此語一出，「小冥女」趙玉嬌頓時爲之愕然，雖則心下猶是半信半疑，可是聽得展雲飛說得懇切動人，不由越發心酸，珠淚滾滾，宛如江河缺了提一般。

那老嫗忽地一聲狂笑，插口說道：「原來你就是展雲飛，老身雖隱身此間足不出戶，可是却已知道江湖之上出了你這麼一個人物，今日一見，你果然是個重情重義的人，我一生素以冷酷處世待人，就是我自己的子女，我也對他們如此，可是今天我却要成全於你，讓你們兩人平安離開此間，如若有甚麼人從中作梗阻撓，老身就憑這一雙赤掌空拳與他們拚一個死活。」

那老嫗說畢，却將眼光投在假展雲飛與洪天成身上，分明這幾句話是說給他們二人聽的，暗示切莫從中作梗，或者阻擾。

「人絕」何方聽得老嫗之言，微微一笑說道：「人言天變下雨，人變要死，敢情你就要天不假年了不成？」

那老嫗聽得何方之言，倒不以爲忤，還是笑容滿面，「小冥女」趙玉嬌則雙眸盯住展雲飛凝視不休，何方就朝他說道：「易容之術，素以我首屈一指，如今從你的易容看來，此人易容本領猶在我之上，你且告訴我，此人究竟是誰？」

展雲飛本欲從實說出，可是轉念一想：「這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的老叟，連我自己都不知他姓名，說出來何方一定不相信，還是不說的好！」只是說道：「那位替我易容的老前輩叫我別說出他的姓名，故而請恕晚輩不能坦言。」

何方笑容頓斂，雙眉一皺，微露慍色，就道：「原來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我待你也算不薄，怎麼問你却不對我從實說出來。」

正在此刻，却突聞一聲冷笑，傳自裡面，冷笑之聲猶未斂，却從裡面走出一個老叟來，展雲飛循笑聲望去，只見這個老叟並非他人，竟然就是那個自稱天宿神仙，給自己服下那顆易容丹之人，不由一驚，心中暗念：「怎麼此人也在這裡，剛才我的話豈不是成了當他面前說假話。」不由感到甚窘。

衆人見得老叟突然出現，莫不驚訝萬分，那老嫗更是驚慌，心中暗想：「這草屋只有前門，怎的突然之間會有人打從裡面走了出來？」忙問道：「你是甚麼人？怎麼不聲不响打從我屋裡面走了出來？」

老叟神色自若，一搖三擺，走到老嫗身邊，微微一笑，道：「世間凡人爲謀士者，上知天文下曉地理，我身爲天上的天宿神仙者當然能飛天遁地，我喜歡用甚麼仙法就用甚麼仙法。區區這間草屋，難道能阻擋我嗎？」

衆人之中，唯有展雲飛認識他，想不到這個給自己服用易容丹的老叟竟會在這時候出現，不由既愕又喜。

天、地、人三絕與那老嫗見得他瘋瘋癲癲，個個爲之驚訝莫名，尤其是「人絕」何方，行走江湖遊戲人間，甚麼怪人怪事都見過，可是從未曾見過此人，何况見他一搖三擺從裡面走了出來之時，脚下分明是暗施罡步，驚忖：「這老叟的武功非但卓絕，而且還通曉天罡神功，此人雖瘋瘋癲癲自稱天上天宿神仙下凡，可是，從他這份武功火候看來，也眞是距離仙境不遠。」

而老叟走到展雲飛身邊，雙眉突地一皺，說道：「枉你是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漢，怎的到東到西都是被女人家所打，以前給方老頭的女兒打倒也罷了，她只由妬生怒，如今你却被小冥女打，你與她的日子正長，這一掌豈不是使你個『夫』字短了半截，如今我且與你作主，快快去打她一掌，略振夫綱。」

展雲飛聽得老叟之言，不由更驚，心中暗忖：他的言語雖近笑謔，可是言詞之中已將自己與小冥女的事都說了出來，此叟我是在小食肆只見過一面，怎麼他甚麼都知道？

那老叟見得小冥女愕在一旁不語，忽地一聲大笑，問道：「難道你捨不得打她，寧可將這個夫字短了半截不成麼？」

展雲飛至此，唯有硬着頭皮，抱拳朝着那老叟作了一揖道：「晚輩與她之事非老前輩所知，但願老前輩海涵。」

老叟忽地笑容齊斂，說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分好歹，我上次好心將你拯救，我又未將你欺騙，如今我又對你說出實話，你却反而疑我有甚麼奸詐，敢情我身爲神仙的會騙你不成，假使你不捨得打她，那麼這一次就讓我來打她吧！」

老叟說到此間，「小冥女」趙玉嬌向展雲飛望了一眼，說道：「雲飛，你就聽他的話來摑我一巴掌吧！」說着走了過去。

「人絕」何方見得這個老叟甚是固執，竟然要插手干涉小冥女與展雲飛的好事，不由心中大爲不平，當下就朝老叟說道：「你要打她不難，可是，先得打我。」邊說，一邊就朝那老叟踏前走了過去，暗下蓄勁以備，存心與這老叟較量一番。

「人絕」何方挺身而出，却將展雲飛嚇了一跳。

（未完・十）

新派武俠長篇／道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兩小無辜被擄　狂人大肆虐待

上文提要：古軍帶金雷去見他的父親不空大師金沼煥，他來到雲南烏蒙山法雲禪寺削髮爲僧。二人來到烏蒙山中段，受風鈴怪塔迷惑神智，延遲上山，又遇上雲南百毒門截殺，古軍將他們的門徒殺了。遠見法雲寺被火焚燒，金雷正想竄入叢林中，突然見到自己父親倒卧血泊中，身插長劍，已知難救，只好遵照父命逃避，仇人就是百毒門和大理皇室……

沉悶而使人落淚的悲泣聲，嫋嫋地消散入空中，伴着風嘯掠空聲，仿如鬼叫魂吼，使人聞聲淚落。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凄厲的低呼道：「雷兒，雷兒！」

這高亢的呼聲有若碎玉似的遍傳在整個山林，金雷全身大顫，急忙拭去了目中淚水，高聲地道：「古叔叔，古叔叔！」

兩人高呼遙遙相接，不多時，便見在這蒼茫的曙色裏，一個高大的身形跟蹌的奔了過來，他跟蹌的搖晃而行，身上袍衫俱碎，手中却緊緊握着一柄古斑長劍。

金雷驟然看見自己的親人，再也克制不住那股子傷心，撲進古軍的懷中，哀痛地輕泣不已。

古軍喘着沉濁的氣，道：「孩子，你果然沒有死……」

他激動的摩娑着金雷的髮絲，那股精神力量立時完全崩潰，搖搖晃晃，很快便倒在地上。

金雷心弦一顫，道：「古叔叔，你……」

古軍顫聲的道：「孩子，我不行了，你得趕快逃……」

金雷問道：「我們爲什麼要逃……」

古軍一揚手中長劍，道：「叔叔爲了找尋你爹藏匿的這柄碧血劍，不惜和百毒門及大理皇室高手絞智一拚，雖然碧血劍尋回來了，可是我本身的傷勢却也頗重，雷兒，現在我們必須要先躲一躲，無弦琴蘇雪紅不久便追來……」

話聲方逝，遠處已響起一縷極低極細的琴聲，這縷虛無縹緲的琴聲如怨如訴，繚繞在山林中，迴盪在絲絲白霧裏，歷久而不絕。

這縷低細的琴聲彷彿是來自遙遠的天邊，仿如是一個幽魂徘徊在雲層的頂端，正對着往昔輝煌的生命呼喚，呼喚着失去的歲月……。

古軍全身直顫，喘氣道：「追魂曲！」

金雷一怔道：「追魂曲……什麼是追魂曲？」

金雷顫聲道：「她已經發出追魂曲，雷兒，你還是快逃吧，在三個時辰之內，叔叔必會死在這個女人手裏……」

金雷暗自冷笑忖道：「天下那有這麼厲害的女人，古叔叔也未免太怕事了！」

他長長吁了口氣道：「我不走，古叔叔，我要看看她到底是什麼人？」

古軍面色陡地蒼白，怒吼道：「雷兒，你太不知自愛了，你父親千辛萬苦的得來這柄碧血劍，所爲的便是要造就你，使你成萬古之偉業，讓金家之名重振江湖，而你現在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此不値錢，你難道沒看見你爹爹死時的慘狀和古叔叔現在的狼狽麼？雷兒，碧血劍在此，要不要全在

你了！」

金雷暗中打了一個寒噤，顫道：「古叔叔！」

古軍遞過碧血劍，道：「快去，快去！」突然一聲脆笑傳來，小藍高笑道：「金哥哥，你一個人偷偷跑出來，奶奶怕你遇上百毒門的高手，派我來這裏找你……」她突然發現一個滿身血汚的漢子倒在那裏，不禁嚇了一跳，急忙倒退半步。

原來金雷經那老嫗和小藍的幫助將父親埋葬之後，一個人便又偷偷跑到父親的墳頭憑弔，只因悲傷過度，不覺在這裏躭了一夜，所以小藍一尋便着。

金雷輕輕拭去面上淚痕，道：「小藍，這是我古叔叔！」

小藍雙眸在古軍面上一瞥，哦了一聲道：「你也姓古！」

古軍喘着氣，道：「不錯，姑娘，在下古軍。」

小藍雙眸睜得奇大，望着魚肚白的天色，喃喃地道：「古軍，古軍。」

她彷彿在那裏聽過這個名字，可惜一時想不起來，正在她瞑目沉思的時候，那縷幽怨的琴聲嫋嫋的散漫在空中，她粉靨上俱是詫異之色，驚詫的道：「他怎會來這裏！」她眸光陡地落在古軍的臉上，道：「無弦琴蘇雪紅奏起追魂曲，她找的可是你？」

古軍顫喘道：「姑娘也認得無弦琴？」

小藍哼哼地道：「無弦奪命曲天下有誰不知，你還不趕快逃命……」

古軍搖搖頭道：「我能逃到那裏去？姑娘，只望你和雷兒能快快離開這裏，瞞住任何人，不要說認識我古軍……」

金雷大聲道：「古叔叔若不和我們一起走，我今日決不單獨偷生。」

小藍變色道：「你犯不着這樣拚命！」

金雷怒叱道：「放屁，古叔叔是我至今唯一親人，若他再死去，我金雷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他在急怒之下，口不擇言的罵將出來，小藍一聽哇地哭起來，她自小便在奶奶的扶養中長大，平常從沒有人敢數說她半句，現在突遭金雷叱罵，只覺滿腹委曲，捂着臉低聲而哭，香肩直顫，顯然是十分傷心。

金雷話一出口，已覺悔意，黯然的道：「小藍，我一時氣怒，我不是有意的。」

小藍哭道：「你認錯了。」

金雷沉重的道：「錯了自然要承認。」

小藍輕輕拭去眼中淚水，苦笑道：「他是你叔叔，自然也是我叔叔，金哥哥，你趕快扶着古叔叔回我奶奶那裏，無弦琴雖然厲害，也不敢找到那裏去。」

金雷大喜道：「好，小藍，我謝謝你。」

他見小藍的奶奶能救得古軍之性命，不覺大喜，頓時將心中愁苦暫時拋開，扶着古軍喜道：「古叔叔，我們快走……」

蒼茫的曙色裏，但見這三個人如飛奔去，可是那縷縷琴聲却有如一個無形的幽靈，始終追踪在他們的身後。

古軍喘氣道：「雷兒，她奶奶是誰？我們可別連累人家……」

金雷道：「我也不知道，等一會我問問小藍……」

突然小藍驀一回頭，沉重的道：「最好不要問，奶奶知道了，會不高興。」

不多時，在一個山坳中，出現一幢精雕細鏤的紅色小樓，淡淡的雲霧繚繞在樓頭，遠遠看去，彷彿是建築在白雲間，幽雅飄逸，宛如圖畫。

小藍望了望樓頂，道：「奶奶正在練功，請古叔叔先進去歇歇。」

她飛踏進小樓中，沿着綠色的地氈行去，幫着金雷將古軍送進一間寬大的房間裡，古軍坐在軟床上，通身俱覺非常痛楚，趕緊放鬆全身筋肉，閉目養神。

但當他雙目再閉上之時，耳際如雷鳴般的又響起那縷幽怨的琴聲，像是一個幽靈的呼喚，恍若是在低呼：「歸來！歸來，你的魂兮……」

他嚇得全身直顫，緊張的睜開雙目，額上竟沁出了冷汗。他緩緩的在房中一掃，只見這裏毫無異狀，金雷在床沿上怔怔出神，像是根本沒聽見那縷琴聲。

他一怔喘氣道：「雷兒，你沒聽見什麼聲音？」

金雷搖搖頭道：「什麼聲音都沒有呀！」

古軍長嘆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又緩緩的閉上雙目，當他眼簾再垂下之時，耳際又重新響起那雷鳴般的琴音，他心中大震，忖道：「不好，這無弦琴有怪。」

而金雷依然沉思不語，根本沒發現這縷琴聲的存在，古軍面上倏地掠過一絲恐怖之色，忖道：「奪命無弦琴果然高明，僅憑一張無弦琴便能殺人於無形，她這樣不准我有睡覺的時間，縱是不來親自殺我，也要活活將我整死，唉，此女之厲害，果然是天下七大魔頭中的佼佼者……」

忖念方逝，樓外突然傳來一個銀鈴似的笑聲，道：「無弦琴蘇雪紅求見紫衣妃。」

古軍暗中一震，忖道：「這樓頭主人原來是烏蒙山的紫衣妃，怪不得那個小女孩子將她說得活龍活現，她果然不會懼怕無弦琴。」

不多時，樓頭上響起一個蒼勁的聲音，道：「無弦琴，你我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己事，今日你闖進我紅色小樓，不知是幹什麼？」

無弦琴輕笑道：「請紫衣妃容我進來說話。」

紫衣妃冷笑道：「進來。」

古軍暗中揑了一把冷汗，不覺走下床來，站在門後，凝目自門縫向外出去，目光所及，但見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抱着一柄無弦琴踏進了樓中。

曙光大露，滿天蒼白，無弦琴蘇雪紅一襲黑袍，目光冰冷，面若寒霜，手抱無弦琴幽魂似的飄進小樓之中，在那客廳裏不言不動，凝神的站立着。

那老嫗髮絲俱動，由小藍陪着行來，她因爲背朝古軍，所以古軍沒有看到她的面貌。

她重重地敲了敲大烏拐，道：「你來幹什麼？」

無弦琴蘇雪紅淡淡的笑道：「不錯，正是來此追查一個偷我東西的野漢子。」

藏匿在門後的古軍聞言面上更加的蒼白，手脚都覺得冰涼，他古軍一生行俠仗義，從來沒有做出苟且之事，拿人點滴之物，今日無弦琴一口咬定他是個小偷，使之有口莫辯，心中當眞有如絞割，十分痛苦……

他全身直抖，冷汗涔涔而落……

金雷輕聲的道：「古叔叔，你眞的偷了她的東西……」

古軍黯然的搖搖頭道：「可以說是偷，但也可以說是搶。」

金雷一怔，正要問下去，那老嫗已自怒道：「我這裏也不是偷盜聚會所，妳丟了東西，在這裏胡鬧，我倒要問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無弦琴蘇雪紅冷冷的道：「因爲這個人確實跑到你這裏。」

那老嫗哼哼地道：「妳親眼看見？」

無弦琴蘇雪紅非常平靜的道：「我看見妳的小孫女將那個小偷帶進妳的紅樓之中，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只要在這裏搜搜便行了。」

小藍的面上一變，心中怦怦直跳，她沒料到無弦琴這般厲害，宛如親見一般，輕叱道：「你有什麼資格搜查我們的小樓。」

無弦琴蘇雪紅突然森冷的發出一連串輕笑。她眸中冷光鋒利，筆直的凝視在小藍身上，淡笑道：「小妹妹，你要不要這個，我送給你？」突然將懷中那張無弦琴送了過來，眞要遞到小藍手中。

小藍一怔道：「我不要。」

但她仍禁不住心中的好奇，朝那張無弦琴望去，只見這張無弦琴沒有一根弦，僅是一個無弦的怪琴，琴上雕鏤着古怪奇異的花紋；她在那琴上凝視一刻，只覺這張無弦琴上彷佛蒙上一層淡淡的白霧，一個朦朧的影子在霧中婆娑起舞，她痴痴的凝視着那個影子，不知不覺便着了這魔琴的道兒。

無弦琴蘇雪紅輕聲道：「妳有了這張琴，便不再寂寞了，在這琴中，有妳的夢，有妳的理想，還有妳看不盡的……」

小藍茫然的隨着她那幽怨的話聲而點頭，不知不覺的要伸手去接那個有着無窮魔力的古琴。

那老嫗神情一變，大拐杖倏地一翻，沉聲道：「小藍，給我站一邊去。」

這沉重的話聲無異是當頭棒喝，小藍神智一清，不由的打了個寒噤，面上陡現蒼白，若非是那老嫗一喝，她眞會將那張透着無限邪異的怪琴接在手中。

那老嫗身形一掠，手中拐杖一挑，倏地點向無弦琴，無弦琴蘇雪紅身子倒翻，一掠而去，笑道：「我送給孩子一點玩具，有甚麼不對之處？」

那老嫗哼哼一聲道：「誰不知無弦奪命琴殺人如刃，一觸便死，她年幼無知，與妳並無深仇大恨，妳爲何要下如此重手？」

無弦琴蘇雪紅輕笑道：「老姊姊啊，別生那麼大的氣……」

小藍憤怒的叱道：「妳竟敢對我施詭計？」

她不知人間的波雲詭譎的奸詐，驟然遇上這種事，不禁氣得全身抖顫，輕叱一聲，揮掌朝蘇雪紅劈去。

無弦琴蘇雪紅擰身而避，輕笑道：「小妹妹，你把人藏在那裏呀？」

小藍大聲道：「不要你管。」

無弦琴蘇雪紅黑袍一動，突然幽靈般的一掠，直朝小藍抓去，可是當她身形才動之時，那老嫗的一枝大拐杖已如靈蛇般的在空中點了三點，無弦琴蘇雪紅只覺這三點拐影勁道萬鈞，沉重有力，撞在身上如着巨錘。

她慌忙一個旋身，笑道：「我和孩子玩玩，你也要干涉……」

那老嫗冷冷地道：「現在沒事了，你可以請了。」

蘇雪紅雙眉一鎖道：「這便是妳的待客之道？好姊姊，我丟了東西來抓小偷，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你要知道家賊難防，他要是賊性不改，當心你的東西被他光顧！」

那老嫗皺眉道：「這個人偷了你什麼東西？」

無弦琴蘇雪紅凝重的道：「上碧下血，劍中之王。」

那老嫗心弦一顫，蒼老的面上突現一片激動之色，她凝重的沉默着，良久才問道：「『碧血丹心在，浩然正氣存，一劍照雲霄，鮮血劍氣行』，那柄血劍上可有這二十個字？」

無弦琴蘇雪紅嗯了一聲道：「不錯，確有這二十個字。」

那老嫗低叱道：「這柄碧血劍是不空禪師的東西，怎會又是你的。」

無弦琴蘇雪紅冷冷地道：「不空已送給我了。」

那老嫗冷笑道：「此劍化了不空一生心血，才在烏蒙山之巔的練化洞裏

發掘此劍，他得劍之後，便告訴我要傳給其子，你和他非親非故，他怎會送給你，蘇雪紅，若此劍確是你的，那你便是盜劍之人。」

無弦琴蘇雪紅氣得全身一顫道：「好，你不將那個偷劍的傢伙交給我也可以，我們三天之後再見，三天後我便來收屍……」

她恨得一揚手中無弦琴，輕飄飄的放在地上，怨毒的在那老嫗身上一瞥，回頭便躍身而去。

半空中，傳來她那怨毒的話聲中：「暫借奪命無弦琴，請你聽一曲奪命之歌……」

話聲一落，那個無弦琴突然發出錚錚之聲，這琴聲是無人自響，彷彿有個人正在操琴一樣，琴韻低沉，有如流水，但是却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震得人心簌簌抖顫。

古軍大叫一聲道：「我支持不住了。」

他重傷之下，已經沒有辦法凝聚起整個精神，是故琴聲一響，便覺耳鳴心悸，氣血翻湧，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踉踉蹌蹌的奪門而出。

金雷隨後追出，大叫道：「古叔叔，你要到那裏去？」

古軍喘着氣道：「我要跑出百里之外，這琴聲太厲害。」

那老嫗哼了一聲道：「你恐怕跑不出半里路，便被蘇雪紅抓住了，她所以臨去留下無弦琴，正是要我們受不了琴聲的催眠，讓我們離開此地。」

金雷大吼道：「毀了這個怪琴。」

那老嫗搖頭道：「她臨去之時，在琴上已散滿了百毒，只要一震那琴，毒便會散入空中，不但這樓中無一人倖免，連百里之內的人畜都要遭受荼毒，但是，只要我們不去動它，那毒便不會發生作用，少年人，你不要衝動。」

金雷心中一凜，顫道：「這……」

他見古叔叔面上愈來愈痛苦，顆顆豆大汗珠自額上滾了下來，心中自是悲慟，恨不能和無弦琴蘇雪紅立時一拚。

那老嫗閉目沉思道：「小藍，放下那個大鐘！」

小藍一怔道：「放下大鐘幹甚麼？」

她雖然一時沒了解奶奶的意思，但還是依命而去，不多時樓頂那個大鐘徐徐的降落下來，那老嫗默運眞力將那口大鐘抬了過來，輕輕的罩在無弦琴之上。

大鐘罩上之後，琴聲登時一弱，沒有剛才那樣鋒銳有力，古軍只覺全身一鬆，翻湧的氣血登時漸漸平復下來，他喘着氣，道：「好厲害，好厲害！」

那老嫗此刻滿面寒霜道：「古軍，你還認得我麼？」

古軍一怔，不覺抬頭朝那老嫗仔細瞧去，果然發現這個白髮蒼蒼的女人有些面熟，只因時間過久，一時沒有辦法想起來。

他歉然的道：「老前輩，恕我眼拙，一時想不起來。」

那老嫗面上怒氣一湧，冷笑地道：「你當然不會再記起我來了，哼，古軍，我提起一個人，你便會曉得我是誰了！」

古軍呆呆的道：「誰？」

那老嫗冷笑道：「紫鳳樓的紫衣女！」

古軍啊啊兩聲，道：「妳……妳是紫衣女的母親……」

他因過份的激動，不覺又劇烈的喘將起來，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面上更加蒼白，身子搖搖晃晃拔腿便欲奔跑……

那老嫗怒聲道：「你要跑到那裏去？」

古軍雙腿一軟，顫聲道：「我……」

要知道這個老嫗與他有着極複雜的關係，古軍平生光明磊落，唯有這件事是他僅有的遺憾之事，他因愧對此老，只覺汗顏無地，是故要一溜而去。

那老嫗沉聲道：「你既來了這裏，便不要想逃出此地！」

古軍喘氣道：「我實在沒臉再見藍蝶蝶……」

那老嫗冷冰冰的道：「她已經死了！」

當這個白髮如銀的老嫗說出這幾個字時，面上不禁黯然的幾乎落淚，她眸中淚珠隱隱，腦海中刹時便湧滿了自己愛女的影子。

古軍似被亂箭穿身，痛楚的直抖。他呆呆的凝視樓外的陽光，喃喃地道：「死了，她果然先我而去！」好一會兒，他悲傷的道：「她是怎麼死的！」

那老嫗冷冰冰的道：「憂傷過度，積癆而死！」

古軍哀痛的道：「我對不起她！」

那老嫗哼地一聲道：「你當然是對不起她！」

古軍目光浮現出一片難以覺察的淚水，突然一搖頭，緊緊抓住自己那滿頭的髮絲，痛苦的一語不發。

白髮老嫗嘆道：「可憐她臨死還呼喚着你的名字！」

古軍悲聲道：「是我害死她的，是我害死她的！」

小藍此刻粉靨上沒有一絲顏色，一個人呆呆的出神，她像是正經歷着一件絕大的沉痛事，沒有淚，沒有哭，一個人偷偷的跑出小樓之外。

她倒卧在草圃中，再也忍耐不了，禁不住低低飲泣起來。

古軍不知何時悄悄跟出，輕輕撫摸着她的髮絲，輕輕嘆了口氣，道：「孩子，妳是不是知道我是誰了？」

小藍黯然的道：「你是我爹！」

古軍悲傷的道：「妳一定很恨

我！」

小藍直搖頭道：「不，我沒有恨你，我只是恨我自己！」

古軍黯然的道：「孩子，不要太難過，這都是爹不好！」

小藍驀一回頭，滿臉都是淚痕，她激動的抓着古軍的手，眸中有種企求之色，良久方問道：「爹，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和媽的事！」

古軍痛苦的道：「奶奶沒有告訴你？」

小藍搖頭道：「奶奶只說你是個最壞最壞的人，要我永遠不要去想你，那時我雖然沒見過你，可是我曉得爹爹決不是那種人……」

古軍心神俱碎，沉痛的道：「爹爹是個很壞很壞的人，唉！孩子，妳奶奶說的不錯，要不是我一時負氣，怎會害妳母親……」

小藍苦笑道：「不管人家對你怎麼批評，我心中的爹爹永遠是美好的，爹爹，可否把媽媽和你的事告訴我……」

古軍蒼涼的嘆了口氣，望着遠遠的天邊，沉痛的道：「很久很久以前，那時我只有妳這樣大，便由鄉中父老口中聽過一個山與大海的故事！」

小藍一呆道：「山與大海！」

古軍嗯了一聲道：「那時萬物初生，宇宙混沌，天下一片乾土，沒有海，僅有彎彎的小河，在這洪荒時代中，有一個男的叫山神，一個少女叫海女，有一天兩人無意中邂逅了，很快地便又相愛，於是海女便把這山神帶回家去，豈知海女的父母見了山神之後，却把這個滿懷熱望的少男毒打一頓，驅逐出去……」

小藍聽得入神，道：「山神怎麼辦呢？」

古軍長嘆一聲道：「山神苦苦哀求不行，便和海女偷偷的跑出外面，可是海女的父母緊追不捨，又把他倆抓回來，說了三個條件，只要山神能夠辦到，便把海女嫁給他！」

小藍一愕道：「那三個條件？」

古軍苦笑道：「第一，要山神聚泥成山，第二，要在四十九天之內完成泥山，第三，完成之後還要把山移到他們指定的地方，試想這三個條件這般苛刻，山神如何能達成？可是山神却絲毫也不氣餒，一個人便跑到海女的家後面用自己的手聚泥成山，做了幾天，他便累得幾乎伸不直腰，他忍耐着全身酸痛，繼續做下去，最後不能再支持，終於倒地死去。海女傷心奔來，伏在他身上直哭了三天三夜，淚流乾了，海女終也死去，這事給上蒼知道之後，感其愛心之堅誠，便要山神化作山，海女化爲海，所以每當朝夕之時，海浪怒嘯，白浪排空，那便是海女的哭聲和淚水！」

小藍呆呆的道：「堅貞的愛心，創造了恒久的生命，山與海比翼而鄰，你望我，我望你，這不是更高的愛情境界麼！」

古軍淡淡的道：「你小小年紀便能懂得這種境界，難得了！」

小藍望了古軍一眼，道：「你和媽的事還沒告訴我呢！」

古軍惆悵的道：「那山神便是我，海女就是你母親！」

小藍愣愣的道：「我知道了，媽媽在紫鳳樓中終年不與外界接觸，芳心十分孤獨，有一天爹爹逛遊紫鳳樓，無意和媽媽認識，遂生情意，暗自相通，這事給奶奶知道了，不准你們往來，你們便相繼私奔，奶奶一定是派出大批高手追踪你們，把你倆捉回來，奶奶因恨你破壞他們家聲，將你毒打一頓，然後把你趕出了紫鳳樓，你走之後，媽媽因思念過度，憂憂而死！」

古軍面上一片黯然，顫道：「你的想像力很豐富！」

小藍幽幽的道：「我每天和奶奶在一起，除了幻想還能幹甚麼？」

突然，古軍背後傳來一聲冷哼，古軍全身一顫，急忙回頭瞧去，只見那白髮老嫗面如冷冰，凝視着自己，他顫聲的道：「岳母！」

白髮老嫗冷冷地道：「你都告訴她了？」

古軍痛苦的道：「這種事情總不能瞞孩子一輩子！」

白髮老嫗冷笑道：「你告訴她也好，不過我得告訴你，小藍雖然是你姓古骨肉，但你古軍却沒有盡到一天做父親的責任，今後我希望你能和孩子多多接觸！」

古軍輕嘆道：「我會，我會！」

「砰！」

陡地，那小小紅樓傳來一聲巨響，這聲巨響有若玉盤碎地，清脆而沉重，但見那小樓四下搖動，響起錚錚之聲。

那老嫗神情一變，道：「沒想到蘇雪紅已將『九天魔音』中的傷字訣練成了，一個金鐘依舊不能罩下她那傷人的琴聲！」

縷縷低細的琴聲幽幽的傳將出來，古軍聞聲有若觸電，全身直抖。他只覺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罩在自己身上，使得他心神不寧，全身血管都似要爆炸！

小藍顫聲道：「爹，你怎麼啦？」

古軍抹了抹額上汗漬長吸口氣，道：「我抗拒不了這怪琴的壓力！」

那白髮老嫗飄身躍進樓中，只見那個大鐘已碎裂，粉碎成片，散落滿地，而那個無弦怪琴却完好如初，琴聲鏗鏘，錚錚不絕，綿綿密密，深入人心，聞之血脈賁張，如箭穿心，在這怪琴之旁，金雷滿面凝重的望着這個怪琴，他緊緊握着那柄碧血劍，額上也是冒出了汗珠！

那老嫗沉聲道：「少年人，你給我站過來！」

金雷苦笑道：「老前輩，如果這怪

琴再不設法毀了，任其怪聲不絕，我們這裏的人將沒有一個人能受得了，最後都會中其魔音，那時我們豈不任由蘇雪紅宰割！」

白髮老嫗凝重的道：「這具無弦琴塗滿劇毒，只要輕輕一碰，其毒便會散揚空中，要毀此琴，辦法雖有，却不是絕對有把握，唉！孩子，你給我照顧着，我要以本身功力將無弦琴的九大魔音毀去，此琴雖名無弦，却是有弦！」

金雷一呆道：「弦在那裏？」

那老嫗輕嘆道：「其弦在蘇雪紅的心裏，此琴又名心琴，蘇雪紅終生練琴，得了昔年無弦大師之遺物，將弦放入心間，十年鑽磨透後，便攜着一琴行走天涯，沒幾年，無弦琴之名便遍傳江湖，聞其聲如見其人，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她琴中！」

她雙目緩緩垂下，盤膝坐在無弦琴傍邊，默運眞力，凝聚掌中，緩慢而凝重的自袖中拿出一串小小銀鈴，托在手上。

金雷一呆，忖道：「這串小鈴有甚麼用處？」

忖念方逝，耳際已響起一片祥和的銀鈴聲，這莊嚴而肅穆的銀鈴聲，彷彿是一種降魔聖音，立時將無弦琴聲壓制了下去，但聞鈴聲叮噹，歷久不絕，繚繞在空中，有若仙樂，給予這小樓一片寧靜而莊嚴的氣氛。

可是那老嫗臉上却並未顯得輕鬆，反而愈來愈凝重，愈來愈緊張。但見她手搖銀鈴愈搖愈急，在她那蒼老的面上逐漸沁出了豆大汗珠，可是她却絲毫也不敢鬆懈，源源的將眞力不斷的貫注在那串銀鈴中，逼得鈴聲不絕。

突然，那串小鈴一散，紛紛的墜落在地上，當個個小鈴落地之後，竟然跌得粉碎。

金雷看得大懍失色，忖道：「這是怎麼回事，銀鈴居然跌得粉碎！」

他那知道那銀鈴因受不了外力及那老嫗眞力的摧擊而被擊碎，故一掉在地上像是爆裂一樣，這正是銀鈴在高壓下脆化的現象！

那老嫗突然喘息了一下，雙目微啓，沮喪的道：「九天魔音果然是天地間魔音之音！」

她搖了搖身子，哇地吐出一口鮮血，長嘆道：「這個魔琴一日不毀，我們這裏將無一倖免！」

金雷全身一顫，突然輕輕的一按碧血劍的啞簧，那劍刃霍地跳出來，一聲悠揚的劍吟聲隨着傳到空中，他望着這柄碧血劍之刃，腦海中疾快的忖道：「若任這怪琴繼續響起，這裏的人定會遭受魔音而死，我不如以碧血劍相試，設法把這怪琴斬碎。」

他此刻凝重而緊張的揚起了手中之劍，所有精神全都貫注在劍刃上，那老嫗突然一啓雙目，道：「你小心觸動了那魔琴，必須要乾淨俐落！」

金雷凝重的道：「我曉得！」

要知這張無弦琴上散滿了毒素，只要觸及怪琴，那層塗上的劇毒便會受震動而散揚在空中，是故那老嫗與金雷俱不敢輕舉妄動，唯恐巨毒流害八方。

金雷全神貫注琴上，凝重的將碧血劍揚在半空，然後又凝重的緩緩下落，每落一寸，他的心便會跳動一下，彷彿正有萬千性命抓在他手中一樣。

冷冽的劍刃發出一蓬奪目的寒光，金雷如負重擔，沉重而緩慢的落了下去，當他那柄碧血劍距離無弦琴尚有半尺之距的時候，無弦琴似是受不了這柄鋒利神刃的冷芒，突然錚錚兩聲，那無弦琴聲淒然而逝。

那老嫗長吸一口氣道：「碧血劍果是天地間第一奇劍，若非是鋒芒利刃，如何能將此琴的兩根心弦斬斷，唉！可惜我那串降魔鈴！」

金雷一怔道：「你是說無弦琴已經毀了？」

那老嫗含笑道：「不錯，毀在碧血劍的鋒芒上！」

要知碧血劍有吹毛斷鐵，截刀傷劍之利，雖然它的鋒刃並沒有眞正的觸碰無弦琴一下，可是它鋒芒依然可傷人於無形，是故無弦琴一觸及那冷厲的鋒芒，便毀於無形了。

金雷沒有料到這柄碧血劍這樣厲害，僅僅一點鋒芒便將無弦琴毀了，他心神一振，暗暗忖道：「我有這柄神兵利器相助，何愁不能手刃父仇！」

但當他想起老父慘死的淒涼情景時，心中却是十分酸楚，目中不覺浮現出一絲淚影，恨得緊緊握着那柄神劍。

那老嫗淡淡的道：「你默運眞力，將眞力逼於劍刃上看看！」

金雷詫異的道：「將眞力逼於劍刃上！」

他本習的是玄門正宗功夫，雖然此刻他並沒學得一招半式，但幼時打下的基礎，早已有了很深的內功基礎，他暗自運功一匝，源源眞力立時貫透劍尖。

一蓬耀目的光華陡然湧射發出，劍光强盛，小樓中一片銀虹，金雷只覺血液沸騰，一股豪情塞滿心田，他暗暗忖道：「好劍！」

那老嫗輕嘆道：「你看看劍上有甚麼字！」

在青濛濛的劍氣中，那奪目的劍刃上，隱隱的現出了一行小字，金雷目光凝注，隨口唸將出來，道：「碧血丹心在，浩然正氣存，一劍照雲霄，鮮血劍氣行。」

這二十個字蒼勁有力，鏤刻在劍刃上的是巧奪天工，金雷唸了一遍，覺得這二十個字氣勢磅礴，雄壯有力，隱含一種蓋世之風。

那老嫗輕緩的道：「這二十個字是碧血劍的秘密，自古流傳此劍有許多

怪異的地方，可是沒有人能發覺出來，你若留意，也許能推敲出這些字的秘密！」

她的話聲方逝，神情隨着一變，冷笑道：「這裏可眞熱鬧，好朋友這麼快便來了！」

但聞樓外鼓聲咚咚連響，接着便響起一連串淩厲的大笑，那老嫗大袖一拂，身子斜躍而出，道：「我們出去看看，這女人可不容易對付！」

她拉着金雷的手飄將出去，在一片花叢之外，無弦琴蘇雪紅披頭散髮，黑袍曳地，嘴角隱隱的掛着一縷血絲，在她身後，正立着九個服裝怪異的漢子。

無弦琴一見那老嫗和金雷聯袂而出，不禁破口大罵道：「賊婆子，你狠，居然敢毀了我的無弦琴！」

雙方隔着花樹，遙遙互相凝視，那老嫗也不動氣，僅僅是淡淡的一笑，道：「無弦琴有何稀奇！」

無弦琴蘇雪紅恨恨的道：「賊婆子，你有本事給我姓蘇的過來，我蘇雪紅若不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也枉爲黑心無弦了！」

金雷見這女人罵的那麼狠毒，曉得她因無弦琴被毀，羞怒懷恨，全記在這老嫗的身上，他只覺血液沸騰，浩浩然不可遏止，忖道：「這個老婦本來和無弦琴無怨無仇，何必因爲我再生事端，大丈夫敢作敢當，自是該承擔一切！」

他高聲道：「喂，你的無弦琴可知是毀在誰的手裏？」

無弦琴蘇雪紅一怔，指着那老嫗，道：「當然是她了！」

金雷哼了一聲道：「告訴你，是我。」

無弦琴蘇雪紅先是一怔，繼之便哈哈大笑。她冷笑道：「賊婆娘，妳有本事弄壞我的無弦琴爲甚麼不敢承認，而要一個孩子替妳頂罪，嘿嘿！」

那老嫗冷冷地道：「你把事情全推在我身上就是！」

金雷大怒道：「喂，姓蘇的，無弦琴是我弄毀的，與這位老前輩無關，你要報仇，找我金雷便是！」

無弦琴蘇雪紅冷笑道：「諒你也沒有這個本事！」

金雷一揚手中碧血劍，大笑道：「你看看這個便知道了！」

無弦琴蘇雪紅身子一顫，眸子裏倏地湧出一片煞光，她狠狠的瞪了金雷一眼，突然一招手道：「你過來！」

金雷也一招手道：「妳過來。」

蘇雪紅氣得毛髮俱豎，回頭道：「晏仁，給我擒下這個小雜種。」

晏仁身軀粗壯如牛，頷下黑髯盤虬，一身灰袍，脚穿薄履草芒鞋，雙目圓睜若銅鈴，端的十分威武。

他聲若宏鐘的道：「師母，請待一會，徒兒捲起袖子！」

他緩緩的一捲大袖，雙臂青筋根根而起，身子一晃，舒揚着寬大手掌，沉重而有力的朝金雷行去。

那老嫗大烏拐杖一點道：「你是來送死！」

晏仁一抱拳道：「妳是老前輩，不會管我們這些後輩的事，如果你要不顧身份，和我動手，嘿嘿，江湖上都會笑妳紫衣妃！」

這人當眞聰明已極，他自知這老嫗功力無敵，若要插手，自己定要粉身碎骨，靈機一動，急忙拿話扣住。

那老嫗冷冷的道：「少來這一套，我紫衣妃是軟硬不吃。你只要過來，我便敲碎你的腦袋！」

晏仁面上神色不變道：「妳若要殺我，我必不還手，但我死後，江湖上不知會有多少人罵你！」他當眞是挺胸而進，面無懼色，倒是很有勇氣。

那老嫗暗暗一嘆，果然收杖而退。

金雷一揚碧血劍，道：「來，我殺你，你便沒話可說了！」

晏仁大笑道：「你能殺了我麼？」

他那健壯的身子朝前一撲，伸掌便朝金雷身上抓來，金雷一個回身，隨手將碧血劍抖了出去。

他雖有很好的內功基礎，可是招式上却一點不會，只是因勢挪動而已，劍招厲而不穩，晏仁是一個行家，一眼便將對方看透了，睹狀不覺哈哈大笑。

他絲毫也不理會金雷，揚手直抓而去，他因太過份輕敵，忽略了對方手中持的乃是一柄吹毛可斷，斬鐵如泥的神刃，兩手一出，便覺一涼，低頭一瞧，殷紅一片，一隻手掌齊根斷去。

他痛得大叫一聲，一腿踢了出去道：「啊哎，這是寶劍！」

但見他返身縱去，滿面痛苦之情，金雷身上陡中一腿，痛得呃了一聲，倒翻在地上，他倔强地一躍起來，威武不屈的怒視着斷去一手的晏仁。

小藍自左側撲來，大聲道：「金哥哥，你受傷了沒有？」

金雷感激的一搖頭，道：「沒有。」

此刻，無弦琴蘇雪紅已氣得全身顫抖，面色蒼白。她怒沖沖的瞪了金雷一眼，揮手道：「通通給我過去。」

身後那些奇裝異服的漢子應諾一聲，縱身躍去，小藍緊緊抓着金雷的手，滿面緊張之色，而那老嫗也是持杖而立，顯然是怒氣當頭。

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而發之勢，正在這緊張之時，突聞遠處飄來一聲宛如鬼哭、有若魅笑的怪聲。

這種哭不哭，笑不笑的怪聲一飄進人的耳中，當眞是如中雷殛，神志被之一奪。

無弦琴蘇雪紅顫聲的道：「碎心客來了，大家快逃！」

她嘴裏在叫着逃命，身子却沒有移動分毫，但見她雙腿發軟，提不起來，長袍抖動，面色若紙，驚駭地抬

頭凝望着空中。

那八九個怪裝凶狠的漢子也一改常態，凶威盡失，各自惶恐的向左右奔去，可是當他們奔跑沒有幾步之時，卻又嚇得轉身回來，彷彿不敢逃去。

此時那厲笑聲愈來愈大，後來竟使空中音浪衝激，繚繞不散，那老嫗也是恐怖的望着空中，急忙伸手把小藍和金雷拉在身後。

無弦琴顫聲的道：「好姊姊，我們雙方聯手或能一敵碎心客！」

她自知遇上殺人如蔴的碎心客，無一能夠倖免，心存萬一之想，竟向那老嫗求援，以壯自己聲勢。

那老嫗聲音微顫的道：「試試看，我主要是保護這兩個孩子！」

小藍一見這種情形，也顫聲道：「奶奶，妳也怕碎心客？他是誰呀！」

那老嫗凝重的道：「碎心客碎人心，此人到處殺人，每殺一人必將其心挖去，如今各派都在追殺他！」

金雷毫不畏懼的大吼道：「碎心客，你光笑幹甚麼，有種給我出來！」

那老嫗神情一變，道：「你要死了？」

小藍也一嘟小嘴道：「反正我們難逃一死，何不罵他個痛快！」

金雷和小藍便妳一嘴我一句，破空大罵起來，其餘的人則俱默不作聲，只是抖顫的站在地上。

突然，高空中的笑聲一斂，但見一縷白影閃晃而來，這道白影一落，立時出現一個面色蒼白，全身白色長袍，脚穿白布鞋的怪客，他雙目其冷如刃，掠過每個人的臉上，彷如要看穿每個人心中的事情一樣。

金雷昂然無懼的道：「你便是碎心客？」

那長袍怪人反問道：「剛才是你罵我？」

金雷頷首道：「不錯。」

小藍一指自己鼻尖，道：「還有我！」

長袍怪人碎心客目中冷光一閃，道：「你倆的膽子眞大！」

他緩緩的一個轉身，冷冷的望着無弦琴蘇雪紅，道：「拿給我！」

無弦琴蘇雪紅一楞道：「拿甚麼？」

碎心客冷冰冰的道：「你從不空和尚那裏偸的甚麼東西！」

無弦琴蘇雪紅大聲道：「我沒有，不信你來搜！」

碎心客冷冷一笑道：「妳以爲我不敢搜！」

他一挽長袖，神情冷煞的行了過去，大手一伸，立時把無弦琴蘇雪紅身上的黑袍撕了下來，露出了淡綠色的夾衣，此人當眞怪絕，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撕毀了女子長袍，也不覺得難爲情，更怪的是無弦琴蘇雪紅絲毫不敢避讓，任他羞辱自己。

碎心客撕掉黑袍之後，又扯下無弦琴蘇雪紅那層淡綠色的夾衣，登時粉紅的褻衣露將出來。

她嚇得全身直顫，兩個高聳的酥胸一顫一晃，雪白的肌膚呈露出來，直把那八九個漢子看得眼睛都要跳將出來。

奇怪的是無弦琴蘇雪紅絲毫也不敢反抗，眸子裏一片恐怖駭厲之色，那老嫗也是不聞不問彷如未見，只是臉色略顯蒼白。

金雷只覺義憤塡胸，難掩心中怒火，他一揚手中碧血劍，斜斜跨進一步，吼道：「你怎麼這樣不要臉！」

碎心客一楞道：「你說甚麼？」

金雷大聲道：「男女授受不親，古來有禮可循，你不潔身自愛，隨便對一個女人毛手毛脚，縱然是武功天下無敵，天下人也不耻於你！」

碎心客一生橫行，從沒有人敢當面罵過他，或是指責他的不該，今日金雷三番五次譏罵他，他不但不怒，反而覺得十分有趣，嘿嘿一笑道：「罵得好，罵得好！」

他目光一瞥，突然落在金雷手中那柄碧血劍上，滿面詫異的道：「碧血劍竟在你這裏？」

但見他虛空一晃手掌，金雷只覺一股大力，一吸而去，那柄碧血劍倏地脫空落進碎心客手中。金雷滿面駭異的道：「你！」

碎心客冷冷地道：「我要的正是它！」

無弦琴蘇雪紅顫聲的道：「你碎心客雖然功力高深，但碧血劍一落你手中，天下人便俱要和你爲敵，將聯合對付你！」

碎心客沉吟道：「這個！」他突然哈哈一笑道：「這個妳放心！我將你們通通殺了，天下便沒有人知道碧血劍在我手中，那豈不是萬全已極？」

無弦琴蘇雪紅沒想到一言激起他的殺機，登時心中一冷，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老嫗神情一變道：「碎心客，不可胡來！」

晏仁此刻突然一聲大吼道：「碎心客，我們拚了。」

他斷去一手，本已痛得幾乎暈去，一聽碎心客要將他們全部殺死，以滅口掩密，心中登時激起一股殺機，大吼一聲揮臂撲去。

碎心客淡淡一笑道：「我正要你如此！」

他僅僅是一抬手掌，便有一股浩大勁氣撞去，晏仁連吭都沒吭出一聲，便七孔流血而死。

當他舉掌正要再殺無弦琴蘇雪紅的時候，無弦琴蘇雪紅突然一個返身，拔腿往花叢之中撲去，眨眼便飄出數丈之外。

碎心客哈哈一聲大笑道：「妳往那裏逃！」

身形一閃而去，剎時消逝不見。

那老嫗突然一聲長嘆道：「托天之幸，他總算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她凝重的面上一寒，目光緩緩落在小藍和金雷的臉上道：「現在你倆只有一個機會逃命！」

金雷一怔道：「前輩和我們一起逃！」

那老嫗苦笑道：「此人心狠手辣，殺人如蔴，他要殺人，誰也沒有辦法逃，你倆現在立刻逃跑，由我擋他一陣！」

小藍突然大哭道：「不，奶奶，我要和妳一起走！」

那老嫗怒聲的道：「你要是不聽話，我便一頭先撞死在妳的面前！」

小藍從小長到這麼大，從沒見過奶奶生這樣大的氣，她嚇得全身一抖，倒退幾步，輕泣道：「小藍聽奶奶的話！」

那老嫗鬆了口氣道：「這裡路你還很熟，快帶着他逃命去吧！」

金雷顫聲道：「我的古叔叔怎麼辦？」

那老嫗揮手道：「古軍始終沒有露面，碎心客不認識他，不會有事！」她髮絲根根立起，一揮大拐杖道：「快去，快去。」

金雷和小藍遲遲不願逃去，那老嫗毫不容情的揮杖便要擊下，駭得兩個人急忙逃命。

但見這兩個僅有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攜手亡命而逃，那老嫗含淚目送兩人遠去，當眞是在洒淚離別。

*　*　*

金雷和小藍愈走愈是荒涼，地勢逐漸崎嶇難行，小藍雖然輕功絕佳，可也沒吃過這種苦，一路行去，香汗淋漓，脚上都磨起了水泡。

日當正午，烈陽威猛的高掛空中，小藍突然一個踉蹌坐在地上，抹了抹額上汗漬，喘着道：「金哥哥，我跑不動了，我們在這裏歇歇。」

金雷舉目遠眺，只見滿山荒野，一片蒼涼，四處寂靜，偶而山風呼嘯過去，吹動草木搖擺不已，他面上憂戚重重道：「還是再走一程，當心那個碎心客。」

小藍面上通紅，喘道：「我跑不動了，金哥哥，你去弄點水來好不好。」

金雷黯然一嘆，忖道：「她一生中何嘗吃過這種苦？她是古叔叔的親骨肉，我當要好好待她，不要讓她受苦。」

他急忙奔將出去，尋找水源，可是他跑遍了大半個山頭，也沒有發現有水之處，心中一冷，只覺燠熱難當，失望的又奔了回來。

那知他奔來一看，地上那有小藍蹤影，這一驚非同小可，通身俱出冷汗。他遊目一掃，高聲叫道：「小藍，小藍！」

叫聲遠去，迴盪在整個山谷，金雷焦急的直打轉。在此時，隱隱聽見淙淙流水之聲，他精神一振，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小藍必是發現流水聲，自己尋去。」

他循聲行去，愈走愈荒涼，而那淙淙之聲不絕，彷彿便在近前，他也不知自己跑了多少路，劇喘不已，突然，在他眼前出現一個白袍身影，碎心客輕奏怪音，淙淙有若流水，金雷凛然惶懼，忖道：「怪了，碎心客原來是利用水聲騙我來此。」

舉目一望，小藍正坐在地上輕泣，不時出口大罵，碎心客置耳不聞，望着金雷喘着奔來，淡淡一笑道：「你還能逃到那裏去？」

金雷此時已將生命置於度外，不禁怒道：「碎心客，你要殺便殺，我姓金的決不怕你。」

碎心客見這少年剛强如鐵，威武不屈，暗暗點頭讚許。此人雖然殺人如蔴，視若兒戲，但對那種有骨氣的漢子暗中也是敬佩，往往因此饒人一命，只是他喜怒不形於色，任誰也猜不着他內心想的是什麼。

他冷冷地道：「你眞不怕死？」

金雷大笑道：「人生不過百年，死又有何懼。」

碎心客冷漠的道：「好，你不怕死，我也不要你死。」

金雷心中一凛，只覺此人變化無常，他既不要自己死，必是有什麼毒計擺佈自己，暗中打了個寒噤，大怒道：「你要怎麼樣？」

碎心客冷笑道：「我爲了參悟碧血劍上的秘密要遠去東海一怪島上，那島上極是荒涼，無人作伴，現在有了你們兩人，我不再會寂寞了。」

金雷心中大凛，忖道：「如果我眞被碎心客弄到孤島上去，此生此世便永遠也不要想回來了，那麼父親之仇，豈不永遠也沒有洗刷之日了。」

他怒吼道：「我不去。」

碎心客冷哼地道：「現在由不得你倆……」

小藍道：「金哥哥我們不去，我要去找奶奶。」

碎心客道：「妳奶奶已死了。」

小藍心弦一顫道：「你……」

金雷腦中嗡地一聲，幾乎要站立不穩，他恐怖的道：「你把他們都殺了。」

碎心客淡淡的道：「我已擁有碧血劍，當然不願各派知道碧血劍在我手中，若不殺他們，各派豈不會尋找我要劍？」

金雷目中含淚，大吼道：「你好毒！」

他沒想到碎心客當眞如此狠毒，一舉手投足間，便殺了那許多人，恨得一揮臂，一掌拍將出去。

碎心客大笑道：「你要和我動手，嘿嘿，太可笑了。」

他功力高絕，詭秘異常，身子僅一晃，舒指彈出一縷勁風，點在金雷身上，金雷只覺身子一麻，什麼事也不知了。

小藍衝過來叱道：「你不要殺我金

哥哥。」

碎心客哈哈大笑，伸手一抓小藍，倒提着金雷移身飄去，眨眼之間，便消逝不見，這裏頓時又恢復原有的寂靜。

* * *

藍。

湛藍，一片藍，藍藍的天，藍藍的海，白浪輕吟，碧波疊濤；大海有如藍寶石，藍得那樣深邃，那樣醉人。

在海邊，一艘高昂尖頭的怪船，穩穩的停泊着，遠處，一輛黑篷黑轅的馬車緩緩馳來，停立在沙岸上。

這時，那輛馬篷車裏傳來一聲道：「下去。」

自黑篷的馬車裏，緩緩下來一個少年；這少年長得丰朗明眸，唇紅齒白，飄逸瀟洒，但在那劍眉中籠罩着一片淡淡的憂悒，他在海岸邊穩穩的一站，長長的嘆了口氣，腦海中疾快的在忖思着。

他忖道：「此刻若逃跑勢比登天還難，唯一之路，上船之後，乘船離岸不久的時候跳進海裏，或有一線機會。」

忖念未逝，一個憔悴的少女跟着走了下來，她面色蒼白，望着那碧波盪漾的湛藍海水怔怔出神。

良久，她顫聲道：「金哥哥，我怕。」

金雷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不要怕，我永遠和妳在一起。」

小藍顫聲道：「活，我也跟着你，死，我也跟着你。」她只覺有一股熱力從金雷掌心之中傳了過來，溫暖了她整個心，不覺勇氣大增，懼意自心中一掃而淨。

碎心客依舊是一襲白袍，下了車後，手一揮，吆喝一聲，那篷車轉頭如飛馳去，眨眼不見。

他冷冰冰的望着岸邊泊着的那艘大船，道：「上船。」

但見那艘大船上，兩個漢子放下塊長跳板，直搭岸上，金雷和小藍雖知此次一去，很可能再無回中土之日，但在碎心客的監視下，只好硬着頭皮上去。

那船上水手有四五十人，俱都粗壯如牛，但有一椿奇怪之處，這些人雖然健壯雄偉，可是却沒有人開口說話，全船竟是鴉雀無聲。

金雷隨手抓着一個漢子，道：「喂，我們要去那裏？」

那漢子似是十分畏懼地一搖頭，急忙移身跑開，再也不敢跨過來一步，金雷暗中納罕，忖道：「這裏的水手難道都是啞巴？」

碎心客始終跟在他倆的身後，此刻將他倆推進一個小艙之中，詭秘陰冷的一笑，冷冰冰的道：「在這裏不要亂跑，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說着一轉身，便往船頭上跑去。

金雷看看四邊無人，悄悄的道：「小藍。」

小藍惶悚的抬起頭來，道：「什麼事？」

金雷低聲道：「等會兒這船啓航的時候，我們設法逃。」

小藍突然一搖頭道：「金哥哥，我不要逃。」

金雷一呆，沒有想到小藍會突然改變主意，他滿面詫異的凝注着小藍那憔悴的面靨，問道：「爲什麼？」

小藍凝重的道：「我奶奶被這人殺了，這筆仇總得設法報回，只要我跟定碎心客，相信有一天能夠手刃仇人。」

金雷激動的道：「小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我們雖然打不過他，將來練好了功夫，還怕報不了仇。」

小藍眼含淚珠，悲傷的道：「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正說之間，船身突然一陣晃動，小藍和金雷俱生在北國，從沒有坐過這等巨船，船身驟然一晃，都嚇了一跳，兩個人不自覺的抱在一起。

啓航之後，碎心客走進船艙，在小藍和金雷面前坐定，雙手緊緊握着那柄碧血劍，雙目低垂，一語不發，像是老僧入定，陷於沉思之中。

小藍和金雷起初尚懷懼意，後來見碎心客始終沒有殺他倆的意思，漸漸寬下心來。一連數日過去，海上波平浪靜，大船鼓浪前進，海風如嘯，吹在船帆上臘臘作響，倒也頗富詩意。

直到第四日黃昏時，滿空湧起一堆堆黑雲，突然之間，大雨傾盆而來，狂風怒吼，大船一沉一浮，有若被拋在空中，一個個浪頭打在船板上，海水衝進了船艙裏。

小藍心裏害怕，緊緊的抓着金雷，道：「要死，我們便死在一起。」

金雷面上雖然鎮定，心裏着實駭極，他只覺這艘大船像是滄海中一片枯葉，載沉載浮，幾乎要沉沒在大海之中，他暗嘆一聲，忖道：「能和小藍死在這裏也好。」

碎心客一改常態，以他這等絕世高手，臉上竟流露出一片驚詫之意，他身子一飄躍出艙外，雙足穩穩的定在甲板之上，遊目四掃，但見狂風暴雨，海天之間，俱是一片烏黑，船上的那些水手俱已不見，生死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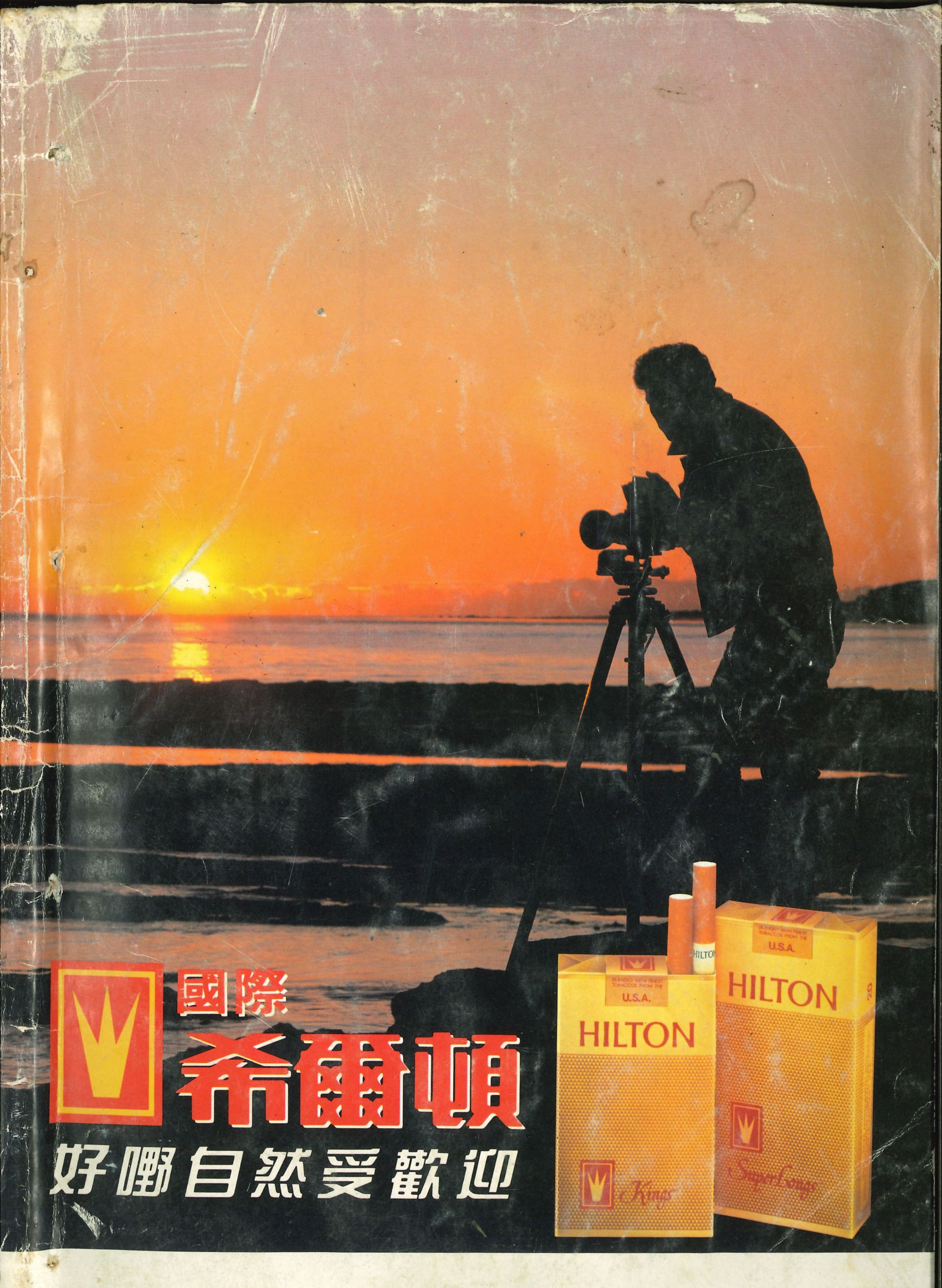
大船此刻無人駕駛，正在隨風而駛，搖晃飄盪，當眞是險狀萬分，碎心客氣極，仰天破口大罵道：「賊老天，你竟要和老子作對。」

他拔出碧血劍，在空中猛力的揮舞着，大聲叱喝，可是天地無情，他縱是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理會他。

經過適當的發洩之後，他回身大吼道：「金雷，你倆給我滾出來。」

金雷拉着小藍畏縮的走了出來，因風勢太大，兩人都幾乎站不穩。

（未完・二）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